M. Aurel Stein

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

[英] 奥里尔·斯坦因/著 伏霄汉 巫新华/译

卷四

春风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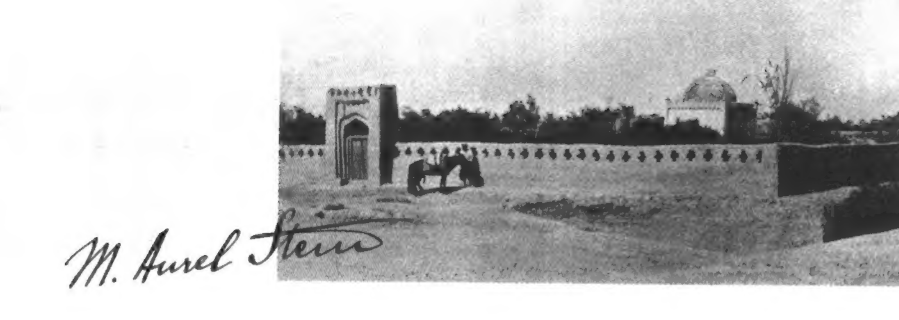
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

[英] 奥里尔·斯坦因 / 著 伏霄汉 巫新华 / 译

卷四



春风文艺出版社



M. Aurel Stein

目　录

卷一





卷二









卷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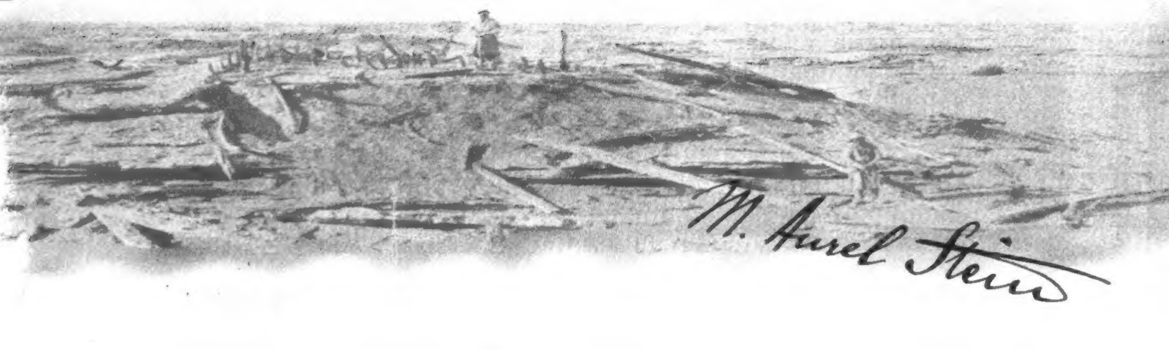




卷 四







第七十四章

南山最西边的山脉

风景如画的隐居处和万佛峡所在的地方，空气清爽，让人的心情如此愉快。我真不想在忙碌了两天，完成我的工作之后就离开这里。哎！可是这里没有像隐蔽的“图书馆”那样宝藏丰富的地方需要发掘，虽然这里也有暗藏洞室，石窟的石墙也将它们藏了起来。几头骆驼已经从雪山脚下的蒙古牧场带了回来，再加上我们自己的骆驼，于是，我们在7月3日早晨再次出发，沿着流经千佛洞和踏实的河流前进。开始，我们攀上一个平稳上升的岩石平地，然后又经过一个狭窄的河口，在这里，河水冲过了从桥子可以看见的第二座贫瘠山脉，开出一条路来。

山体裂开了缝，寸草不生，形成一个峡谷迷宫，锯齿状的山棱从10 000英尺高度的地方垂直而下，不禁让人感到害怕。但是，一旦经过看似这座外围山群的最高点后，眼前的景象突然之间全部改变。远处，大约南边30英里处，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群山形成的一个半圆，在它们突出的山顶上是雪床和小冰河。一个巨型的山体上没有裂缝的扇形斜坡，从山脚向下，看上去好像要吸取从很多山谷流出的所有水源，并且向我们攀过的河口排走所有的残余物。

从这里向上攀一点，我们就来到了科孜洛夫地图所示的石包城遗迹。它们虽然

小，但显然是修建良好的炮台，从目前的建筑结构，它们建造的年代不会很久远。它俯视着宽阔的河边草地，占据了一个非常有战略意义的位置，从南边经过高山通向河口处平原的不同的道路，都在炮台的视线之内。一个规模宏大的塔楼占据了北角，大约有30英尺高，形成一个明显的地界标。因此，我们选择它作为天文纬度观测的基地，而把帐篷搭建在下面较远的地方，那里的沟谷有10码宽，1.5~2英尺深，沟谷有绿草和流动的活水。我们的营地处于海拔7450英尺的高度，所有的酷热都远离我们。这里的地面特别适合开展大范围的勘测活动，我在南山时就决定要做这些考察。穿过巨大的冲积三角洲上平坦的地面，我们立即就能看见整个平地由群山环绕，形成了一个开口大约50英尺长的弧形，我们因此改变了原来的行动计划。宽广的阿尔卑斯般的高原给人以自由空旷之感，加上高山的远景，让人觉得这里十分的

⑯大龚岔山谷东侧的蒙古人营地



M. Aurel Stein



㉑哈桑阿訇在苏其泉给骆驼装行李

贫瘠和荒凉。但是，由于它的地面特别平坦，这使我们能够在 6 天之内，勘察了 1200 平方英里的区域，我也尽力缩短对我一天接一天的工作的描述。

我们向西南方向前进，两天之后，来到喀什噶尔山口（kashkarpass）的附近。这两天的跋涉已经让我明白，即使是沿着南山最西边水源丰富的山脉，也是气候极为干旱。沿着巨大的冲积坡，攀上 10 000 英尺的高度，我们再也找不到地表水，发现所有穿越于山中的河床都很浅。不久，我就相信，即使是在积雪融化的季节，主山脉的山谷中的水，也会在它们流经巨大的碎石床时被全部吸收。想找到水源来安营扎寨是十分困难的，直到我们在去往喀什噶尔（kashkar pass）的路上碰到喂骆驼的中国人，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大量的杂色沙石积淀形成一条斜坡，一直延伸到山脚下，上面盖有一层薄薄的黏土或黄土，长着稀少破败的灌木和草，证明了土

壤和空气中十分的干燥。我们在石包城下面的河口处所看见的水，毫无疑问，都是来自于裂缝，在这些裂缝中，在高处被沙石床吸收的水又一次渗了出来。

沿着主山脚绕行之后，我们开始向东进发，来到一个大峡谷，称作大龚岔（ta-kung-ch'a），这里的水来源于一座高达2000英尺的大雪峰。我们把帐篷搭建在一个小草原上，小草原处于一个受到侵蚀、大约有0.25英里宽的河床上。7月8日，带上一点水，我们开始向分水岭进发，走了大约6英里，到了一处宽阔的石头河床，河边是砾岩山崖，高处的沙石岩色彩各异，引人注目，有紫色、亮红色和深绿色。我们发现了一个坚强的蒙古人和他的牲口，他把营地扎在了一块有草的地方，于是我们就让他做我们的向导。他告诉我一些关于达赖喇嘛的奇闻逸事。1904年，达赖喇嘛去往安西时，经过喀什噶尔（kashkar pass）。就在最近，当这个蒙古人从乌尔噶（urga）去西宁的途中，他又一次遇见了达赖喇嘛以前的随从。

离开了海拔12 000英尺的向东的主山谷，我们沿着一个东南方坡度更陡峭的山谷攀行。顺着绿色的碎石板和片麻岩山坡，经过10英里的路程，我们来到了通道的最高处，这里海拔13 400英尺，南边的景色尽收眼底，可是这里十分荒芜。一个荒凉的盆地状的山谷出现在面前，方圆6~8英里，南边交接的是一条零乱的山体构成的山脉，高度都不超过14 000英尺或15 000英尺，大片闪闪发光的盐层覆盖了干裂的湖床。我们的向导指着一条通道，说它可以越过低矮的山脉，到达敦煌河的源头，称之为冰达坂（p'in-ta-pan）。

西藏的轮廓展现在我们眼前，我惊奇地发现在300码范围之内，有一头野驴靠近我们。刺骨冰冷的北风告诉我们，在西藏最北边的这些荒芜的高地，夏天的微风是什么样的风。由于唐古拉通道的位置，我们可以看见远处主山的南坡。因此，我可以相信这里的永久雪线海拔是不是8000英尺或18 900英尺,而在北坡甚至更高。

那天，我们从唐古拉的东面出发,正当我们在一个称为苏其泉（su-chi-ch'uan）

的小山泉处扎营时，我们感受了第一场雨，这让我着实激动不已。据蒙古人说，这里山进入夏天了。雨细细的，柔柔的，给人一种身处阿尔卑斯山中的感觉，还有一片片雪花夹杂其间。7 月 10 日下午，天空转晴，我可以出去散步浏览。经过一场雨，植物好像被施了魔法，原来看上去很矮小，枯萎的样子，没有任何生气，可现在叶子突然之间全部张开了。我第一次注意到，在草丛中长着一些坚强的火绒草和一些类似盾叶鬼臼根茎（podophyllum）的白花。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雨，证明了海拔约 11 000英尺山脉较低的山坡上植物虽然稀少，但却有极强的生命力。

后来，我们租用的骆驼从昌马（ch'ang-ma）的山间绿洲赶了回来。因此，我可以让我们健壮的骆驼在哈桑阿訇的照顾下休息一下。在万佛峡那里，它们享受了丰美的牧草，享受了十分需要的长假，一直休息到秋天我回到安西的时候。在安西时，依布拉音伯克以及在万佛峡时友好的道士们，都建议我，让骆驼休息一下。可以说，我现在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

6月 11 日，我们向东北方向前进，山坡比较容易攀行，但寸草不生。经过石包城和昌马的大盆地之间不易察觉的分水岭后，我们发现一座光秃秃的山，叫银水（ying-tsui）山，在山脚下有一条水中微含硫的小溪，我们就在此地扎营。晴空万里，让人心旷神怡。第二天早晨，我们看见主山有冰河围绕，海拔高度超过20 000英尺，向昌马延伸。从这里到光秃秃的山顶之间，有一条向昌马倾斜的沙石斜坡形成的、巨大的平展地面，两者构成鲜明的对比，给人难以忘怀的印象。每个事物看上去都很大，但没有东西让你心烦意乱。在东南边冲积的扇形带上方，有一个很大的缝隙，表明疏勒河沿着它北岸的雪山流向昌马。

在布满石头的高原上，又走了 14 英里，灌木稀少，除了数不清低浅的河床之外，没有一滴水。后来，我们又沿着一条宽阔的河床前进，也没发现任何的水源，直到离夏河（sha-ho）半英里的地方，也即绿洲最西边的农庄，才找到了水。但是，

从这里向前水源充足，好像所有来自雪山的地下水迫不及待地要流到地面上来。周围的一切似乎都被施了魔法，全变了。我们高兴地沿着昌马宽阔的绿洲，慢慢地骑了11英里。

河的左岸是沼泽地，除了右边的沟渠之外，到处都是水。在夏河的主要干道不远处，是大约15码宽、2英尺深的河水，河水清澈见底。这里海拔7000英尺，现在还处于春天，嫩绿的树叶和幼苗装点着砖红和紫色的低矮山脉，山脉环绕着绿洲，显得格外美丽。在西南和南边的山上，整个雪峰显得分外雄伟庄严。确切地说，肥沃开阔的山谷和远处林立的白色山峰的背景相互映衬，不禁让我想起了可爱的克什米尔。后来，在最大的、由墙围起的村庄中，我们知道它叫“堡子”（p'u-tzu），有一座较大的寺庙成了我们的栖身之处，住着还挺舒适，只是里面有些昏暗。昌马所属玉门县的长官正确判断了我们行走的路线，派了一个小官和几个士兵来迎接我们。我不需要他们来伺候，但当我表示希望他们能给我安排向导和运输工具，把我

㉘自昌马村向西南眺望大雪山





㉑⑨建有城墙的昌马村子内部

带过那座山，去往长城的门户嘉峪关时，他们断然拒绝了。我很早就知道，这地方的中国人不喜欢山。当我表示不再让他们找向导，只需要驴或骡帮助我们穿过艰险的山路时，他们仍然不是很愿意。为了保护好骆驼，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了不使那些反对我们继续前进的人又提出异议，我想最好是马上出发。于是，6月13日下午，我们又上路了，虽然我的队员看上去都不愿意离开昌马。

那天晚上，我们到达了疏勒河的右岸。在这里，河水如同从山上倾泻下来，猛烈地翻滚着，大约有20码宽。从河上坚固的悬桥经过时，我们可以看见桥下河水流量非常大，而且十分混浊，发出巨大的声响。到底以前的河面有多宽，我可以根据旧的河床来判断。走到现在的河岸边后，我们又一直继续向前走了整整1英里。它

的水位大约是40英尺，正好在洪水位之上，河岸已经有50英尺深，在昌马所在的冲积平原的下面。

夜晚，我们把帐篷搭在了河边的碎石床上，大家都无精打采，可我却非常兴奋，因为我找到了一条清晰的通向西南方的道路，而昌马人曾声称根本找不到任何这样的路线。第二天早晨，我费尽唇舌，让赶骆驼的人走这条路，而不是他们所想的、去往平原的国道。沿着多流山（to-lui-shan）的西边的山谷边缘攀援，比较平稳，也相对容易。地面长满了灌木，但是没有水源。我特别地高兴，经过17英里的跋涉之后，一些昌马人还是流露出他们对当地的熟悉，转进了一个隐蔽极佳的山谷。在那里，我们在沙石崖下找到了一条小溪。在海拔10 000英尺的地方，我们安营扎寨。晚上，当地人终于说出，他们可以带领我们去通往嘉峪关的山路。先前，他们表现的无知完全是为了避免走让人讨厌的山路而已。

他们的坦白和在这未被开发的广阔荒芜山林地带寻找水源的经历，使我明白最好还是让我们的“不情愿的”向导带路。我们沿着他们所指的路走了两天，经过了水渠口（shui-chu-k'ou）通道，穿过了一个风景秀丽的狭窄山谷，在那里，我们又一次找到了向山外流的水源。在两个地方，一个是烟门子（Yen-men-tzu，音译——译者），一个是昆仑山，山谷收缩成一条曲折的山中狭道，处于高而陡峭的悬崖之间，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城墙残迹和靠着路边修建的烽火台。可是，同样附近也没有水源，还有其他迹象表明这个地区受到干旱的困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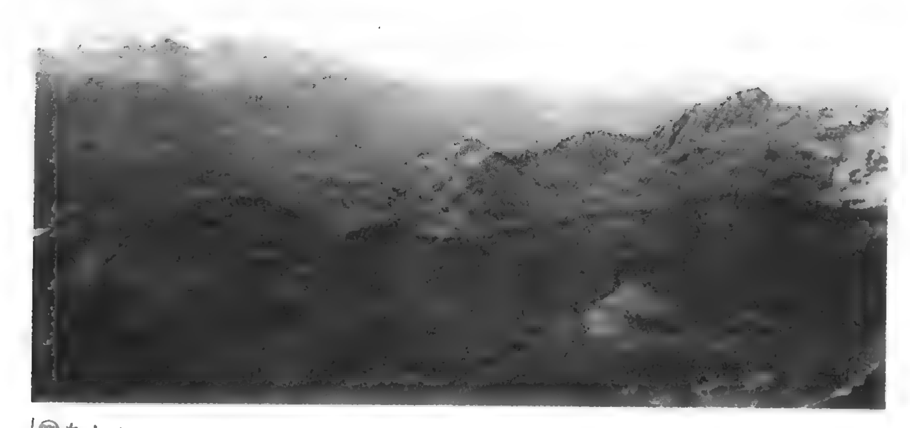
从7月16日我们搭建帐篷的青草湾子（ch'ing-t'sao-an-tzu，音译——译者）俯视宽阔的山谷，一半是寸草不生的沙石戈壁，一半是灌木丛生的荒地，小绿洲穿梭其间，从肃州到玉门县的道路从中而过。在去往肃州之前，我决定先去参观一下最北边山系的分水岭，俄罗斯著名的地质学家和旅行家obrucheff曾从这里经过土达坂（tu-ta-fan）通道。由于没有向导和合适的工具可以从南边去往通道，于是

M. Aurel Stein

我决定排除困难，从北边前往那里。

沿着山脉的碎石斜坡，穿过波阳（po-yang）河，我们来到了来自土达坂山谷谷口一个很小的村落，等待行李运过来，直到深夜。在等待过程中，从庄园家族的百岁老人那里，我听说了许多当地奇怪的故事。耕种完全依赖于谷口唯一的一条小溪，大量田地被放弃，表明了这里的水愈来愈少，但是老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说那是因为在东干人叛军的袭击时，死去了许多的人和劳作的牲口。孝顺的儿女替他准备好了坚实的棺材，正摆放在他家最好的屋子里，可老人看上去并不为此骄傲。由于海拔超过了8000英尺，这里主要的农作物是燕麦。晚春时分，这里开着蓝色小蝴蝶花和其他野花，不禁让人联想起5月的敦煌。

第二天早晨，即7月18日，我把行李寄存在大韩庄（ta-han-chuang）附近的一个村庄，然后带着测量员向通道进发。我们发现在称之为金道山（ch' ing-tao-shan，音译——译者）的狭窄谷口，有一个蒙古人修建的小防御工事，12年前，为了抵抗来自西宁方向东干人叛军，这里还开凿了壕沟。从这里上去，山谷迅速变得宽阔。骑着马继续往前走，眼前的景物越来越绿，山谷里长满了我在这些山中从未见过的茂盛野草和一种看着像阿尔卑斯山植物的野花。这一切都太奇妙了！前些日子，整天只见岩石、碎石和冰雪，好久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色了。分水岭山脊海拔12380英尺，宽阔的山脊上覆盖着野草，到达这里时，我心里特别高兴。一幅壮观的画卷展现在眼前，南边和西南方是波阳（po-yang，音译——译者）河提供水源的山峰，为冰雪覆盖，属于西部的陶勒山（to-lai-shan）山脉，而陶勒山的大沙石层就在下面的峡谷中；西南方有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山峦，山坡上覆盖着大片的冰雪，根据测量仪器观察得知，它们有19000英尺高；再往西，我们认出了陶勒山和最北边山脉的许多山峰，通过平板仪测量，证明它们就在昌马附近。因此，测量员可以把那些有趣的地方加入地图中，填补到目前为止仍然留在地图



|㉔自土达坂向西南远望，见到陶勒山的一部分|

上的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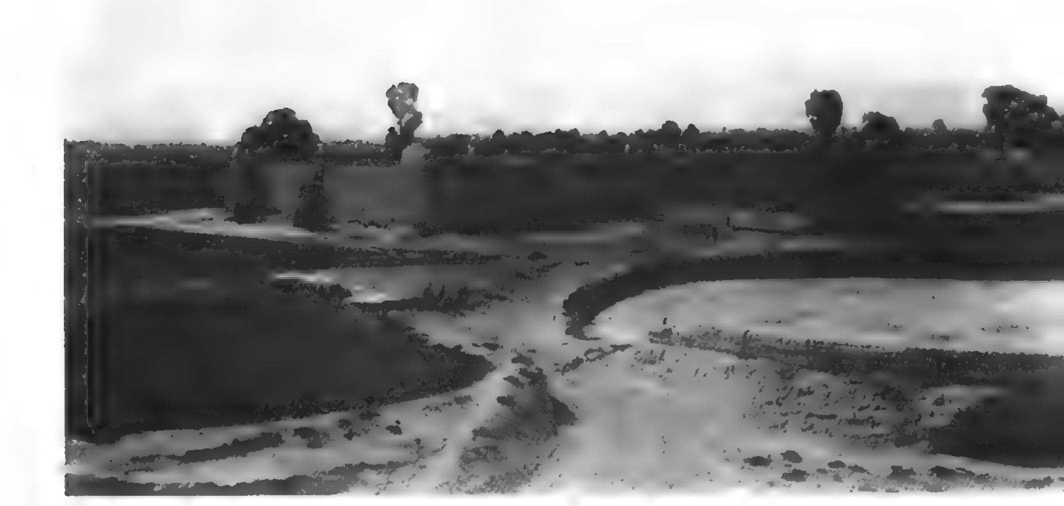
事实上，土达坂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山间观测站”。从其他山形学的角度，它使我们确信南山的走廊，南山山脉冰雪覆盖的山峰，把肃州和甘州间的平原一分为二，与低矮陡峭的山峦直接相接，经过昌马的北边和东边，穿过我们以前曾经经过的单门子（ten-men-tzu，音译——译者）河口。随后的观察使我相信，和现在我们所观测的山脉相比较，它是一片贫瘠的山脉西部的低矮部分。植被的改变是在我参观土达坂时第一个就注意到的现象，这表明整个地区气候条件的改变，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长城占据的高原。离开亚洲中心巨大的干旱盆地最东边的界线，进入了受到来自太平洋水汽影响的甘肃境内。回到清道山（ch'ing-tao-shan，音译——译者）山谷谷口两座孤零的农庄时，已经是晚上6点了。清新的空气让人心情愉快，不平

坦的峡谷和一直向外延伸的低矮山峰那皱褶的山坡，在夕阳下显得格外美丽。露出地面的黏土层呈深红和紫色，和看上去像片麻岩的白色岩石交织在一起，两座用于防御的农庄与这样的背景相互融合，组成一幅迷人的图画。很难相信，这些大堆的黏土是无家可归的种田人的栖身之地，而不是被强盗用来劫道。

我让队员把帐篷扎在前面的大韩庄。从山上看下去，大韩庄距离很近，据说山后就是簇拥的村落，但是想走 5 英里的直道似乎不可能。深深的峡谷割裂了肥沃的黄土坡，我们不得不绕道而行，可我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快。走过了几个风景如画的小高地，每个高地都有梯田和半毁的城堡式农庄，腐烂的气味在田野和房屋上空飘荡，破落户墩（po-lo-hu-tung，音译——译者）给马迷兔（ma-mi-t'u）带来了生机，可这里的水似乎比破落户墩少，大多数耕地看上去已经废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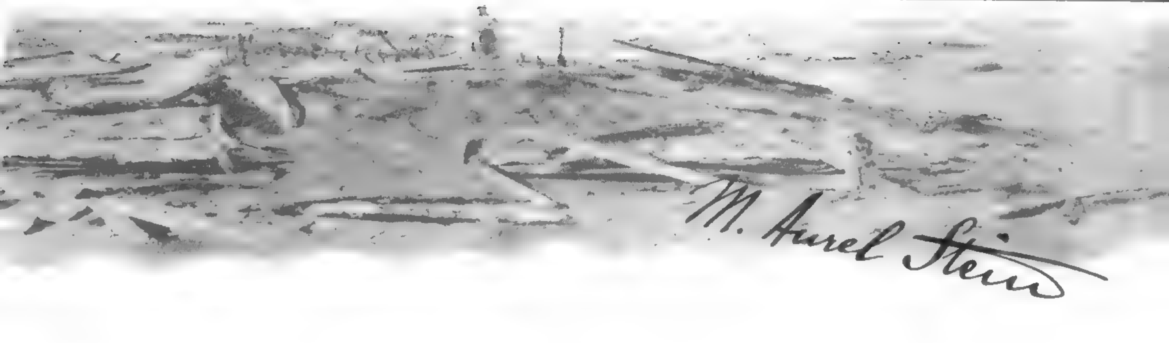
当我们靠近高山奇怪的外崖时，景色更加引人注目，一片荒芜，但闪闪发光，这就是穿过向东延伸到嘉峪关的那个巨大峡谷的景象。寸草不生的草原呈现棕绿色，12~15 英里宽，被冰雪覆盖的南山边缘和北边荒凉的红色山脊区分开来。从 8000 英

㉑昌马绿洲设防的村庄



尺的高度往下看，我可以清晰看见低处沙石山脊封住了峡谷的东面，上面是一条在夕阳下闪烁的淡白色线条，那就是我们一直企盼的“长城”，离它还有20多英里远。但是，我想我可以辨认出长城线上的烽火台，烽火台过去是一大片黑色的土地，也就是肃州地界。我终于进入“长城内的中国”，真正的“中部王国”的最西边。

来到大韩庄小绿洲时，天色已晚。在防御村落外面，2个小官和6个身穿红色外套的士兵正排成一排迎接我。这是嘉峪关要塞的一个哨所，想必是观察长城所在山的侧面。在这些人中，有一个挺漂亮的小孩子，大约5岁，穿着一件红色夹克，袖子几乎拖到了地上。我的帐篷搭在一条溪水边上，处于长满绿草的梯田间，花香四溢，晚风清爽。在月光下，我看见许多树木沿着岸边排开，我感到好像我又一次把帐篷搭在了克什米尔某个安静的角落里。



第七十五章

“长城”的门户

7月19日早晨，大韩庄依然是一派美丽的景色。草地上绿草茵茵，鲜花盛开，一派生机。即使在这7700英尺的高度，溪水仍然没有失去它应有的活力。趁着队员们在装行李，我爬上了一个小高地，这里是昨天迎接我的军队所驻扎的炮台。在它的西北角，有一座巨大的瞭望台，但已被毁坏，从远处看，它好像从那荒凉的沙漠长城里整个被移走了。瞭望台附近是雉堞状的墙，呈正方形，将摇摇欲坠的驻地营房围于其中。就在此时，昨天迎接我们的士兵们又一次出现了，还是穿着红色的外套，那个孩子士兵仍然是他们中的一员，从照片上可以看见。毁坏大半的营地旁边是一个个很小的菜园，从东面往下，我看见用于维系生命的溪流，从一个宽阔、干裂的河床中一处长满草的地方流了出去。

去往大“门”的旅程漫长，让人心烦，光秃秃的戈壁上满是石子，只有几簇灌木还在奋力地挣扎，地面向东面倾斜，强烈的太阳光直射下来，加上又没有风，热量和气温不断地上升。远处的嘉峪关塔楼已经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逶迤的山峦，矗立于东方的地平线。长条的黑土地显示那里是大片的丛林，在闷热的空气中发出耀眼的亮光，好似波光粼粼的水面。南边绵延的雪峰闪闪发光，比在土达坂看到的

雪峰更加壮观，更加吸引人。去往安西和新疆的公路两旁是漫长的贫瘠山脉，当我们横穿山谷时，它们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仔细观察着山脉，希望能在去玉门县和疏勒河的路上，找到一些沿着山脚建造的古城墙遗迹。工夫不负有心人，整整走了16英里，终于在壕山口（Hao-shan-k'ou，音译——译者）谷口与山脉的东南边相交叉的地方，发现了一条大路，坐落于低矮的山脉上的3座巨型塔楼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塔楼的外表面涂抹着白色灰泥，显然年代很久远，正是我要寻找的古代防御线的残迹。但是，它们离得实在是太远了，而白天还需要赶路，所以我不可能作细致的观察。

即使没有这些历史古迹，我也能感受到那狭窄车痕的历史重要性（我们就是沿着这车辙向东前进）。我知道，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正是2000多年里中国所有怀着向“西部”拓展梦想的冒险家曾经经过的地方。这些贫瘠荒凉的山岭和狭窄、迷宫般的峡谷，过去一定让第一批准备征服新疆的中国军队和探险家们感到头痛。成百

|㉒南山脚下大韩庄现在哨所的烽火台|



M. Aurel Stein



㉓肃州北部部分古边界城墙

上千、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将领们，曾从中亚这块荒无人烟的土地上经过，然而，他们中又有多少人活着看到了他们热切企盼的、回到“城墙之内”故土的那天呢？

汉代和以后的许多朝代的编年史，都大量记载了中国向西军事扩张和统治的故事。可是，我们可以上哪儿去寻找那些人们所关心、具有重要价值的、关于在几个世纪里与匈奴人、突厥人、西藏人、阿拉伯人的斗争中失去生命的人的记载呢？我想，从古到今，从阿姆河到甘肃边境，在事端频繁、十分之九地区都是荒凉沙漠的地方，因为统治者向中亚扩张的政策，这个“中部王国”不知牺牲了多少人，丢失了多少财富。但是，对于那广阔的地域，我们又知道什么呢？就像印度一样，他们的大迁移影响了欧洲的历史，我们又知道什么？从历史的记载中，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些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守护在中国通向西方的道路上的捍卫者。

因此，我完全能理解蒋师爷看见中国边陲的嘉峪关门户时的心情。从那些尽职尽责、雄心勃勃的人那里，听到的只有他们每年对“新领土”（指新疆——译者）的叹息声！像许多人一样，17年前，蒋师爷曾在这里含泪与真正的中国道别。现在，又一次来到这著名的关口，他和我一样兴奋不已。可是，他表面上表现得很坚强，但我仍能暗暗地感受到，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伤痛。虽然回到了口内或“关内”，用中国的话说，叫“在界线里”，但这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地。整整3个月的旅行，蒋师爷丢下了家中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远离自己的故乡湖南。然而，要攒够退休后要用的钱，这还需要好多年，因此他毅然决定抛开回家的念头，直到这次考古工作完全结束为止。

沿着平缓上升的碎石荒地，走了4英里，我们终于来到了一座类似高地的宽阔的山脊顶上，山脊的东端正好是嘉峪关的城墙，这里离城大约2英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木质结构的多层门楼；当我靠近城墙时，可以看见守护大门的方形炮台两侧的黏土墙向远处延伸。向南的城墙延伸了大约7英里，一直到达南山突兀的山脉脚下；向北的城墙延伸了4英里多，我们所站的悬崖将它隐藏了起来。在靠近壕山口东面崎岖的山坡上，我仍可以看见夕阳照耀下熠熠生辉的城墙。

毫无疑问，选择这样的天险，来抵御西面野蛮敌人的进攻，保护南山脚下北面的绿洲，这是完全正确的，也充分地利用了地形的特点，与之相比，雪山和北山(Pei-shan）荒凉山脉之间宽阔的斜坡更难以守护。然而，当我明白了具有天然地理优势的雄伟关卡所起的作用时，我不禁为一个具有考古价值的问题而感到奇怪。这堵墙保存完好，年代也不是很久远，而另一堵墙却只剩下了残垣断壁，绵延很长，穿过了东北方的平原，它们俩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我知道，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欧洲的书籍和地图中，保护在甘肃北部边界的古“长城”都被描述成一条壮观的城墙，围绕在肃州绿洲的最西边，一直到南山脚下。但是，现在所看见的从西南向东北延伸的“长城”，却并不和我面前的这个关口相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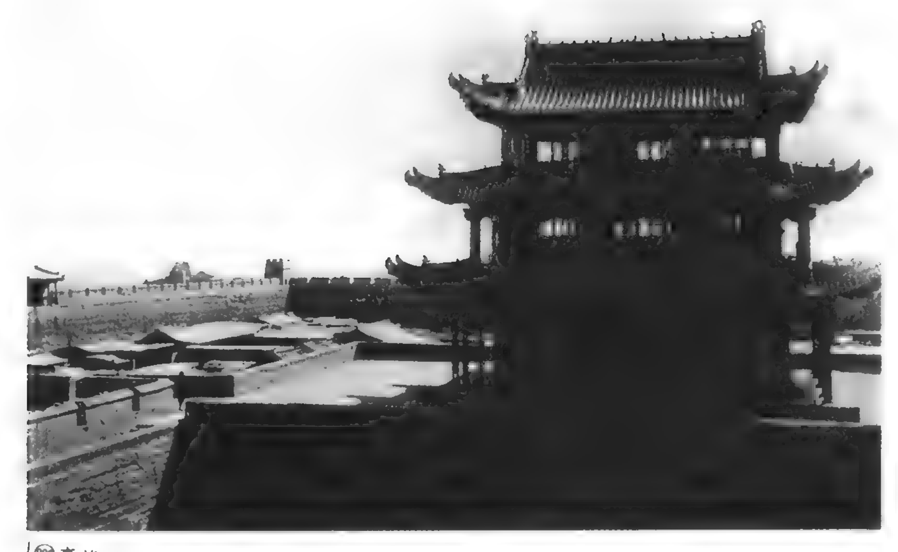
M. Aurel Stein

接。在一定的角度上，长城与嘉峪关现在的城墙距离很近，但在北边却相距很远，这显然表明它们建于不同的时期，所建的目的也不相同。追问当地人来寻个究竟刨个根底，只能是白费力气。面对这座我最喜欢的防御工事，他们表现出让人难以想象的固执和无知，除了我们面前的这座城墙，他们甚至拒绝再去找其他城墙。

那天晚上，不再研究古文物，因而，我有足够的时间到处逛逛看看。在宏伟楼阁的大门外面，一队士兵和官员等着我，他们是受嘉峪关要塞的统领商大人(Shuang Ta-jen）的派遣，前来迎接我的。接着，也就是古克什米尔语称之为“门神”的商大人，为我举行了一场较为正式的欢迎仪式。仪式结束以后，我们向“城墙”走去。这时，我立刻发现呈现于眼前的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壮观景象。我本来以为，城墙里面是堆砌在一起的简陋泥土房和厕所，可事实正好相反，从沙石山脊俯视城中，映人眼帘的是一片绿树围绕、令人心旷神怡的绿草坪，靠近守护大门的小城堡的南边。沙石山脊脚下的东边，山泉涌出，给这里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也为这

|㉔长城的嘉峪关|





㉕嘉峪关西内门之上的亭子和环行路

儿增添了一个名字"嘉峪关"，即"美丽山谷的屏障"之意。

来到了迷人的地方，我立刻领着考古队穿过墙上一个作为方便通道的大缺口。平时，我很少选择枝叶茂盛的树下作为搭建帐篷的地方。商大人穿着官服，从衙门来拜访我。他是一个绅士，年纪稍大，非常友善，平易近人。虽然他在此任职已经有足足12年，也已经见过许多官员和其他人经过这里，有些人对他表示出漠不关心，但是不管我有什么借口，他仍然坚持一定要我去他衙门里吃顿便饭。不一会儿，我们就热烈地开始讨论他镇守的这座古代屏障，以至于我都忘了已经很久没有洗澡和换衣服了，就跟着这个和蔼的老人去了他的衙门。

穿过嘉峪关的大门，走了一小段路，我不禁为眼前所见到的景象而震惊。显而易见，红色的黏土高墙经常得到了整修，墙上有数不清的城垛瞭望孔和楼阁，使人

立刻想起了中世纪或东方老旅行家所绘制的素描。走过了三道拱门，我们才来到隐藏于城堡后面的兵营。这些门和伦敦的一些街道一样宽，低矮的挡墙上面有小石堆，摆放着武器装备。在第二道门处，我看见一座寺庙，装饰精美，木刻艺术细致精微，屋顶上绿色的瓦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十分漂亮；据说，它建于明朝年间。最里面的城墙所围起的小城看上去破败不堪，唯一的一条街上，大半的房屋已经毁坏，没有房顶。但是，县官的衙门仍是个舒适的地方，院中干净别致的花床为这间色彩暗淡的木结构房屋平添了几分色彩。

如果友好的主人能在招待我们简单而干净的饭菜之前，先将碗盆用热水、毛巾、肥皂清洗一下，我将不胜感激。显然，他早已对这里经过的客人和他们的要求进行过专门的研究。我们谈论了这些边境的历史，以及最近一次东干人叛乱所带来的兴衰，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商大人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刘锦棠领导军队再次征服新疆的时候。他为我栩栩如生地描绘着那时他们在嘉峪关和哈密之间历经千辛万苦开辟道路、穿越荒漠的情景。大约 1 个小时之后，伴随着一轮新月，我和蒋师爷回到了营地。在“中部王国”的西部边陲，我感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

7 月 20 日，我对那些旧墙进行仔细的观察。商大人一早就来拜访我，还领着我向他索求的当地向导，所以，耽搁了一会儿才出发。我登上建在西门城墙上的塔楼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从这里可以看到远处的景色。站在二层楼上,我能很容易地看见大部分已毁坏的防御工事、和附近向东延伸、穿过辽阔平原的黏土楼阁。黏土楼阁所经过的大部分地方,现在成了一片荒凉的沙石戈壁,只有几块面积很小的耕地相互连接,好似细小的链子。很快,我骑马向北去勘察嘉峪关真正的防御工事。巨大的黏土墙,从南到北包围整个山谷,有的建在低矮的地面上,有 1 弗隆长(英国长度单位),有的利用 2 座高耸的砂石山脉作为天然的屏障,初看上去很奇怪,直到我意识到这堵墙利用了山脉的一个陡峭的峡谷。俯视城墙,可以看见它虽然建于高原顶部,但是在白天完全

可以防止弓箭和火枪的攻击,而且最有利的是附近的泉水可以提供丰富的水源。

显然，后来的城墙设计者也并没有忽视山脉的作用和优势，相互独立的黏土楼阁周围挖有壕沟，并砌起砖墙，其中有3座黏土楼阁是在大门防守处和北面壕山口支脉的尽头之间立起，很显然这也是出于此目的而建造。根据土坯的形状和排列判断，这些楼阁修建的时间较晚，但是，它们毁坏的状况和不断修补的痕迹，表明它们比后面延伸的城墙年代要早，历史要久。至于城墙，向导说是明朝留下的，但很难确认。主墙和楼阁周围的用于住宿和守城人集合的砖墙保护得非常好。

雉堞状的黏土胸墙上排列着城垛的瞭望孔，表明这里用枪炮来防护。但是，这些建于墙内、离墙较近的塔楼与沙漠中古长城瞭望塔的主要建筑方式有一点不同。碎裂黏土的坚固圆锥体，底部方圆约34平方英尺，顶部有一守望的房间。有一面墙上有双排的脚洞,是帮助哨兵沿绳爬上顶部。保护塔楼的外围墙方圆有60平方英尺,是士兵们的小营房,现在已被毁。主墙的墙脚看上去厚度有11英尺,墙高度16英尺。

我注意到，城墙上的第一座塔楼离大门大约2英里，我在前面已提过，它由西南向东南伸展，墙毁坏程度更为严重。更为仔细地观察，证明了我以前的猜测，它年代更早，建造年代与其他的不同。这面墙，地面上厚度只有8~9英尺，高度只有10~11英尺，也是用灰泥建造。保卫嘉峪关山谷里的城墙内部的黏土层厚度有4~5英寸，而右边那些更古老的墙，黏土层整整10~12英寸厚，这些测量让我一下子想起了，这与敦煌北部和西部防御工事中观察到的黏土层厚度很近似。那时的探险证明它们的年代是汉代时期，结论是根据墙的高度和塔楼排列距离显然在1.5~2英里这两个方面而得出的。我现在观察的这座古墙的塔楼有相同厚度的黏土层，25~26英尺的尺寸也与敦煌的长城相似。

我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由此向肃州北边和甘州延伸的城墙,事实上是我在敦煌的沙漠和安西附近寻找的古代前线防御线的延续。但是,我很快就放弃了通过挖掘来验

证它的确切年代的想法。耕地一直延伸到古老的城墙脚,甚至更远,再加上土壤潮湿和人为的破坏,事实上,要想沿着城墙寻找有年代的记载是不太可能的,另一个方向的城墙也同样如此,我不得不放弃。在和嘉峪关防御工事交接处,古老的城墙就不见了,而且1英里多的城墙都坐落在壕山口山脊陡峭的山坡上,我没有办法寻找任何明显的痕迹。

嘉峪关西面的大路旁边是山脉形成的天然防护墙，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再修建防护墙。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尝试和观察崎岖支脉倾斜的石头斜坡的裂缝，因为继续观察向北延伸的另一条城墙显得更为重要。沿着这条城墙，向前走了大约3英里，来到了叫黄草营（Huang-tsao-ying）的小村庄，村庄和繁茂的田地安逸地偎依在壕山口的谷口处。从谷口流出的溪水那边，护墙又延伸了大约半英里，然后爬上了崎岖岩石山脉的山坡，大约有200英尺，这就是全部的护墙。

观察为防护主墙外的小山谷谷口而形成的三角地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南边建了一段较短的辅助墙，从谷口一直延伸到谷口右边旁侧陡峭的山脉边上。沿着谷口向上，走了大约1英里后，我发现在一处极为狭窄，大约宽度只有180码的地方，山谷被一座防护墙封住了，墙和嘉峪关的主墙有相似的建造结构，年代也相同。两边黑色的岩石坡显然是片岩，非常陡峭，高达300~400英尺，天然的山脉有效地保护这个“Hause”免受袭击。前面谷口被封闭，右面又有主防护墙，黄草营的居民们应该感到安全了。在谷口往上只有百余码的地方，我发现另一堵墙的残余，看上去十分奇怪，它的胸墙面向东面，正好和需要保护村庄的方向相反。这堵墙用碎泥建造，体积巨大，处在粗糙的岩石上，加上胸墙，它的高度仍有约11英尺。

如果谷口坐落于阿富汗边境上的某个地方，2座防御工事距离如此之近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那里，双方总是能看到从对方营地透出的光线，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将防御工事修建得如此之近都是很常见的。但是在这里，中国的西北边境，主要的事务不是进行内战，而是抵御来自城墙之外残酷无情的敌人，修建如此之近的



㉖壕山沟（Hao-shan-kou）峡谷，城墙废墟原为把守通道而建

2座防护墙，一定有不同的原因和道理。不需要多想，就能知道它的作用。面向东边的黏土防护墙，除了它巨大的结构，从它的毁坏程度就能判断出它的年代更为久远。它不是用来保护山谷谷口，因为再往上走没有任何有价值的耕种空间，而是保护穿过壕山口山脊南边的大路的安全。

上面已经提过，崎岖的山体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以抵御来自北面的进攻。这座天然的屏障在一处地方有一裂口，正是黄草营的谷口，在汉代保证这条古代边境线的安全就变得十分重要。但当唐代放弃了这条经过敦煌、然后通往“西部”的长城时，防护壕山口隘路就没有意义了。当建造新的堡垒仅仅为防护当地的安全时，旧墙当然就全部被毁坏了。这些简单的历史记载，解释了为什么会



㉑嘉峪关东城门内的观音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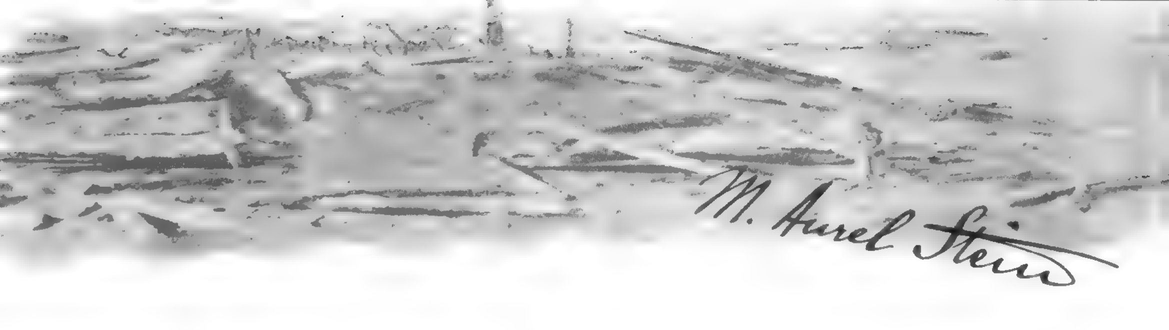
有两堵面对面的城墙存在。

事实上，在壕山口谷口，我才真正明白了属于古汉代长城的城墙和嘉峪关的防护墙之间发挥的明显不同的作用。从嘉峪关右手边延伸出去的碎泥砌成的城墙现已倒塌，它曾经和敦煌和安西的长城相连接，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自从汉代中国向西扩张开始，它的作用是保护南山脚下狭窄的绿洲带，这是完全有必要的，因为这一绿洲带是中国与中亚的商业、政治交流的通道。现在穿过嘉峪关大门的第二条城墙是近代才修建的，所建的目的完全相反，是中国又一次实行传统的闭关政策，以防止残忍的西方人，从而停止与中亚的贸易交流，在西方记载中，第一次提到这座墙是在伟大的铁木尔（Timur）的儿子，沙合鲁（Shah Rukh）在公元1420年派遣使者将哈烈国国书送到明朝皇帝手中时。

关于嘉峪关从最开始一直到现在所执行的边关政策，或许可以从沙合鲁的记载中了解到。他的陈述由亨利·玉尔（Henry Yule）先生摘录，他记录到："他们到达一个处于山中隘道的坚固堡垒，称作喀热勒（Karaul，即守护城），道路从中穿过。在他们被允许进城之前，要清点人数，登记名字。然后，他们继续向前，到达肃州。"一位突厥人是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e）的查理五世的使者，他在1560年也有过类似的记录。从波斯的边境出发，他的商旅队经过数月的长途跋涉，"来到一个隘道形成的中国关口，陡峭崎岖的山脉相连把关口围起，除了穿过一个狭窄的峡谷，没有一条通道，国王已经在此设置防御。"他们向商人询问，"他们拿的什么东西，他们从哪里来?"等等。

在返回嘉峪关的路上，我参观了一段古城墙，离它的尽头大约有2英里。耕地延伸到毁坏的墙脚，有些地方还已经越过城墙。由于几个世纪的灌溉，土壤一直保持湿润，因而寻找这个边界第一次开始防守时所残留的遗迹是不可能的。烽火台自身也不可能有所保留，因为这些塔楼在过去的几千年中经历了太多的修补，大量的砖块被用来填补原有泥土的缝隙和覆盖顶部。

在这里，没有什么机会进行挖掘工作。但是，已经知道了有关这段长城的年代和特征，我对此也就满足了。当我骑马返回营地时，经过了肥沃的村落土地，而不是考古工作通常所处的环境——干涸的沙漠，于是我更无什么遗憾。在许多鸦片地里，罂粟花盛开，有粉色的，有紫色的，十分漂亮。我多么希望能用彩色的照片或一个聪颖的印象派画家的画笔，来记录下这片古老土地壮丽的色彩呢！在整个肃州的绿洲，鸦片是最主要的农作物。我听人说，开始的时候，鸦片是给农民们带来了繁盛，但接着又毫不留情地毁灭了他们时，我心里一阵难过。因为种鸦片的人抵制不住诱惑，自己抽起了鸦片。于是，不久，这里的种田人变得懒惰，爱赌博，染上其他的坏习惯，最后不得不典当财产，贷高利贷，可这便宜了放高利贷的人。



第七十六章

肃州和它的“酒泉”

对嘉峪关进行迅速的考察之后，在7月22日的早晨，我们出发去往肃州。肃州是关内第一座真正的大城市，这对于我的队员似乎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而行李和人员都早已准备好，就等着出发。但是，虽然出发的时间非常早，友好的“嘉峪关守将”仍然以个人的名义，一个人前来为我送行。管辖肃州区域的准将派遣10个全副武装的人，来特意迎接我们，他们在我们临行前一晚到达，现在由他们来护送，我们的车队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小小的队伍拿着两面灰色大旗，他们头上所戴的大草帽加上做装饰的飘带，更让人觉得古怪。在他们的配备中有一两支卡宾枪，对于这个中世纪装备的队伍来说，看上去特别奇怪，有些不协调。站在走廊南山山脉的雪峰上，从南面往下看，人们很少会注意到去往肃州的这条19英里长的路线。大部分山路是石子覆盖的荒地，这对于我们的小驴可是件痛苦的事，因为前几天的行军一直未钉蹄铁。途中，我们经过北大河左岸的纵横交错的运河，依靠它们来灌溉的肥沃黄土带却在北边好几英里远的地方。

炎热的太阳光不断袭来，到下午3点时，在河西岸连成一片的耕地的边缘，我们看见了肃州高高的城墙，心里感到一阵轻松。我们穿过的许多支流没有水，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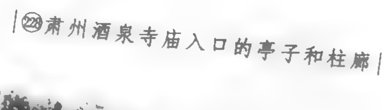
两边深深的黄土岸堤和碎石覆盖的整整1英里长的宽阔河床，证明从北大河中涌来的水量有时非常大。我们骑马穿过了长满小麦和鸦片的田地，来到城门外近郊的一块很小的地方，这里原本是逝世的当地政府首脑林大人（lin ta-jen）的衙门所在地，现在给我做栖身之处。房子里一片肮脏，杂草丛生，但面积巨大，有几个大院子和厅堂。虽然房屋的第一位主人离开肃州和坐落在新疆国道上的办公室才几年，可整座建筑看上去像即将倒塌，破败不堪，先前华丽、壮丽的景象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也没有遵循传统的中国风俗，院子和主要的屋子都面向北方，用来解决没有树木而急需阴凉的问题。所以，我立刻离开了这座墙纸都已经破烂、房顶聚满蝙蝠的房子，而赶马去城镇的北墙，听说这里唯一的寺庙可以暂做住处。

我一路飞奔，尘土飞扬。那里果真是个好地方，令我非常惊喜，长满芦苇的大盆地里注满了清澈的泉水，还泛着气泡，在盆地上方的呈阶梯状的地面上，我发现了一座寺庙，它的殿堂排列在一个漂亮的凉亭和花园旁边，由通风的柱廊相连接。一时，我不禁怀疑自己是否回到了克什米尔湖的湖畔或拉合尔平原（lahore campagna）一处古老的蒙古（moghul）乡村。过去，我在这两个地方曾经度过了一段美好幸福的时光，现在在肃州，这两个地方的特征似乎一下子相互融合，在“酒泉”这最令人愉快的地方，全部展现在我的面前。“酒泉”这个迷人的地方自从古代就一直为人所知晓，它曾经还是这个城镇的名字呢。

石头排列而成的水槽里，泉水清澈透明，青苔和掌叶铁线蕨蔓延生长，就好像那迦（nagas）受人尊敬的兄弟把神灵和人类所喜欢的克什米尔的漂亮和迷人借给了这里的每个角落。庙堂粉刷十分华丽，木质结构的走廊和观景楼摇摇欲坠，花园里灌木茂盛，这更像是一座以前蒙古或锡克达官贵人的毁坏大半的别墅，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拉合尔附近的乡村。于是，最后，我决定暂时住在这个地方，再次回味一下以前的快乐，这里的气候让人想起克什米尔沙赫—巴拉瓦勒（Shah Balawal）的

令人愉快的古老花园，加上绿树成阴的阶梯和粉刷精美的小神龛，是我在拉合尔最喜欢的住处。国王，或说大王（maharaja）和他的几个随臣曾在那里被谋杀，几个来拜访我的老朋友开玩笑地说，这里是我的“坟墓”。这个中国的复制品（“酒泉”）会不会真的是我的“坟墓”呢？

我支起了帐篷，从帐篷里可以俯视清泉，湖面，河对岸大片肥沃的土地和通风的柱廊。一座小小的观景楼早已没有了大门、窗户和其他有用的防护物，屋顶装饰带来了些许企盼的荫凉。后面是一座用围墙围起的花园，园中长满了果树，树上杏子已经熟了，这是个保留隐私的好地方。园子外的西边，高大的老榆树似乎要和克什米尔的落悬木树（Plane-trees）比个高低，榆树下就是我的会客厅——一个典


(228)肃州酒泉寺庙入口的亭子和柱廊





㉘肃州酒泉的花园和寺庙院落

雅的完全木质结构的大寺庙，房顶雕刻精美，走廊的屋檐曲线别致。显然，建造它更多考虑的是为社会活动提供一个便利的场所，在北边一些小的凹室里放着粉刷的、制作年代较晚的神像和奇异人物，大厅都是空空如也，没有任何迹象体现出宗教的用途。

整个屋子通风很好，墙壁上网状的细小屏障上面早已没了纸的覆盖，所有的门和壁板都是破败不堪。小花园的花坛里长满了金盏花、太阳花和牡丹花，穿过花园，就来到了受人敬仰的殿堂，殿中的颜色绚丽夺目。旁边有一个毁坏大半的小木屋，它成了蒋师爷的住处，只要屋里有一张睡觉的台子，他就很高兴了。先前已经拒绝了好几处寺庙、称它们太“夸张”的测量员，这次也把帐篷搭在了主殿院子前的一处有荫凉的凉亭处。

我为在肃州逗留期间能有令人心悦的环境而感到特别高兴。因为遇到了一些未曾料到的困难，我在这里待的时间比事先料想的要长。在能够开始进山考察之前的6天，我的工作十分繁忙，但心情愉快。由于仔细讲述经过需要很大的篇幅，所以在这里只作个大概的介绍。第一天大部分时间是用于和肃州的主要达官贵人进行官方性的拜访。北京公使馆和外务部派遣一位道台（tao-t'ai），做我在甘肃的账务管理员。我发现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老人，受到多年病痛的折磨。和他谈话有一定的障碍，因为他讲话的声音特别低，而且不清楚，即使听力极佳的蒋师爷也很难听懂。不过，有关我的6000两（约合1000英镑）账户问题的每个细节，最终还是得到了妥善处理。

柴（ch'ai）是一位准军官，他与众不同，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他气质高雅，风度翩翩，加上他待人热情，真诚，立刻让人知道他就是个老士兵。飘逸的白须，不仅对他来说是一种自豪，而且对他的很多随从来说也是一种骄傲，这也使蒋师爷十分着迷。柴（Ch'ai）在新疆北部的要塞任职很长时间，曾去过俄罗斯，还有欧洲的其他地方，他还提到去过一个邻邦国家。在异国他乡旅行的过程中，他渐渐对外国产生了好感。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我的挖掘工作有些担心，正如4月份我的挖掘工作同样在兰州引起当地官员的不安，但他是出于好心和谨慎，根本不是想阻止我的行动。他对我从汉代边防线上发掘出的文物十分感兴趣，而且看到从兰州得到的这些珍贵文物并没有影响我在沙漠和其他地方的考察工作时，他感到非常高兴。

在肃州的达官贵人中，最有趣的也许要数金台辛（chin t'ai-tsin，音译——译者）。他是肃州的独立地区的长官，思维敏捷，反应迅速，年龄大概在50~60多岁之间，具有很深的文化造诣，懂得人情世故。他的穿着以及他的衙门的家具装饰，就说明了他不俗的品位和别具匠心的安排。他穿一件质地精良的淡色丝绸衣服，和季节非常吻合。他的花饰点缀的漂亮瓷器茶杯和其他“宝贝”，让我有一种鉴赏家见

到有价值的珍品时所感受到的愉悦。显而易见，他行为端正，有教养，受过文化的熏陶。虽然他比道台的职位要高，但他没有告诉我们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绩。出于某种考虑，他从来不佩戴他的徽章，但是从他所提的问题和对历史问题的灵敏反应，我可以看出他阅读的范围很广，思维很有深度。

拜访完归来，我把他与我所谈的内容在脑海里稍稍进行了整理，这远远比肃州3位“主要”政府官员的晚宴要有趣得多。出于礼貌，他们把我“自己的”寺庙当作是召开座谈会的场所。那天早晨，我刚把帐篷搭建在“酒泉”附近，就惊奇地发现，平时被人忽视的殿堂，有人正在迅速对其进行墙壁表面的修复工作。当我的主人和他们的随从穿着盛装，撑着大伞，带着其他办公室装饰用品聚集在寺庙的院子里，而我被邀请进我自己的会客室时，我几乎认不出这整修后的屋子，还是原来的殿堂。

接着是一个隆重的宴会，从下午4点持续到黄昏。菜肴名目繁多，很快我便放弃了清点他们从老远拿来的昂贵的美味可口的食物。金台辛，作为官方3人组中最小的官，负责所有的安排。看着他们的安排和花费，我想他们可能认为我会喜欢这种场面。根据他们在新疆的经历，金台辛和将军争着讲一些逸闻趣事，看谁能搞活晚宴的气氛。甚至平时只允许喝茶，不喝其他饮料的温和的老道台，也频频举杯，同时还说了一些祝福的话语。

不过，这令人愉快的聚会并没有让我忘记需要立刻解决的问题。根据中国的传统习惯和蒋师爷的建议，我利用宴会最后“谈论公事”的时间，提出关于我预先设想的去南山探险计划。我需要交通工具和向导，并且希望当地能保证尽力给我们提供帮助。我很清楚甘肃人、官员和其他人等并不喜爱高山群峰；相反，他们担心如若我进入中国统治的不受欢迎的地区，那样会引起麻烦。但是，我根本没有想到所有的管理事务和军务方面的官员会一致地、出乎意料地用很严肃的口吻，说没有去

往肃州河和甘州河源头的路线，山脉和山谷由于“野蛮的西藏强盗”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危险，不要进入这些山区。不过，最后，这些具有影响力的官员说服了当地居民冒一次险，进入那连个名都没有的隐蔽土地。

指出肃州河和甘州河绿洲所在的高山谷是属于中国统治的范围是没有用的，指出俄罗斯人曾经到过其中的一些地方是没有用的，指出平和的中国人在许多地方不时地淘金也是没有用的。老实说，我的真正目标是西藏，而不是甘州。如果我自己有马匹做交通工具的话，我就能让我的官方资助者不用担心，我可在没有当地帮助的情况下，在山中开辟我自己的路线。但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金钱，来找到历时大约4个星期探险所需要的16匹马。因此，为了能让我对山中长时间探险的计划失去信心，肃州的官员们不得不保持一种漠然不问的态度。

毫无疑问，他们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态度，仅仅是因为不想承担有关我的人身安全的责任。但是，这一点并不能消除我的失望情绪。不过，那天晚上，谈及此事是不恰当的。第二天，我立刻派蒋师爷去金台辛的衙门，带上了地图，并告诉他如何应付和对答那些官员可能提出的关于我的行动的愚蠢问题。蒋师爷带回的话让我安了些心，至少租用当地马匹的命令已经下达。我是否能够让马匹的主人和我们一同去山里，看上去还没有答案，在这件事上所需要的帮助竟然受到如此的冷落，我对此特别感到遗憾。为了不错过任何可能的机会，我向大家声明准备购买马匹。但是，带来的马匹能用于勘探的没有几个，而且健康状况很差，看来寻求衙门帮助的希望也是十分渺茫。

在一年之后，能在这令人沮丧和踌躇犹豫的日子里，再次感受让人兴奋的欧洲社会氛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在甘肃的比利时传教会的艾森木神父（father essems）几个月前曾经来到肃州。我在敦煌考察时，这个新的传教机构还没有建立，因此当我收到他的汉语名片时，不禁惊喜万分。我立刻给他发电报，然后将屋子打

扫收拾一遍，很快我的小屋变得井井有条，洋溢着热情好客的气氛。我发现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年轻神父，他对中国非常了解，对当地的老百姓很有同情心。和他相处了几个小时，时间虽短，但很有意义，显然，把我对甘肃的一点点印象告诉这位在这个地区有过很多经历的热心的学者，简直就是班门弄斧。

我们谈了许多有关马可·波罗的故事，马可·波罗有关肃州和甘州的记载表明了他对当地的观察十分准确。我还谈到了我对"寻找中国，寻到天堂"的勇敢的贝尼迪克·吉欧的记忆。在肃州，贝尼迪克·吉欧认为离目的地已经很近了，然而耽搁了整整16个月之后，忠心的耶稣会教士于1607年患病，最后贫困潦倒，离开人世。每当我到达他经过的所有地方时，我都会想起他，想起他勇敢的精神。拉合尔，白沙瓦，帕米尔，大色勒库尔谷，莎车，和田，在这些地方，我都寻觅过他留下的痕迹。现在，我要感激上帝，让我能够延续他的事业。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吉欧被安葬于何处。艾森木（Essem）神父是由耶稣会（jesuit fathers）派遣，从北京到这里接班的，在我们的麻烦问题解决之前的几天，他才来到这里。我希望肃州的天主教教会能够建造一座永久的教堂，这样，就能让人永远记住贝尼迪克·吉欧这个名字，尊敬他，敬仰他。

肃州城是在最近一次穆罕默德大叛乱大肆破坏后，选择了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建造的。它看上去繁忙，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遗憾的是，这里缺少像敦煌周围那样古老的寺庙。显然，从中国不同的地方来这里新定居的人们还不想捐款出来，为宗教上的信仰出点油水。在这里，有很多商店出售从海港运来的商品，来自日本的商品也是充裕丰富。我想从中挑选几件，留作以后官方的礼物之用，但没有找到。只有一些来自西方的劣等商品，似乎才能让人了解肃州——这个过去曾作为中国的中亚贸易中心的面貌。

比起这什么东西也没买的"购物"，或许和艾森木神父一起去游玩古边界城墙更

M. Aurel Stein

让人精神振奋。在向北直线距离8英里的地方，我们见到了城墙的遗迹。有的地方经常出现沼泽地，我们有时不得不绕道而行。耕种地仍然延伸到长城，但是都被分隔成了一条一条。在分割的地方，我们反复发现了被弃的旧田地痕迹，但现在已长满了粗草和灌木。在城墙南面的沼泽地上，我们看见了一些还未完全成形的沙丘，表明蒙古戈壁离这里不远。现存的城墙本身也只是片片断垣，建筑手法与我在嘉峪关北面勘察时所见到的城墙完全相同。但有趣的是，这里的黏土墙不是建于原来的地面上，而是建在低矮的泥土堆上，显然这是为了建造一座牢固地基，否则，在两千多年前，它就有可能已经被水浸透了。

广阔的耕地里，庄稼长势良好，表明这里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绿色的田野犹如波浪般伸展，加上许多盛开的红色罂粟花，一排排白杨树和榆树构成了一幅壮丽的乡村美景。背景是犹如阿尔卑斯山般巨大的南山雪峰，雪峰周围乌云密布。当我们返回时，暴雨已经引起了洪水。宽阔的河床被泥水覆盖，水流汹涌，深达3英尺，已经和堤岸齐平。

由于我坚持要进山进行考察工作，并且坚决要拿到所需的交通工具，衙门屈服了，最终帮助我解决了问题，难以克服的、关于人身安全方面的反对意见被一一解决。第五天，蒋师爷说到他亲眼见到了在县长的衙门里齐集了14匹马匹。我立刻答应将超过政府租用率来支付报酬，并保证照顾好马匹和他们的主人。但我仍然有疑问，就是在如此重的压力下，在进入山中之后，马匹能坚持多久，能走多远。所以在甘肃的中国人看上去仍担心群山会带来恐惧，对他们来说，“不知名的秘密地方”远比最远处的山脉危险。因此，大家都抱怨政府征集牲口的命令，因为这些牲口原本是平时用于官方在平原驮运的。

在最后几天，敦煌发来电报，报告情势危急，这使道台、将军和县长变得更加小心。在勘察“千佛洞”时，我从敦煌的耕地者那里就听说了长期存在的、关于税

收拖欠的事情。随着措施的实施，产生了问题，当我仍在那个地区时，为了避免暴乱爆发，我的知己朋友汪大人和他的军事助手林大人一直保持妥协。现在，传来消息，说财政命令的实施引起了严重暴乱。在主要的煽动者，一位文人拒捕被杀之后，汪大人的衙门受到老百姓的袭击，部分被毁坏，双方大约有 12 人被杀。

政府官员们都十分担心敦煌的征税将引起更大的麻烦。又传来谣言，称他们已经打开城门，让暴动者入城。不管怎样，汪大人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危险，现在不得不向肃州寻求军事援助。根据蒋师爷获得的消息，衙门中宁可牺牲汪大人而受到总督的责骂，也不愿惹来麻烦，损害自己的权力。将军反对出兵救援，他表示如果出兵，敦煌的百姓将因怕严重的后果而陷入绝望的境地。老道台，无疑可以保护自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精明的县长金台辛十分害怕，怕因为自己管理有方的名声，可能最终会被派去解决敦煌的问题。这使我不禁想起，是否远方的暴乱反而会让我的中国朋友们更多考虑一下我进山的考察呢？

7 月 7 日，我一直企盼的交通工具终于被运到我的住处，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可来的人看上去十分生气，而且对我出钱雇用他们 10 天表现得很不愿意，并且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想为他们自己和牲口挣点粮食。事实上，他们毫无礼貌的言语暗示他们只会把我们的行李运送到山脚下，不会走更远。

然而，从营地出发还需要许多东西，因此我并不介意他们的这种警告。同一天，我去衙门道别。现在，他们看上去是采取了措施，把我进山考察看成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对待。为什么道台，将军，或县长不能心甘情愿地帮助我呢？当我听说道台会命令金台辛和我一起出发，到山脚下最后一个村庄金佛寺（chin-fo-ssu），监督我的工作时，我不得不承认我颇感疑惑。

晚上，这些达官贵人回访我，正好赶上我在自己的屋里为感谢艾森木神父而举行类似野餐的简朴晚宴。因为我的传教士朋友带来了他的一个本国助手，因而蒋师

M. Aurel Stein

爷认为虽然只是简单的晚宴，但根据中国的习俗，需要增加菜量，这样，空间有限的帐篷一下子变得拥挤了许多。但是，当将军和县长出现在门前，我不得不邀请他们入席时，我的克什米尔厨师自制的各式小“拼盘”就显得有些不够用了。他们一来，我的拉达克仆人艾则孜就慌了手脚。花了好多年的时间，他才学会如何摆弄欧洲风格的晚餐。现在，他突然之间有机会，来根据真正的中国风俗做这一件事，而在以前，他一直没有机会对这进行仔细的观察，结果是一片混乱，令人捧腹，我们改用筷子吃乳蛋糕。幸好，客人们没有因为这一点小事而大动肝火。头脑冷静的提拉巴依立刻拿出看家本领，给客人们提供了一顿特色晚餐，不管他们是中国人，还是住在中国、穿着中式衣服、接受中国传统的艾森木神父，都只能按欧洲的方式来行事了。最终，一切恢复正常，不管有什么缺憾，客人们都享受了长满芦苇的湖景和夜晚清新宜人的空气。

第七十七章

穿越走廊南山山脉

虽然有人看守16匹马匹和骡子，7月28日早晨，他们还是很晚才被带了过来。把那些用不着的物品寄存在衙门，这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负担。不管怎样，中午11点，整个队伍准备就绪。前往东南方山脚下的整个行程，可以分成两站地来走。最先的3英里，我们穿过了肥沃的田地，经过了林阴道，在最近一次大叛乱后重建的军营现已毁坏一半，然后就到了光秃秃的从山上缓缓倾斜下来的沙石平原。

经过这6英里荒芜的土地时，太阳光十分强烈。但是，看见远处连绵不断的雪峰和北边地平线上山西堡（san-chi-p'o）那宽阔富饶的土地，心里一下子舒坦了许多。数不清的沟渠河流纵横交错，河水发源于北大河东面的走廊南山山脉。接着，我们进入了一块肥沃的红色黏土扇形地带，这里的耕地紧密相连，但许多田地长时间没有人耕种，表明这里缺少劳动力或必要的水源。在石灰窑庙（shih-hui-yao-miao）附近一座正在修建的巨型寺庙里，我们安营扎寨。从山中刮来的狂风整整吹了一夜，狂风没有给平原带来一滴雨水，却吹走了长时间笼罩在大雪山上的云层。

第二天，我们前往东南方只有大约16英里的金佛寺（chin-fo-ssu）。一路上，天气晴朗，凉爽宜人，让人好不舒服。除了两条沙石戈壁之外，路途中经过的都是

乡村肥沃的土地，称之为“红山”，即“红色的山峦”之意，那是一排红色的低矮山群。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村落附近或分布于田野的大量古树，其中大多数是榆树。田间的淡绿色和泥土的亮红色和谐搭配，让眼睛一直能感受到美的存在。在红山的一个村庄里，我发现一处用围墙围起的又小又破的寺庙，在几个毁坏大半的屋子里有一大群学生。每个教室里，学生们都在背诵课文，发出嗡嗡的声音，“和尚”(指老师）可以不离开他自己小小的屋子而能根据读书声更容易控制学生的进度。在他的屋子里，有几个好学生正在接受孔夫子名著的教诲，我再次为这所乡村学校所表现的良好秩序和整洁干净而惊叹。我们的闯入，虽然引起了一点骚动，但并没有使这些小孩子离开他们的课桌。嗡嗡声，虽然让人心烦，但还是继续着，直到门口楼台上的钟在微风中响起。

继续向前走大约4英里，我们来到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贵银寺（kuei-yin-ssu、音译——译者)，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小镇现在已经完全被废弃，大约有250平方码、30英尺高的大土墙仍然竖立着，但是里面剩下的仅是一座孤零零的寺庙和几棵老树。墙边有几英亩地仍然得到灌溉，但其他散落开来的梯田已经荒废。显而易见，这里的耕田也在不断减少。难道这是因为缺少水源，或是最近一次大叛乱的灾难中而毁坏掉的吗？可是，询问这些居住在边疆地区的人这其中的原因又是根本没有用的。

穿过一大片地上布满碎石和鹅卵石的宽阔地带，我们终于到达了金佛寺绵延数里的田地，它们占据了山谷谷口冲积扇的中心地带，我们就是要从这里进入山中。小镇给这么大片肥沃的土地起了个名——“金色佛像的神庙”。高高的城墙保存完好，上面还有楼阁和城垛。土墙的东门外，我们看见了几个小官带着一大群身穿红衫的士兵正列队等候我们。但是，给我们安排的栖身的寺庙肮脏不堪，除了门前一个肮脏的水槽，我们找不到任何水源。

沿着平稳上升的山谷谷地向上，很快找到一处有遮蔽的、可以搭建帐篷的地方。它在一个长满了茂盛灌木的梯状果园里，后面是一座周围用壕沟围起的很高的瞭望台，附近是农家，一幅多么迷人的图画啊！ 从这个果园旁边流过的沟渠已经干涸，但可以确信，很快就会有水注人，于是我决定就留在这里。这里海拔 633 英尺，靠近山脉，气温已经比较凉爽。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活水流过。最后，运来了几桶水，但气味和颜色表明这是水槽中的水，而不是沟渠中的活水。

在无聊的等待过程中，一群好心的充满好奇的村民给我带来了一些乐趣。我还不得不接待专门赶来为我的安全出发来作安排的金台辛，显然他很担心从肃州过来的那些马匹的主人。搬下行李后，牲口和牲口的主人全部消失了。第二天，或是把他们再召回来，或者用当地饲养的马匹代替。耽搁一天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我

㉚金佛寺镇的北墙，后为走廊南山山脉的山脚





㉛观看我的帐篷的金佛寺村民

请蒋师爷用他那娴熟的外交手段和文雅的气质，与那些肃州来的人谈判，这些人可是顽固不化。深夜，我听到他们拥进蒋师爷的房间，称他们宁可被毒打，也不愿进入那些可怕的山区。当我半夜休息时，希望仍十分渺茫。营地边的小渠没有活水流进，我也不能沉浸于作为晚茶和晚餐的酒水所带来的幻影中。

第二天，我立刻派蒋师爷去县长的家里。很长时间没有马匹的消息，我心里十分紧张。利用这段时间，我给家里写了封信，先通过兰州新开的帝国邮局寄去，然后再经过 tien-tsin和西伯利亚大铁路（trans-siberia）送达。若那些信件能在十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到达英国，表明中国当局建立的现代邮政服务的工作效率还是非常高的。当我的思绪正遨游远方时，有关交通工具的事情也有了新的进展。中午，蒋师爷带回消息，说县长已经留下了肃州的一半马匹，而且他正努力在金佛寺招募不

足的马匹。

然而，我还是做出了让步，答应付给比在敦煌和其他地方高出一倍的租金。但是，要我同意他们提出的每匹马减少一半负重的要求，我实在是做不到。在肃州，我已经寄存了所有可能两个月之内用不着的东西。现在，我不能再丢下任何行李，除了一堆从肃州衙门带来的银元。幸好，两个队员可以留下来，因为山中不需要奈克·拉姆·辛格照顾，我可以派他和翻译阿合买提（Ahmad）去甘州。确信我有会说汉语的朋友，奈克同意暂时分离，虽有些不高兴，但还是表现得很冷静。在甘州逗留几个星期，他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同时他也有机会，可以按照他自己的贾特人(jat）口味来烹制食物了，平时由于等级差异，他不能总是按自己的口味来做饭。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糖和干净的黄油，我希望他在甘州能利用这段时间，尽力找到一些，以备不时之需。

重新筛选了一遍行李之后，晚上我去拜访金台辛，发现他正为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而特别高兴。16匹马和骡子已经确定下来了，不再会有痛哭或抗议。村里的首领已经答应给他们和牲口提供24天的食物，当然前提是我提高租用价格。因此，多日以来一直困扰我的事解决了，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开始与金台辛聊起当地一些有趣的话题，如耕地的明显减少，灌溉系统和其他的问题。询问村民有关的信息是徒劳的，但是金台辛是个善于观察的人，因而我可以问他。据他说，在官方的记载中，提到自从最近的一次东干人叛乱以来，灌溉的水源和耕地的税收都一直在逐步减少。

对中国一个地方官员“在外任职”时如何安置自己的生活，我也十分感兴趣。金台辛是个很有品位的人，从他那讲究的帐篷和旅行床周围干净的彩色丝绸织锦就能看出来。晚上，当我们返回营地时，蒋师爷告诉我，从个人的角度讲，金台辛确保我能安全出发，会给金台辛带来很多麻烦，但同时这对他也有好处。到金佛寺来，

他就很可能不用因为兰州发来的电报而被派往敦煌处理麻烦的事务。当我想到中国官员对电报也会产生恐惧感，心里不禁觉得好笑。显然，他们的目的和印度边界上那些经常由自己解决问题的守将的动机截然不同。

7月31日早晨，我们终于开始进山了。直到上午8点，马匹才陆续到齐，装好行李花了整整2个小时。但是，看见他们不再有怨言，也很卖力，我也就不介意耽搁这点时间和因银子太重而带来的困难。装有给人和马匹的食物的行李也得检查一遍，另外又加了四头驴，帮助运送马夫的粮食。在一片混乱嘈杂中，我几乎忘记了和殷勤的县长道别。清晨，凉爽宜人，走过2英里贫瘠的冲积坡，上面有许多现在已经废弃梯田的痕迹。然后，经过山谷谷口，这时，一片清新的绿色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有一座漂亮的塔楼把守着入口，在它旁边是一个装饰精美的寺庙，行将毁坏，大树底下是一个大村庄。路边新开了一家商店，商店后面是一座色彩华丽的小神龛，显然商店的主人是想从去山里开金矿、经过这条路的矿工们那里捞得些油水。我注意到，入口处是茂盛的绿草和鲜花，这与敦煌和安西贫瘠的山谷显然不同。第一眼，我就能看出南山的中心地带气候湿润。看到马上将有一场大雨来临，我兴奋不已。再次看见山谷陡峭的山坡上，像阿尔卑斯山那样清新，清澈的溪水从旁边流过，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

6英里之后，我们经过了第一道煤层，在这些山中有许多煤层。现在只是表面上有一些，但很显然甘肃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区。沿着崎岖的山路向上2英里，我们看见了一条巨大的护墙，它将山谷封闭起来，两旁陡峭的岩石坡之间大约有150码宽，墙的南侧布满了各式各样的草和苔藓。自从离开克什米尔，在其他地方，我从来没见过大自然发挥这样的作用，掩盖和抹去人类的劳动。堡垒的这些残迹看上去十分古老，几英里之外是一处迷人的草地，叫营沟口（ying-kao-ko），成了我

们理想的安营之处。雨已经停了，帐篷也已经搭好，我可以享受一下满手捧着阿尔卑斯山鲜花的感觉，其中有我的老朋友——深蓝色的龙胆根。两山之间的峡谷里，长满了茂盛的丛林。队员们很快生了堆火，来烘烤身上的衣服，这些肃州的穷人很少能经受得起阳光的照耀。

我正高兴马匹可以在这阿尔卑斯山般的牧场好好享受一番时，来自莎车的萨合提巴依（Sahid Bai），那个脸长得很凶、但特别听话的马夫，一脸担忧地来到我面前，说有 5 匹马迟钝地站在那里，不肯吃草或饲料。我立刻怀疑马匹吃了遍布南山一些地方的有毒青草，关于这方面问题老马可（marco，指马可·波罗——译者）在肃州的一章中已经谈了许多。威尼斯人的记录完全正确，我的马见到那些草时激动不已，而本地的马却显得格外小心和谨慎。马的鼻子有一点流血，有古代拉达克“吉拉喀什”（Kirakash）的兽医本领的提拉巴依立刻开始为它们救治，这多少让人有了一些安慰。但整整两天或三天的时间，这些可怜的马才恢复了知觉和胃口。傍晚时分，天又下起了雨，许多队员都跑到我的帐篷里。马夫为了躲雨，都聚集在我帐篷外的屋檐下。我经常为自己能给人提供这种帮助而感到特别高兴！从金佛寺来的县长坚持要他们作护送的 5 个士兵，颇有远见带来了 2 个小帐篷。

第二天醒来，天已经放晴，清爽宜人，但一开始，厚厚的一层雾仍掩盖着高处光彩夺目的山坡，我们不得不等到太阳出来，能够看见去往峡谷的山路，而且至少也得等到队员烘干他们的衣服和帐篷。前天攀行的山坡十分陡峭，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海拔 10 400 英尺的高度。转过营地上方的一个岩石山脉，山谷一下子变宽，成了一个四周群山围绕的小平地。沿着陡峭的阿尔卑斯山般的草地，继续向上 1000英尺，我们来到了一处称为半坨坝（pan-t'o-pa）的绿草青青的高地。在高地边缘处有一瞭望台，由木质框架和碎黏土建成，尺寸和建造手法与我



㉓自壕子（Hou-tzu）山口观察干涸的湖底

在长城沙漠中见到的瞭望台极为相似。但是，周围的环境却完全不同！ 碎泥和木结构看上去已全部腐烂，但由于气候条件和平原上的不同，所以对年代进行估计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座塔和通道口另一座类似的塔，以及往前在旧堡卡（chio-po-chia）通道处发现的小城堡残迹，都表明这些山曾经用来防御敌人的入侵。到底是谁曾经威胁到南山现已无人居住的山谷低地呢？我想应该是小月氏(little Yueh-chih)，古代一个游牧民族的残余，公元10世纪中国史书中，曾提到过他们曾在这些山中。据说，在公元前2世纪时，由于汉族的入侵，他们的祖先被迫西迁，他们在那时留在这里。他们的宗族是大月氏（great yueh-chih)，称为“印

度一斯基泰人”（indo-scythians），后来成了阿姆河地区和印度北部地区的统治者。只要从雪山上俯视这些山谷和平原，我们就能理解其中的历史故事！

穿过高原，到达南边壕子（hou-tzu）通道，距离只有0.75英里，但是通道非常之狭窄，不禁让人惊讶。从冰雪覆盖的山顶流下的雪水，在右边布满鹅卵石的盆地里消失，四面长满草的山坡环绕在盆地周围。毫无疑问，雪水通过一条地下通道，流到了下面的金佛寺山谷。当我到达通道时，展现在眼前的是海拔11 350英尺、规模宏大的奇怪地貌。一座半圆形的雪峰矗立在中间，海拔9000英尺，雪峰之下是一个平坦的盆地，一直延伸到通道南面的山脚。

第一眼，你可能会把盆地当成了湖泊，因为昨晚雨水的湿气引起了浓雾，如照片中所看见的。没有看见河流从周围的山顶或山脊流进这个盆地，我攀过了300英尺陡峭的山坡，终于来到盆地的边缘，这时我发现平坦的底部，从北到南整整有2英里长，但是根本没有水。精细的沙粒覆盖着底部，表明盆地经常会有水源注入，在一处平坦的地方，两边陡峭的山坡上有一条水流的痕迹，证实了这一猜想。据说，在冰雪开始融化时，现在我们穿过没湿脚的盆地底部将有一潭浅水。

就在盆地底部的山坡开始向主山脉慢慢倾斜上升的地方，我们的路线转向东南方，去往第一个侧道。沿着这条道，我们将穿过从走廊南山主脉高耸出的山脉。攀上海拔12 600英尺，我们来到了旧堡卡（chio-po-chia）通道，这里是富饶的山间草原，较为容易攀行。在它的山脊上，有个用粗石、黏土砌成的两层小城堡，城堡用来防守，但现已毁坏。从上往下看，可以看到一个很深的山谷，有许多陡峭的雁列山岭（coulisses），不禁让人想起穿过和田南边喀让古塔格（Karanghu-tagh）峡谷时的情景。粗糙的盘旋状山路，突然反方向往下延伸。很庆幸，运行李的马匹还能走过去。由于侵蚀作用，这里的许多岩石已经暴露在空气中，可在碎岩坡上，仍有许多花，雪绒花，龙胆根和许多我在阿尔卑斯山上见过，但不知道名字的花。在

马可·波罗探险那个年代，南山就以野黄叶根出名，现在这里到处开满了巨大鲜嫩的叶子。

奇怪的是，这里的峡谷、山涧、支脉的形状，和贫瘠缺水的昆仑山里所见的形状非常相像。但是，二者仍有鲜明的对比。这里有植被，色彩绚烂，让人感到仿佛置身于阿尔卑斯，昆仑山那里可没有这样美丽的景色！走了3英里的曲折山路之后，峡谷突然之间进入一个和金佛寺平行的河谷，但是没有办法到达谷底。在到达我们的营地垄沟洛（lung kuo-lo）之前，我们得渡过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主脉的雪水注入了这条河流。我们扎营之处海拔只有9900英尺，而且山谷直接受阳光的照射，所以气温明显比较高。

对于马匹来说，8月2日的行程十分困难，累得它们筋疲力尽。山路离大雪山的北面越来越近，还要穿过3座以上相连接的支脉。第一个通道被称为金斗鞍山(chin-tou-an-shen，音译——译者)，海拔13 000英尺，山脊长满了草，十分陡峭。在这里，我们遇见了一小群牛，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这些山谷中连甘肃人都不知道的牧场。

通道往上，南边有一个200多英尺高的小山。站在小山上，可以看见主山的全貌。从东南方到西南方，展现在眼前的是相互连接的、赤裸裸的雪峰。根据测斜器的观察测量所得，雪峰的高度有19 000英尺，它们北坡的雪线降至15 000英尺。观察和拍照工作一结束，我们就匆匆忙忙地前往下一个通道，李元达坂（li-yuan-ta-fan，音译——译者），离这里1英里远。顺着陡峭的通道，向下走了1000英尺多，来到了两条发源于主山脉的河流的交汇点。

山路引着我们进入了西南的山谷，和以前遇见的繁盛的灌木和绿草相比，除了光秃秃的碎岩坡，这里一无所有。通道再向上1000英尺左右的地方，是一条需要我们攀行的支脉，上面覆盖着大片冰床，有一座狭窄的鞍状山脊，海拔超过14 000



㉓马索（Ma-so）河左岸清水卡子（ching-shui-k'a-tzu）营地

英尺，是西达坂（Hsi-ta-fan）“冰雪通道”的设计图案。西面山坡十分的陡峭，好像是为了缓解西面的陡峭，东面山坡坡度缓和，那里有迷人的山间草地和一个风景如画的片麻岩峡谷。从通道走出不到3英里，我们就到了马索河（Ma-so Ho）河谷，这里有一条路线可以让我们穿过主脉。

我们把帐篷搭建在一小块高地上，这里遍地是阿尔卑斯山的鲜花，河边还可以看见一些开凿金矿后留下的土坑。8月3日清晨，天气晴朗，我们从清水卡子（ching-shui-k'a-tzu）出发。夜里，下了一场雷阵雨，虽然持续的时间极短，但仍使空气清新了许多。但是，气温也随之下降，最低温度降至华氏零下2度，而且下了白霜，所以要等帐篷晾干，出发的时间耽搁了一会儿。沿着河流向上10英里，几

乎一直都是稍有倾斜的草地。但是，为了能一直走比较容易行走的路线，我们不得不6次穿河。

河水没有地方深过2英尺，但是，小狗做起“猛冲”来有困难，每次都被挡住，所以不得不用马驮过去。我的这个小伙伴完全知道，在冰冷的水中游上20码或30码，对它来说是承受不了的。但是，由于长时间在沙漠中行走，它已经忘记了在和田南部山中所学的技巧：踩上马镫，然后有人推它一把，它就到了前鞍上。幸好，这里有许多土拨鼠，我早在克什米尔和帕米尔就认识了这种红毛小动物，这些小家伙可以分散它的注意力。土拨鼠勇敢地坐在洞前晒太阳。当我们经过时，土拨鼠发出了叫声，显然它们是向不屈不挠的“猎人”挑衅。当然，它连一只土拨鼠也没有抓住。

㉞来自西宁的淘金工



山谷附近的一座雪峰以前我们已经从背面观察过，在这条雪峰南面，一座陡峭的支脉从分水岭向西分岔。这条支脉海拔有13 000多英尺，山脉顶端十分陡峭，杂草丛生，是一个很好的观测站。我们所在的山路通向西南方，进入一个更为狭窄的山谷，宜人的阿尔卑斯般的绿色很快就不见了，满眼是光秃秃的碎岩坡，很高的石板或页岩构成的山崖。从分水岭向前1英里，狭窄的通道又一次变得开阔起来，眼前的景观又一次引人注目。穿过一座幽暗的岩石门，我发现自己进入一个四周群山环绕的黏土地，颜色是亮砖红，积雪看上去刚融化不久，漂亮的番红花刚刚开放。

清水卡子通道所在山脊平坦宽阔，海拔有4600英尺，站在山脊之上，映入眼帘的像是一幅巨大的图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北边和东北方，一连串雪峰沿着走廊南山山脉延伸，雪峰顶部有的部分下陷，看上去山体高度不超过16 000 英尺。50英里的距离之内，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有远处西北方向的河谷，北大河穿过河谷，到达平原地带和马上河谷，我想在天黑之前可以到达那里。一个巨大的山峰占据了北面的整个景色，它海拔约18 600英尺，被厚厚的冰雪所覆盖，一直延伸到我们所在的通道。

但是，在这幅山间美景中，真正让人宽心的是一个从西北向西南延伸的巨大的高原，陶勒山（to-lai-sahn）。它把走廊南山山脉和另一座更远处的山脉分割开来，它像一个群山围绕的大盆地，许多的浅河流纵横交错，根据它们的河谷的走向，可知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水循环系统。向西眺望，可以看见所有河道的流向，在视线范围20英里内，看到一个大凹处的红土坡，河流在那里交汇。那里一座横向延伸的山脊形成了一个峡谷，转向北边，然后消失在崎岖的雪峰之间。据我所知，“洪水坝河”（hung-shui-pa-ho）是当地人赋予这条河流的名字，在穿过走廊南山山脉后，它将灌溉肃州绿洲的大部分地区。

当我浏览陶勒山山脉时，看见一个宽阔的红土山脊在“红河”盆地和东南方一座较大的山脉之间形成一座低矮的分水岭，它就是甘州河源头的所在地。源头约有20英里宽，河谷向东南方不断延伸，好像在远处和冰雪覆盖的山脉相汇。从这里放眼望去，在盆地和通道向前的地方，陶勒山没有同样的高耸的山间防御工事，如我们在走廊南山山中所见到的，但它自己的雪峰高耸入云，聚集在南边很远的地方，山顶上大片的冰雪层闪闪发光，看上去特别的雄伟。然而，最让我高兴的是，看见南山山脉分明的轮廓，相间其中的山谷清晰可辨，这宽阔的视野第一次给了我希望和信心，因为这一切都有利于我开展系统的考察工作。

虽然夕阳的余光不受任何阻挡，洒落在山脉上，但厚厚的云层仍笼罩在我们头上。四周吹着冰冷的寒风，还夹杂着一点雪花，因此当考察工作结束以后，带着行李一起前进时，我心里特别高兴。现在，我们来到了金矿开采地，护卫队中的两个人称他们可以给我们带路。我们正在向下行走的大片低凹地看上去很荒凉，只有光秃秃的红土坡或盐性的碎岩。经过的每个地方，我们都能发现淘金人以前曾经住过的房子和用来运送生活所需水而挖的小沟。在淘金人那破陋的房子里，除了一些没有形状的小卵石外，别无他物，没有任何痕迹可以判断它们是何时被废弃的。

当我们朝南向着洪水坝河和甘州河间的分水岭前进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沼泽。这里的积雪最近已经融化，但显然土壤不能吸收它们所带来的湿气。天逐渐变黑，我们终于到达了开矿人的营地，称之为达坂沟（Ta-pen-ko），海拔超过13 400英尺。洞穴中不再有人工作，洞穴已凿进了分水岭的边缘。在它们中间，有两座用鹅卵石砌成的简陋的房屋，是用来给那些在南边洞穴中工作的20多个人住的。他们是勇敢的东干人，来自西宁边界，喜欢冒险的性格使他们勇敢的来到这片荒无人烟的高地。我们队中20个奇怪的中国人一见到他们，就立刻和他们拥抱在一起。山脊的

土地又松软又多泥炭，向上攀援，花了好长的时间，我才找到一块足够坚硬并且干燥的地方搭建帐篷。刺骨冰冷的西南风刮着，带着雨雪，我的新疆随从完全有理由抱怨那些“不信仰真主的黑大爷”（khitai）的倔强和怪癖，是他们使我们离开了原先计划的路线，把我们带到这个荒凉的地方。

M. Aurel Stein



第七十八章

穿越陶勒山山脉

第二天，8月5日早晨，厚厚的白雾把整个高原和山脉掩盖起来，雾一直持续到了早晨7点。但是，当太阳光透过云层直射下来时，远处的景色让人兴奋不已。在几簇绿草和青苔间，长着鲜艳的野花，大多数是雪绒花。大家需要用上午的时间，来晒干他们的衣服，并且煮一些食物，因为昨晚没有燃料。碧空万里，我于是利用这段时间，攀上分水岭的制高点，海拔大约14 000英尺。站在那里，全部的景色尽收眼底，高耸的山峰，艳红的绒毛，宽阔的多沼泽高地，会聚成了一幅美景。

当我回到营地，我发现每个人，包括测量员和蒋师爷在内，都对这个荒凉的地方抱怨不已。矿工把所有的干粪便和其他燃料代替品全部耗尽。当然，这时我不得不慷慨地付钱。测量员抓住机会，把从我给他的重达3磅的20两银子和矿工们交换，换取金子，兑换率是25盎司白银比1盎司黄金（25:1）。在他看来，把金子带去印度，他能赚一大笔钱。关于黄金的纯度问题当然是兑换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出于考察的目的，我决定队伍将沿着分隔走廊南山和陶勒山山脉的高原地带向西北前进，然后寻找山路，穿过陶勒山山脉。我们沿着红水坝河（hung-shui-pa-ho）向下，到达一个河谷谷口处，这个河谷的水源来自一些陶勒山的小冰河。这里的海



㉟自达坂沟（海拔 14 000 英尺）之上山地向西南远望，见到陶勒山的一部分

拔是 12 900英尺，很少能找到灌木作为燃料，而且能在废弃的矿工的屋里找到几根木棍就算上是意外的收获了。称为小龙沟（hsiao-lung-k'ou）的地方显然是盆地的最低点，在这里从岩石山上淘出黄金。

傍晚，下起了毛毛细雨，深夜时分，又变成了倾盆大雨，直到第二天早晨，天空仍旧乌云密布，不时飘下雨点，出发显然是不可能。我利用停歇的时间，进行书写工作和学习汉语。那天，我们的护卫队离开了，和另一组从山脚下的一个哨所派来的士兵换班。我可以看出，这种换班没有任何的目的，特别是那些和我们一起出发的士兵，显然没人告知他们我的考察将持续多久。然而，就像我没有要求他们做任何事情一样，关于他们的食物供应的次数和其他方面的问题都由他们自己解决。

M. Aurel Stein

第二天早晨，厚厚的云层被吹向了东边，太阳光终于穿透云层，直射下来。我们继续前进，向西边为北大河提供水源的分水岭进发。沿着红水的河岸前进，它那红砖色的水现在稍微有点上涨。大约走了4英里之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这里的河水转向北边，然后消失在一个在这季节无法进入的峡谷里。河岸平坦的地面上满是被弃的淘金坑。接着，我们攀行6英里，越过了光秃秃的山脊和陶勒山的巨大冰床为之提供水源的、绿草覆盖的冲积扇，然后到达了朱龙关（chu-lung-kuan，音译——译者）通道，这里海拔大约13 600英尺。站在这里，向西眺望，眼前是一片广阔的景色，最远处的雪峰山岳在几星期前我们经过tu-tan-fan就曾看见过，它的最高点海拔大约是19 000英尺。


230 自朱龙关（chu-lung-kuan）山口向东南远望，见到陶勒山的一部分



在最左边，陶勒山上的积雪绵延10英里或12英里，再过去，又是一座冰雪覆盖的美丽山脊，距离pei-ta河穿越而过的地方很近。河床被河水冲积得很深，因而看不见河床，但它所有支流的河谷，却是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向下进入河谷很容易，它的底部平坦，大约有3英里宽，上面覆盖着许多稗草，山坡也不是很陡峭。向前又走了8英里左右，然后，我们就把帐篷搭建在北边山脚下一块长满草的小平地，四周群山围绕。测量器显示我们所处高度是海拔12 100英尺。自从穿过了分水岭，我们已经看见了许多野犁牛在雪床下的峡谷里吃草。现在，我们应该感激野犁牛，它们在别的季节为我们留下的"遗迹"，这里可以找到的唯一燃料就是它们遍地的粪便。

接下来的一天，8月7日，穿过了陶勒山山脉，我对尽量往西前进的行程计划非常担心。因此，当护卫队中有一个人称他曾来过山里，知道从这里往下有一条路就在附近时，我特别高兴，他称之为后宁头（huo-ning-to）。我庆幸有机会，不用爬到谷底，就能完成勘探工作。本来我十分犹豫走这条山路，因为我猜想那会面临各种困难。我们一直沿着主河谷坡度平缓的山坡前进，攀过1英里长陡峭的茂盛草地。我们接连地攀缘着向前走，尽量让载重的马匹沿着崎岖的悬崖行走，那里的道路通向了峡谷。对于挖掘劳工来说，将这岩石阶梯变成一条安全的山路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在河床里，巨大的鹅卵石挡住去路。河流左岸的上方是一排排梯田，长满了阿尔卑斯山般的绿草，马匹可以在那里暂作休息。然后，峡谷又一次变窄，我们不得不沿着谷底非常危险的山路爬行。最后，爬过了一英里半布满鹅卵石的河床，穿过了陡峭的山脊，来到了小河谷地尽头光秃秃的碎岩坡。

这里的地面对于马匹来说比较安全。这是一个十分荒凉的山间隐蔽处，四周是不平坦的岩石山脊，显然野犁牛非常喜欢这里的高度和僻静，这里遍地都是厚厚的野犁牛粪，一直到东南方狭窄的山脊顶部，那里是峡谷的尽头。从那里向西眺望，



㉗站在后宁头（huo-ning-to）山口顶部向西北远望北大河山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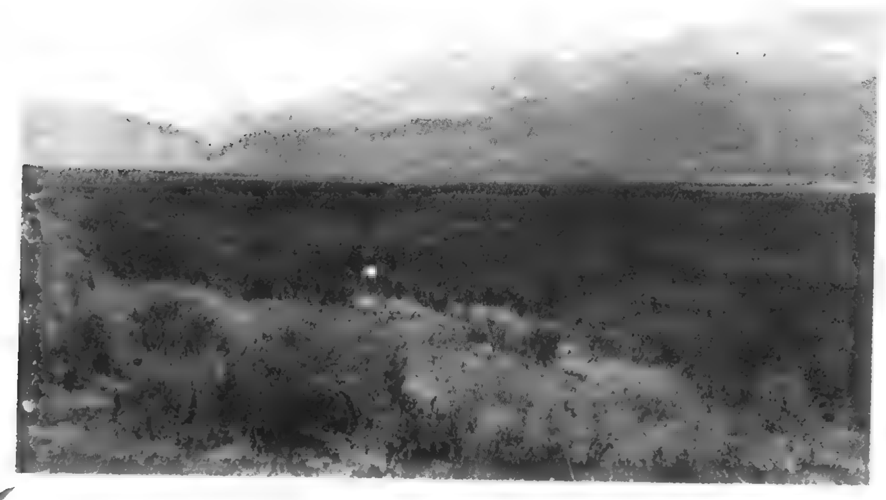
眼前是迷宫般的贫瘠峡谷，深红色和黄色的岩石坡。沿着前面提到的狭窄山脊，仅仅向上平稳地攀行了半英里，我们来到一条道路，它是一个狭窄的鞍状山脊，高度是海拔15 000英尺，被切割成一串十分陡峭的锯齿状山峦。这里的山脊显然比东面的要矮，东面的山是一系列覆盖小冰河的宽阔山峰。道路两旁的山脊上是一些长年的积雪，但是由于阿尔卑斯山自然的风干作用，岩石表面变得崎岖不平，行走起来比我们在东面经过的道路要困难得多。

为能找到一个更加有利的观测点，我和拉姆·辛格沿着裂开的大岩石阶梯，爬上分水岭的顶部，然后向西北方前进。我们来到了最近的一个高峰，海拔15 500英尺，眼前是一幅壮观的图画。整个走廊南山山脉展现在我们面前，从

北大河那边高耸的针状山峰到蒋子沟（Chiang-tzu-k'ou）道路东边最先看见的白雪皑皑的圆形山顶，一切一览无余。正北方只见一座巨大的山岳，上面为美丽的冰河围绕，像是山脉南坡的一个支持物。我们所站的陶勒山山脉的附近，所有的岩石山脊都隐藏起来，只剩下一座雪峰。

南面另一座平行的山脉，第一批来自俄罗斯的旅行家欧布罗且夫（Obrucheff）和科孜洛夫（kozleff）将之命名为亚历山大三世（即陶勒南山——译者）山脉。它绵延伸展，可能超过40英里，它的大多数山峰都被巨大的雪床包围。在东南方，有一群冰河覆盖的巍峨高山，看上去更像一条山脉，但是处于同一条线上：欧布罗且夫绘制的草图清楚表明，它们是乌格山（uge-shan）山群。这些山峰的正西有一凹

⑳俯瞰河左岸的北大河山谷



M. Aurel Stein

地，可能正是欧布罗且夫第一次穿越山脉所经道路的位置。但是，对我们而言，我宁愿寻找一条正南方的路线进行勘察，那里有一条布满卵石的宽阔河床，说明这条通往分水岭的道路走起来相对容易。

我很想马上就到达亚历山大三世山脉后面的疏勒河河谷，所以看见这条给我带来希望的河床路线时，我不禁喜出望外。但是，远方的景物又让我有些担忧。在我们面前的雪峰后面，又是几座高耸的山峰，显然海拔挺高，在冰雪覆盖下闪闪发光。我们是否还得寻觅山路来穿越它们呢？还是它们是属于疏勒河源头南边、欧布罗且夫用奥地利地质学家苏斯（Suess）的名字为它命名的第四座山脉呢？在已发行的所有地图册中，没有一本提到过这座我想勘察的、比陶勒南山山脉还要高的山脉。如果说现在看见的地平线上冰雪覆盖的山峰是它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我们对南山地理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空气十分清新，我为有机会拍摄这样的美景而高兴，几乎没有注意到冰冷的寒风正在狭窄的山脊里肆虐。碎裂的岩石显得特别零乱，为了保证相机的安全和照片不曝光，引起了很多麻烦。因此，当工作结束时，我高兴地下到通道，行李已经安全穿过山脊。只有一匹马在途中受伤——我们再也看不见马和他的主人，当马被卸下重物，它一定是立刻抓住机会逃跑，返回了老家——这说明我们的运输工作需要一个人有巨大的忍耐力。

向下走半英里，经过一处较陡的山坡后，我们又一次见到了阿尔卑斯山的青绿。这里比北坡要高整整700英尺，植被有限，在海拔13 500英尺的高度，植被的长势却要比我们所到的朱龙关（chu-lung-kuan）河谷最低点那里的植被还要好。二者明显的区别，显然是这里有大量的水汽；同样的原因，山坡的剥蚀作用和风化作用要比分水岭北坡同等高度的地方严重。在经过南坡的这些山脉时，总是看到相同的景象，这就和地表情况形成了对比，正如我对hindukush和克什米尔的喜马拉雅就

很熟悉。北坡必定是植被繁盛，而南坡相对而言总是光秃贫瘠，风化的程度大都很严重。两个小时轻松的行走，把我们带到了另一处地方，这里狭窄的河谷与宽阔的北大河盆地相交的地方很近。山路的痕迹已不十分明显，表明已经有很多年没人使用了。

在海拔12 000英尺的小河谷谷口，我们停留了下来，牧场灌木丛生。在艰苦跋涉后，人和马匹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午后很快刮起了强风。早上，醒来发现地面上已经堆起1英寸的雪，最低温度已跌至华氏零下6度。然而，太阳光仍然直射下来，我放眼望去，平坦的盆地大约10~12英里宽，有北大河灌溉。今天，我们将从北向南穿过它。显然，路途走起来比较容易，正如爱舒适的中国人所企盼的，但是人为因素却增添了不和谐的音符。

我们刚从小河谷，进入到宽广的类似帕米尔的大平原，这时候，我注意到运行李的队伍没有跟着我们，准备渡过北大河，而是已轻快地沿着山路，向西南方前进，按着甘河源头的方向。显而易见，马夫想让我们直接去那里。但是，我的计划是先穿过亚历山大三世山脉，然后在探察一下疏勒河和黄河最北的支流，以及流向大通（Ta-t'ung）的河流的源头。很快，追上了他们，但他们比平时更固执，更加恼怒。他们发牢骚说，根本没有山路可以通过南边的高山，另一条像我们刚才走的道路那样的路线，使他们的马匹遭殃，更何况我们没有人做向导了。

他们满腹怨言并没有什么过错，护卫队中有一个人曾来过这些山中，但他对北大河河谷也是一无所知，并称进入那里会引起恐慌，因为那里有“野蛮的西藏人”经常出没。每一步行动，都可能进入连他们崇拜的“向导”或“Ta-hui-ti”，即大路人都不知道的地方。克服了许多麻烦，最后终于沿着河流的右岸出发了。测量员仍在最前面指路，寻找可能渡河的地方，而我、蒋师爷和忠心的提拉巴依在最后收尾。

M Aurel Stein

我们沿着一个低矮狭窄的山脊顶部前进，大约走了1英里，这个山脊是从后宁头（huo-ning-to）通道流下来的冰水河古代冰碛的遗迹。又走了不到5英里长满牧草的冲积地，来到了河流的右岸。堆满沙石，淤泥的河床整整半英里宽，两条主要的水道里水流湍急，每一条都40码宽，这对于我们的行李来说首先就是个障碍。

因此，我们爱挑刺的马夫抓住机会，站在那里，大喊大叫，做着手势表示不满，拒绝再向前走一步。将测量员和蒋师爷留在岸边，以防他们的逃跑，我和tila bai继续向前，尽力寻找一个可以渡河的地方。有些地方水深达4英尺，水流汹涌，但幸运的是河底比较坚实。为了鼓励这些中国人，我派萨合提巴依和他的年轻助手吐尔地，在提拉巴依的指导下，骑着载着少量重物的驴，先过河去，然后，等到他们安

㉙陶勒南山山脉对面山谷东面山谷源头的雪地





⑳自陶勒南山山脉对面山谷向东眺望雪峰

全返回，来引导大部队过河。

马夫看见我们极力想让他们过河时，不时拉着他们的马直往后退。他们十分不高兴，可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而是大发雷霆，又是推又是打，终于，他们中有三人被迫牵着他们的马过河，提拉巴依用突厥语咒骂着他们。不幸的马夫不得不下水，但剩下的人一下子散开，撒腿就跑，好像为了逃命。但是，他们并没有带上马和货物，因而他们的消失看上去也是个好的转折。我让队员把马带过第一条水道，然后回到蒋师爷所在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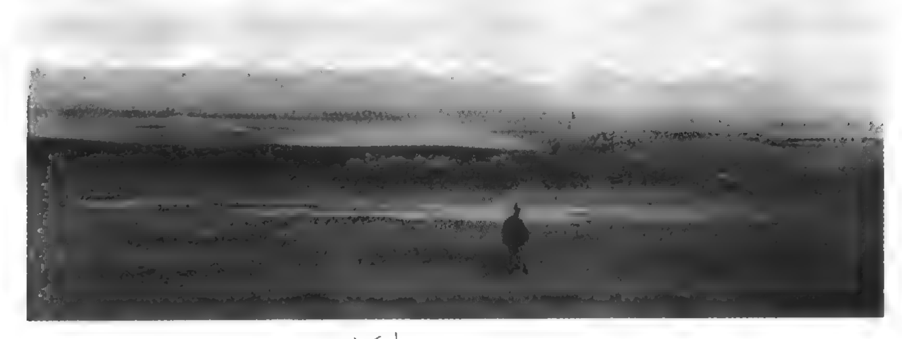
这时候，护卫队在后面慢慢走着，好像这一切与他们无关。我叫来小衙役，是一个火绳枪手，优柔寡断，第一眼看见就知道他帮不上什么忙。我告诉他，除非他

把所有逃跑的人抓回来，让他们去我想去的地方，否则他和他的手下就可以回他们的哨所去了，不过我会如实报告他们的行为。他和手下这时才意识到，我已经铁了心，要继续前进。当他看见自己的计划失败——我后来发现，他对在山中继续前进感到失望，于是煽动大家，才导致了这场小混乱——脸色大变，和士兵们奔去追那些逃跑的人。

我忙着引导运行李的马匹安全渡过第二条更深的水道。当我正在左岸将马匹分配给那些被我留下的人时，小官和他的手下赶着逃跑的人出现了，好似一群被捕的绵羊。平时受人尊敬的指挥官蒋大老爷，立刻表示要惩罚他们，以示警告。逃跑的人在愤怒的蒋师爷面前企求立刻惩罚，因为他们不想去衙门被审讯。那个主要的离间者表演了复仇的角色，看见这个小矮胖子生气地跳上跳下，在磕头的犯人身后挥

㉔ 自疏勒河左岸向东眺望





242 疏勒河源头盆地沼泽地的大沙丘

动着木棍时，我觉得这场面十分可笑，他显然习惯了这项工作，他和犯人一样，都穿着塞满棉花的衣服，我在看他们的表演时，心里并不感到难过。接着，我奖励了3个和我们待在一起的人，不管他们是否自愿，我给了他们每人几两银子，以此激励那些逃跑者。

看着整个队伍又前进了，我心里也舒坦多了。可是，现在又有新的问题让我感到不安。他们的逃跑浪费了好几个小时。在后宁头（huo-ning-to）通道，我就清楚地看见宽阔的河床，正如我所期望的，一直延伸到一个山脊的凹处，我相信那里一定是干燥的。但是，现在也许我们不得不靠近雪床，找到地表水，我知道白天的行程已经不可能到达那里。测量员正吵着要在河边休息，但是队里的中国人会把这看

成是一种优柔寡断的行为，这会给第二天带来新的麻烦。所以，我们必须得面对在天黑之前找不到水源的问题。

平缓上升的草原十分干燥，长满了矮草，帕米尔的克尔克孜人或许已经发现了这片茂盛的牧草。月氏（yueh-chih），也就是后来的印度—斯基泰人（indo-scythians），是否曾经把牛群赶到这片广阔的草原上呢？现在，唯一有生命的景象是经常出现的克尔克孜草原野驴（kulans）或野牦牛（asses）。走了大约6英里，来到了巨大的、现已干涸的、从通道延伸下来的河床的右岸，上面是长满草的山坡，坡上植被繁盛。在向上行了几英里，在一处贫瘠的支脉脚下，我们发现了一条从山谷中流下来的溪水。我们将帐篷搭建在它下面一片绿色的草地上，今天的一切麻烦事都已经结束了。

8月9日，阳光明媚，天气晴朗，我让大家和马匹好好休息，而自己去勘察河谷的源头，寻找一条穿过山脊的路线。沿着宽阔蜿蜒的石床，走了大约5英里，看见有一条山路，看上去像是山脊的一个裂缝，但是十分陡峭，我怀疑那可能不是正确的路线，直到我看见河谷的尽头在东南方被大片的雪地和两条海拔约14 200英尺的小冰河封住，我才确信那就是通道。于是，第二天，我领着大家，沿着我发现的山路向下行，证明我的判断完全正确：一开始下去是一座非常陡峭的岩石山脉，这使队里的中国人十分害怕，几乎又要逃走，然后就看见了通道。

这里是一处鞍状山，海拔超过15 200英尺，行走起来相对容易。陶勒南山山脉高耸在南边和西边，非常壮观。在宽广的疏勒河河谷之后，远处是一连串大雪峰，冰河覆盖，清晰可辨。陶勒南山山脉的体积之大，海拔之高，远胜陶勒山和我们刚攀过的山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陶勒南山山脉的顶部似乎没有地方低于19 000英尺，测斜器的计算表明许多山峰的高度超过20 000英尺。

从13 800英尺再往上，北山坡几乎没有植被存在；但是在南坡，海拔14 400

英尺以上，仍长着一些粗草和不畏严寒的花朵。北坡为巨大的冰床覆盖，而南坡几乎没有积雪，这使得高山景色荒凉，单调，显然这是由很脏的煤层带造成的，在山谷的两侧12 900和14 200英尺之间，就可以看出煤层带。继续向下走，来到了一个十分陡峭的山谷，大多数石板或白垩的岩石表面看上去是被以前的冰河切割过。山路仍然沿着布满鹅卵石的狭窄河床，许多地方对于负重的马匹行走起来很难。

走了大约7英里之后，我们终于走出了这艰险的河谷，来到了疏勒河右岸上一片宽阔贫瘠的土地。在海拔约12 400英尺的地方，我们搭建帐篷，这次搭建的帐篷结构比较复杂。队里的中国人，除了别的忧虑，都开始担心起“野蛮的西藏人”，就像科孜洛夫好像在疏勒河河谷尽头看见唐古特（Tangut）的营地，因此，最明智的做法是守望，以防这些游牧民族的袭击。没有人袭击我们，也没有人来骚扰，也没有看见任何人，直到8天以后。但是，蒋师爷后来说，所有的中国人那夜都没有安然人睡，因为一个声音——龙！

M. Aurel Stein



第七十九章

从疏勒河源头到甘州

目前，我们在疏勒河大峡谷等待一段时间，想象着一位真正的帕米尔人及其游牧生活，这让我们颇感惬意。接下来的三段路程，相对有些长，但对牲畜来说就容易多了。山谷流域是如此的宽阔，从草地斜坡的顶端绵延有 14 英尺或 15 英尺。接近它的中部和利用留下的亚历山大三世山谷的广阔距离，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工作和全景摄影的好场所。相对别处，峡谷西北深处变得缩小了，就像贝塔湖那样。为了取得更好的景观，在第一天，我们来回穿过河流。疏勒河有无数的支流，每一条的宽都不超过 30 码，深度不超过 3 英尺。再往上，在大峡谷从东南转向东部的地方，峡谷看起来似乎成了由浅河道组成的一张完美的网。

在第二天路程的最后一段，它的水平高度变化很小，以至于总体概貌更像是高地的盆地，而不是一个峡谷。8 月 12 日，在接近我们海拔 13 200英尺的营地时，我第一次看到了冰川覆盖的群峰，它的侧翼从南面包围了疏勒河盆地，盆地的顶部有水。一条绵延很长的低山脊，把它和冰雪密集的疏勒河（陶勒南山）山脉分开了，否则，它将形成自然地连在一起。群峰东部被分离开来，它的脚下是沼泽般的宽阔区域，还有大小的冰川，壮丽的景观让人难以忘怀。大山被雪覆盖了一半，山后是



㉝自疏勒河—北大河分水岭向西眺望沙果林那穆吉木（Shagolin-Namjil）山峰

可可淖尔湖和西藏东北部的边界，它就是俄国旅游家罗波罗夫斯基（Roborowsky）和科孜洛夫（Kozloff）听说的沙果林那穆吉木（Shagolin-Namjil）的蒙古名字所在地。但那些地区不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

8月13日一整天，我们环绕疏勒河主要支流汇集的大盆地看了看。为了避免延伸的沼泽地，我们不得不紧紧地沿着低洼地区行走。但是，这些多沼泽地区呈现出流沙滩的背脊，或近或远，它的形状是大的半月形，对我来说，这在沙漠中是最熟悉不过了。很奇怪，沙丘和沼泽竟然在冰雪覆盖的山顶之地会合。但是，它不是河流最确切的发源地吗？这条河流在充满沙子、岩石和沼泽地的沉寂荒地中结束了它的流程，我曾调查过敦煌残垣断壁的最西部以远的那片荒地。在这里，我设法走近

M. Aurel Stein

了沙丘最近的一段，在那里，我发现连续不断的犹如运用技术设计而成的半月形或新月形巴尔汗（Barkhan）沙丘，它们的大致走向是从东南到西北，其间有400~600码的间隔。我仔细测量了一个，最远端点之间的距离有整整330码，它中心的最高度为40英尺，它的凸面指向西北。在这些新月形丘凹地里面，是清晰可见的沙地和凸起的小沼泽地。

8月13日晚，我们在接近高于海面13 500英尺的地方做了暂停，在那里看到了沙果林那穆吉木的宏伟景观。但是，乌云正好聚集其上，第二天的天气变化阻止了它最高峰高于大冰川的上升趋势。接下来，我们越过充满碎石的斜坡，沼泽丛生，到达一个绵延很长的平坦山脊，这个山脊形成了到达贝塔河最上游分水岭的最低点。

|㉔自疏勒河—北大河分水岭向西南眺望|



在海拔 14 600英尺处，在我们面前的延伸上升的疏勒河的整个盆地，我们看到了还有星罗棋布的干涸小湖。

前面的地面被青苔覆盖，间或还有少许花儿。走近湿地时，我们看到了 3 头巨大的野牦牛正在吃草。我们都渴望捕获一头，因为给养在接近疏勒河时已开始短缺，眼前就面临饥饿的危机。自从认识到这种情形后，当遇到野生动物时，我们就用卡宾枪来猎杀猎物。现在，提拉巴依和我的第一枪都没有击中目标，我们懊恼地看着那些大牦牛消失在视野中。以它们体积之大，在如此海拔高度上空气如此稀薄，它们的速度却如此之快，真令人吃惊。

天气发生了变化，要穿过那个不知名的关口，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在到贝塔河时，持续的雨天开始了。晚上，到达了贝塔河，我们被迫停在几乎没有任何草和灌木的地方。现在，燃料紧缺，我们想燃烧牦牛拉的粪便。可是，由于粪便被水浸泡过了，因而不能用。然而，由此引起的不便，比起马夫和护卫人员要面临的食物危机，那是微不足道的。

虽然我们的行程不到 15 天，马夫被告知要带上够 24 天用的面粉，但现在，他们说储备粮食已耗尽，检查的结果也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护卫人员的情形也是如此。为了解决他们目光短浅带来的严重困难，我已从我们自己储备的、能收集的一切东西都收集起来了。但是，如果我不能补充这些本来给我们马匹的大麦储存，我收集到的东西也将被耗尽。幸运的是，发现了牧草，我们可以节省草料，剩下的东西则给饥饿的中国人回到宿营路上吃，他们现在正吵吵嚷嚷呢。

然而，首先，他们坚持拒绝谈及大麦，宣称人不可能吃这种东西。我自己每日把大麦当麦片粥吃，但争论很少取得什么结果，甚至可以说一点也没有，直到蒋师爷出面。沿途上，蒋师爷尽力照看难以控制的马夫，并使他们精神振奋起来，对他们潜移默化。他严肃地向他们解释了我（他们对我拥有中国文化很奇怪）——虽然



㉞自神灵子（Shen-ling-tze）山口眺望甘州河（流向陶勒山）

我不能用他们通俗的方言对大麦作出确切的表述——已经发现一种传统的方法，即大麦可代替 1/6 的传统食物，这改变了他们那些由来已久的偏见和习俗。但是，在他们屈从自己吃烤大麦前，蒋师爷还得勇敢地做出榜样。

总之，在这荒凉之地，不仅要面临严峻的自然环境，中国马夫的懦弱又不可避免地使困难大大增加，我礼貌地称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对冒险的反感”。现在，在他们看来，那些可怕的山脉，无论是想象中的，还是现实的，都充满了危险。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办法不是用智慧，而是用鸦片来克服恐惧，他们尽力共同远离危险。我和蒋师爷常把他们称为“衰老的婴儿”。像饱经沧桑的老人一样，他们眼里到处是危险，从雪崩、流沙、洪水、盗贼甚至是龙；然而当危险消除时，他们是那样快乐，

就像森林里的小孩。

在远离文明的宿营生活中，他们大都显得孤立无助，这常常使我想到最东部贫民窟里的百姓，除非是突然的变故，他们一般是不可能到阿富汗边界过游牧和宿营生活的。他们曾经企图逃跑，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面临没有运输的威胁。幸运的是，每次都被阻止了，而且这没有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我就不需要详细叙述这方面的情况了。

大雨在夜间变成了雪，这使我们直到8月15日下午才开始继续前进。在此之前，我沿着河谷走了几米，看到一个很低的横向凸壁，穿过横壁河流在一个裂缝里断开了。陡峭的悬崖表明在砂岩的地层中有大量的煤层。乌云依然低悬在山坡上，我们沿着微微升起的湿土地向贝塔河前进，直到夜幕降临。

第二天，我们向东南的分水岭进军，我知道在那里将到达大通河的源头，大通河是黄河（the Huang Ho）最北边的大支流。贝塔河流域几乎是连续不断的沼泽，对牲口来说几乎不可逾越，但我们必须穿过贝塔河流域上游9英里长的高地。在草地上，有或多或少的泥炭，到处是有水的小泥塘。要不是下面大约2英尺的硬岩屑，这片土地几乎不能通过的。在一条深的峡谷上面，这块高地在陡峭的边缘结束，这条深峡谷向东流入黄河（the Yellow River）。

这里，海拔大约有13 600英尺，我已经最终到了太平洋的排水区域，这令我感到很高兴。想到十分接近此地，真的是令人激动，它藏于亚历山大三世山脉消失处圆形凸壁的后面，是疏勒河上游所在地。疏勒河曾经从这里流入罗布泊大凹地（the great Lop-nor depression）。因此，如地图所示，太平洋的排水区域和中亚大盆地实际是在沙果林那穆吉木斜坡的最东面接壤的。

除此想法外，景观并不令人振奋。与迄今为止看到的走廊南山的土地相比，我能看到大通河的上游，它形成了令人迷惑的陡峭深谷。即使我们能在河流暴涨的情

况下继续我们的行程，我们仍有理由担心穿过陶勒山山脉到甘州河再回来所要遇到的重重困难。所以，我选择了一条我们所能看到的宽阔山脊，这条山脊伸向南方，从图来山延伸到那些深峡谷中间。它可以作为好的观测点，但自从上午乌云集聚，而后开始降下倾盆的冰雨时，这一想法破灭了，我们几乎爬不上去，也不可能建好观测平台。

而且，山脊顶部的高地虽然平坦，但布满了沼泽，和贝塔河最上面的盆地一样糟糕。沿着这泥泞的地面，我们行进了4英里，浑身都湿透了。我们在页岩的山坡上艰难地攀援着，最终到达一条潮湿的小峡谷。虽然没有草和燃料，但绝望的中国人仍要在这里过夜。然而，我设法让他们到东面一条大一点的峡谷，因为从那里来

㉖阿尔卑斯式山谷源头的营地，位于神灵子山口东北





㊲汉族马夫安全回到平原地带

接近图来山脉的一些裂缝要容易些。路上，我们偶遇一段牧草丰富的地方，显然，近年来，唐古特的牧羊人和他们的牛和羊到过这里。在这样悲惨的夜晚，对“野蛮的西藏人”袭击的担心，增加了随行中国人的忧虑。我们在持续不断的大雨天扎营，现在至少能给队员提供个避身之地，我还感到高兴，可是燃料一点儿也没有了。

这是一个潮湿阴沉的夜晚。上午8点，雨停了，人们开始晾晒衣服，但情形令人担忧。中国人士气受挫，除非正如我所承诺的，穿过上面的雪山，到达甘州河流域，否则将不能控制他们，最终发生一些令人绝望的事情。基于食物的短缺，我们没有时间休息，也无法做必要的勘察。

下午，我们开始攀援山脉，我希望能在它的上面发现可行的道路。但是，如果我公开声明不能如愿，那将怎么办呢？严重的事情来了，我让测量员和蒋师爷来解

决。沿着河流大约1英里有明显的足迹，但在河岸左边的草坡却消失了。我们继续在宽阔多石的河床上行走3英里多路程，却发现到了仅仅4英尺或5英尺宽狭窄的岩石裂缝，这使我们和马匹不可能再前进。我们设法把它们拖拉到西面陡峭岩石的凸壁上，再攀上充满岩屑的峡谷。光秃秃的斜坡，低悬的乌云，构成了一幅阴沉的图画。

最后，我们到达一个鞍状山脊，由此我们看到背后舒缓的山坡上有小冰川。峡谷还是很窄，到达真正的分水岭时，我心里感觉有点紧张。有些地段位于海平面14 600英尺处，我发现冰河正好避开了通道；虽然要下到500英尺的地方，但我们可以沿着它陡峭但相对容易的侧面斜坡下去。接近山脊的顶部，我们看到了一个宽阔的绿峡谷，其北部可能是甘州河的一部分。峡谷渐宽，在低斜坡处有丰美的牧草。在海拔12 500英尺处，我们终于可以在有丰富灌木的阿尔卑斯般的草原上宿营，这

⑳在哈赞（Khazan）山谷遇到的第一个蒙古人营地





㉙拆起哈赞果勒（Khazan-gol）左岸的营地，准备出发

非常令人欢快。晚上，天空也晴朗了，甚至中国马夫的希望也复燃了。

8月18日，沿着甘州河流域而行，我上面的预言被证实了，人和动物恢复了精力，路走着也容易多了。在侧面山谷与河流平坦处相接的冲击扇上，一大群野毛驴悠闲地踱着步，三个护卫队员走近了野驴，他们设法逮着了一头，这就意味着可以给队里的中国人提供一个丰盛的宴会。毛毛细雨一直持续了整个下午和晚上，但我们宿营在河岸左边麝香弥漫的浅滩里，营地充满了欢乐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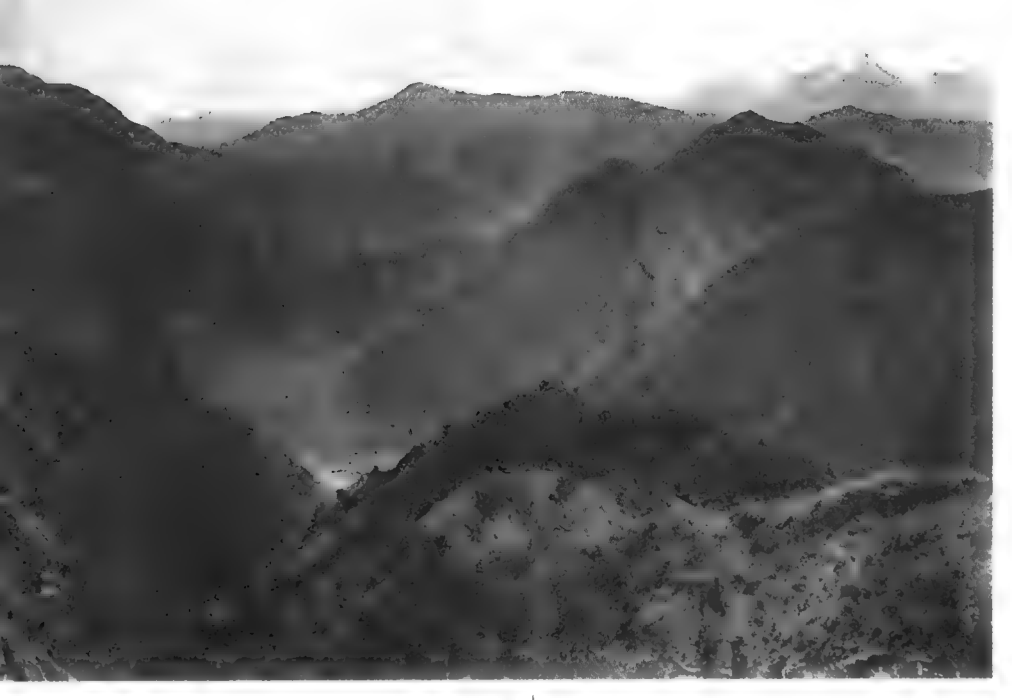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正在从西宁旁边来的人们到金坑（the gold-pits）的所经之地上，我们在大盆口（Ta-pen-ko）湖看到过这些金坑。但因为河谷海拔的自然下降，我知道我们不可能期望发现一条正好沿着山谷到甘州的通道。因此，我急于看看我们

上面的走廊南山顶部是否有通道，这里的通道可能能通过这道山脉。这条路线是格日斯麦罗（Grishmailo）兄弟第一次从甘州过来的道儿，在小比例的俄国境外地图上标有这条路。从营地，我们能看到一个低山脊，这可以表明山脊在分水岭的大约位置；沿着河流继续4英里后，我们发现一条狭窄的分岔小径，我毫不犹豫地攀上了它。

我们发现路上有的地段依然被雪覆盖。后来询问蒙古人，我知道这条路的名字叫神灵子（Shen-ling-tze），它的高度接近14 000英尺，位于被沼泽覆盖的宽阔山峰的侧翼处。尽管有低悬的乌云，南面和西面的景观依然壮观，南面和西面延伸到甘州河流域50英尺之地和图来山以远的有雪的长城壁处。肆虐的狂风扫荡了道路，在雨水降临之前，我设法拍摄了它的全景。在光秃秃的岩屑坡上，沿着河流，我们走了约5英里后，看到河流消失在峡谷里，峡谷间有向北突出的岩石峰。我们去寻找向东的道路。

在那儿，我们穿过一个宽阔的、充满沼泽的鞍状山脊，我们很熟悉这种地形，并很高兴从这里看到的壮观景色，即走廊南山侧面连续的高坡，这些高坡一个高过一个。当我们走到绿草和花儿铺成的山谷时，天空彻底明朗了。这个山谷使我们回想起真正的阿尔卑斯景色，而不是自克什米尔所看到的任何景色。中国人看起来确信他们接近了他们所渴望的“大路”（ta-lu），还有少量可以食用的野生毛驴。我们没有草料供马吃了，但是，在这片水草丰富的牧地上，没有草料马也可以转变生机。

让人精神振奋的宿营允诺在第二天的行程中得到实现。由于那些马夫有反抗的情绪，我们首先遇到了麻烦。这是因为在有前人足迹的路上，我坚持选择沿着有悬崖峭壁的山脊走，这个山脊可为我们提供进行观测的制高点。路上景色迷人，我们走过了从后面的主山脉发散出的绵延崎岖的山坡，穿过山坡之间的绿色深峡谷。我



㉚自位于哈赞果勒（Khazan-gol）之上第一块森林覆盖的山地向南眺望

们攀上一座峡谷，它的东南方是冲积而成的梯田，被丰富的阿尔卑斯植被覆盖着。体拉贝（Tila Bai）第一个觉察到有毛驴在峡谷吃草。再走几英里，让中国人高兴的是，我们看到了牦牛、牛群和毛驴在阿尔卑斯山般的蒙古牧草上吃草。

自从3个星期前，离开金矿主人的营地，上了年纪的蒙古夫妇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人。很高兴有了向导的保证，我们"衰老的婴儿"的恐惧和忧患也消失了。但令我更高兴的是，看到了茂密的冷杉森林，它覆盖了朝北的峡谷山坡。自从离开洛瓦里山口，我就没有见到过真正的树，现在我在克什米尔如愿以偿了。那天，沿着哈赞果勒山谷（Khazan-gol Valley），在相当美丽的景色中行进了很长一段距离之后，我们停在了其他蒙古包附近，他们提供了羊，还有长期未吃的奢侈品——牛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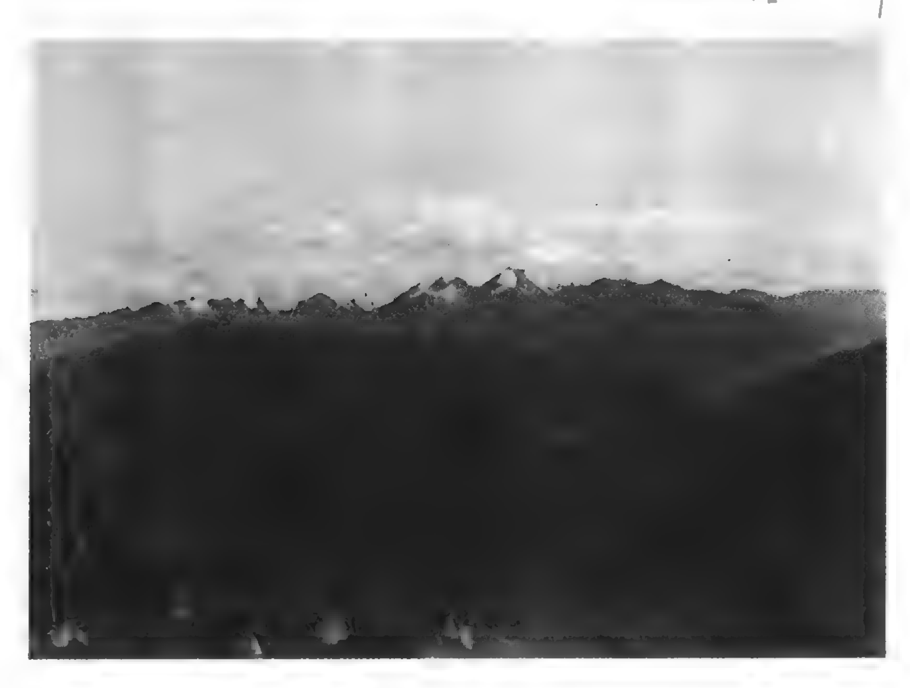
我们还没有越过大山，接下来的行程提供了很多机会，一方面让我们大饱眼福，

M. Aurel Stein

另一方面是对人和牲畜耐力的考验。但篇幅所限，我就不过多地描述了。从南山发出的所有河流在夏天发洪水，通过曲折、纵深的峡谷，我们无法到达下面的草原。因而，唯一可能的道路是蒙古人指引我们的，沿着高的连续不断的横向山坡走。在高于海拔 13 000 英尺的地方，我们走过了它的第一段，接下来是被顶部是红色砂岩的山脊断开的绵延的阿尔卑斯般的高地，懂汉语的蒙古人称它为风达坂（Feng-ta-fan）。

从那儿，我们到了狭窄的蒋干河（Ch'iang-kan ho）侧面，周围风景如画，道路在这里实际上全部位于有水的河床里，这也就隐藏着严重的困难和危险。现在，这里长着主要由非针叶树组成的茂密树林，对于已经习惯了中亚荒地的人来说这是

㊿自风达坂向南眺望走廊南山山脉和哈赞果勒（Khazan-gol）山谷





㊷老头沟（Lao-t'u-kou）牧场附近的蒙古人首领

一种奇特的待遇。攀上下一个山坡，我们通过了一个用于保卫道路的废弃的堡垒，然后，从耸出拉格达坂（La-ke-ta-fan）宽阔的山脊，可以看到弯曲的甘州河流域以西走廊山脉的宏伟全景。

山脊向北，在海拔12 000英尺高的地方，是位于牧草覆盖、微微倾斜的高地平原之上。和田河以南，昆仑山斜坡最外层被黄土覆盖，让人追忆起过去的事情。但是，中南山更为湿润的气候，形成了多么不同的表面状况啊！我们不可能不感到这个地区气候没有受到太平洋的强大影响。

这个最外层的山坡的最上面被冷杉遍地覆盖，宽阔的流域凸起了出来，这使我想起阿尔卑斯山东面那熟悉的景色。这里，蒙古包很多，我受到了一位喜气洋洋的年轻蒙古人的庄重接待，他接到了甘州方面有关我们到来的通知。在如此高兴的游牧人们中间，我逗留了一会儿。我们几乎得不到给养，"衰老的婴儿"不断地吵嚷，要急于逃回到他们所喜爱的平原上的贫民窟"托儿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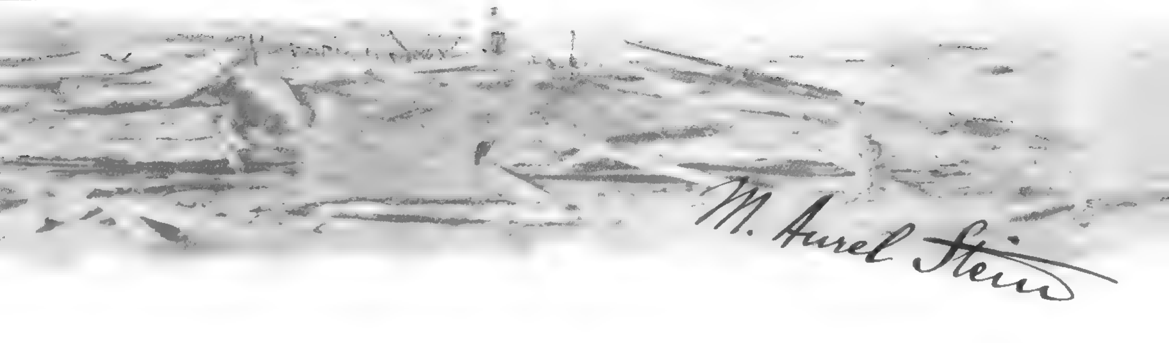
8月23日深夜，在穿过像阿尔卑斯那样、从新鲜到熟悉的山脚多石荒地处后，我们到达了广阔的梨园流域（Li-yuan Valley）。第二天上午，我们到达小而美丽的梨园绿洲，在这儿，中国人所遇到的困难和食物危机都将结束了。从我搭建在美丽如画的废弃的花园中的帐篷里，我看到了真正松了口气的人们和牲畜，他（它）们正沉浸于我给予他们的招待中。尽管长途跋涉，牲畜一个也没有丢失。"衰老的婴儿"的照片表明，他们也不会再继续遭受任何伤害了。

在倾盆大雨中，我们整整休息了一天。在本地长官的友善的照顾下，大家很高兴。这位长官是一位忠实的老武官，几个星期以来他都在盼望我们的到来。8月26日，我们开始穿过绿洲村庄点缀的地带，前往甘州。雨水像急流般在平地上铺开，河流有水的地段迫使我们转移到位置高的道路上，这引起了不少的麻烦，我们到达的日期推迟到了第二天晚上。在人口密集的城墙外，我受到了盛大的官吏队伍的迎

接。考虑到我穿着随身带来的碎布衣服，这样的荣耀使我多少有些尴尬。

在到甘州前，在城墙南面外边一个像寺庙结构的建筑中，重新加入队伍的奈克·拉母·辛格为我们准备了一刻钟。我接到了一个巨大的包裹，它是从麦卡特尼那里来的邮差，花了6天的时间，骑马从喀什噶尔带来的。3个月来，我都没有听见任何新闻了。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我的大脑都处于清醒状态，所有的信读完后，我不能入睡，想到安全完成了许多工作，我心里颇感欣慰。我们在安西和甘州之间走过的山区的总面积，加上后来我们返回的旅程，总计接近24 000平方英里。

M. Aurel Stein



第八十章

从甘州到天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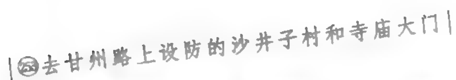
在甘州的6天，我忙于一些实际的事务，得到了休息，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的一个典型大城市的生活状况。在这里，东干人对这个重要的行政和贸易中心进攻被打败，这里许多奇特而古老的建筑也因此得以保存下来。但是，可惜我并不能停下来描述它们，也不能超过我个人经历范围之外，来提及它们。

在到达甘州后的早上，我开始给我的随从人员分配住处，他们抱怨空间小。黄昏时，我见到了奈克·拉姆·辛格，发现我们住的地方几乎到处都是适合出租、棺材般大小而不规则的建筑物时，我一点儿也不惊奇。晚上，我慌忙住下，我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但现在真相大白，我忠诚的印度助手为了让我高兴，让我住到城外一个安静的营地。事实上，我住的寺庙就是一种可供居住也可存放棺材的地方。这个建筑被外省来的行会成员分占，死人可能放在这里，放的时间还可以延长些，以便他们的家人有时间安排把他们运往祖先墓地的具体事宜。

很自然，伊斯兰教徒不愿意与合法占有者同住这一地方；我自己试图在阴暗的花园里扎营，第二天早上发现我的帐篷就搭在了一具天长日久而外板面卷起的棺材旁，我被迫寻找另外的栖息之地，这次是在不远处的一个真正的寺庙里。接着，我

了解到一些娱乐活动，当地负责的官员说，奈克·拉姆·辛格的选择几乎不受限制，当无知的印度人，通过翻译阿合买提（Ahmad）确切地告诉那位官员，这仅仅是对于他的“沙合普”（Sahib）来说更易于接受的住宿方式时，他礼貌地拒绝了。

从一开始，我就把甘州作为我旅程最东部的目的地。9月3日，我从这儿向西出发，心中有一种独特的感觉，那是我返回印度和欧洲的开始。但这次长旅行的直接目的，是要回到塔里木盆地，开始我第二个冬天的考察活动。考虑再三，不论是考古学上的，还是实际上的，我主要沿着商业要道而行，它是从肃州和安西，穿过北山沙漠到哈密，再到吐鲁番。中国内地和新疆之间的这条道路，被近来的欧洲旅行者多次走过，但这并没有减损它的历史或地理上的重要意义。从古代，这条道路


㉓去甘州路上设防的沙井子村和寺庙大门





|㉔甘州的主街道和中门塔楼|

的主要部分（沿着中国向西延伸的一条路线）一直保持着。但我再三斟酌，从这点起缩短我的叙述。我从甘州到位于相对知名的塔里木盆地东北角的焉耆（Kara-shahr）的返程是我要简明叙述的一个特殊原因。

从甘州出发后，我用一天的时间来考察黑水国遗址，主要路线向西北通过遗址有10英里左右。我发现遗址包括规则的塔提类型的大残骸区，遗址被陶器、出土物的小碎片覆盖，却没有沙丘和大风侵蚀的迹象。这里最多低于地面水平高度2~3英尺，大量的陶片和硬币的发现表明这个遗址放弃的日期比较晚，应是宋代以后。我们没有条件搞系统的发掘，因为在很久以前，所有的建筑就被临近绿洲的人们给毁坏了。他们损坏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建筑材料，腐蚀的地面上可以寻找到小的物体。三堵明显是较晚建成的小围墙，它们的泥土墙依然有相当的高度，事实表明，此地

所受的风力侵蚀与安西地区的一样大。

从沙河起，我让拉伊·拉木·辛格沿着绿洲南面的路线行进，其目的是完成走廊山脉脚下的勘察。我自己走的是到肃州的主干道，这样我就能接近在肃州侧面的长城。通过对向北几个泥土腐烂的城墙的勘测，我认为它是古代甘肃长城（Kan-su Limes）的一部分。比较它们构造的特点，它和从肃州及嘉峪关（Chia-yu-kuan）看到的长城极其相似。

对金塔的边远绿洲和以远的沙漠进行了短暂的考察之后，我于9月13日到达了肃州。在“酒泉”（Spring of Wine）短暂而愉快的停留，使我能向我友好的官方朋友们告别，并对他们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有点儿悲惨的是，我也见到了汪大老爷，他是敦煌有学问的地方官员。相关事件爆发后，他软弱的管理和政策招致了广

㉖甘州西门外的纪念入口，大约建于公元1825年



M. Aurel Stein



(256)甘州军事首长衙门前的装饰入口

泛的怨恨。他已经被停职，现在正在等待法庭的正式调查。在肃州，我尽力表现出我想帮助我的老朋友和助手，使他们不至于成为官方犹豫不决的替罪羊。但我了解到，内幕是整个审查仅仅是为了平息民众怨恨的伪装。

随后，当我们在去玉门县（Yu-men-hsien）的路上，我们遇到了护送汪大人的证人，蒋师爷很快猜到他们中可能没有人能再看到他们敦煌的家了。所以，汪大人要保留官职，就需对这些证人（参加暴乱者）进行非官方的惩罚。在我后来从哈密发给总督的告别信中，蒋让我替汪大人说说好话。如果可能，我又不知道该关注哪些方面。在我离开新疆前，蒋师爷听到振奋人心的消息，即汪大人最终被赦免，并在别的地方担任要职。

于9月16日离开肃州，又一次通过玉门县这个门户后，长城的所有踪迹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直到5天后，我们到达玉门县的小镇，这种情况才有改变。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我们走的路是古时候的交通要道。但是，用来保护它的长城明显是进一步向北建造了。在北部，崎岖的沙漠第一次和嘉峪关相接，嘉峪关结实的城墙为人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后来，我很满意地发现这个假设被验证了。在从玉门县到北边的勘测中，我发现了一串古代烽火台，它们正好在叫作“十墩”（“第十烽燧”）和“十二墩”（“第十二烽燧”）的村子旁；走近观察，我探索到了曾经和它们相连的城墙的遗迹。

附近的沼泽地受到了更多的侵蚀，沼泽地易于受到疏勒河支流洪水的侵袭。疏勒河西面弯曲处和这片土地紧紧地相连。然而，我那些关于对汉代古长城所遗留的稀少遗迹的考古经验，使我确信在接近一个烽燧、高出地面的地方，我遇到了那些重要的柴笼，它由半石化的小树枝组成，因而和敦煌边界的长城很相似。玉门县的名字“玉门”很明显是借用古长城之意，迄今为止它向东方的传递是从唐朝后才发生的。

离开玉门县到安西的第二天，我又一次看到了古城墙，它的周围是成排的烽燧，烽燧沿着疏勒河北岸延伸。在这儿，它保护了一串串的绿洲，绿洲延伸到疏勒河的南边，疏勒河在布隆吉有围墙的镇的两边；现在要不是有少量的驻军，这个地方几乎是被废弃了。布隆吉西边大约12英里，我能找到汉代工匠利用过的河道所在的位置。他们用他们智慧的眼睛，寻找有利于军事活动的地方，他们利用两个低山坡之间的河道，使国界线从河岸的右岸扩到左岸。因而，我追溯到了夏天我在安西南面已经发现的城墙的遗迹。

一到安西，我发现我先前存放的古董很安全，因而我很满意。我也很高兴受到了我的老同伴拉依·拉姆·辛格的问候，他是印度勘探局的总测量员。9个月前，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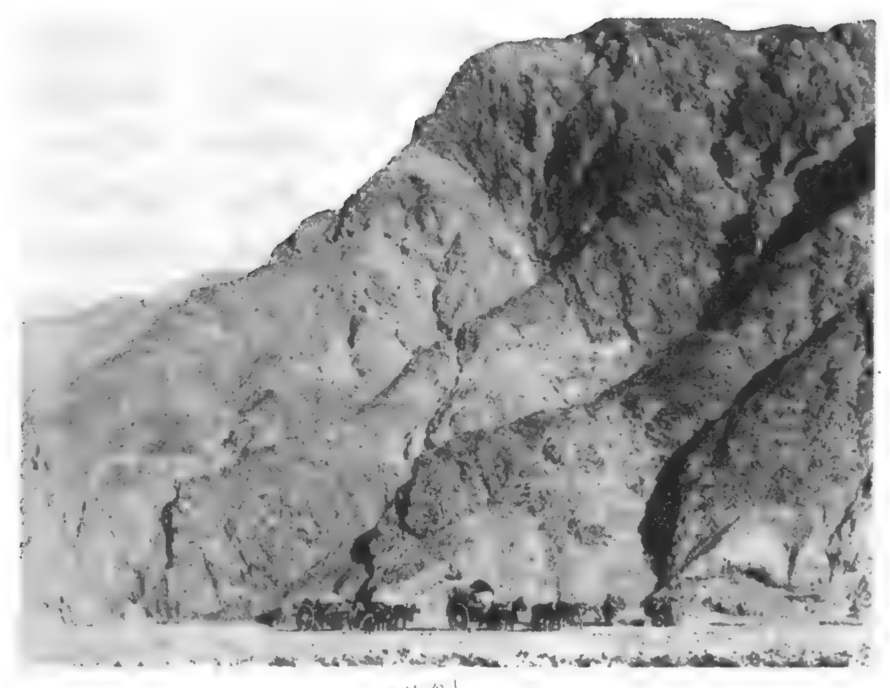
M. Aurel Stein

从罗布泊被派到此地，他很高兴，这样他的工作量就减少了。后来，尽管在冬天和春天，他被风湿病所困扰，他还是在南山做了很有价值的服务工作。但他的身体状况很弱，明显难以胜任在沙漠里第二个冬天的工作。他很明智地离开了我，经由和田又回到了印度。我很荣幸让拉依·拉姆·辛格又一次在我身边。我很欣赏他 1904 年在我穿越国界到马哈班（Mahaban）时表现出的素质和性格。他很快显示出在极其恶劣环境下仍对勘察工作的极大热忱和迫切性，这也是他从也门到中国东部多次远行的考察中所证实。

拉依·拉姆·辛格此行进行了对沿着阿尔金山脉、从敦煌到若羌曲折山路的准确勘测。但在他离开前，为了安全起见，他随身带着地形的测绘图返回印度，测量员

㉕安西—哈密路线上星星峡驿站的寺庙





㉘吐鲁番—焉耆路线上苏巴什之上的峡谷

忙了一周多的时间才把这些图描摹出来。在安西的12天时间里，我自己忙于就我前一段的观察向政府作全面报告的工作，并作出详细的建议；这些建议能确保在我回去后，把考察活动的具体时间和方式报告给他们。

另外，我忙着为接下来的行程做多方面的准备工作。10月3日，我最后一个让拉依·拉姆·辛格开始他返回印度的行程。他经由和田、大色勒库尔（Sarikol，即塔什库尔干——译者）山谷和吉尔吉特（Gilgit），一路上行程很快，于3个月后安全地到达印度。而后，拉依·拉姆·辛格被派去调查疏勒河北岸的古代遗迹。

当蒋师爷到达时，他还没有返回。蒋师爷被我派到王道士那儿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他是晚上秘密回来的，带着从“藏经洞”里搞来的手稿，总共用了四头骆驼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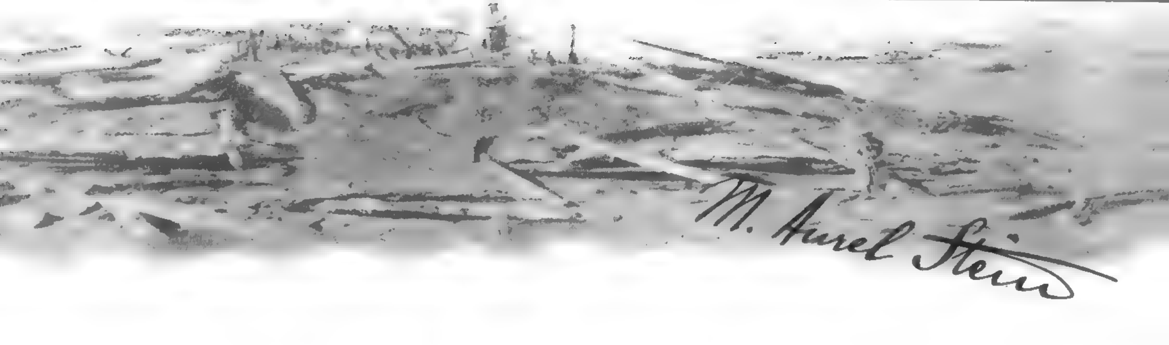
运。一份通过值得信任的信使传送的为进一步"选择"的书面建议得到了谨慎的回应，但为了避免被人怀疑，我被迫离开现场；并把任务托付给我这热情的蒋师爷。他设法保护胆小的道士，并以很合理的报酬，劝诱他在夜间运送200多包额外的中国古代手稿文书。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故事呀。整个过程是很谨慎的，依布拉音伯克带着哈桑阿訇和经过在山区长期修整过的驼队承担了运输。在去千佛洞的途中，他们小心地避开大路，而在晚上返程，以此避开好奇的人们。

完成了这项妨碍我考古的额外事项后，我于10月8日高兴地离开了此地，前面是令人讨厌的安西那个亚洲十字路口，可我也暂时一段时间摆脱了做乏味的书面报告和说明的日子。我们穿过北山光秃秃的山脉，经过十一段长的路程，到达了哈密的西北部。我们穿过的地方是一个充满沙砾和碎屑的荒地，一个真正多石的戈壁，它有200多英里宽。虽然没有了连绵不断的山脉，但道路海拔有6000多英尺，所以对于不是地理学家的旅行者来说，是不可能观察到这里的。但是我知道，自从大约公元前60年，中国势力在哈密第一次确立后，这条"北路"形成了天山两旁绿洲和塔里木盆地之间的一条重要交通路线。哈密东面和西面实际上几乎再没有可行的路线。事实上，公元4世纪后，直接从敦煌到罗布泊北面地区的很多路线被废弃了，这条北路实际上就变成了商业和诸如军事观察的主要道路。

当从一个又小又脏的路边驿站到另一个驿站时，我们观察到了自古以来有变化，但变化不大的交通条件。那些泥土建筑的小屋，稀疏的水井，士兵们的哨所和路边的寺庙，都很有趣地向我们展现了当时的情况。数量众多的牲畜所需的大量芦苇秆和水在这些地方不容易得到，所以沿着这条路线进行军事活动是不可能的。因而，我理解了中国政府在镇压了东干人最后一次大叛乱后，在哈密聚集了大量武装的艰辛，这次武装镇压产生了极大的威慑力并很快消除了阿古柏在新疆的势力。没有在哈密的根据地，即使对于作为像左宗棠（Tso Tsung-t'ang）这样的组织者，这些

任务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同时，在我的沙漠之旅中，偶尔能遇到井泉和一些分散的牧地，这次旅行使我更好地认识到：在北山西部无路可通之前，古代善骑射的匈奴人在敦煌长城以外怎样向南发动袭击。

对蒋师爷来说，这次沙漠之旅使他更多地想到他的个人经历。在那个破烂的驿站，他很幽默地叙述了 19 年前，他是怎样回到了他的故乡湖南，还有他的同伴在这儿是怎样生病和去世的。他在这些小屋里寻找所能找到的毛毡把尸体裹起来，装到他的车里运到了安西。他先按习俗办了人葬仪式，并烧了一份写得很好的祈祷词来慰藉死者，祈求神灵保佑把尸体保存一周，并保护他们的车子一路平安。这祈祷很灵验，尸体安全地运到了安西，蒋师爷在那里买了棺材。然后，经过 4 个月或是 5 个月的行程，他把死去同伴的尸体运到了湖南，送到了死者家人的手中。在交谈过程中，蒋师爷连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说。



第八十一章

在哈密绿洲

在不知边际的沙漠里，天气已经越来越冷，偶尔有冰雹。10月19日，到了哈密绿洲，此地又被穆斯林称为库木勒（Kumul），我高兴地发现由于位于天山最东部脚下的阴面，这使得哈密绿洲具有了秋天般的明亮，尽管它的海拔比其他地方高了有43英尺。我喜欢这新鲜的空气，但不愿把我的帐篷安扎在阴暗的巴扎里。我寻找一番，在扎希德伯克（Zahid Beg）的花园里发现一块适于扎营的好地方。这个花园在一条溪流以远的地方，它的河水穿过中国城镇西部。在我到来之前，马继业先生和我的老朋友潘大人就为我打过招呼，这时他们的影响充分得到验证，衙门中人从不同的地方拥来问候和送上了礼品。

第二天早上，我同当地的穆斯林首领谈话，开始了我的官方访问。马合苏提沙赫（Mahsud Shah）是统治库木勒的王，他依旧保持着对本地突厥伊斯兰教徒（Turki Muhammadans）地区的统治权。那似乎才是本地真正运行的制度，中国政府把新疆的行政管理权交给了世袭首领的后继人。那些在哈密王主权范围内引起流血的动乱被他的镇压平息了，这些是我在安西的电报中得知的。我骑马通过哈密王城堡的大拱形门时，看到在宫殿前面的一个宽阔阴凉的地方有一群武装人员，他们

标志着守旧的衙门官员的一些变化。

走进大厅，首领们的招待仪式是中国式的。此地带给我最初的安慰是可以随便说突厥语，当地这些人的性格和表情几乎都是欧洲式。我注意到，整个会见过程中，我们所在的内部大厅是适合一位统治者居住的，它里面舒适，外表华丽。哈密王绅士般的安逸蕴涵着一定的高贵，使我感到很舒适。近期，他到了北京，向中国君主表示敬意，并使他自己统治的范围扩大。但我在想，他带回的诸如安抚民众等想法和一些毛瑟来复枪，会不会使库木勒的财政资源枯竭。

从哈密王的城堡骑马出来，我来到有围墙的中国小镇东面，那儿有一些官员和供驻军的住所，这些住所现在大大地减少了。保存较好的城墙，兵营周围干净而规则的街道，给我们以清新的感受。特别是在我们经过了半毁灭的许多城（“Ch’engs”），及其阻塞不通的道路和肮脏的地面（这样的情景是我在甘肃所熟悉的），我们心里更是觉得舒适。在地方官杨团长率领的驻军里，蒋师爷发现了一个老相识。兴奋的司令官叙述了他在最近的暴动中的经历，和他那曾被对方子弹擦过的红缨帽。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在无论大小的“新领土”内的似乎都联系着所有权贵的友爱和互信。听着蒋师爷谈论在“服役”的普通朋友，我感到一个省的管理权怎样被这些从湖南来的官方流放人员看作一项家务事。哈密的民间办事员是有智慧见解的人，他附属于哈密王，由哈密王来领导，同时他也作为中国政府的地方官员。我很高兴发现了我所提及的在这些地区的中国反叛者被验证了。是从匈奴和大月氏，或是后来的印度—斯基泰人的所有部落关于此事的准确记述中得到了验证。

整个下午，我忙于处理延期的邮件，同时有人兴奋地告诉我有一位欧洲人要来访。早上，我听到一位哥萨克军官到来的传闻。但令我很惊讶的是，访问我的人是柴尔·克列门提（Ceil Clementi）先生，他是香港殖民当局秘书的助手。他穿过俄国到克什米尔，当他告诉我他 8 月份在其尼巴格的欢乐日子时，我们之间的距离感

M. Aurel Stein

似乎被抹掉了。克列门提先生旅行过中国的很多地方，他所提到的多种现象使我强烈地认识到，在我们所陌生的契丹族人的世界里，懂得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会给我们带来诸多的方便。我们有很多东西要谈，时间过得很快。当然，谈话中，我发现我在牛津和印度的一些朋友正是他的朋友。我们的谈话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闲谈之后，克列门提先生继续他到香港的旅行，我则把我重重的邮包着手运到克什米尔，由克什米尔人来运输风险比较小些。

一直忙着各种准备工作，两天已经过去了。队员冬天所需的装备也必须安排好，如穆斯林所需要的毛皮衣服、鹿皮鞋等，这些资源在哈密是缺乏的，准备充足的资源也很困难。减缓劳累的办法是不诉诸于陈旧的支付手段，能够少利用那种古老的银币换算方法，就能实现支付，这一点就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以前，我曾经处理过和中国银圆极其复杂的换算关系，而现在改用大张的银票，相比之下，后者换算起来便是轻而易举的了，但这不意味着每种东西在流通中都保持了平稳。事实上，“阿克天罡”（新疆制式银元）或铸造银元在哈密仍自由流通和使用，但真正交换的媒介仍是小币值的中国铜币，铜币和银币的折扣是值得注意的。我很快发现，用当地的银行票据支付可以节约整整20%。当然，有特权的人物在铸造银币方面是享有特权的。

10月24日上午，我终于开始了在这个地区的短途旅行。我们掌握了这里古迹的有关情况，这些遗迹是在哈密的西边发现的，其中的部分遗迹其实早被德国考古学家冯·勒柯克博士（Dr.A.von Lecoq）和格伦威德尔（A.Grunwedel）教授在吐鲁番地区考察时就发现了。因而，在山区进行考察工作时，我首先决定考察一些老喀热勒（Karauls，即哨卡——译者）遗址，和在喀尔里克塔格（Karlik-tagh）脚下的神殿，它们都位于天山最东面的城墙处。哈密王给我找了一个老伯克，在他的带领下，我轻装出发了。一天的行程几乎都是向北，在一个大冲积扇形内光秃秃的沙

砾上，我们走了近20英里。

走出肮脏的中国小镇巴扎，就进入了一片废弃地。绿色的河床很快落在了身后，冰雪融化后的水，河床里面形成了清澈的泉水。在西边的地平线以上，望见了一些遗弃的要塞废墟。在这片静寂的平地上，我们一直都能看见北边的山脉，它的山顶覆盖着冰雪。它的向东的大支脉看起来十分壮观，虽然它不高于13 000英尺。主峰的斜坡有雪床和小冰川，在落日的余晖映照下，显得更加明亮，呈现出迷人的玫瑰色。黎明时间的长度使我意识到从去年秋天我向北走了有多远。

从哈密走14英里，我们到达了叫作阿克其克喀热勒（Akchik Karaul）的巨大烽燧处，它指引到去托鲁克（Toruk，即石城子——译者）的道路。它的历史非常悠久，高大雄伟，高有43英尺，占地43平方英尺。围墙周围的一座建筑虽然已经废弃了，但明显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它是在对付北部袭击队的战争中提供掩护的，而现如今被人遗弃的据点吗?

伴随月光，我们在一条宽石河床的干河里走了一段路程，这可是又长又令人烦的一段行程。而后我们看到了水。在到达右边的深沟后，我们发现自己正在托鲁克（toruk，即石城子）边。尽管时间已经很晚，小村庄的15户人家依然接待了我们。我就住在村长用碎石砌成的房屋里，它有舒适的客厅，屋子的后边有些神秘。在有壁炉的屋子里，等了很长时间，行李才运了过来。地上的垫子温暖舒适，在架子上和环绕墙壁的橱窗里，有简单的家用品，看到这些，真是令人兴奋。在单调空旷的房间后面，我看到了衙门官员和酒馆。今天晚上，在一个突厥人的家里，我感觉似乎回到了欧洲。

头人温巴什（Un-bashi）远在山里,他的妻子,一位40岁左右的家庭主妇，照顾着一切起居。看起来，古老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依然留存于大山脚下的这些善良的游牧民中。我一坐在温暖的炉火前，一大碗牛奶和一盘美味的烤麦饼就送到了跟

前。女主人出出进进，让人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她就是家里真正的主人，我在克尔克孜女人中时常注意到了这一点。我的女主人使我确信，处于她们地位的女人给客人储备诱人的食物是一种风俗习惯。很多次，我注意到她们很不适应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哈密的穆罕默德人所拥有的风俗习惯迄今还在影响着民间的女人们。然而，男人们穿的是中国服装，在某些场合中甚至梳着辫子；除了流行的明亮红衣服，女人们的服饰实际上和我在新疆西部所见到的一样。

我急于在第二天适当的时间赶到阿拉塔木（Ara-tam，即上庙尔沟），这是我这次出行的目的地，因此一大早我们就活动起来了。小村庄的街道有了生气，每个房子的前面都聚集了一群群欢快的小孩和女人们。和感觉迟钝的中国人群比起来，他们的欢喜真令人愉快。穿过一个又一个砾石连缀的冲积扇，我们到了南面无边无际的冰川。在所有从众多大石头和碎石中涌出的岩石狭路中，只有一条还能看到流动的水。由这些水灌溉的喀喀拉喀普钦（Kara-kapchin）小村庄，在陡峭的红色沙石山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的绿。我们所通过的地方，河水依然从长有矮树丛的狭窄河床里涌出，河水清澈明亮。但只有 1~2 英里远，它就在布满砾石的河床里消失了，这条河在经过一段长长的地下道路后，和哈密最东部的水源相接。

走了大约 15 英里，一片长着笔直白杨的植被地展现在东边远方的地平线上。向导哈密王的伯克指出了他的主人在阿拉塔木（Ara-tam，即庙儿沟——译者）的一片果园。当我们靠近时，在灰色黯淡萨依的衬托下，可以十分清晰地看见红黄相间的明亮条纹，它们是阿拉塔木果园秋天的丰盛果实。自从一年前穿越尼雅河终点的丛林至今，我第一次看到如此的丰收景象。沿着无数小峡谷像瀑布般落下的溪流，林带下降约 2 英里。两边有大石围绕的道路，穿过成排的果树向上延伸，色彩不断地转变，由黄色到粉红色和紫色。在玫瑰色的背景衬托下，红色沙石山的参差陡峭的山脉被落日照亮。八大石（Bardash）河流在狭窄曲折的峡谷处被打破了，在它的

出口处形成了这片茂盛之地。天空依然是深蓝的，所有这些灿烂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

在新疆，我没有看到过如此规模和繁茂的果园。1英里之遥，道路就在苹果树、杏树和梨树还有灿烂的胡桃树中弯弯曲曲地前进。在远方的英格兰园丁，即使运用巧妙的手法，也不能布局如此美丽的景致，任何园丁的技术也不能创造出这样奇特的、多层面的形状。它们在岩石和大石头中生长，有些被从山坡上流下来的急流冲着，每一棵树木看起来都似乎在作斗争，挣扎着向肥沃的土地上延伸。迷人的果树林带来了平静的夜晚，美丽的场所等待着流浪者。

但这条道儿通向哈密王并不需要装饰的老宫殿所在地。外面是个大庭院，里面长着满是榆钱的榆树。经过大院，到了一个小庭院，它的前面是一个宽敞的大厅，大厅的顶层、柱子和横梁上面都是大量奇特巨大的木刻画。在大厅的每一边，是一个有屏风的平台，它们后面是一套住所，看起来既通风又让人赏心悦目。小院的右边是主人的住所，在这儿，毛毡和迎客人的和田地毯一直铺到我面前。但它们北侧的外形和阴暗的位置，以及秋收季节所独有的特色，并不十分适合一个凄凉秋天的晚上。因此，我要在主建筑中找一个住所。

一个豪华的大厅里面，有浮雕的纸屏风，屏风的上面可以活动，屏风的后面既明亮又通风，穿过屏风后，是两套房屋，直接通到哈密王私人果园和花园。它们的布局表明，它们是给闺房（Zenana）中的小姐们用的。时间流失和长期的忽视，并没有消除它们的痕迹；屋顶有欢快的图案，是玫瑰和花儿的细枝，呈现出半中国半波斯风格。它们在不止一处被打破，粗糙的木板取代了有雕刻的整洁而又折叠的屏风。但很快，我发现了一个舒适的小屋，它面朝花园。这些架子和橱窗对我来说很像西方的器物，从离开其尼巴格以来，这些华贵的物品对我来说已不再熟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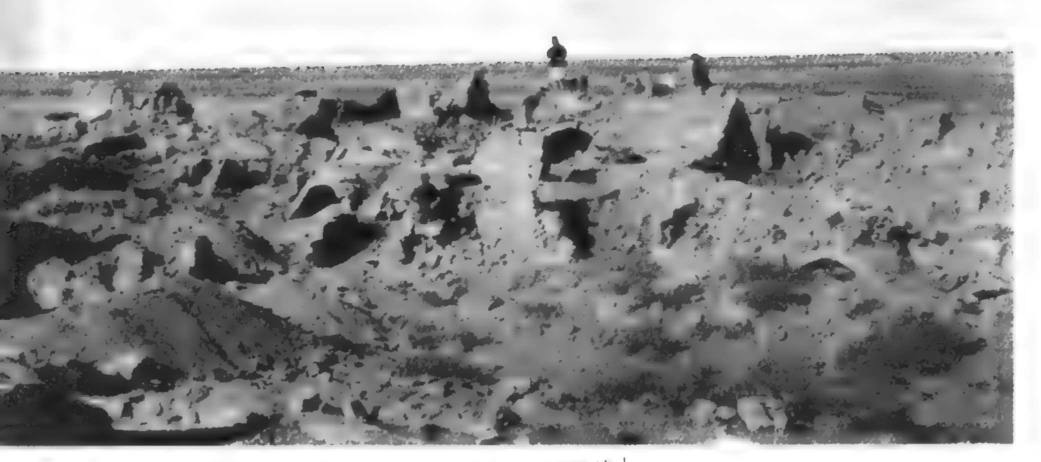
在铺设地毯和一些小毛毡时，我抽时间到花园里寻找遗迹。穿过果园100码，

我突然发现自己到了一列内殿前，它们凹陷在一个小山脊的岩石里，山脊里曾有巨大的雕像。后来，雕刻上的灰泥雕像几乎都脱落了；但在其中的一个神殿里，仍保存着顶部的部分遗迹，在接近50英尺的地方，一个巨大的坐佛的轮廓仍保留着。遗留在泥灰墙脚下的装饰壁画，与我在千佛洞神殿里看到的壁画极其相似。这清楚表明，这个神殿可追溯到回鹘族统治时期（公元9~12世纪），那个时期佛教在此地盛行一时。

我急切地考察了砖墙内殿和住所的遗迹，它们建在正北面，小山脊的顶部。我继续对遗迹进行考察，这些遗迹处在果园西面一个高山脊的顶部，很惹眼。我让我的古文物考察人员对虔诚的伊斯兰教建筑及其建筑工艺不予理睬。在向导十分虔诚和热烈地向我推荐这些伊斯兰教建筑时，使我感到羞愧。时值伊斯兰教斋月——拉马赞月（Ramazan 即伊斯兰教教历太阴年第九月禁食戒斋）饥饿的人们急切地渴望

㉙庙儿沟“哈密王”果园里山脊上的佛寺遗迹





⑳吐鲁番大阿萨西墙附近的拱顶和房屋废墟

食物。黄昏，景色显得非常美丽，这也是我考古工作的好时机，而我不得不离开了遗址。那天晚上，色彩绚丽的情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我在我住所温馨的炉火旁写了一个小时。

遗址不能证明挖掘者的成效，也不能证明它们如画的背景对艺术家有成效。在位于山脊西边顶部的两间内殿遗址里，有1座灰泥佛像的遗留部分和破坏严重的木刻，但已被火焚烧，人为挖掘，以及潮湿的侵袭，很明显这些因素在较长的时间里一直发挥着作用，给周围造成了很大破坏。除了装饰壁画还能表明小佛像的某些形状外，在5座内殿的顶部墙面上，没有别的东西留了下来。5座内殿坐落在低矮砾石山脊的里面，现在由于前墙的倒塌，它们全部显现了出来，和千佛洞里面装饰壁画的内容和颜色很接近，这颇令人震惊。在同一山脊的北边，是损坏较大的小神殿，

它们的壁画也和千佛洞里的壁画很相似。

我们的发现如果不是古代文书的遗留物，是不会让我们吃惊的。两边偶尔都会有雨的，当地的消息说北边山里雨量更丰富，这些山脚下在“古时候”雨水也一定很多。在山脉的另一面，在巴里坤（Bar-kul）地区，很多地方在没有灌溉的条件下仍可以耕种，在牧草丰富的地方还可以放牧。所有这些和我了解的天山北部的天气状况是一致的。这些地区是古代一个又一个的游牧民族向西迁移的重要地区。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广泛地引起研究中亚历史学者的兴趣。在干燥的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只要有遗址可以考察，就没有什么自然环境的恶劣条件可以阻止考古学家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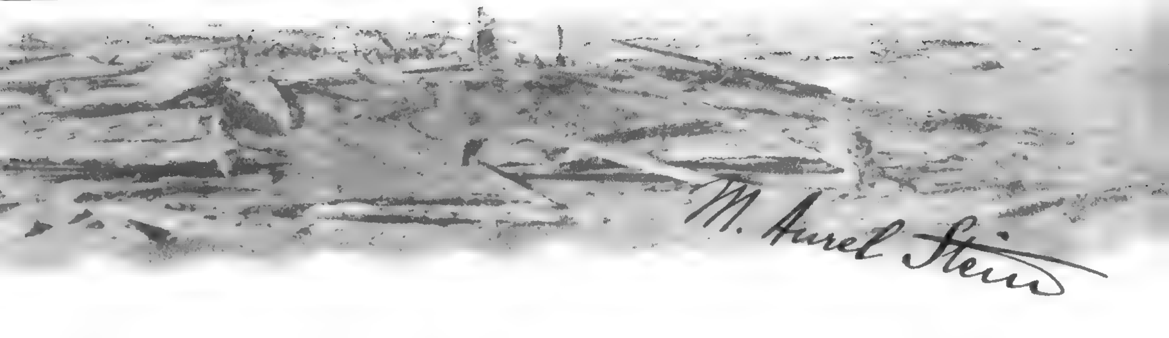
我急于去塔里木盆地，在沙漠中开始新的冬季行程。当在阿拉塔木的挖掘和我在邻村人们中进行的人类学测量工作结束时，我离开了此地，回到了哈密。在我从安西出发前，从王道士的藏经洞运来的大量经卷手稿已经被12只结实的木箱子包装起来了。拉伊·拉尔·辛格重新加入我的行列时，这项任务还没有完成。尽管厚厚的积雪已经覆盖了巴里坤的山区通道，他还是设法到了分水岭。席卷哈密的冰冷风雪，使人感到了冬天快要来了。

第二天，11月2日，我们开始了从哈密到吐鲁番的行程。考虑再三，我选择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为了能看到天山脚下的泉、井。走了7段行程，行程195英里，到达了鄯善（Pichan），它是吐鲁番绿洲的最东部。到达第一站托克恰（Toghucha，即二堡——译者），途中一直是大片的种植地，这证明了哈密人反对阿古柏（Yakub Beg）军队的长期奋斗。

我在托克恰停留了2天。从这儿，我参观了依里库勒（Ili-kul）溪流附近的一些佛塔遗址。也是在这里，一年前由格伦威德尔教授带领的德国探险队发现了很多有趣的遗迹，遗迹显然可以追溯到西藏人占据此地的时候。二堡的南边是四堡

(Lapchuk，即唐代纳职县）绿洲，在从三堡下降的一片散落着砾石的宽阔凹地里，我勘察了许多废弃的寺庙，这些很明显属于佛教时期，这可以在沙合鲁王的特使给中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得到证明，佛教的兴盛在哈密和吐鲁番一直延续到14世纪末。这些遗迹和四堡绿洲北端的一些废弃小镇的遗迹，看起来并不能充分证实废弃时间。

有一片空旷富饶的峡谷地，峡谷位于五堡（Kara-dobe）和四堡的耕作地连接处，距离三堡大约15英里。沿着峡谷骑马前进，我收集了许多有趣的地理方面的观察资料，这些都是关于从天山来的地下排水系统，这也说明这些迷人的绿洲位于多石的荒地中间的。在中国国土上的漫游，我显得有些冒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先天多疑，沉默不语，问他们任何问题都不回答。我更理解了，在我们离开哈密后，突厥人给我们友好而又热情的接待。我也在思考，既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这些地区的影响日益扩大，那么乡村贵族这些好的品质，在反对"文明"的中国方式中能维持多长时间，很难预料。



第八十二章

考察吐鲁番遗迹

穿过一连串乏味低矮的光秃秃山脉，怀着沉闷沮丧的心情，经过6段快速的行程后，我们于11月10日到达了鄯善绿洲的肥沃地区。在短暂的停留期间，地形学方面的考察是必须要进行的。我还临时决定对吐鲁番的遗迹及其周围地区进行考察。

充分有效地利用时间，这在有额外任务的情况下显得异常重要。1897年，在代表俄国科学协会（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利益的克莱门兹博士（Dr. Klementz）影响下的一个考古探险队，把注意力投向了小而富饶的吐鲁番地区的大量古代遗址。这个探险队本身是缘于罗布罗夫斯基队长（Captain Roborowsky）的报告而建立的。从关于车师（Chu-shih）的中国早期的文献记载中，可知这是唐政权衰落后，回鹘势力的主要据点之一。克莱门兹博士报告的事实，和我1900—1901年在和田地区勘测的结果，引起了德国的极大兴趣。一支德国探险队在格伦威德尔教授的带领下来到了这里。格氏是柏林皇家人类学博物馆（the Royal Ethnographic Museum of Berlin）的负责人，也是佛教艺术的最高权威，为更大的发掘目的，这支队伍在1902年沿西伯利亚铁路进入了吐鲁番。

所有种类的古代艺术和古文字遗留物的发现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普鲁士教育部

(the Prussi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立即给予支持，德意志帝国也给予了特殊的赞助，为他们通过科学探测继续进行系统的工作提供条件。这支队伍刚开始是由著名的东方学者冯·勒柯克博士领导，后来又由格伦威德尔教授领导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他们的发掘工作从1904年到我来到这里半年以前几乎没有中断过。据我所知，发掘工作搞得相当成功。

我的目标并不是想在这些地点挖掘来延长劳动，德国人已经在这里花费了大量时间，投进了极大的学术热情，积累了丰富的实地经验，但是，我急于想尽快熟悉遗迹的特性和留下的艺术品，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了解吐鲁番发现物的重要性，可以利用这些实例来阐述我自己的观点。可能更重要的是，我想利用那些对地形学和考古学研究有用的实例进行一些研究，这或许能解开干燥气候的成因。

由于这个原因，所有在我最后去鄯善的路途中，我已经对吐鲁番植被区特有的坎儿井 (Karez) 或地下灌溉通道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知道，它是当前吐鲁番绿洲繁茂状况的主要原因，因为绿洲位于凹地处，它的灌溉不是来自于大大小小的河流，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要受到炎热的侵袭。正如罗布罗夫斯基所言，炎热的原因是由于这个不能排水的盆地较低的部分正好在海平面以下。

这个有趣的地理现象，促使我在盆地的东南端开始我的行程。罗布罗夫斯基的地图上显示，那儿是大阿萨 (Chong-Hassar，即大城堡) 遗迹，距离这片凹地终端沼泽的不远处，我被告知的地面现在是沙漠。我对沙漠的考古爱好自然地影响我的选择，我没有原因为此而后悔。11月13日，我和测量员沿着山谷，从鄯善到鲁克沁 (Lukchun，古代的柳中)，指挥着带着重行李的长队，继续奔赴吐鲁番城镇。沿着宽阔的河床，骑马走了20英里，鄯善的溪流很快便完全消失了。我熟知了吐鲁番凹地的两个显著特征。右边是一连串的光秃秃红砂岩小山，盆地较低的部分被这些小山分开，再往上是巨大的沙砾冰山，冰川从积雪覆盖的北部山脉倾斜而下。左边

绵延的是沙丘地的巨大山脊，这使我想起了沙石覆盖的敦煌山脚，很明显如后者一样，它是由从大山冲积层来的沙石堆积而成的。

这些光秃秃的山地与鲁克沁肥沃的原野和果园形成鲜明的对比。沿着村庄的小路，我们就能看到房屋和人群，这使我们想到精耕所给这里带来的繁荣。在整个地区，棉花是主要的经济作物，在有充足水源的地方，种植诸如玉米之类的谷物，各类水果都很多。夜晚，我住在了伯克家的大屋子里，发现在屋顶上放着一年的蔬菜储备。

至于这一点，灌溉是源于连木沁（Lamjin）的河流，它本身的水源来源于大的沙砾冰山脚下的溪流，在鲁克沁绿洲前面峡谷中冲破了外部的障碍。第二天，沿着向西南平稳下降的平原，我们继续前进。几英里后，离开了这片老耕作区，我们进入了呈现坎儿井主要面貌的地区。到处可以看到地下灌溉通道，明显的标志是圆圆的堆积物矗立在光秃秃的岩石表面上，这些堆积物是挖掘者在每口井的井口堆起的。从这个可以灌溉地区的地平面出发，一条低而且狭窄的通道沿着盆地的自然坡度贯通每一口井，直至水的充足供应能被保证。据说，这些井延伸到55英尺多的深度。挖掘者对自己的工作很精通，4个或5个人一组工作，花费半年完成普通的坎儿井，可他们的报酬不到20英镑。

购买一个坎儿井所能灌溉的土地价格，最初可能是50英镑左右；但这个费用的回报是丰厚的，尽管每年清除坎儿井需要花钱，但那些新耕作的土地将在几年里，就会卖到相当于当初投资3倍的价格。有人告诉我，后来重建的坎儿井并不比鲁克沁人挖的70个新的坎儿井少。但这样灌溉的土地都位于先前耕作区里，由于以前所用沟渠的缺乏，这些田地只有每3年一轮作。然而，在旧制度下，这里的耕作是不稳定的，经常由于山上积雪缺，导致沟渠无水，致使耕作失败。通过精耕细作，坎儿井所灌溉的地区每年都有好收成。

据调查人员的报告，这种变化是同吐鲁番人口的增加分不开的，是随着中国政府重新收复该地区后，重建和平和繁荣以后形成的。同时，我们应该承认，坎儿井的建立是一项改革，它可追溯到公元1个世纪左右，从伊朗传来的。同意这种说法意味着这样的事实，即古老的中国没有关于吐鲁番（也即坎儿井这种灌溉方式）的大量而又详细的记载，虽然它现在作为这个地区的主要特征在新疆很流行。

所有的观察使我认识到，这个地区灌溉的困难一定会增加。在这里，我可以多加一点，我后来在吐鲁番废弃的城镇里所见到的事实更证实我的推测，古代该地区的人口远远比现在的多。我不必费时间，去找有关于旱问题在这一变化中所起作用的事例。从我们在鲁克沁的住所出发，骑马7英里后，到达了拜什塔木（Besh-tam），这是最后一片由坎儿井灌溉的土地。此后，我们经过了被遗弃很久的田地，之后到了一个浅河床地带，鲁克沁水渠的水勉强由此流抵终端的盐湖，冬天，这条水渠放弃不用。春夏期间，由于水本身蒸发和被土地吸收的原因，水就无法达到这个程度。穿过暂时有水的河床，到了广阔的沙石平原，在小沙丘中有大量带刺的灌木。在流沙出现的地带，见到了被风沙侵袭、把硬地切割成的小沟和雅丹(Yardangs）地貌，这种地形由东部向西部延伸。

对我来说，它看起来仅仅是一个小沙漠。我感到相当吃惊，还不到4英里，就到了大阿萨（Chong-Hassar）遗址，这是鲁克沁人宣称待不下去的地方。在这里，城镇和乡村的遗迹展现了吐鲁番遗址一些典型的特征。在这个遗址里面，是一个东西长约140码、宽约100码的不规则长方形堡垒，堡垒内分布有大量小拱形房屋和炮台。大量的岩石和阳光晒透的碎土堆，把入口阻塞，经常埋到了屋顶。许多地方的房屋一间建立在另一间上，都不甚规则的。根据我在城镇和村庄里看到的，不难认识到，这种特殊的建筑是为了躲避酷热的夏季和春季狂风的袭击。大量7英尺厚建有围墙的建筑形成一个大拱形堆。

M. Aurel Stein



⑳吐鲁番小阿萨的寺庙和佛塔废墟

清理整个这些拱顶和地下室，将花费很多周时间和劳动力，所以，我对于德国的一支探测队的经历一点儿也不吃惊，他们对遗址的勘察仅仅局限于对一个小佛殿的内堂的部分清理，很明显就在堡垒内部的西边。外面通道里有未被破坏的碎片，在很多堡垒的上部不远处的屋子地面上的覆盖层中，我发现了大量用回鹘文字书写的手稿和文献残片。它们证明了这些遗址一直被使用，直到佛教衰落。很多迹象表明，起初由于风沙侵蚀的周围地区是沙漠，后来成了种植区。

从堡垒遗址的高处，我能清楚地看到南面是闪亮的盐湖湖床的终端。为了避免蒸发，那里成了吐鲁番排水区域的任何东西的接纳地，在它上面矗立着却勒塔格（Chol-tagh）山脉巨大的冰川。在大阿萨停留的3天时间里，我派拉伊·拉尔·辛格

向南和东，来勘测这个盆地的边缘。通过水银气压计测定的数据，可以确定大阿萨盆地低于海拔360英尺。盐湖的湖床多沼泽，骑马是不可能通过此地的，然而它北面的地面上覆盖硬“肖尔”（Shor，盐碱化），这说明湖是在近期萎缩变小的。

我勘察了被称为“克其克阿萨”（Kichik-Hassar）或称小阿萨城堡的遗址。向东北2英里，发现了一组小佛像和佛塔，它们还不曾被考古学家考察过，可我们有机会在拜什塔木来的劳动力的帮助下，彻底把它们清理一下。除了发掘出部分壁画，我们还发现了在亚麻布上图画的遗迹，还有小的保存完好的佛像。手稿和印刷品的残片有回鹘、汉族和西藏的风格，这表明对这些佛殿的崇拜至少持续到吐蕃人占据此地。这些佛殿现在已被沙丘侵袭了。

㉒吐鲁番吐峪沟峡谷西侧神殿和石窟寺庙废墟



M. Aurel Stein

11月18日，队伍分头行动，我让拉伊·拉尔·辛格沿着库鲁克塔格主山脉脚下进行调查，让蒋师爷和依布拉音伯克（Ibrahim Beg）去吐鲁番，为我们寻找住所和运输工具。我自己则开始一系列快速的行程，熟悉吐鲁番地区著名的遗址。人口聚集的地区主要沿着外面的群山，它从低凹的盆地处分离了砾石冰山。这个地区从东到西长近35英里，宽有10英里左右。遗址是如此之多，使我对它们的快速考察一直延续到月底，同样的原因，我就无法叙述一般的考察结果了。

从东面出发，我第一次参观了吐峪沟小镇，在美丽如画的陡峭红砂岩峡谷中，有成排的小洞窟和寺庙的遗址。虽然规模小些，但其地形和整体外观使人想起“千佛洞”，遗址里的壁画也有些相似。明显被破坏的痕迹是由临近居住的穆罕默德人造成的，打破旧习的热情使他们发现了这里的出口，特别是在第一次伊斯兰教化之后。在回鹘时期，另外一种不同的宗教信仰曾在此地盛行。在德国考古学家得到的大量古代手稿中，有早期突厥和粟特（Sogdian）时期摩尼教，甚至是基督教景教的文献。在吐鲁番地区，其他的发现也表明基督教和摩尼教的追随者那时过着平静的生活，在数量上超过信仰佛教的人。

我访问了喀拉霍加（Kara-khoja），它是回鹘时期吐鲁番的都城，距吐峪沟西面大约7英里。把过去的遗址和现在的艰苦生活联系起来，对我来说像是小说里的经历，甚至有些令人震惊。这里是一片人口密集的村庄，大块的岩石墙包围将近1平方英里的地面，废弃的建筑物散布于种植区里。曾经被私人住宅占据的地区慢慢地变成了田野，毋庸置疑，在灌溉保证的情况下可以在此耕作。大寺庙和修道院的大量遗址，还有用于防御的场所都被挖陷了，这是由于村民们为了寻找墙壁之间的碎片，这些碎片可以当作肥料卖。在他们挖掘的过程中，老亥特（Khat，即古代文书——译者），也就是古代手稿残片，不时地被发现，它们通常是在冬天运输的，过去这些东西要么被扔了，要么被用制作屏风，直到俄国旅行者开始购买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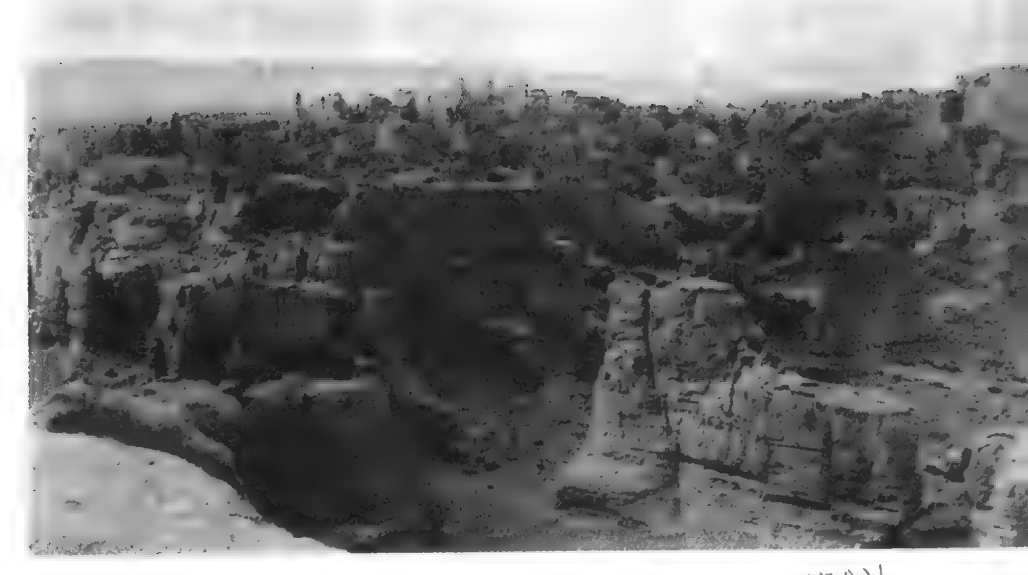
"废弃物"。

由于存在这样持续不断的破坏行为，留下来的这些弥足珍贵的遗迹，对于这些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而言必定要面临重重困难。如此众多的建筑物被破坏，可我一点儿都不吃惊，在那儿是不可能区分系统发掘和农民为寻找肥料的挖掘。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这个没有被彻底废弃的遗址所处的年代，许多建筑在它们最初用途消失后，可能继续以某些方式被出租。

但是，尽管有这些阻碍，毁弃的古代城镇还是一个富裕之地，我只是思考用什么方式，来彻底地清理它。正如去年冬天在沙漠的状况，我个人的想法中有一些诱人的和奇怪的东西，吐鲁番任何地方的民工都可回到自己家里吃晚餐和睡觉。他们不用担心食物、水和运输，这难道不像是在自己的花园里或是公园里挖掘吗？佛殿和寺庙遗址的挖掘也是同样道理，这些遗址点缀于喀拉霍加风景如画的峡谷侧面。在最近清理出的伯孜克里克（Bezeklik）洞窟里，虽然灰泥墙上大的裂缝表明最好

|㉓吐鲁番交河古城遗址的中心大道|





㉔自交河古城南端望遗址（部分）

的壁画已被剥掉成为柏林人类学博物馆的珍宝，我仍可看到壁画的风格和千佛洞里非常之相似。如果吐鲁番仍有和敦煌一样大量虔诚的伊斯兰教徒，那么这些艺术品保留下来的机会又有多少呢?

后来，我把总部转移到了吐鲁番，它是这个地区主要的，也较现代的城镇，这里非常需要水。在沙砾萨依外层山脉下，我们所经过的光秃秃大草原正被大沙丘侵袭着。尽管它们凹陷的出口和流沙接壤，但是坎儿井穿过了这个地区，向右推进8英里的距离，和主井相连，从而保障了吐鲁番部分地区的水源。到处可以看到废弃的坎儿井，它们要么干涸或倒塌了，要么被其他方式代替了。仅仅一个坎儿井的深坑深度据说达到200英尺，而它们的造价可能超过300英镑。近期，地下水的水面高度下降了，结果造成依靠坎儿井种植地区向更南推进。当我们接近绿洲旧运河

的灌溉地，在我们所经过的无数废弃的农田里，上面提到的那个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由气候和土地所确保的丰收，能说明耕作制度昂贵的花费。在贸易方面，有大量的事实说明吐鲁番巴扎曾经有生产活动和群众。在这里，棉花容易生长，并可以经由乌鲁木齐和塔尔巴克台（Tarbagatai），运到西伯利亚铁路，它无疑是吐鲁番商业繁荣的主要因素。对于食物和水果的过剩产品，在乌鲁木齐有一个便利的市场，乌鲁木齐是省会，也是天山北面的一个大居住区。与俄国的进口贸易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塔里木盆地和甘肃，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欧洲货物如此被广泛地使用。在好客的伯克家里，我看到了诸如煤油灯、印花棉布覆盖的天花板，间或玻璃窗等物品，我几乎想象我正好置身于所谓“半欧洲”的边沿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现在吐鲁番遗址中，发现了在古老遗物中有俄属突厥斯坦地区的物品。

在吐鲁番绿洲逗留的一周时间里，我把大量时间花在了“交河古城”（Yar-

⑳焉耆7个星附近明屋遗址的营地





㉖焉耆明屋遗址佛寺废墟的内堂

khoto）的著名遗址上，它到唐朝一直是吐鲁番的首府。在目前种植区的西边以远，有两条很深的沟壑，水是春天冰雪融化后从溪流中流来的，一条狭长的泥土路自然通向一个坚固的台地。从两条“亚尔”沟壑的联结点，到一条截断泥路北端的宽阔沟壑，长度有1英里多。“亚尔”是这个地方的维吾尔语名称，它和古代中国关于当地的名称“交河”（Chiao-ho），即“溪流之间”的意思相同。沟壑的宽度不足0.25英里。

这里像个岛屿，悬崖峭壁高于沟壑底部100英尺，3/4的地方都有遗址。整个遗址的全景图，可能会给我们留下一些印象。高地从南面沿着陡峭的斜坡上升，因而泥土中的洞窟和墙壁非常起眼，可开始看起来很混乱。渐渐地，它们之间的狭道才得以辨认，所有的道路伸向两片空旷地带，空旷地带纵向穿过遗址的大部

分地区。

事实上，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座死城。尽管荒芜，但令人痛惜的是这个遗址缺少保护措施，而这种保护才能确保长期濒临灭绝的生活遗迹不最终消失。当然，对于像在庞培（Pompeii，意大利古都，公元79年火山爆发，全城淹没）发生的自然大灾难，或是沙漠的隔离，保护措施是无能为力的。在该遗址停止使用后，并没有流沙袭击而造成的遗物被覆盖或移动的现象。但是，种植区的村民不断挖土作肥料，使得大部分房屋遗址只残留光秃秃的自然硬土了。佛殿遗址通常残留地面上高高的墙基，不过在那些残墙断壁间，还保留着许多古代物品的残片，发掘工作明显会受到部分影响。

没有系统的清理，就不可能确定这些遗址还有多少遗留物，也无法知道能否发现有价值的古代文物。大量的洞窟和其他地面下的遗物，表明着这个城镇部分半穴居人的建设活动的特点。数月的劳动和相应的花费是有益的，可结果很大程度上依靠运气，我想谁有幸可以以适当的规模、利用适当的方式进驻交河古城呢。我多次对这个迷人的遗址和临近沟壑的小岩石洞穴进行了考察，得到了很多有趣的成果。很多洞穴是作为坟墓用的，德国探险队的发现已证实了吐鲁番基督教居民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坟墓和早期埃及和巴勒斯坦沙漠河谷中基督教图画中的坟墓很相像。

M. Aurel Stein



第八十三章

焉耆及其周围的遗迹

虽然吐鲁番遗址很有趣，但我还是于12月1日离开了这里。日渐变冷的天气，使我意识到该回到塔里木盆地进行冬天的工作了。拉伊·拉尔·辛格被派往南面，到位于库鲁克塔格（Kuruk-tagh）中心的辛格尔（Singer），此行目的是探测西部至今还没有调查的一些沙漠高地和群山。我自己则经过8段快速行程，约180英里的路程，到了焉耆。

从与库鲁克塔格和天山相连的荒山峡谷往下走，我到了灌木覆盖的平原地带，平原地带包围了博斯腾（Baghrash）湖北岸，在途中一些地段发现了一些古代遗址的痕迹。附近的地下水通常含有盐，这里明显比新疆大平原其他地区的气候湿润，几乎毁坏了所有建筑的遗留物，甚至把用岩石建造的城墙变成了没有形状的土墩。我很快发现，气候的差异在焉耆地区的人种上和中国早期关于焉耆（Yen-ch'i）的记录上都留下了痕迹。毋庸置疑，丰富的牧草，吸引了峡谷里的蒙古人，也使他们中的小片居民过着半游牧的生活，在大平原上靠焉耆河灌溉进行临时的耕作，这和东干人叛乱后许多殖民地一起造成了这个地区的人口极其特殊。

焉耆小镇看起来很穷，但作为联系塔里木盆地和新疆地区北部和东部之地，它



㉖焉耆明屋佛教遗址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有自己的长官。我一位老朋友的下属，即道台（Tao-t'ai）潘大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帮助，经过迅速的勘察，我决定对位于7个星（Shikchin）附近佛殿的遗物进行系统发掘。7个星距焉耆西南大约有15英里，当地的突厥人称其为明屋（Ming-oi），即“1000间房子”（the Thousand Houses）。遗址距离位于高路上的肖尔楚克（Chorchuk）小驿站有4英里之远，欧洲旅行家们曾经多次光顾这里，然而，只有格伦威德尔教授的探险队对此遗址进行了挖掘。我在吐鲁番得知的消息说，他的探险队只待了几天，他们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主要遗址北部附近的一些小洞窟的清理上了。

在焉耆河河谷的南侧面有一座山脉，后面的遗址正好坐落于突出于此山脉后部支脉处低的岩石平台上。荒芜地没有任何古代的遗迹，在东北部几英里处，居住在那里的半游牧蒙古人近年来数量非常之少，对遗址没有构成任何危害。幸运的是，

M Aurel Stein

可以饮用的水来自于一个岩石山脚下。12月11日晚，我在遗址之间宿营了。

很容易看出遗址的分布，一排排长长的相互独立的殿堂，大小不一，但在规划和结构上极其相似，总体看起来也很接近。我雇用大量的劳动力，来帮助我挖掘。也很幸运，仅20英里之地的库尔勒有人口众多的村庄，它们可以提供暂时的劳力，这里的突厥人知道如何使用坎士曼（Ketman，掘土工具——译者）。经过细心的指导，村民挖掘的效率较高，这样工作进展得就很快，我们就不必从黎明到傍晚一直忙个不停了。当工作开始进展到出土文物时，就由我们的队员来挖掘了。

佛殿的总体特征是分布不规则。主要遗址处的佛殿总数大约是100个，大小变化不定，有4~6平方英尺的小型内堂，也有一边长85英尺的矩形砌砖堆，但不论尺寸大小，在样式上很相似的。除了外面带有走廊的小内堂外，还有大量佛殿，它们要么周围有通道，要么上面是拱形顶，墙后面对着门，这样的建筑式样使佛殿上面


㉘焉耆明屋遗址中心的佛寺





|(269)焉耆明屋遗址佛寺里灰泥浮雕，菩萨|

刻有浮雕群。大多数内堂的屋顶是弓形的圆屋顶，极少的圆屋顶幸存到了今天。有一座佛塔，圆形结构，可能是后来建成的，它坐落于多边形的根基上，上面是平的圆顶，里面的屋子看起来似乎是存放骨灰的，骨灰由骨灰瓮或小木盒盛放，在方塔底部也发现了骨灰盒，这使我们回想起了拉达克的佛教徒墓葬。

这些暴露在外的遗址经受了雨、雪的严重破坏，这点一目了然。但是，在没有确定佛殿是否也遭受过大火灾的破坏之前，我们的发掘工作还不能进一步进行下去。既然在发现的最初作为进贡礼品的中国铜币中，没有一枚的时代晚于公元8世纪末，那么，把这次大火和早期的伊斯兰教的入侵相连是合理的。但是，尽管所有的破坏是打破旧习的热情和气候所致，我们系统的清理工作还是受到了许多的损害。

在大佛殿里面深深的砾石层上，有灰泥做成的漂亮浮雕，大多数尺寸小，已经破碎，然而有很大的艺术价值。保存得较好的石膏相当坚硬，很明显是由于这些灰泥（石膏）经受了火焚的缘故。在同一个佛殿里一些大浮雕，由于它们位于地势较低可以遮挡的角落处所以或多或少的避免了大火的侵袭。但是，由于受潮气腐蚀，这些浮雕变得娇嫩，因而挪动它们的企图只能是彻底地毁坏它们。所以我很感激这大劫难，它给我们保留了一些遗迹。

暴露于内殿砾石上的浮雕头部、胸部和一些残缺不全的部分，其装饰的大部分是由具有一定高度、环绕墙壁中楣的浮雕组成，我收集了有100多个这样的浮雕。这些墙壁中，楣浮雕成排的基座还可以辨认出来。殿内木料和易燃物很快烧掉了那些矗立的浮雕，当突出的灰泥块倒塌时，底部聚集的大量砾石反而保护了部分残片。现在，任何重塑这些中楣浮雕的做法都将是有害的。从一两个被毁的内殿里取出的残片，可以让我们对各个类型的浮雕及其表现的古典风格有一个概念。

其实，一些头像在造型和表情上和希腊化的佛教犍陀罗雕塑很相似。带胡子的头像肯定是代表罗马和希腊艺术中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Satyrs）。大部分有头饰的



㉗⓪焉耆明屋遗址佛寺里灰泥头像，从中可以看出希腊风格佛教艺术的影响

塑像，则源于印度的最西北或喀布尔流域，因为这些地区是把佛教塑像作为希腊风格的发源地。但除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繁荣类型外，还有一些明显发展了的艺术风格。例如，两个图板上复制的头像，和有装饰的头像，几乎都有自然的表情，这使我们联想起哥特式的风格，在希腊化佛教艺术中，很少有头像中表露出自由的感情。

对于探究近期研究成果的人们来说，对后古典欧洲艺术的回想并不令人吃惊。斯特罗依高斯基（Stroygowski）教授已经注意到这些重要的影响了，即通过拜占庭人，对欧洲中世纪早期艺术的传承近东的东方化希腊艺术的影响。焉耆的这些浮雕和和田河佛教艺术之间，存在着极其相似之处。我要提到的是，古代和田河首府遗址中常见在赤陶罐上的头像瓷片，也出现于明屋遗址中许多小型盾牌上，正如我以前所猜测的，这也直接证明了这些源于古典蛇发女怪（希腊神）头部的造型。

从多方面的事实说明，如果需要重新修复，塑像塑造工作的大部分仍然有可能利用比佛殿本身时间长的多泥土进行复制。这里那些相对较晚的遗址就很难和幸存的早期希腊化的佛教艺术品相比，特别是那些用脆弱物质制成的头像。让人吃惊的

发现是这些直接的证据也存在于造型完好的陶片里，开始由于大火的洗礼，它们很坚硬，靠近一个小佛殿的灶房里很多“铸造”的样本。发现于不同寺庙砾石中的大量木刻浮雕，同时表明了具有长久性和特点的艺术工作也在这个遗址的出土物中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这些浮雕中，最显著的可能是那个独立的小木板，它是一个大约1英尺高的小匾额，木板正面的平面上有两幅画，一上一下，情节都源于佛教传说，在一个突出的基座上是一个朝圣者。造型的风格和总的布局，与那些在犍陀罗流行的希腊佛教浮雕极其相似。同时，雕刻的木板可能最初是木刻大环行物的一部分，有大量的装饰物，上面有五个坐着的佛像，木板与在白沙瓦地区佛教寺院的石刻浮雕很相似。然而，如一些样品中的其他装饰木刻，这个木板一定是当地制造的。

通过比较，希腊佛教的影响可由精美造型的小木刻体现出来，它代表的是一位中国唐代风格的“世界的护卫王”(Guardian -king of the World，即天王——译者)，可能是印度教毗湿奴派信徒，指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崇信者。它使我们想到，这里和在和田一样，在佛教盛行的上个历史阶段，当地的艺术必定受到从远东来的中国文化的影响。

遗址墙壁上的图画也体现了中

1 2 3 4 5 6 7

㉗焉耆明屋遗址佛教神殿废墟浮雕装饰的部分灰泥头像和半身像

国文化的影响。墙上的壁画几乎遭受到了彻底的毁灭；但在内殿后面的拱顶通道里，墙塌了下来，可这却使它们免于火和潮湿的破坏，一系列展示佛教生活的大壁画几乎完全保存了下来。壁画太大了，所以无法挖掘，并安全地挪走。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石膏紧紧地贴着墙壁，所以，为了确保壁画的安全，奈克·拉姆·辛格只得凿掉壁画后面的砌砖。壁画表现的是书写的姿势、拿着婆提书页和诸如中国书写用的笔。这些壁画上色彩多样，但搭配得又很和谐，远远优于图画本身。我们也研

(272)焉耆明屋遗址神殿废墟大浮雕的灰泥头像，可能是菩萨



M. Aurel St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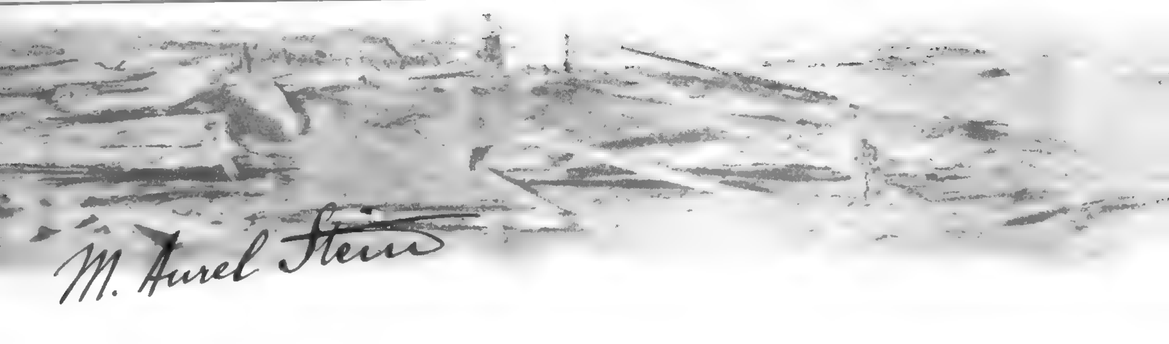
究了免于火和潮湿侵袭的敬神用的木版画。遗址地面的潮气严重破坏了古代手稿文书，但发现了大量的印度和中亚婆罗谜手稿和回鹘文书，我从中确定了遗址所属的大概年代。

在这个遗址，我们在佛殿周围不时发现骨灰罐和骨灰盒，但没有人居住过的痕迹。尽管现在由于焉耆河水的灌溉，这片向东延伸的大平地相对于古代好些，不过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它在古代是否是灌木覆盖的荒芜地。令我吃惊的是，在塔里木盆地东北角，和有水灌溉的繁茂种植地相比，人口却是稀少了。很多迹象表明，这里古代的自然条件并不困难。难道与焉耆四面容易受到攻击的特殊地理位置无关吗?

这里位于光秃秃的山脊上，正好位于已提到的山洞的上面，北面半英里处是一个用砖砌成的坚固的烽燧塔，塔的构造和我所熟悉的汉代边境上的那些塔很相似。既然赫定发现了一些烽燧塔，库鲁克塔格西部脚下沿线也有烽燧塔，这个相似处也许有它的重要性。一条直接到库尔勒的路线环绕在山脉的脚下，随后，我路经山脉脚下其他此类型的塔，但没有机会进一步去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7个星遗址待了两个星期，其间，我们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工作。最低温度达到华氏42度以下，令人难以想象。由于从博斯腾湖南部来的那些冷空气，我们停止了工作。一天又一天，冰雾包围了遗址和营地。实际上，每天晚上，霜变成了雪花，覆盖着大地，即使有太阳，也无济于事。很多天了，由于光线问题，我几乎对拍照不再抱什么希望，总是有明显的霜笼罩着周围的景色。幸运的是，在仍有拱顶的小内殿中，队员总算有个挡风避雨的地方了。

这样的气候，使我们很容易理解拉伊·拉尔·辛格报告中所说的库鲁克塔格地区最西部有相对丰富的牧草和水源。跨越连续不断的高地，从吐鲁番南部到辛格尔，他穿过地图上没有人烟的地区经过7段路程，到了库尔勒。在那里，他很快又加入到我的队伍中，给我们带来了热情的帮助。



第八十四章

从霍拉到库车

我们在明屋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但令我们欣慰的是，考察遗址的任务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在圣诞节之前，转移到寒冷但有阳光普照的霍拉（Khora）山了。它距焉耆流域有20英里，从沉默不语的蒙古牧民那里，费了很大的周折，我得到了消息，使我们发现了至今无人注意的佛寺遗址。该遗迹是一个寺庙群，坐落在山脊上，山不高，但很陡峭。流向山下的小溪，可以灌溉蒙古人偶尔耕种的小部分平地。

遗址所在的位置，使我想起较远的斯瓦特（Swat）和布纳尔（Bunner）山谷中的许多佛教遗址，我曾经去过那里考察。遗址很早以前就遭受了侵略者的入侵和破坏，潮气也使其受到了极大的损坏。然而，清理以后，我们在遗址中找到一些有趣的遗留物，包括木制浮雕，和底部有画的一块大木板，但却烧焦了。周围的气氛令人振奋，我在圣诞节这天还在进行挖掘，拉伊·拉尔·辛格在焉耆平原地带和焉耆流域分界处的山脉进行的考察也收获不小。

通过一条狭窄的小路，我们到了下面，沿途流入博斯腾湖的绿色河水突然流向塔里木盆地。从它的出口，我看到库尔勒绿洲，真是令人兴奋，远处地平线上是无边无际的“沙的海洋”，使我感到我和“印度河”之间仅仅只有一座远远的分水岭。



(273)在敦煌古长城、千佛洞、霍拉和明屋遗址发现的各种木刻和灰泥浮雕



㉔从焉耆明屋遗址佛寺废墟出土的赤土浮雕瓦片和微型盾牌

我在库尔勒一直待到1908年元旦，在这段时间，虽然工作繁忙，但却令人愉快。我又回到了突厥地区，享受着当地伯克提供给我的一个宽敞而又干净的、有窗户的房间，我心里十分的愉快。源源不断的水源灌溉着绿洲，水远远超过了人们的实际需要。但最重要的是，它距大沙漠的最东北处很近，我对这里很是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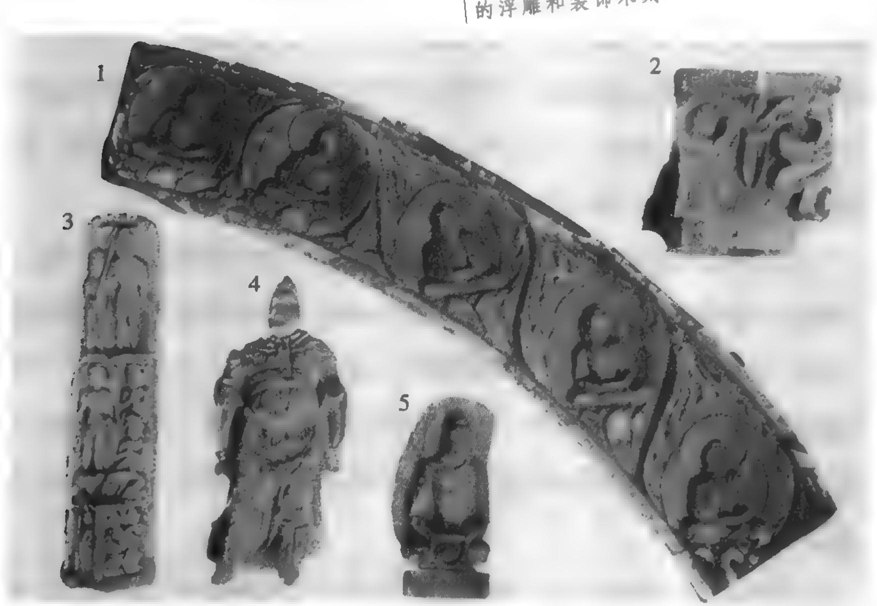
对塔克拉玛干的喜爱，使我仔细查阅关于半掩埋于沙丘中的一个“古城”的记载。据库尔勒当地的人讲，他们曾经在西南部沙漠中看到了此城。在明屋工作期间，我也从胆小的库尔勒民工口中听到过关于古城繁荣的故事，感觉有些故事过于含糊和浪漫。最后，塔合尔伯克（Tahir Beg）从焉耆被派来，做我们的地方总管，他声称知道“古城”在哪儿。他告诉我，他的堂兄弟木沙哈吉（Musa Haji），5年前在孔雀河（Konche Darya）西部沙漠中打猎时，偶然遇到了那座古城遗址。

M. Aurel Stein

发现者本人回到了库尔勒，他显得很憔悴，他将他看到的遗址描述为一个小的烽燧遗址，有一个明显的大门。他说，他再也没有找到这座古城，因为当他发现古城遗址时，突然起了沙漠风暴，他没有对古城进行详细观察，被迫返回。不过，他愿意做我们的向导。在同一方向的音其开河（Inchike Darya）附近的丛林中，有一些拱拜孜遗址，即拱顶建筑遗址，一些库尔勒人都说他们到过这里。我决定给木沙哈吉一个机会，我们轻装而行，只带着一小队劳工，在新年这天向西南出发。所有的库尔勒人把我们的行动当成了一次“探宝”活动，尽管天气寒冷，他们却大批主动跟着我们。

穿过牧草区和灌木林，经过两小段路程，而后我们又穿过冰冻的孔雀河，沿着河床向上走，河床的水是从西部的恰尔恰克河（Charchak Darya）流来的。短途的

㉗⑤从霍拉和明屋遗址的神殿废墟出土的浮雕和装饰木刻





㉑霍拉佛教寺庙废墟

探险是为了对音其开河和恰尔恰克河河床之间没有考察过的沙漠地带进行勘测，事实证明，此地的地理位置很有趣，它表明了河道转向和干燥所带来的典型变化。在沙漠中进行了几天的考察后，由达罗噶（Darogha）陪伴的木沙哈吉不得不承认，他没有能力找到“古城”的确切位置，虽然他发誓，他曾经看到并到过此地。

在其他两个勇敢的猎人带领下，我们对恰尔恰克河床北部的沙漠进行了网络式的勘察，但仍是徒劳。最后，我确信，那些复杂的报告中记载的在早期河床的丛林中存在卡尔梅克人古城、黑大爷古城或穆斯林坟墓和牧屋没有太多的根据。由于这些报告很不确切，我们花了很多工夫，才找到那些遗留物。同时，对自然条件经过仔细研究，我相信历史上任何时期这片土地上都不存在永久性耕作，哪怕是再小的规模。

一段时间里，我困惑于怎样去剖析我这些自命不凡的向导们的行为和心理。他



㉗库尔勒的塔合尔伯克（Tahir Beg）和阿合买提（Ahmad），百户长（Yuz-bashi）

们每个人都发誓，他们确实看到了那座古城遗址，而且坚信于他们所看到的，还表现得非常真切，但他们各自关于"古城"的位置都不一样。考虑到此行前他们未曾提出要求为向导付费，我们也没有答应要付酬，他们肯跟着我们，这令我困惑不解，此行的确没有任何强迫之意。最后，我经过仔细琢磨，还是从当地人的迷信传说中获得了确切的线索，揭开了这个谜团。据了解，库尔勒人在一个古老的传统中长大，他们相信在大沙漠边沿经常闹鬼的传说，具体位置在被沙漠掩埋的一座"古城"附近，主要因为"古城"内埋藏了许多奇珍异宝。这个传说使他们坚信，古迹是由鬼神保护的，还能阻止那些第一次见过遗址的人们再度见到它们。

它仅仅是一个流传下来的传说，而我偶然间把它和我先前的旅行联系起来了。木沙哈吉和他的探宝同伴们是想碰碰运气，在沙漠的不同地区，寻找当地不同时代的城址（Kotek-shahri，阔台克古城）。他们自愿要求当向导，这就表明了他们的意图，而且他们还寄希望于我的威拉亚提（Wilayati）魔力，它能降服藏在古城围墙里的恶魔们。恐怕只有他们那些富有想象力的眼睛曾经看到过这些恶魔们，因为恶魔经常是在沙漠风暴之前或之后才出现的。现在，他们对我的"威拉亚提魔力"的失败而感到遗憾，因为它没有给他们一个发现所有宝藏的机会。

到了音其开河后，拉尔·辛格和我在1908年1月12日又分开了。他顺着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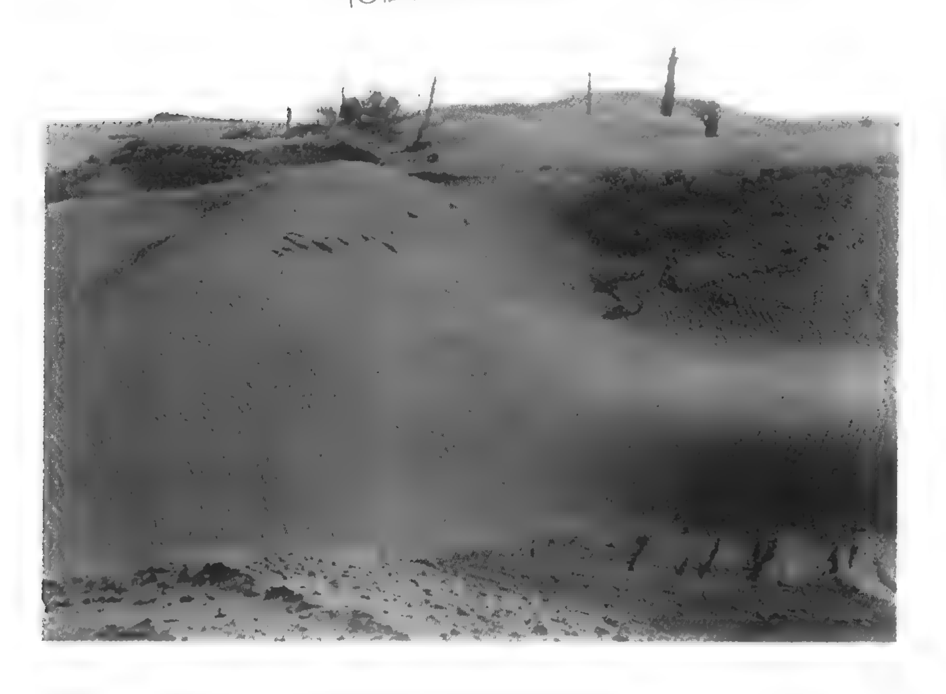


㉘沙漠的巴克尔(Bakir，热瓦普演奏者)

M. Aurel Stein

地图上不曾描绘的水路，直接前往沙雅（Shahyar）进行测绘，我自己则试图穿越西北部未曾考察过的宽阔沙漠带，在抵达布古尔（Bugur，即今的轮台）北部大沙漠后，我开始了到库车的旅程。在这个古老的大绿洲，我用了1周的时间，参观了附近有趣的遗址。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这儿接连被日本、德国和俄国的考古队光顾过，最近是由伯希和（Pelliot）教授领导下的法国探险队对此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和认真的清理。库车位于天山脚下，由两条大河供水，可能因为地理位置和历史的重要性，它成了塔克拉玛干绿洲中值得骄傲的地方。因此，我对遗址的考察是有意义的，我尽力对遗址进行了快速考察，特别是对两条河汇流处残破的古老佛寺和洞穴。

㉙恰尔恰克（Charchak Darya）干涸河床附近的沙丘





㉘来自库尔勒的穆萨哈吉（居中者）和两个猎人

除了那些考古式的考察外，在库车停留期间，我还忙于很多事情。在那里，我最后决定了穿过沙漠、前往塔克拉玛干南部边缘绿洲的探险计划，并作好了一切准备。在接近霍拉时，我收到了经由喀什噶尔转来的拉伊·拉尔·辛格的信，声称根据我的指令，他们于前往和田路途，在和田和于田（Keriya）下端的沙漠地带发现了几处未经考察过的遗迹。一封来自巴德鲁丁汗（Badruddin Khan）的信更加证实了上面我听说过的消息，巴德鲁丁汗是我在和田的阿富汗老朋友和家务总管，这封信是由刚刚到库车的一个商人给我带来的。

春天，天气变热，沙漠风暴也即将来临，那时，这里的考古工作不能进行，因而，我急于在春天来临前考察那些遗迹，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最直接的路

M. Aurel Stein

线，到达这些遗迹的所在地。选择熟悉的道路运送那些古物，可能对它们的保护更为安全些，沿着和田河干涸河床的道路正好穿过了沙漠，到达和田绿洲，这里将是我春天和夏天工作的地方。一旦摆脱了那些珍贵的但又令人尴尬的出土文物后，我自己就可以从库车的南部，到克里雅河在沙漠中消失的地方了。那是一段困难重重而又充满冒险的路程。但赫定1896年的旅行，表明在特定的条件下，是可以到达那儿。看到克里雅河道路旁边的一些遗迹有人参观过，于是，我决心试试这条“捷径”，另外也可节省点儿时间。我必须承认，即使没有这个特殊的原因，我也会寻找另外的机会，穿越这个令人向往的沙漠中心地带。

大雪弥漫，天空很黑，库车镇禁闭的住所使我更加沮丧，虽然萨巴特·阿里克阿訇（Sabat Alik Khan），当地的阿富汗商人中年长的一位阿克萨喀勒（Ak-sakal，维吾尔语“白胡子”，意指长老），友好地招待了我。1月25日早上，当我给驼队分好任务后，我心情才好了点。狭窄的小道阻塞了几个小时后，在蒋师爷和提拉巴依（我的一位忠实的穆斯林朋友）带队下，由24头骆驼装载的运送队开始了到和田的长途行程。相比而言，我自己的驼队（包括在库车时加入我队伍的拉伊·拉尔·辛格所带的人）似乎轻松多了，我们的7头骆驼将承载已经大量削减的行李。我明白，即使我们带的物品、草料和水（即冰）再多，在沙漠行程开始之前还是必须要增加的，我也在想既然增加了8头骆驼，我就不能把东西缩减得太少了。

下午，薄雾笼罩，通过烂泥地和积雪覆盖的林中小道，经过了一小段路程，我们到了恰尔萨木巴（Char-shamba），它接近库车绿洲的边缘。第二天，穿过灌木覆盖地，我们到了沙雅，由于弥漫着小雪，那片灌木覆盖地看上去有点欧洲的气息。沙雅首府是个独立的区域，因而这个小镇的周围看起来比较荒芜，街道显得很拥挤，光线阴暗。尊敬的昌大人（Chang Ta-jen）热情接待了我们，1906年在塔克拉玛干，我就见过昌大人。伯克和当地的权贵也骑马出来迎接我们，据报告说前面旅程

的所需都准备好了。

晚上，我住在一个商人家里，这是一个远离喧闹的巴扎的舒适住所。躺下休息时，我并没有过多地去想报告中关于向导的消息有误。在我等待风雪行程中到来的驼队时，并没有沙雅猎人到来，我也不曾看到我穿越沙漠的路线。那些声称是“向导”的人所知道的，仅仅是尽人皆知的到塔里木河再到和田河河床的路线。

我本应该放弃从当地得到一些经验的所有希望，第二天早上，当一个叫做哈里勒（Khalil）的老猎人说出了所有关于沙雅地形的情况时，我才真正放弃了先前的想法。哈里勒有 80 多岁，是一个古怪的、猥琐的人，以追逐野骆驼而著名，还有很多穿越丛林的经验。但他从来没有穿越过真正的沙漠，并固执地否认听说过通往克里雅河的道路。哈里勒就其年纪来说，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但是他步履蹒跚，走路有些困难，可是一旦跨上马鞍，却很轻松自如。因此，他答应做我们的向导，至少带我们到达塔里木河的森林地带，赫定就是在那里第一个发现了一个牧羊人的营地。我想，现在我们将要走的路线和赫定当初所走的路线方向正好相反，那个营地应是我们最安全的出发点了。



第八十五章

沙漠之海

如果在库车时，我就知道在沙雅不好找向导，我可能在穿越沙漠到沙雅这个问题上就会犹豫，因为没有向导，我将会面临各种困难，存在着潜在的危机。从南边来的赫定离开了克里雅河，他确信只要他向北走，一定会到塔里木河这个大目标的。对于从北边来的我们而言，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在适当的时间里能到达有水的地方仅仅靠我们穿越150英里长的高沙丘的能力尚不保险，我寄希望于穿越巨大沙丘群后能够到达一个特殊的地方，即克里雅河的终端，得到水。克里雅河并不是横向与我们的路线相交，而是和我们的路线同一走向，我也设想到河水流到了赫定当年所看到的地方。

现在，凭经验，我知道在真正的“沙漠之海”里，如果缺少指导性因素，仅仅依靠指南针是很难找到正确的路线。不能忽视的事实是，无论怎样，依靠赫定的地图来确定行程路线是正确的，在这样的地面上，仅仅靠路线横断处推断出的不同经度是值得商榷的。在河流和沙地相互斗争的早期，干涸的三角地带中就有河流了。如果不能到达这样的河流，我们的形势肯定会很危险。没有迹象显示河床是在东边，还是在西边。在河床里，我们希望能通过挖井，发现地下水。如果向南继续我们的

行程，我们就需冒更大风险了，水将被用尽，不要说人了，就连我们的骆驼也会在到达昆仑山脚下的井和绿洲之前，就会死于长期的干渴了。

要避免上面提到的各种风险，就需要估计出穿越沙漠抵达水源需要消耗多长时间，计划的变化会带来什么阻碍。仔细考虑后，我决定坚持我的日程，用有限的人力资源与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作斗争。水和食物的充足供应是保证安全的重要因素，所以我特别注意确保队员带上一个半月的给养，从沙雅带来的少部分临时劳工也拿同等的给养，也装备了抵御沙漠里严酷冬天的物品。我决定把这些临时劳工的人数减少到8人，只要能给挖掘和途中运输提供足够的帮助即可，另外能作为将来挖掘工作的核心力量就可以了。

在沙雅，用一天时间挑选和装备一批人，这个活儿不是容易的事。关于我们远征的流言对当地的头目们造成了不少困难，他们原本有各自的配额任务，但现在要找到合适的人选就变得比较困难。他们首先筛掉了那些无助的，而体力上又不适合这种旅行的人，还有没有充足的衣物和食物的人。最后，选出的人身体都很结实，但是，尽管有大量的预付和保险工资，他们对未来仍充满了惆怅。当他们的地方首长对我进行礼节性拜访时，这些人都跪下祈求免于灾难性的遭遇和危险。

幸运的是，精力充沛的年轻官吏是一位很有水平的人。他安慰他们说，我有丰富的沙漠旅行知识和经验，会保证他们的安全，另外，他答应免去他们家人一年的所有劳役。蒋师爷在奉天学了一段时间俄语，俄语说得相当好，他很容易地从我给他的俄国人绘制的新疆地图上辨认出我预期的路线。但是，他可能充分估计到此行要面临多大的困难。

我和家务总管依布拉音伯克竭尽全力，种种的准备工作直到深夜才完成。第二天，我们看到了即将出发的全副武装的驼队。考虑到必须给随行的20人带足6个星期的食物，我们带的15头骆驼根本不多，其中至少有8头装载着冰块，以给我们提

供饮用水。虽然我轻率地同意，在到达克里雅河后，带上4头毛驴，以确保我和印度助手有更大的机动性，但要知道一旦进入沙漠，每个人都必须步行。

我们的第一段路位于其曼（Chimen）地区，有将近13英里的路程，穿过了耕作区。这块耕作区原来是茂盛的草原，但是现在由于缺水而没有耕种。遗弃的田地和河道，证实了当地的说法，即在过去的10~15年期间，这个地区的灌溉变得日益困难。其曼人告诉我，库车绿洲西南部的“新土地”从河道里分走了越来越多的水，因而，现在，从河道流向沙雅的河水就不能满足旧灌溉区的需要。其曼的农民们与这些不利条件作斗争的方式令人吃惊，部分人是把他们的田地转移到河道可以灌溉到的地方，即使这些地方的位置很低，部分农民还是把耕作地变为了牧草地。当接近塔里木河边地带时，我们发现这里把羊围起来养殖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这是我在新疆的任何地方都不曾见到的。

在一排沙丘的后面，我们到了塔里木地带。冰冻的河流现在注满了长300码和120码的河道，河床的总宽度接近3英里，这证明了夏天洪水的流量。沿着胡杨灌木丛的右边，走几英里后，我们在牧羊人屋子里过夜，牧羊人在这里过着较安逸的生活。这些是我在到于田前最后见到的人家，这些人家说明了塔克拉玛干北部和南部的经济状况不同。这里的牧羊人过着几乎是定居式的生活，而南部半游牧的牧民几乎还不知道去寻找一所居住的茅屋。我必须在只配有毛毡和棉被，甚至没有墙板的屋子里，给我的随从人员提供一个温暖的住处。对我个人而言，我很高兴地发现，这里距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边最近的居住点将只有300多英里的距离了。

在哈里勒（Khalil）的指引下，在1月29日，我们从这里向西南部行进。经过一天的行程，穿过胡杨繁茂的灌木和芦苇地带，在夜幕降临后，到了称作萨木萨克达里雅（Samsak-daryasi）的放牧人的营地，它可以作为我们向沙漠进军的出发点。在篝火的衬托下，这里显得一片荒凉，只能给骆驼和毛驴找到些干芦苇，一段时间

以来这些动物就享受着这样的待遇。我们买了4只羊，作为食物。我们原本以为，在这样的灌木林中养出的羊肯定会很肥，但结果并非如此。

第二天早上，我们开始向南行进，途中不仅仅是依靠指南针来指引方向。一个开阔的灌木带把我们和沙漠分开了，这个灌木带有时可以得到来自塔里木的洪水，在这儿带上了充足的水，以供继续行进之用。托合塔（Tokhta），即哈里勒的儿子，是我们的向导，穿过大约10英里的森林和红柳覆盖的沙地后，他带领我们转向了西南，晚上，到了河床中一个像池塘的地方，这个地方被牧羊人叫作鲁克其克台(Lukchikte)，在这些干燥的丛林里，牧羊人依靠它来放牧。池塘低于周围地面约25英尺左右，沿岸是黑色的硬土地和大量废弃的芦苇，看起来是一片凄凉。但是，池塘边沿的井里的水却很新鲜的，水量也很足。洪水很多年没有到达过这里，但溪谷最深部分下面的水是不会干涸，也不会变咸。不容置疑，周期性的地下水给这些池塘提供了水源。

整个夜晚和第二天早上，我们都忙着砍冰，到上午9点，我们用骆驼载着8大袋冰出发了。所有的骆驼在这儿都装上了水，有6~8满桶的水，以此作为在冬天通过无水地带时我们的用水。托合塔的向导角色结束了，因为现在我们可以依靠指南针，走完到于田三角地带之前的路程。行了大约6英里，我们到了一条老河床上森林的最后地带，这条老河蜿蜒崎岖，又很狭窄，被称作阿其克达里雅（Achchik Darya)。我们通过的地方没有冰，仅仅是繁茂的芦草地带。早上，老哈里勒赶上了我们，他坚持要陪我们。从他那儿，我了解到，大约10年前，河床里注满了从塔里木河流来的洪水；现在，塔里木河的水再也到不了这里了，多年前繁茂的胡杨可能已经变成死林带了。

短暂的停留后，哈里勒辞别了我们，并送给了我们美好的祝愿。他采取的仪式比我所期望的要隆重的多，他朝着圣城麦加，长时间为我们祈祷，人们都欢呼“安

拉”。从和田到罗布泊，我经历了很多次进入沙漠的场景，但从来没有目睹如此投入感情的场面。要穿过塔里木，甚至对于有声望的猎人们来说，也是有些胆怯的，他们不习惯于冒险，沙雅人明显表现出对冒险的畏惧。我不能给他们胆小的心灵灌输冒险的好奇心，这些好奇心将保佑我和从塔克拉玛干南部边缘来的自愿者。但是，我还是感谢他们那种对宿命论的屈从，尽管有很多疑虑，宿命论使他们没有提出太多的抗议，就接受了这种形势。

一旦穿过干涸的河床，沙丘很快就会出现，但是分散的胡杨和大量的灌木横亘在它们之间。我吃惊地发现有大量野骆驼的新鲜足迹，显然，它们并不怕沙雅猎人。在芦苇生长地区结束的地方，为了给骆驼喂草，我们决定停留一夜。队伍中，没有人有丰富的沙漠生存经验。因此，我不得不去寻找一个可能挖掘到水的地方。一棵红柳下面的土壤有些潮湿，有一口下陷的井穿过了不冻结的土层，往下仅仅 5 英尺，就可接触到了地下水。由于和河滩的距离较近，井水是咸的，仅仅可供毛驴饮用。

在这里，野生骆驼时常出没，牧草也很近，所以我警告骆驼的主人们，让他们防止骆驼离群，但这却无济于事。行李要在上午 8 点前装完，但是雇来的骆驼黎明时逃窜了，过了好长时间以后，它们的主人发现骆驼不见了。我派出了能干的哈桑阿訇，帮助他们追赶骆驼。在他的帮助下，3 小时后，那些逃跑的骆驼才被追了回来。一天的行程虽短，但却很累人。沙丘很快上升到 20 英尺，我们还不习惯于在软软的沙地中长时间行走。攀上从东向西延伸的大沙脊背后，一些沙丘的高度下降了，沙丘之间光秃秃的土地上，发现了很常见的坚硬的萨格萨格（Sagsag）草地。

相邻沙丘的地带有 40~50 英尺高，通过这里还是有些困难的。沙丘凸起通常面向西部，说明东风在此盛行。在这样的地面上，载重的骆驼每小时行走路程不超过 1.5 英里。因此，仅仅才走了 10 英里，我们就被迫在高耸的沙丘里宿营了。庆幸的是，这里潮湿土壤的凹陷地随处可见，在其中的一个地方，我们才挖 5.5 英尺，水

就冒了出来，虽然没有比我们在以前的宿营地那里挖出来的水咸，但对人来说仍是太咸，所以我们还得吃携带的冰块。

第二天，即2月2日，乌云密布，天色灰暗，我们在光秃秃的高沙丘上行走，沙丘边沿卷起，就像波浪起伏的大海。在前5英里位于沙脊迭起的规则 Dawan 上，山脊高于稀疏的凹地有50~80英尺。指着有潮湿迹象的地方，我给队员们鼓劲。晚上，我们看到了向西南方和东南方的两个达坂，可能是位于于田河河道侧面沙地高脊最远的分支。大约10英里后，沙丘就相当荒芜了，考虑到燃料问题，我们被迫停在了我们所碰到的第一个红柳地带。我们在一个像弹坑的凹地里挖了一口仅仅5英尺的井，虽然井水有些咸味，但它还是给人和毛驴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第二天早上，沿着大沙丘的顶部，经过3英里乏味的行程，我们到了胡杨和红柳地带，胡杨和红柳都还活着，景象奇特，这片种植区向东北延伸至少有6英里，向西南延伸有2英里多。走将近1英里的路程，才能穿过所谓的森林地带。像我在安迪尔和尼雅以远的沙漠里见到的那样，树木都长在小沙地上，与我们已经穿过的大流动沙丘相比，这里的沙丘就像个侏儒。这个灌木带的走向明显和于田河的走向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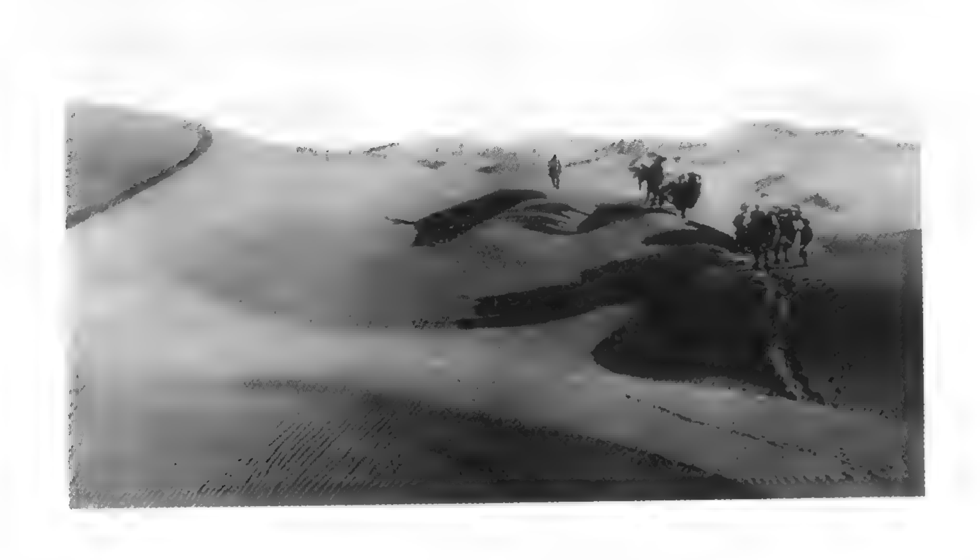
穿过这片胡杨和红柳带，左右两面依然可以看到一小排活的树木，虽然距离较远，这使得那些“倒霉”的沙雅人精神振奋，他们也不再相信正在走向厄运，而是认为于田河就在附近了。我费了很大劲儿，才弄明白他们的想法。穿过一小片胡杨后，沙丘再次上升至30英尺以上，但沙丘之间仍生长着繁茂的红柳。因而，当晚上停在了一个大红柳带的旁边宿营时，我们就不愁没有燃料了。

这里，潮湿的沙地已经冻硬，我们仍在湿地上挖井，挖了3.5英尺就有水了，这里的水有点甜，所有人都很高兴。除了我所烘烤的大饼外，就没有什么东西让骆驼吃了。随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充足的水源，骆驼就会有这种非常待遇。看

着我那些健壮的骆驼吃着大饼，真是有趣。我自己亲自喂给它们吃的，很快，我和它们就熟悉了。现在，它们能驯服地让我用鞭子打它们，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对我友好的关心给予咕哝和蔑视的唾弃。

2月4日，我们的旅程看起来比较的容易，沙丘很快下降到8~10英尺的高度，在向南14英里的行程里，仅仅遇到了两个达坂，即使在它们上面，走着也比较的顺利。在行程过程中，沙丘中到处都是潮湿的凹地，挖口井是很容易的。靠近活红柳带光秃秃的地面上，死芦草似乎给人的是希望的景象。但是，当我们接近时，却发现了大量的死树和矮木丛，活胡杨也很少见到了，没有沙丘的地面变成了硬土。当夜晚来临时，我们不得不就在此地停留，根本挖不出水来。在大多数可能有水的地方，挖的井都下陷了，在一个坑的下面有一棵仍活着的大胡杨，但用一根木棍插到

|⑳探险队在塔里木河南边的塔克拉玛干高沙丘上行进|



15 英尺深的沙里，感觉仍然是干燥的，因而挖水的工作就不提了。很明显，这里的地下水是远远低于水平的高度，沙雅人再次变得沮丧起来。

第二日黎明，我和少数的几人赶在队伍的前面，争取在沿途条件允许的地方挖口井。但是，希望彻底破灭了。沙丘地势高，而且紧紧相连，就连死白杨树都很少见。不过，我们还是经过了几处白杨带，白杨从北向南一条线，看起来好像是沿着河岸生长的，没有被沙丘掩埋的、突兀在地面上的堤岸走向也与白杨带相同。不可否认，早期于田河的河水是能到达这里的，河水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想寻找有无迹象表明正在接近河道三角地带，但这是徒劳的。从 55 英尺高的一个达坂处，我看到了一行分散的活胡杨，向南延伸很远。走过 14 英里的路程，到达了那里，周围的沙地很高，挖井是不可能的。树边有大量的野骆驼粪便，但看起来留在这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这些动物的牧草地显然还是在较远的地方。

两小时后，队伍赶上来了，当他们发现我们并没有找到水时，都很沮丧。看着他们的样子，我们也很伤心。只有信念坚定、富有经验的拉尔·辛格对我们的行程保持着信心，没有表现出一点焦急的神态。当我们走在前面、远离其他人时，我们都能意识到情况对那些可怜的毛驴开始不利了。那天晚上，只走了 1.5 英里多的路程后，就不得不在 30 英尺多高的沙丘中宿营休息了。最后一晚的温度降到霜冻华氏 28 度，可令人高兴的是我们至少有大量的燃料。水现在只剩了 3 大袋和 2 铁罐冰了，为了节约，我们让每头毛驴只喝了一点水。

为了及时叫醒队员出发，整个晚上我都没有休息好，直到早上 2 点后，我才睡，装卸工作则在黑夜中进行。在沙丘上走了几英里后，我们正好到了一个约 60 英尺高的宽阔达坂，也看到了活红柳，光秃秃的黏土地上长着矮矮的树丛，附近是一个低于地平面以下 10 英尺的坑。

更大的希望应寄托于消除沙雅人的沮丧，这比我让他们在此工作更重要。清理

2英尺的流沙后，蓝色的地层显露出来了，感觉很厚，有些潮湿，这层下面的沙有大约1英尺厚，很凉，下面的地层是湿黏的。最后两天，由于水量缺少，我们都感到很渴。在5英尺深的地方，沙变得潮湿了。从下面掘出的每块土，对在旁边观看的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啊！最后，沙雅人中最出色的人，即一位穆斯林，他在最下面挖掘，随着他的一击，响起了喀嚓声，在10英尺处，潮湿的沙地变成了泥土了，又挖2英尺多，水开始慢慢在这个人的脚下聚集。水很新鲜，但出来的速度很慢。

在拉尔·辛格的指挥下，我把除了一头以外的所有骆驼赶到了前面，毛驴则赶到井的后面，它们看起来似乎意识到了为什么这样做，都竖起了耳朵，听泥土中坎土曼发出的声响。最后，我们让它们喝到了水，给每一只牲畜一壶泥水。然后，我们开始灌满我们的兽皮囊或是“皮水袋”（Mussuck），来补充储备的水量。这个工作相当慢，因为井下的水中有渗水的潮湿的沙子，需要让沙子沉下来，一遍一遍地澄清。看着这珍贵的水，我们是多么兴奋啊！

既然从达坂以远处的景象比以前遇到的地方更荒凉，我们需要更多的东西来安慰一下自己。光秃秃的高沙地向南延伸，东南和西南是大达坂。留下了依布拉音伯克和少数几人负责灌满皮水袋，并随后把它们带到营地，我自己急匆匆地去赶大队人马了。在高沙丘中间，穿过一个开阔的凹地，那儿大量老得发白的芦草覆盖了堤岸，它明显就是古代的浅水湖。但是，从它最后出水，到现在，这当中经历了多少个世纪呢？在我们希望到达的真正河床带之前，我们必须经过3~4天的行程。作为来自与之相连的种植带的“问候”，微风给我们送来了像头发一样的芦苇孢子。记得在穿越罗布泊沙漠的行程中，这些漂动的帕喀瓦什（Pakawash）是“接近绿洲”的第一个征兆，我们把它作为好的征兆，在几乎每棵死芦苇秆下都聚集着帕喀瓦什的小薄片。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这种薄片了。

我让拉尔·辛格沿着南偏西190度（S.190°W.）的方向走，他所走的道路一直

上升到一个卷起的沙丘上，大约 10 英里后，攀上了大沙脊的侧翼，这块沙地最高点有 300 英尺左右。在他们绕着最高点下面 100 英尺的沙脊行走时，我赶上了他们。令我高兴的是，几乎就在同时，我看到了一大片死林带，活红柳延伸到西南边。我们刚刚穿过的高沙地和不断延伸的死丛林，同赫定的描述是一致的。赫定的描述中说，在从南向北行进的过程中，他没有找到标志着先前河流延伸的干涸河床。我确信，我们经过了他地图中所指到的每一个地方。

说到这里，那似乎证明了赫定地图的准确度和我们自己的驾驭能力。正如我现在对它的回想那样，它太准确了，所以就如同真的一样。黑色的种植带给人们一种清新的感觉，哈里勒（Khalil）的儿子，被沙雅人委婉称作是我们倒霉的尧勒伯克（Yol–begi，即“road–master”，路路通），他现在高兴得就像一个跳入水中的半大的年轻人。自从那次找水失败后，他一直叹息着叫“阿塔木、阿塔木”（Atam–atam，即“我的爹呀”），更像是一个小孩儿，而不是一个 45 岁的人。

从达坂上走下来时，我们都很高兴。在低沙丘和红柳地带，我们遇到了一个小树林，有老胡杨，有的死，有的活，我们把营地扎在这里。天黑前，我派出去找水的哈桑阿訇回来了，他兴高采烈。在最近堤岸的水平高度以下 11 英尺的地方，沙地的表面冻硬了。砍透了表面这层，又挖 4 英尺左右，就出水了。水很新鲜，但是流出来的速度很慢。

整夜，我们都忙着给水壶和水桶装水。那天晚上，所有队员都很兴奋。看起来，我们主要的困难似乎结束了。我用死树的大枝，做成了火把，给依布拉音伯克作个引导，也给我自己一些温暖。夜晚很冷，天空没有云，第二天的最低霜冻华氏 37 度。那天晚上，我“洗”了澡，我可好多天都没有洗了。从营地的篝火旁，发出了热瓦普（Rabab）的声音，它们是沙雅人从沙雅带来的，为的是在荒凉地带安慰自己。



第八十六章

在古三角洲

2月7日的早晨，我们振作起来，重新上路。如果我们设想的通向宿营地的位置正确的话，我们就应该在3天后到达阔什拉什（Koshlash）那个风沙侵蚀的地方，赫定在那里看到了河流在消逝。依照这个设想而设定的路线，我们取道西南，行进在光秃秃的沙岭中间。在死树中间走了大约5里，又出现了更加开阔的地方，沙丘很低，活着的红柳也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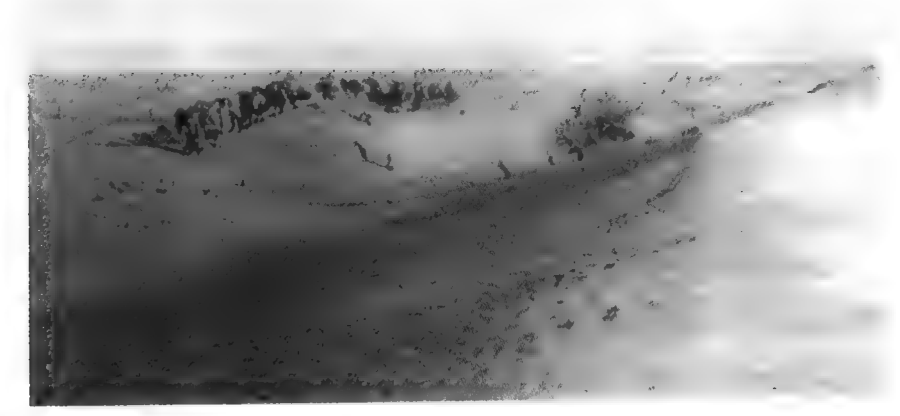
在这里，我们找到一条干涸的河床，在一些地方，河床还很完好，可是别的地方又被流沙完全覆盖了。过了几里之后，这条河床又变得连绵不断了，宽度从60~100码不等，深度在20~30英尺之间。沿着这条蜿蜒的河道走了11英里，然后想向正南走，以避免绕个大弯。然而，结果却是这样的，在经过枯死的树林大约3英里的路程之后，发现我们自己置身在流沙积成的两个巨大的沙岭之间，一直引领我们的那条河床不见了，视野里没有一棵活着的树。

看看平面测定表就可以知道，到北纬39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那里，河水消失在沙漠里，我们也可能挖出水来。井一般都分布在一些干涸的河床，接收这条季节河排出来的水。最安全的计划就是，在太晚之前，找到那条我们曾经到过的古

老河床。随着牲畜和人都很疲惫了，就连很善于长途跋涉的拉尔·辛格（Lal Singh）在这一天也落在了后面。在我们右面，高高的达坂渐渐映人眼帘。在夜晚的灯光里，从上向下看，景象很是破败萧条。向东、向西和向南，展现在眼前的都是一样的景象，死去的森林、红柳丛和插进来的沙岭，向远处无边地延伸着，这不禁让人感到困惑。

显而易见，我们现在正在古代干涸了的三角洲上，这块三角洲曾经目睹了克里雅河（the Keriya River）垂死的抗争。可是，在这神奇而又残酷的荒漠里的死丛林中，有许多干涸的河床，哪一条才是真正的通向河流的终点啊？我内心暗暗担心，当到达这片废弃的三角洲时，我们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而这一点马上就会被充分证实了。如同在开阔的海上航行，没有灯塔或者航标引导我们进入正确的航线。

(282)探险队在古克里雅河三角洲终端干涸河床附近行进





㉘穿越古克里雅河三角洲死灌木丛和沙丘时作停留

这些顾虑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我向西南走，希望找到早上沿着走的那条河床。然而，夜幕的降临让我们在还没找到就只好停了下来！

经过了一晚的焦急和困惑，第二天一早似乎有了更多的希望。天一破晓，我们就发现，刚刚宿营过的洼地正好在我们曾努力寻找的那个河床上，于是决定沿着它向南走。走了大约3英里远，虽然河道仍然埋在厚厚的沙子下面，但两岸死去的胡杨可以大体分辨出来河道的轮廓。不过再往前，由于众多的沙丘和死去的森林，河床的所有痕迹就消失了。极目远眺，都是死去的丛林，废弃成一片苍白。向南，那里的丛林似乎比我们后边的更密一些，可是不久就证明了这只是一种视觉上的错觉，枯萎的树木和灌木向北拖出的阴影让人觉得比别的地方茂密些。只有向西，远处是

光秃秃的沙岭；沙岭的鲜黄几乎是对眼睛的一次放松，那些死了的短树丛的灰褐色令人抑郁，我们的眼睛都感到疲惫了。

在这个没有尽头的三角洲，由于没有什么可以指引我们，我尤其焦急地想，至少要确定一下我们所在的纬度。对于确定纬度，观察正午的太阳是最简单的办法了。不幸的是，前几天还有的云彩现在全不见了。所以，拉尔·辛格带着经纬仪留在后边，就在我们上午11点经过的那排长满红柳的小丘，而我则继续向南。几个沙雅人又变得意志很消沉，再也激不起他们的自信了。幸运的是，沙丘很低，走起来很容易。离开了上一个宿营地9英里地之后,我发现我突然已经在一条宽阔河床的左岸了,河床的断面有20英尺或30英尺深,只有一部分被沙丘填满,其宽度超过了150码。

两岸都是硬硬的泥土，河底到处是深深的坑洞，其中有一个使我产生了很想挖一口井的想法。骆驼还远远地落在后头，如果我们挖不成，它们也不会落下。令我们惊喜的是，掘了几英尺就有了湿湿的沙土了，尽管是在一个大沙丘的附近。我们奋力地挖着，终于在挖到40英尺深时见到了水。但是水渗出的速度很慢，沙坑里靠近底部的几英尺沙子不断地落下来。井里的水通过干净的河沙引导出来，但不知道这水能流多远，毕竟离它几英尺远，就是像塔一样高大的沙丘。以最近岸处的水平算起，碰到水的底土层在水平线下约40英尺。

尽管这一天没走多远的路，拉工具的马当然还是停下来，这种机会不会轻易错过的。直到深夜，水才攒到足够所有人急用，并且，尽管大伙分批地忙了一整夜，到破晓只有四个水囊（Mussuck）装满了一半，马儿们也只喝了几杯水而已。

2月9日，我们满怀希望地开始了新的旅途，水的发现似乎证明了以干涸的河床充当向导的正确性。河床非常之宽度，有200~300码，向前延伸，甚至连续几英里都是笔直的，给人空旷和自由的感觉，野骆驼的足迹常常穿越了布满沙砾的平缓河床，但更有趣的是，在一块裸露的土地上，发现了一块处理过的火石，这是这个

荒芜的地区早在石器时代以前，就有人类活动的确凿证据。在茫茫沙丘的覆盖下，河流消失了约4英里。然而，向西穿越了枯死的森林和低矮的红柳沙堆，我们突然发现自己重新出现在它的岸边。沿河继续前行，两岸活着的胡杨急剧增多，甚至连那些意志消沉的沙雅人也开始相信我们接近河流真正的终点了。在厚厚的河床中，发现了枯萎的芦苇，这令我们兴奋不已。一个沙雅人发现了一块木炭，这是证明人类在附近活动的第一个证据。

然而，这点信心的微光并没有持续很久，穿越了枯死的森林中河流的巨大转弯，我们又在东岸看到了它，河东显出前所未有的荒凉。根据赫定的地图显示，我们现在已经接近真正的河流和它的丛林带消失的地区，可是，我们却找不到骆驼迫切需要的新鲜芦苇和灌木。巨大的沙丘穿过深深的河床，蔓延起伏，距我们扎营的地方足有400码，它们中间的一小块土地极为干燥。

我们尝试着挖掘，希望找到点水，但一无所获。租来的骆驼显得筋疲力尽，我们自己的骆驼则长得高大得多，也更加适应沙漠中的工作——如果它们不是在克里雅丛林中长大，且很可能是足迹为我们所熟悉的野骆驼的远亲，那情况会是怎样？即使这样，它们也很痛苦，常向我亲近，希望得到一点可怜的食物，要是能让它们美美吃上一顿，我会有多高兴！在七张饥饿的嘴的狼吞虎咽下，一个十磅重的面包不一会儿就不见了，而我们可供烤面包的面粉和水已经供应不上额外的消费者了。

2月11日，行程充满了紧张和不确定性。我们沿河床向南走了不到1英里，广阔的河床彻底被庞大的沙丘掩埋了。继续前进，看不见任何植物生长的痕迹，甚至生长在沙丘上的红柳也都是枯死的。又走了约4英里，东面是贫瘠而险恶的沙山，于是我决定移向西南。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沮丧地找到了活红柳林，它被广袤的沙丘紧紧包围，以至于看起来像这个深不可测的、死寂的三角洲中一个真正的陷阱。在这个阴郁的迷宫中，我忽然想，如果获得水源之前，给养和牲畜的力气都耗尽了，

那么面对的若是一片广阔的沙海，不毛之地，情况会好得多。

在两个高大的红柳沙锥之间幽暗的谷地里，有人说他能从沙子里发现潮湿的水汽，因此一些人留下来，在依布拉音伯克的指导下，尝试挖一口井。在一座高大的沙丘顶上，景色豁然开朗，越过沙漠丛林，可看到南部广阔的地区，这使我重新升腾了希望。刚走了 11 英里，碰到很多棵挺拔的活着的胡杨，骆驼苦苦请求暂停。树下成堆干枯的落叶，可以为这些可怜的牲口提供不少牧草，毫无疑问，这里是野骆驼们定期光顾的觅食处，它们的足迹在林间随处可见，一些看起来还很新鲜，因此我们推测这个有动物来的地方一定有水，但还有多远呢？

对骆驼来说，迫切需要喝水，所以奈克·拉姆·辛格和我分头出发，寻找可以挖

㉔在古克里雅河三角洲终端干涸河床左岸死灌木丛里逗留



M. Aurel Stein

井的地方。成行的高大胡杨从北到南，整齐排列，使这沙漠丛林看起来像座公园。我向南走了不到1公里，横穿了另一条宽阔的河道，它的底层没有任何潮湿的地方，来到一个高高的红柳沙堆，仔细观察地平线上黑压压的灌木丛和胡杨林，却看不到任何令人鼓舞的迹象。这时，我听到远处奈克的叫声，他气喘吁吁地赶来告诉我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他寻找潮湿沙漠和我一样毫无结果，但是他向东南搜索，发现了似乎更好的东西——两个人的足迹。

我立刻和奈克返回，确认了他的发现。毫无疑问，我们之前有两个人，昏倒或是隐藏在什么地方，但一定是在灌木丛或矮丘能提供阴凉的地方，足迹延伸到可俯视丛林的一个高高的山丘，猎人们——他们显然是猎人——曾登上它远眺，因为足迹在这儿突然转向东南，他们现在密切地跟踪一些骆驼的足迹，那无疑是他们寻找的猎物。

我们跟踪他们的足迹没多久，天就黑下来。但我们所见的东西，足以使我相信，我们第二天最好沿着足迹，去找猎人曾宿营的地方。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是从井或河边来，还是把冰带到了最后的营地。依布拉音伯克刚带回他的人手，他们挖了一口16英尺深的井，却是白干一场，我们的好消息是消除随之而来的沮丧的最佳对策。很明显，很多人都认定他们再也到不了有人烟有水源的地方了，一生再也不会了，只有可怜的马匹因为我们不能从半满的水囊中匀出水给它们，整晚闷闷不乐。

2月11日早上，整个营地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轻快氛围。4点钟，叫醒依布拉音伯克后，我设法让骆驼群天亮前出发，很快到达了两位猎人登过的小丘。由队伍中最机敏的人来领头，沿着猎人来时的路线，追踪他们的足迹，这是一项刺激的任务，但是毫不轻松。不管在沙丘顶，还是庇荫的斜坡上，足迹都已变得模糊，甚至被完全消失了。向南的2英里处，在一丛杂乱的死灌木林中，有很多很多的野骆驼足迹，以致猎人留下的足迹找不到了。由于大部分的足迹看上去来自南方或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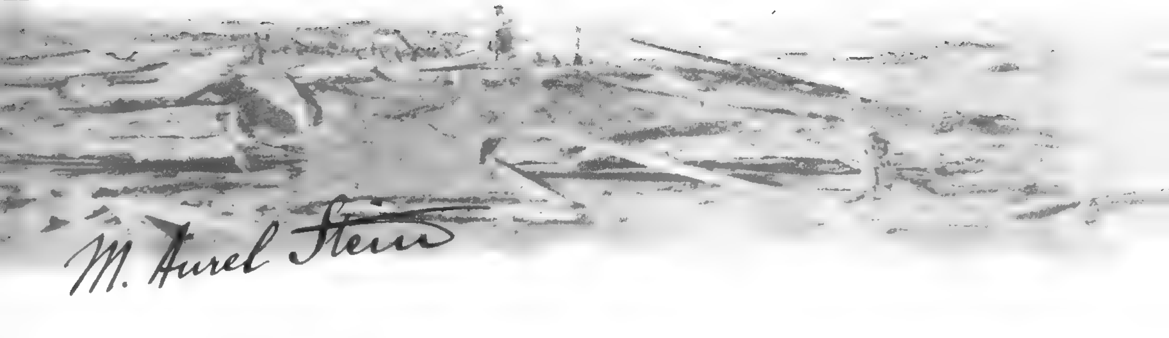
与河床平行，我认为最好还是延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大家散开成行，大规模搜索猎人的足迹，走了还不到1英里，我们就听到有人高叫找到了足迹。这次，足迹紧紧地跟着2头骆驼留下的痕迹。由于骆驼留下的印迹比较不容易被风吹去，追踪又一次变得容易，一连几公里的路程走起来都相当愉快，骆驼和猎人没有走直线，而是再三穿越古河床，多数情况下，沙丘堵住了河床，使行进变得艰难。持续地攀爬陡峭的沙坡，以及连日来在水分不足的情况下的艰苦跋涉，使队员渐渐落伍，只有依布拉音伯克和我坚定地走在前面。

河床内外沙丘由黄色逐渐变为苍白，就像喀拉墩附近和热瓦克附近的和田河两岸的沙丘一样，这个奇特的变化最初使我以为快到真正的河流边上了，但随着两岸活胡杨的数目递减，这个幻想破灭了。在东岸枯死的树林中，我们最终看到了一个生命的迹象，但却是可能几个世纪前就消逝的生命，三棵粗糙的胡杨的树干，似乎是用来支撑一个老牧人充当屋顶的篷子，支柱很白，且因为年深日久，风吹日晒而裂开了，有人在附近发现了一块没有被沙石覆盖的土块，看起来像牛粪。然而，仅仅根据这个没有哪个考古学家能够估测这个遗迹的年代，以及牧人在这里居住的时期。

大约9英里以后，我们再次看到了一片挺拔古老活胡杨。在这儿，又失去了猎人们的足迹。当气喘吁吁的队员重新发现了它们，而让我们沮丧的是，那足迹决然转向东南贫瘠的沙丘，那里没有“阔台克”（Kotek，即土堆——译者）保护足迹，搜索是如此之难，荒漠是如此让人丧气。走了2英里以后，出于安全，我们决定重新开始向南的征途。翻越了高大的沙山，我们重新发现了早上曾沿着走的河床，但很快，所有痕迹都消失在沉重的沙丘下。

早上，满怀的希望耗尽了，沙雅人走得比以往更沉重。在罗盘的指引下，穿越这个“沙漠死海”，在此刻，我也感受到了压力。高大的沙丘上矗立着枯死的红柳

丛，四处没有一株活的灌木或树，我徒劳地爬上沙丘和沙山，希望能瞥见我们曾沿着走的河床。当太阳西下，我几乎不抱任何希望能找到几棵活胡杨来喂我们可怜的骆驼时，枯死红柳包不断出现，我们再次出现在一小段裸露河床上，它是我们早上沿着走的那一条河床，还是三角洲上的另一个水道？这颇令人费解，但在当前情况下，这并不重要，河床上散布的几块干硬的黏土显示出这里不可能得到水。然而，在干渴的驱使下，队员依旧绝望地开始挖井，可挖了约8英寸后，仍没有任何湿气，也就不再挖下去了。



第八十七章

是盐湖沼泽还是冰？

营地里很压抑，除了几棵岸上活着的老胡杨的树枝，骆驼们没有别的可吃，令我高兴的是，这些骆驼非常温驯，也很强壮，它们很和善地接受了我为它们砍的小树枝，树的汁液无疑可使它们恢复精力。已经三天没喝水、经历了重重磨难的小骆驼，也贪婪地大声咀嚼着这奇怪的草料。

到了做出最后努力、寻找实际河流，以取得水源的时候了，唯一可行的安全路线是向东向西径直探察。根据这个想法，我制定了第二天的安排。按预定方向，向南走了 8 英里左右。通过观测太阳确定区域后，我和拉尔·辛格带上足够 3 天的食物，几乎没有带用具，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出发。我们希望经过艰苦的跋涉，能将搜索在东西方向扩展 25 英里，48 小时内返回人和牲畜休憩的营地，然后整个队伍向我们发现水的河流或井转移。

3 个大大缩小的袋子、2 铁罐冰是我们可利用的水源。按照几天前就执行的定额，每人每天一品脱水，这些水足够维持 6 天，这是很小的定额，考虑到食物，也要做这样的准备。在自我忍耐下，最难挨的干渴也可被缓解，但怎样劝导这些疲惫且目光短浅的沙雅人节制用水呢，水刚分到他们的瓢里，有些人就急不可待地将他

们的定量喝光，我更为那些可怜沉默的小骆驼们感到难过，它们已经显出了危险的信号。当我们从设法冻结的皮水囊中，为每头骆驼都挤出一杯混浊的水——我们从最后的井里打的水所剩下的，真是太高兴了。至于“达什”（dash），它和放学的孩子一样，活泼无忧，好在我喝茶时省下一碟水就足够它喝的了，这个忠实的伙伴没有给我带来额外的忧虑。但如果得不到水，小骆驼们很快就会死去，因此，我数了左轮手枪皮套里的子弹数，来确定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解除它们痛苦的方式。

对我来说，这是焦躁不安的一夜，沙雅人的脾气变得如此狂躁，为了应付特殊情况，把冰准备好似乎很有必要。于是，冰袋被仔细缝好，和铁桶一起堆在拉尔·辛格的帐篷附近。午夜前，我两次查看，以确保这些宝贝东西的安全。测量员一贯机敏警戒，忠实坚定，我对此很感欣慰。在这样困苦的时期，有一位如此精力充沛而乐观的助手在身边，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慰藉。

我凌晨 3 点多醒来。沙雅人已经绝望和恐惧，失去了理智，他们试图制造混乱，如若不然，我们在天亮以前早就出发了。他们没有给骆驼载上装备，而是拥到我面前，用恐吓的语调声明他们不愿再继续和我们走下去了，其实，他们一直都怀着向北逃走的想法，但这注定要导致他们的毁灭，我对这一点再了解不过。我向他们解释说，他们不大可能安全地找到回塔里木的路，还威胁说，如果有人胆敢有鲁莽举动，那我就要动武了。在争吵中，我告诉他们，我拒绝解雇他们完全是出于他们的利益；否则，他们离开，冰的供给会维持得更久，我们会大大受益。不知是我的话说服了他们，还是仅仅出于对武器的恐惧，他们又各归各位。然而，从他们脸上流露出的苦闷，可以看出他们是何等的绝望，老哈里勒的儿子托合塔尤甚。

我已决定按原来设想，向南面出发。前一天傍晚看到了连绵不断的高大沙丘成了有用的路标，给奈克·拉姆·辛格和贾斯旺·辛格（Jansvant Singh）分发了武器，负责装备和给养的安全，除了两个操作平板测量仪和圆弧测定器之外的所有人都不

许接近物资，我和拉尔·辛格出发了。走了约有2英里，干涸的河床到了我们右侧，野兔的蹄痕在胡杨中频频出现，都从南而来，动物们到那儿是为了喝水吗？但我们的希望已经多次落空，以致不再对这种迹象抱什么希望。

然后，我们到了一片广阔的洼地上，上面覆盖着光秃秃的矮沙丘。矮小的胡杨排成长列，在幼小的时候就枯死了，正如我几年前在喀拉墩遗址附近所见，延伸在克里雅河废弃不久的流址，一些活下来的树生长在几乎水平的地面上，而不是长在一贯的沙堆上。一时间，这竟给我们注入了一丝希望。然而，景色很快就变得更令人沮丧，高大荒芜的沙丘在面前连成一串，沿大致向西南方向蔓延，沙丘间隙处都极少看到耸立在单调的沙包上枯死的红柳。

我曾抱着一线希望，登上沙丘顶部能看到土地，给营地里禁食两天的骆驼们带来生存的可能，但眼前的景象却是荒凉得令人压抑，它广阔无垠，伸展到东边地平线上时断时续的沙丘链上，前面是像山谷一般的宽广盆地，目光所至，只有起伏的黄色沙丘和一块块灰白的风蚀黏土地。空气里笼罩着一层薄雾，雾的颜色奇异地融进了死一般的苍白之中，看起来我们似乎已接近了这个可怕的沙漠三角洲边缘，那对这个只有沙漠的地方再向东探察还有什么意义吗？

一直以来，都是高大沙丘指引着我们前进。我们右侧就有一个这样的大沙丘，它看起来是有300英寸高，脚下延伸的荒芜黏土地被低矮的沙丘覆盖，使它显得更为突出，它底部的大沙丘陡峭地耸立着，显出美丽的波浪线。这是个很好的观测点，不可错过。我们匆忙爬上第一座沙岭，站在它上面150英尺高的平地上，看到的景象仍是一片凄凉，正准备正午测量纬度的拉尔·辛格变得忧虑起来，我命令他带领探险队，转移到我们最后看到的一棵活胡杨那里，准备安营驻扎。然后，我自己和“达什” (Dash) 迅速来到陡坡顶，想准确地看个究竟，以求问心无愧。

从顶部看，景色很壮观，但猛一看，也令人绝望。正当我用棱柱望远镜搜索丛

林的迹象，突然间，东南偏南方向几条白色的细带闯入了我的眼帘。通过望远镜更仔细地观察，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竟是四个闪着光的条纹，那只可能是冰，或是凝结的盐！距离这儿足有4英里。

这实在是突如其来的惊喜，我们可能找到水源了！不过，那也可能是赫定从牧人们那儿听说的、位于河东支流尽头的小盐湖群。不管它的水有多咸涩、多么不堪入口，如果是结冰的，它可为我们提供冰块，即使已完全干涸，它们至少可以使我们弄清所处的位置，并给我们指出正确的方向。所以，我急忙命令坡下的依布拉音伯克，让队伍继续前进。仔细记下了那些救命的白条纹的位置后，我跑下了陡峭的沙坡，加入了队伍。队员们也都处于极为紧张的兴奋状态，我告诉他们有找到水的希望了，但我也让他们明白，它们也可能只不过是浅浅的盐水而已。险恶的沙漠横亘在眼前，它就像是对水的幻象的嘲弄。我做了最大努力，为自己，也为他人做好了失望的准备。

整个队伍以进入沙漠后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甚至行动最迟缓的人都爬上了每个可供眺望的高丘。直到约2英里后，他们的努力才得到补偿。那看来无疑像说的条纹绝不可能是个费它摩伽那（Fata Morgana），而沙海依旧荒芜，除了几棵星星点点的古老胡杨之外，没有植物生长的迹象，为什么连 一个小盐水湖都没有呢？无论它多么咸，哪怕边缘只生长着芦苇和灌木丛，就像盐水泉和罗布淖尔（Lop-nor）地区的沼泽地那样。之后，我们留意到沙地上鸟的足迹，这些鸟是生活在新鲜水源附近的。

又走了1英里，我们停下来，卸下拉尔·辛格正午观测需要的经纬仪。这些人是如此的热切不安，我不得不动用我的权力，来确保足够的人手留下来，帮测量员卸下仪器。我们向前走了还不到几百英尺，就看到一个人疯狂地向我们奔来，他是小吐尔地，我的第二赶驼人，由于急于想确定前方有没有水，他刚刚离队，打头走了。

我们很快辨出他舞在手里的是一大块冰，急着前行的人们爆发出阵阵的欢呼。

这是一块冰，一块很大的冰，吐尔地喘息平定下来，就立刻做了一篇清楚明了的演讲，伴随着的是水的流动！这是那条真正的河，这么说，我们误打误撞到了这个荒漠上的新河床。再往前半英里，我们就到了。很快，所有人都大声嚼着吐尔地带来的冰块，吐尔地非常满足，所有的疑问都被解决了，早上想闹事的人此刻也高兴了起来。

面前雄伟的沙丘阻挡了视线，直到险些从最后一个陡坡坠入冰面，我们才意识到河的宽度。这是一片闪闪发光的冰面，宽度在 160~200 码之间，向北延伸，大部分区域只在底部淤泥上一层薄冰，流过面前的水有 2 英尺深，以约 0.5 码 / 秒的

㉘到达克里雅河后，骆驼等着这些天来第一次喝水



M. Aurel Stein



㉘到达克里雅河终端的冰面后，沙雅民工在喝水

速度流过一条宽约12英尺的露天水道。人们冲下岸，跪着急不可待地喝水的样子大概是从未有过的。

顺河而下，我很快发现几块未被沙丘吞噬的裸露的土地，上面有枯死的灌木和树丛，这也证明在最近改道以前，河流曾从这里流过，我们就地安营扎寨，我把此地叫做"死亡花园"。马匹和骆驼似乎充满了活力，经过充分休息，它们冷静下来，这才让它们饮水，看着长久以来干瘪的胃部又膨胀了起来，这真是极大的乐趣！已经三天没有喝水、筋疲力尽的马儿们贪婪地躺在了从附近几株活胡杨上凋落下来的枯叶上。

对于那些13天来未喝一滴水且负重的骆驼来说，最急需的饲料这里仍没有，

那些胡杨干枯的叶子远远不能解决它们的饥饿，在一个隐蔽的河湾发现的黄“喀木哈克”（Kamghak）连塞牙缝都不够，并不挑剔的骆驼平时不会碰这种极为干燥多刺的球状植物，但现在，哈桑阿訇向我保证，骆驼会把它贪婪地吃掉。

在6天没有洗澡之后，能在浴盆中尽情享受，这可是我最大的欢乐！起初，这样奢侈地用这些宝贵的水似乎显得不太高尚，但当我最终能坐下来，享受我简朴的早餐兼午餐，外面的人洗着澡，我喝着大杯茶，更觉精神百倍。



第八十八章

在克里雅新河床附近

经过 16 天连续徒步翻越沙丘，短暂的休息对人畜都必不可少。所以，2 月 13 日，我们在河边营地里愉快地休息了一天。我们都有很多事要做，对我来说是写备忘录，对其他人来说是很多修理工作，从骆驼的“肖塔斯”（Shotas）到穿坏的靴子，包括我的靴子在内，营地里弥漫着愉悦的气氛。现在大家都待着休息，生命的贫乏显得更加突出，自从我们离开塔里木，我还未见过一个活的生命，已对这个“死亡世界”习惯了。在这里，赋予生命的水源源不断从我们面前流过，岸边也是一样的死寂，显然，这曾偏离正途的河流形成了一个新河床，它流经的土地还没来得及复苏仍是一片贫瘠。

既然发现了河流，最佳路线好像是沿河而上，它迟早定会把我们带到一片可放牧骆驼和马的活着的森林。测量员的天文观察显示我们仍在喀拉墩废墟的纬度以北，但没什么迹象能表明旧河床是在我们以东，还是以西。在两个方向进行搜索，我们无疑很快就会弄清楚这个问题，然而，这会使探险队停滞不前，并会让可怜的骆驼忍受更久的饥饿。所以，2 月 14 日，天刚破晓，我们就沿河东岸向南出发，河床很曲折，几乎全程都有高大的沙丘，使进程变得很艰难。我们原以为随着水的出现，



⑳到达克里雅河终端后的第一个营地中我的帐篷

很快就会有植物出现。然而，走过6英里的路程，我们来到横断沙丘后面一个像湖一样宽阔的河床，这才看到植物的迹象。

根据植物留下的迹象，显然可以看出河流从前可能只有部分水改道，它的水在这里储蓄了一段时间，当这个约0.5英里长、0.25英里宽的小湖水位大涨时，沙丘很快被冲垮，湖水向北倾泻，沙丘的缺口有50~60英尺，坡度依然很陡，在曲折的湖底，由于长久以来红柳的生长，一些小小的沙岛保留了下来，我们在这里最先发现了几棵活的胡杨树。几天以前，我就承诺要奖励最先发现活树木的人，现在很高兴把它颁给穆拉赫（Mullah)，他是木匠兼书记员，总是走在前面。

眼前，我们无法找到丛林。在剩下的旅途中，河岸变得无以复加的贫瘠，视野

里看不到一棵活的胡杨，荒芜的沙丘圈定了地平线。一天的跋涉快要结束的时候，蜿蜒的小河湾和彼此相隔的水塘多了起来，从众多的足迹判断，这里似乎是野兔、狐狸、野猪以及岸边丛林居民最喜爱的饮水处，从我们头顶掠过的飞鸟是两星期多以来我们第一次见到的活着的动物。正当我们停下宿营的时候，一群野鸭向北飞去，它们是勇敢的冬季留居者，还是从喜马拉雅沼泽迁徙来的鸟群的先行军呢？

我们的营地附近有很多枯死的胡杨树，但对骆驼来说，除了粗劣的喀木哈克，还是没有别的什么好吃的东西。燃眉之急是找到更有营养的牧草，租来的骆驼都已经骨瘦如柴，其中一头尽管只载着轻微的装备，但还是到后来才赶到的。第二天早上，到了2英里外河流转向西南方向处那座高丘的时候，我们终于发现了河东岸冰冻的盐水湖与河汊间繁茂的、活着的胡杨林，没有芦苇等可资判断的迹象能够引领

㉘即将干涸的克里雅河的新河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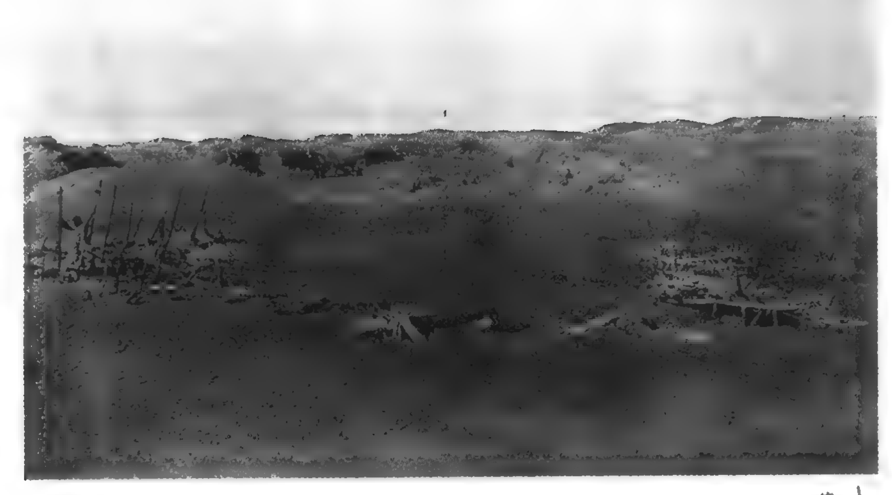


我们过河。

行进中，我们发现一小段胡杨林，就在我们所在的这一侧河岸，还发现了牧人来过的痕迹，砍断的白杨树枝和以前的羊粪，但我们在这沙漠丛林地带边缘走了不足1英里，河流又进入了一片完全荒芜的沙丘地带，众多像湖泊似的河湾变得令人烦恼。冰层迅速融化，我们人能谨慎地在盐水湖上择路而行，骆驼却只能兜大圈子。站在另一座高大沙丘上看，在河右岸远处，有一片东西向南延伸，像连绵的胡杨林。如果那里可找到芦苇和灌木供骆驼食用，那么我们放弃这条路线似乎是值得的。所以，为了勘察，我们穿越到右岸。河东足有300码宽，河岸的冰几乎都融化了，可以看到冰水在宽10英尺、深约3英尺的水道里流动。在尝试牵着骆驼过河之前，我急于探明前面的土地，于是我和依布拉音伯克，还有其他几个人，急忙向东行进。在沙丘和活着的胡杨树沙堆之间，走了不到1英里，遇到了第二个河床，它宽约150码，有一处暴露在外的水道，我们涉水过了河，但走了几百码后，遇上了第三个河床，它将近0.5英里宽，最近的水道至少有4.5英尺深，我意识到若让负重的骆驼来穿过有流沙的河流，那可能会遇到很大的危险。以前，我急切地想得到水；而现在，我却又嫌这里的水太多了。

当我们重新开始南行，河流的景色变得更加美丽，我们很快来到一处被活的红柳覆盖的沙山顶部。从那里，我们可以俯看到不少于三条不同的支流，它们交汇的主河床足有0.75英里宽，在落日余晖中，冰层闪耀着玫瑰色的光彩。如果我能在原来的行装中多装了一双冰鞋，这个地方在一个多星期以前会是多美妙的溜冰场啊！我们这一侧的土地似乎变得更开阔，在低矮的沙丘中，红柳丛不像通常的红柳那样生长在沙堆上，活的白杨树也更常见。我们决定在遇到的第一个白杨林扎营，好让这些可怜的牲口享用一下枯叶。

2月16日早晨，多云，霜冻最低温度华氏17度，显得颇为暖和，我们现在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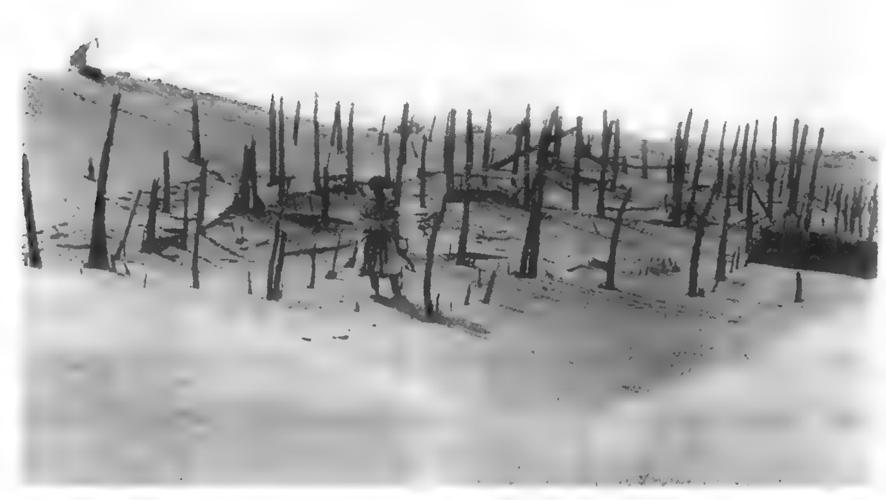
喀拉墩遗址的古四角形院落，部分掩埋在沙丘之下

到河流在几英里以外折向西南，消失在两个高高的沙脊中间。在巨大的咸水湖上，走了约 2 英里后，我们终于来到了第一个有活芦苇的河床，马儿们津津有味地享用着那些摇曳着的高茎，尽管它们是干枯的。前方不远处，我们穿越了从西南方向延伸而来的一块古老干涸的河床，那里的胡杨林中有着数不清的山羊的蹄痕。

攀登沙质河岸的过程中，我突然间听到远处一声似羊的叫声，跟我在一起的人都没听到，然而，在渴望与人接触的狂热下，他们又向前跑去。很快，穆拉汗(Mullah) 喊道他看到了羊群，但其他人都分辨不出，人们在希望和失望之间动摇。这时，我看到远处一个小沙丘上有个渺小的黑色轮廓，当我让依布拉音伯克注意那里，他敏锐的视力立刻辨出那是一个人。

人们爆发出一阵欢呼，并疯狂地追逐，险些把我们的猎物吓跑。一个克里雅河丛林孤单的牧羊人，根据我推断，他应是一个羞怯的人，现在这么一大群人在这里猛跑，他会被突然出现的人群吓坏吗？黑影爬上了小沙丘，似乎想逃走。在我们的欢呼之下，他又停下了脚步，但无论是命令，还是友好的恳求，他都不愿意来见我们，最后，队员像猎狗捉住猎物似的捉住了他。我背着行装凑到前头，看到一个看起来很强壮的牧羊人，我还清楚地记着他古怪半野蛮的装束，山羊皮做的鞋和绑腿，粗糙的山羊皮裹在身上，一顶巨大的皮帽戴在头顶。若是单独遇到这么一个人，那些温顺的沙雅人可能会害怕。在这样粗野的外貌下，一个善良的穆斯林欢迎了我们，对我来说，现在再也没有比“撒拉木—阿拉依库木”（Salam alaikum）的问候听起

㉙喀拉墩遗址南端附近的古居民点（发掘之前）



M. Aurel Stein



㉙喀拉墩遗址南端附近的古居民点（发掘中）

来更亲切。

我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我们现在在哪儿，当他说出他的牧场叫“尧干库木”(Yoghan-kum)，我立刻判断出了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一天前，我就告诉测量员和依布拉音伯克，从上次在正午观测验证的平板仪测量结果判断，我们一定很接近通古孜巴斯特（Tonguz-baste)。1901年，我观测到，当时一条界限分明的河道显露出有支流分裂出的趋势，我仍清楚地记得“尧干库木”是座高大沙山的名字，它的西侧排列着不同的河流古道，像手指伸开一般。

总而言之，赫定曾沿着这里走过。我在1901年发现仍充满水的古河道，应位于我们所走的路径的东部，起初这看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理解，因为根据平板测量仪，我们距离被认为是“通古孜巴斯特”所在的经线以东很远。幸运的是，不管如何解

释，这样的矛盾都不会影响我们的位置。我知道，我们已经沿着这古老的河床，到达了克里雅河沿岸的繁密丛林，这次沙漠之行的所有困难和疑虑到此结束。

一份慷慨的礼物使年轻的牧羊人忘记了恐惧。在他的带领下，在上游几英里河水被坚实的冰层覆盖的地方，我们渡过了河。在向通古孜巴斯特牧羊人营地的行进中，我得以查明，河流约在4年前冲破了尧干库木的高大沙山，流向北方，形成新河床的源头。河流的转道给牧人们带来了很多麻烦，旧河床上的植被逐渐枯死，旧牧场所需的水源只能从深井中获得。

我在1901年看到的河床彻底干涸了，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沙丘堆积在上面，这个迹象和新河床上没有植被的事实，显著地证明河流变化所需要的时间，河床逐渐淤积，促成了这些变化，使得河流在一段时期以后，不得不寻找新的河道，或返回久被遗弃的河道，这一点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不少于4条干涸的宽阔河道在通古孜巴斯特上分离开来。无疑，无论是已经枯死了，还是在枯萎中挣扎，丛林带都经历了几代的发展，这些都有助于估计判断这片现在被我们抛在身后的、令人恐怖的三角洲地带形成现在这种状况所需要的时间。



第八十九章

更多的塔克拉玛干废墟

我们刚穿过的那片土地有种神奇的魅力，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在那里的勘察工作也很有意义。我非常高兴，在经过了一天必要的休息之后，我又可以在 1908 年 2 月 19 日，重新开始在喀拉墩（Kara--dong）的考古工作了。那条河在几个世纪后的最近一次变化中，我又得以再次身临此地。

1901 年 3 月，我在新疆的第一次考察中，连续的沙暴阻碍了我对这一地区进行彻底的勘察。在那个前不久刚发现的巨型四方建筑物南边大约半英里的地方，流动的沙丘刚刚移离小屋，小屋遭到了破坏，现在被深深地埋在了沙下。在较早几个世纪的某些时候，沙漠深处曾经有一个小型的农业聚居地，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几个界牌，充分证明了上面那个推论。在这次挖掘过程中，沙雅人和从牧羊人中挑选出来的一个小分队给我们提供了帮助。

在这些牧羊人和猎人中，没有一个人对那些古迹有更多的了解。于是，我决定顺河而上，以便尽可能早地见到那队从和田来的寻宝人。根据麦克特尼先生帮我做的安排，在从库车出发前，我就已经把他们派了出去。2 月 25 日，我们这两队人马按期相聚，这令我非常满意，这一天，在我从前的老随从肉孜（Roze）的指引下，



㉒和田寻宝人普拉特·穆拉赫和依布拉音

12个熟悉的和田塔克拉玛干人（Khotan Taklamakanchis）在我原来在阔其卡尔乌格勒（Kochkar-oghil）的营地附近与我会合了。再次见到这些经验丰富的寻宝人，我非常高兴。他们不仅带来了从和田寄来的邮包，而且带来有关本地的准确信息。那些从沙雅来的人现在可以被解散了，我用银两付给他们丰厚的酬金和旅费，他们觉得很满意。他们先到和田，然后经由贸易路线回家。一个月后，当我再次来到克里雅时，我听说，这些狡诈的家伙把他们在沙漠中冒险挣的钱竟然拿去赌博了！

我的老朋友布尔哈奴丁（Burhanuddin）沙漠清真寺的长老们，以及一个远道而来的朝圣者，热烈地欢迎我的到来。在欢迎仪式之后，我和我的寻宝人沿着一条新的路线，前往达玛沟（Domoko）绿洲北面的沙漠地带。在长满红柳的、很容易迷



㉘克里雅河布尔哈奴丁（Burhanuddin）沙漠寺院的化缘僧人，即迪瓦纳（Diwana）

惑人的地区，寻宝人成功地找到了一大片分散开来的废墟，废墟中还有几个佛教寺庙。1906年，我曾去距离这里以南8英里的哈达里克（Khadalik）进行考察，但却没有发现这些废墟。与废墟相连有一片灌木丛，我们把它叫做“法哈德·伯克·亚依拉克”（Farhad-beg-yailaki），废墟大部分遭到了附近“老达玛沟”（Old Domoko）村民的破坏。老达玛沟村，正如我前面所描述的，六七十年前还有人居住。3月份上旬，我很容易从达玛沟招募来大批劳工。经过挖掘，我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现了非常有价值的梵文手稿，手稿保存完好，带有绘画的饰板，还发现了古和田语木简（tablet）。经过考察，证明这里是在公元8世纪的后半叶被废弃的，像在哈达里克废墟一样。

在这些废墟中，我们发现的最好东西是在一个小佛教寺庙中找到的，寺庙的地理位置很奇特，建在一个高约40英尺红柳覆盖的沙丘。内殿保存相对完好，墙是黏土砌的，寺庙建造时，这个沙丘比现在要低，地面上堆积的沙子已经比原来的地面高出了18英尺。

内墙壁画中的一幅，被认为它的主题与印度的天花女神（the goddess of smallpox）——鬼子母（Hariti）相同。与那个犍陀罗著名的希腊艺术风格的佛教塑像委婉构思相一致，恐惧女神——这个儿童毁灭者，也被描绘成一个衣着华丽的慈祥老妇，一群小男孩围着她的臂膀嬉戏。与古代的印度一样，鬼子神母在塔里木盆地也为很多人信仰，M.福彻把她称作Buddhist Madonna（佛教圣母）。冯·勒柯克

㉔法哈德伯克亚依拉克（Farhad-Beg-yailaki）遗址红柳沙丘中的佛寺（发掘中）





㉕达玛沟附近喀拉羊塔克佛寺废墟

(von Lecoq) 博士带领的德国远征队在吐鲁番挖掘出来一幅鬼子母，这幅画中的鬼子母与基督教圣母极其相似，好像就是以基督教圣母为蓝本来设计的。

这个内殿最初建造在红柳沙丘的顶部，这给我们提供了两点具有地理意义的暗示：首先能给我们测量神奇沙堆形成的堆积的速度，再次它也证明了法哈德伯克 (Farhad-Beg) 所建的年代是在公元 8 世纪，甚至更早，那时这里的地貌与塔克拉玛干灌木丛地带和耕作区之间现在的地貌非常相似。

在气候条件没有任何很明显变化的条件下，人类的活动给这里带来了变化，我发现新兴的玛拉克阿拉加 (Malak-alaga，1901 年我曾来此地考察) 灌溉范围不断扩大，正在向“老达玛沟”延伸。1906 年，我考察了哈达里克废墟，从那时起，哈达里克就一直种植春季庄稼，村民们也已经在法哈德伯克周围寻找一个高度合适的

地点来，将达玛沟亚尔下游的水引过来。最后，我在两地的工作也取得了成果。

后来，我有机会去了达玛沟和固拉合玛（Gulakhma）两地，亲眼见证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和日益繁荣的景象。1906年，我在那里勘察时，一个大集市就已经在达玛沟出现了，而且全部由当地人经营，新开垦的一片土地准备灌溉，沙漠灌木带正在快速减少，其间的红柳沙丘将两个村庄分隔开来。但是，现在有人还抱怨在过去的10年中，夏季降雨量一直不足。无疑，持续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其他一些经济因素对这里的改变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因素，这里就成为观测“干旱作用”的理想之地了。

3月份剩下的日子，我们进行了补充的考古工作，像“喀拉羊塔克”（Karayantak），“乌鲁克麻扎”（Ulugh-Mazar），以及“策勒”（Chira）、“固拉合玛”、“达玛沟”绿洲地图中标志的边缘沙漠区域，然后向西走，前往和田。4月份的头几天，我在和田作了短暂停留，过得非常愉快。我的老朋友都来欢迎我，我很满意地看到了那些从库车送来的古董安全地保存在阿訇伯克（Akhun Beg）家里。

不过，也许最令我高兴的事，还要算我亲爱的老房东亲自迎接我。为了到麦加朝圣，他一年半以前就勇敢地出发了。经过了乘火车横穿俄罗斯和海上的颠簸之后，这个身材魁梧的老人看起来比往常要兴奋得多。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阿訇伯克简直成了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他有趣地叙述着他从撒马尔罕（Samarland）到斯坦布尔（Stambul）、麦加圣地，从红海到孟买，喀什米尔以及喀喇昆仑山脉。我住在他的花园里，享受着新疆这短暂而美丽的春天。现在，老人再次回到了这个繁荣绿洲，回到了美丽的家，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多么的骄傲和兴奋！正值开花时节，李树和杏树落下片片花瓣，像雪片一样，洒满了我的帐篷和整个花园。

在和田逗留期间，除了一些需要紧急处理的事情之外，我还为返回印度作了安排。但是，北部沙漠里还有大量考古工作需要完成，我知道沙漠里的气温将很快持

续增长，到时所有的考古工作将不得不停止。在4月5日，我再次告别了和田的朋友，开始前往阿克苏（AK-Su）和天山脚下。我的“寻宝队”向导们在和田绿洲外围最北部找到了废墟，我们首要的目标就是去那里考察。我让拉伊·拉尔·辛格（Rai Lal Siugh）在和田周围考察时，提前确定好这些废墟的具体位置。卡拉萨依（Kara-sai）是西北边新开垦的居住地，就在卡拉萨依附近，我找异常破败的废墟，发现了大量用真正的巴黎式石膏（plaster of Paris）制作的小佛教浮雕，虽然整个建筑已经完全腐蚀，大小浮雕仍保存完好。

在我去废墟途中，我在伊斯兰伯克在阿拉吐其（Altuche）新建立的房子过了一晚，伊斯兰伯克是我1900年探险时的管家，他热情邀请我到他家过夜，我这次满足了他的要求。作为他热忱、有效工作的回报，6年前，我向潘大人提了建议，为

㉙我和队员在策勒北部沙漠中的乌鲁克麻扎



他争取到了他的老家、喀亚什（Kayash）镇的米拉布（Mirab）负责运河。由于政绩良好，他得以继续留任。1906年，我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已经被提升为伯克了。我感到很欣慰，看到了我原来的管家获得了成功，任职期间，在当地做出了不小的成绩。

看到逐渐扩大的耕地遍及各处，我心里感到欢欣鼓舞。我的老朋友潘大人任这里的按办（Amban）时，在喀拉喀什（Kara-kash）河左岸挖掘了一条运河，为一片多沙地带提供了水源，现在已经形成了伯格明（Bogar-ming）镇（canton），经过一天的行程，才走过了这个地区。我们要去阿克苏，我很想再次见到博学的道台大人，他曾经给予我有效的帮助，这是我这次阿克苏之行的主要目的。听到种田人都来赞扬他，我是倍感高兴。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那些农民来到了这里，现在却成了殷实之家了。

我向东而行，穿过了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Yurung-kash）河之间贫瘠荒凉的沙漠。在玛亚克里克（Mayaklik）附近一个看起来毫无希望的地方，我偶然发现了高沙丘下埋藏着一座大型的佛教寺庙。经过一天艰苦的挖掘，墙终于露了出来，墙壁上装饰着巨大的壁画人像，雕刻着大型的泥灰浮雕。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清楚地表明，这座寺庙像玉龙喀什河对岸的大热瓦克寺庙（Rawak Stupa）一样，都属于公元早期的几个世纪。不幸的是，也像热瓦克一样，由于接近河流而导致下层土潮湿，这里所有的木制结构都已遭到了破坏，墙上的石灰和浮雕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变潮、变软了，一见阳光，那些壁画就一个接一个毁掉了。若继续挖掘下去，这座寺庙遗迹将遭到彻底的损坏，所以我只能拍些照片，移走一些小壁画。

然后，我们转向北行，经由通向和田河床的沙漠路线，向阿克苏进发，那个河床在这个季节已经干涸。从塔瓦库勒（Tawakkel）开始，篷车队由卡斯木阿訇（Kasim Akhum）负责，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卡斯木阿訇是个经验丰富的猎



㉛麻扎塔格山上的古戍堡和烽火台

人，7 年前，在我去丹丹乌里克（Dandan-oilik）的探险中，他曾和他的父亲陪同我。令人惋惜的是，这个强壮的老人几个月前去世了。以前，我已经隐隐约约听说了在神奇的麻扎塔格（Mazar-tagh）沙山上有古老遗迹的信息，这座沙山从西北向和田河的左岸延伸的沙山的最后一支，海拔很低，几乎已经完全被风化。

4 月 16 日，我到达了麻扎塔格（Mazar-tagh）沙山。在宽阔的河床向上，它高耸起 200 多英尺，沙石山崖略带红色，显得贫瘠荒凉。在它的顶部，我们发现了一座保存相对完好的城堡，这使我感到非常满意，很明显，它是用来保护通向河流的道路。从半山腰的陡坡俯瞰那条河，看见不少许愿用的旗子，旗子已经破烂不堪，人们认为是圣人的休息地，山由此而得名。这构成了一幅迷人的沙漠画卷，死一样沉寂的红色岩石和黄色沙粒，由于笼罩各处的热气和耀眼的光芒，岩石和沙粒的颜色显得更加深了。

在陡峭的山顶向下看，城堡就像一个强盗的根据地。在很久以前，城堡毁于大火。我对它周围的垃圾堆进行了挖掘，这让我们足足忙了 3 天，天气又很炎热。在清理寺庙大厅和内堂时，我们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吐蕃文书，纸文书和木文书都有。但和东墙外的大垃圾堆相比，这点收获也显得太少了。文书保存的条件非常好，因为沙脊很高，下面河水的潮气根本到达不了这里，也没有任何植物生长的痕迹。外围较低的沙脊阻止了流动沙丘的破坏，也阻止了风蚀作用的破坏。

看起来，这座废墟就如同另一个米兰，上面堆满了无法形容的垃圾。这些吐蕃人每建一处营地，都会留下这样的垃圾，还散发出怪味，我至今还记得那样的臭味。在层层垃圾中，我们又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吐蕃文书，汉语和婆罗谜手稿以及少量的

⑳在麻扎塔格古戍堡下垃圾层中发掘古代文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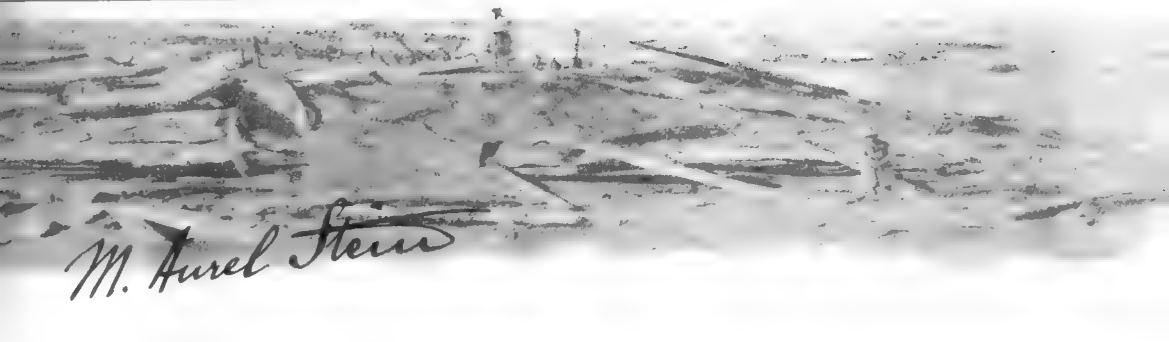


M. Aurel Stein

回鹘文手稿。像在米兰发掘出的文书一样，这些以吐蕃文书为主的古代文书是在公元8世纪或9世纪,吐蕃势力渗透到这里的时候留下的。经过我的合作者A.H.弗兰科(Francke)博士所做的考证,这些文书主要涉及军事报告,调拨命令和类似的东西。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古币和汉语文书，进一步证明了废墟所属的年代。沙畹考察了其中部分保存较好、内容较多的汉语文书，其中一个文书是每日开销的记录，记录了每一个细节，读起来非常有趣，是寺庙里的和尚记录下来的。这个书简里经常提到各种蔬菜，还有其他奢侈品，这在如此荒凉的沙漠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和尚留下的书简一定来自很远的地方。不管这个特殊的记录来自何方，有一点可以确定：像米兰的废墟一样，这个城堡标志着在中国在唐朝时期失去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以后，西藏的统治扩大到了多远的区域。

在我忙于挖掘工作的同时，我让测量员沿着这座向西北延伸的沙山进行地理考察。沿沙山，他勘察了12英里，发现它还向远方延伸了很长的一段距离。考虑到这座低矮山脉的走向，以及其与我们后来在莎车（Yarkand）河远处的巴楚（Maral-bashi）和图木休克（Tumshuk）附近勘测的那些独立开来的山脉在地理结构上的相似性，它非常有可能是一座古老山系的遗留物，这个古山系向东南延伸，到达天山山脉最远处的塔里木盆地。经过无数年持续不停的风蚀，原来古老的山系变成了现在的小山，与那些孤独的山地失去了连接。1856年，赫定穿越莎车河边广阔的移动沙丘时，也没有发现这些山地连接的任何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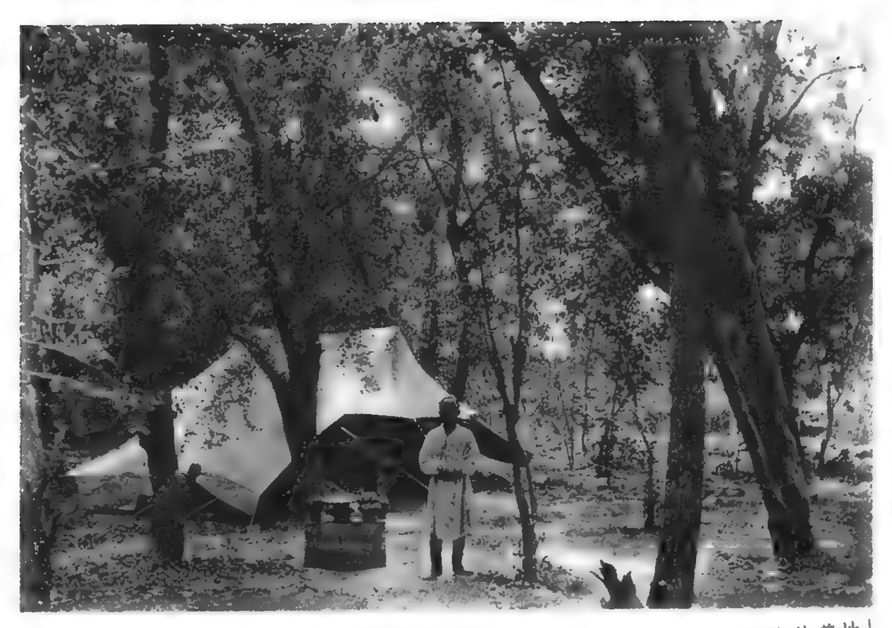


第九十章

从阿克苏到莎车

4月20日，我从麻扎塔格出发，沿着和田河干涸的河床，前往阿克苏。经过8次快速的行军，我们向北来到了和田与塔里木的交界处。一路上，我们遭受了沙漠的酷热和沙暴不断的袭击。这样的条件使我强烈地认识到了，赫定在1896年5月第一次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时的悲惨经历。后来，在伯克萨姆（Boksam）宿营地，赫定被迫休息，他就在那里遇上了卡斯木（Kasim）。现在，我也碰上了卡斯木，他带领我们沿着河右岸，走了20英里后，到了一个淡水湖。当年，赫定穿越"沙漠之海"，口渴难忍，就是这个湖救了他一命。在沿河床的岸边，每隔较长一段距离，就会有这样的湖泊出现，湖泊里的水也很可口，这说明沿河床一年四季都有地下水，即使是在最干旱的季节，也是如此，地下水通常有1英里多宽。

继续往前走，一连几天，我们都在新老河床交错的地带里穿行，卡斯木给我们带路，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想起了克里雅河（Keriya）干旱的三角洲，与那儿比起来，我们现在所走的路线水源充足，草料充分，就像一次奢华的巡游。在这次旅程中，唯一的小插曲是由一只老虎引发的。在到达塔里木前的那天晚上，跑来一只老虎，绕着我们的营地咆哮，很明显是想找一匹小马或毛驴。我的小狗达什狂叫了起



⑳我在阿克苏伯克果园中的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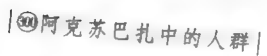
来，把我给惊醒了，但其他的人根本没理会狗的叫声，依然蒙头大睡（要不是有老虎，我的这只狗才是个好睡手呢）。直到第二天清晨，在去往塔里木途中，我们在商旅路上发现野兽留下的大脚印，一直走了6英里之后，大脚印才消失。

4月27日晚，乘坐牧羊人的渡船，我们越过了塔里木河。整个晚上，大沙暴刮个不停。第二天清晨，我们被一片远远延伸至阿克苏以北、气势恢弘的雪山所倾倒。根据俄罗斯绘制的地图，我们把一条冰雪覆盖、高入云霄的巨大山峦确认为天山的最高峰——汗腾格里（Khan-tengri），距离我们现在的距离约330英里。天山，这座几百英里开外的壮丽的"天国之山"，以此给了我们一个最新颖的欢迎式。遗憾的是，几个小时以后，它就永久消失在漫天的沙尘中了。

再经过3站地路程，我们才能到达阿克苏的新城区。途中，我发现雪山融水为

阿克苏的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可这里耕地稀少，耕作得很不精细，二者形成惊人的对比。在这儿，这些本来可以繁荣兴旺的绿洲现在却很落后，这种状况绝不是因为本地的水源不足。这里的鞑靼人（Tardar）外表强悍，生活习性还没有开化，与和田人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些人有克尔克孜人的血统，这在我以后的人类测量学测量中得到了证实。

在阿克苏管辖区的总部，我找到一个绝佳的扎营地，这里绿树成阴，与伯克的郊区寓所相连。第二天，我再一次见到了我的中国老友、道台潘大人。他看起来依然精神矍铄，和蔼可亲，对我的探险兴趣未减，正如我7年前在和田最后一次见到他一样。在阿克苏，他的地位尊贵，生活平静，这与他好学深思和宁静淡泊的生活习性相得益彰。就其性格而言，他根本不可能成为行政要人（Nabob）。因此，我常



⑳阿克苏巴扎中的人群





⑩我的老朋友和赞助人阿克苏道台潘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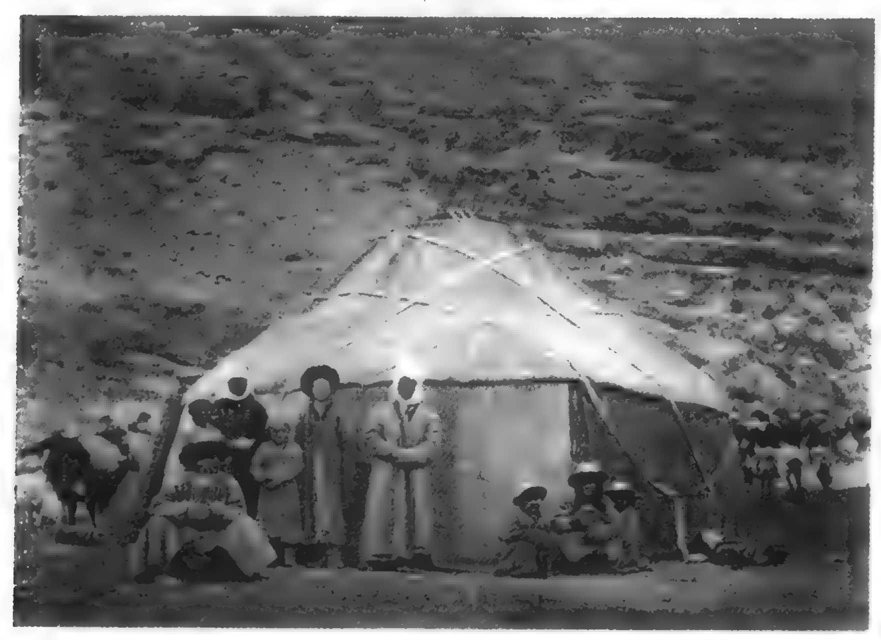
在内心惊异，像这样一个诚实和忠厚的人，他到底是怎样一步步高升的呢？

即使和我距离遥远，潘大人一直都一如既往地给我提供帮助，这次我能有机会，亲自对他表示感谢，我心里十分高兴，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在这里待上了5天时间。5天以来，日日过得都很愉快。这几天，我们俩有说不完的话，我告诉了他这两年来探险所取得的成果，我们一起回忆起我俩在和田时的情景。我给潘大人带了几件我在敦煌长城和其他一些地方出土的文物，看着他虔诚地摆弄和研究那些汉代遗物的时候，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油然而生。我还让他看了《古代和阗》的样本。

同时，我在阿克苏之行的实际目的也达到了。拉伊·拉尔·辛格将要穿越天山的外围山脉、以至喀什噶尔以北的山口进行勘测，这需要当地的支持；通过潘大人，我获得了这种帮助。回印度之前，我这位勘测师对这次独立工作的机会无比珍惜。他做这种勘测工作已经有整整24年了，足迹遍及了整个亚洲，从阿拉伯沙漠到蒙古，但这么多年的艰苦工作丝毫没有减弱其对勘测工作的执著、热衷和激情。

同样，诚实的蒋师爷也值得我格外关照一下。凭着与潘大人多年的交情，我替蒋师爷谋得一个官职。从踏入新疆那一天开始，蒋师爷已经在这里待了25年，他一直都想求得一官半职，但至今还没有实现。于是，一张记载了蒋师爷前期表现及其为我所办之事的详细报表就此拟定，并将送至乌鲁木齐府台或总督，供其审批。这

⑩曼古斯（Mangush）伯克的毛毡帐篷前的克尔克孜人





⑯乌什牧场来的克尔克孜人

份报告以我的名义起草，以获得官方认可为目的而结束。作为一个“外人”，尤其是一个外国人，我对这份报告能否批准不抱太大的希望。但是，潘大人对蒋师爷的报告评价很高，甚至费尽心力地亲自为这封信修改润色。他同时答应在报告下盖上他的大印，用他专用的信封，把信送到“吏部”高官那里。蒋师爷也因此踌躇满志，他现在终于有希望能有朝一日步入官场，虽然他没有钱在北京买个官做。几个星期以来，有关蒋师爷与新疆“内政机关”（Civil Service）（蒋师爷对这种机构可是了解得一清二楚）的过节及其他逸闻不胫而走，越传越厉害，蒋师爷的成绩和弱点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

我不想离开潘大人。因此，我也虚伪地说，当他成为乌鲁木齐府台的时候，我

会再来造访。我无法预料到还有什么样的官运财气等着潘大人，但是，就我而言，我能期望实现我的诺言吗?

送走了拉尔·辛格之后，我沿着托什干达里雅山谷（Taushkan Darya）上行，托什干达里雅山谷是阿克苏河的最主要的水源。在经过了3次愉快的行程之后，穿越了接连不断的耕作地，5月8日，我们抵达了风光秀丽的乌什小城（Uch-Turfan)。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很多克尔克孜人，他们都来自天山山谷里的牧场。天山山脉在依塞克库勒湖（Issik-kul Lake）附近就是中俄边界，在这里，可以通过别迭里山口（Bedel Pass）穿越天山，这个山口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塔里木盆地和西土耳其斯坦的重要通道。在这里，我欣喜地参观了玄奘所踏足过的最后一块圣地，这种机会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在这次短暂的停留中，我对克尔克孜人进行人体测量。克尔克孜人是当今塔里木盆地，尤其是塔里木西北部，人口种族构成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从乌什开始，我们向南穿越了风景秀丽的荒山，我还没有对这些进行过勘测，到达了默默无闻的柯平绿洲（Kelpin)。在乌什山谷的时候，我曾隐约听到人说，在晴天的时候，可以看见山里远处有一座神秘的小镇，但当人们去寻找它的时候，它又不见了。在5月11日，沿着一座坦荡而干旱的山谷，行进了35英里，到达克尔克孜伯克马古什（Kirghiz Beg Mangush）的营地，进入了如阿尔卑斯山一样清凉的山谷，我发现了上面传说确切的来源。山谷南面的山峦高耸入云，参差交错，山峰不禁让人想起阿尔卑斯山提洛尔的朵莫米特（Domomites of the Tyrol）山峰，山峰虽然没有银装素裹之秀美，但它仍超出喀拉西尔为山谷（Kaka-shiwe）13 000英尺，挺拔的绝顶和陡然下落的石墙确实与残破的碉堡和烽火台无比相似。

克尔克孜人称这些山峰为“喀卡亚德”（Kaka-jade)，并对它们充满了迷信般的敬畏。他们告诉我，在这些群峰之间有巨龙盘扎，不时吐出云朵和火焰，以显龙

威，这与人们的传说很相似。这不禁让人想起早期的中国圣僧所讲的故事，他们听说在帕米尔高原及兴都库什山口那里居住着龙（Nagas）。我费尽心机，从机敏的赶驼人哈桑阿訇口中套出在那座山的南坡有一个石像，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越过了海拔约9000英尺赛克孜汗山口（Saghiz-kan Pass），多亏是让克尔克孜矮种马为我们驮行李，这种马适合走山路。我们在山口南面的夏依特卡克（Shait-kak）安营扎寨，可以从岩石槽里找到水。5月13日，我离开营地，在马古什伯克（Mangush beg）的引导下，继续寻找石像。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旅行，虽然路很难走，恐怕只有克尔克孜马才能在一天内走完这样的路程。紧靠矗立群峰之下是平地，经过这片平地时，我这才意识到山峰的奇特魅力，明白了为什么在古老传说里，拥有奇珍异宝的邪恶国王把魔法城堡建在这里。

最终，骑马走了17英里后，我们抵达了恰勒阔依德（Chal-koide）的克尔克孜牧场。恰勒阔依德恰好位于“喀卡亚德”东边峻峭的陡壁之下，乌什的汉族人又把“喀卡亚德镇”称作“藏王之城”。令我惊讶的是，小岩礅之上有个规则的伊斯兰教圣墓（Ziarat）的粗糙石墙，里面赫然放着传闻中的石像。它是一块长柱形的厚石，约3英尺高，其上粗糙地刻着一个手持弯剑的男性形象的浮雕。浮雕非常粗糙，无法估测其年代，但显然历史很久远。浮雕边上的花岗岩上刻着一个微缩的佛塔，所以，无论这个石像想要表现什么，但肯定这个浮雕可以追溯到佛教盛行的时期。

最使我惊奇的，是在石像的周围，我发现了正统伊斯兰教圣坛上的常见许愿祭品——马头骨，野山羊角，系在长杆上的碎布，等等。很明显，无论这种崇拜怎样使乌什毛拉们深感愤慨，并且大声抗议，这种拜祭仍持续到了现在。在伊斯兰教盛行的地区，我从没在其他地方见到过早期的宗教遗迹如此完好地流传至今，并被几代克尔克孜牧人膜拜。石像雕刻表现古代某位被称作“喀孜阿塔”（Kaza-ata）的英雄的妻子，虔诚的信徒在山顶就可以看到石像。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清楚表明，这



柯坪北部库拉木博古孜 (Korum-boguz)

个保存至今的神秘圣坛植根于对某些奇特自然现象的崇拜，这种崇拜在远古和现今的民间传说以及印度传说中都很常见，佛教的地方膜拜也常凭此借题发挥。

在傍晚的回程途中，在萨尔拜勒山口（Sar-bel Pass）下，克尔克孜人在毡包中用牛奶款待我们，上千只羊和羊羔们喜悦地归营。很难明白，它们到底在哪儿找到充足的牧草，因为这些狭窄高原之上的山峰存雪极少，坚守住在山里的少数克尔克孜牧人经常缺水。在这里和贫瘠的外缘山脉中，我发现都很干燥。

在这些山中，很少有泉水，所有的旅程完全依靠天然喀克（Kak）中的存水，我对这个现象很感兴趣。在匈奴人越过哈密南部北山（Pei-shan）的高岭，进攻敦煌和丝绸之路时，我想那时的北山就和这条山脉现在的境况相似，而现在的北山已经完全断水了。其实，克尔克孜人也进行着与匈奴人类似的活动，人们仍然记得，在天山山谷通往阿克苏和喀什噶尔的大路上，克尔克孜人曾抢劫路人，现在如果中国当局放松控制的话，这种抢劫仍很有可能死灰复燃。

往下走，通往柯平的路线穿越了狭隘粗犷的峡谷，现在只要雨后，这五彩斑斓的峡谷里才有水流过。地层扭曲成奇怪的形状，自然力把地层深深地切开，露出沙石和片麻岩。我多么渴望能知道更多的地理知识，以对这些奇异的地理现象进行解释啊！开阔的柯平山谷与天山最低的外围山脉相连，在柯平，我发现了一小群依靠泉水维生的小村落，这些泉水从贫瘠多石的山谷中流出，流向北面的山脉。绿洲离主干道如此之远，以至于所有的人口都倾巢出动，来看“费朗”（Firang）。

在这个绿洲短暂的停顿中，我认识到，不管这里的耕地是多么集中，其可用来灌溉的水也不足以满足人口迅速增长的需求。但是，柯平人仍不愿意永久迁徙，就算是水资源富裕的阿克苏，柯平人也只是作为临时的劳工，进行季节性的耕作。他们总是渴求找到另外的水源，给我们带路的老伯克抱怨说，他们没有像那样有能力的统治者，以开山凿石，把多什干达里雅（Taushkan Darya）的河水引过来。难道

是去麦加朝圣的人告诉了老伯克的这些话？在去麦加途中，朝圣者会路过位于马拉汗特（Malakand）之下的斯瓦特运河（Swat Canal），斯瓦特运河给白沙瓦谷地的部分地区带来了水源，使荒芜了几个世纪的土地变成了可耕地。

在现存的可耕地边缘，我仔细考察了古老的定居点遗迹，但从这些遗迹中根本无法推断出柯平过去的耕地范围有多大。但极其凑巧的是，从寻宝者那儿打探出来的消息，却使得我追寻到了标志古代定居点的大面积瓦砾堆。这个残破的废墟位于完全沙漠地带之中，在干旱的柯平外围山峦和喀什噶尔河下游之间。现在这个季节，天气酷热，很难携带饮水，我被迫把骆驼都留在了阿克苏，进一步增加这次考察的难度。向导带领我们走了40英里，来到这个遗址中央，结果发现由于严重的风蚀，值得发掘之处几近于无。

这个遗迹被确认为是一个城堡，四周被塔提包围，有很多坚硬的物品、钱币及其他类似的东西。这里为数众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这片地区虽然现在人迹罕至，饱受流沙及风蚀之患，但是从汉代至公元8世纪，它一直是人烟稠密的定居地。在某些地方，仍隐约可查运河的遗迹，这些运河把喀什噶尔河的河水引了过去，运河南部更远的地方也已经慢慢干涸。同时，我也确认了中国古代的大路，通过一系列废弃的烽火台，可以看出当年大路的走向。

在这里，困扰着考古学家奇特的陷阱也值得提一提。我们发现了18、19世纪的铜币和银币，城堡废弃的时间因此变得十分明显，我的惊讶不言而喻。在刚抵现在大路上的图木休克村（Tumshuk），这个谜团就被揭开了。年老的喀热勒巴什(Karaul-bashi)，也即本地治安的负责人，讲述了阿古柏（Yakub Beg）在1876年如何在亚依德（Yaide）击溃一股叛乱分子的，亚依德离这条大路约东北两站地的路程。许多亡命之徒妄图经由沙漠潜逃，但是都极其悲惨地死于8月的烈日和干渴了。后来，柯平人到沙漠里，来找这些人留下的钱财和珍宝，并把他们的尸体掩埋。一

位未来的古物研究家，比方说公元3000年的古物研究家，又怎样来确定我在这个废墟里所捡到的现代钱币的真正来源呢?

图木休克附近有一些残破不堪的佛教寺庙，考古学家曾来这里考察，伯希和对它们进行了系统的挖掘，距离这些寺庙很远的地方——大路以北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在古时，始于喀什噶尔河的耕种地比现在要多，在沙漠深处，我发现了运河、河流末端的河床及熟悉的死森林的遗迹。我多么想趁这几个星期的冬天时光，沿着老路线返回喀什米尔啊！但是，若我现在从位于图木休克和巴楚之间、喀什噶尔末端的小绿洲出发，向北而行，那么在这个季节是不可能在途中进行长时间的勘察。

在这一段长途骑行中，我头顶酷热，日行30~40英里，穿越了荒芜的干草原和红柳林。一路上，我有机会进行了有趣的地形考察，在这个从没人勘测过的沙漠带

|305告别我在克里雅雇来的骆驼|



上发现了一系列平行的低矮山脉，这些山脉在地质上和图木休克和巴楚周围突兀起伏的小山明显相连，向东南方向延伸，一直到塔克拉玛干之中。

尽管在这个时节，酷热，烈日，干渴严重地困扰着工作，但我对其之专注未减丝毫。然而，我还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处理，必须返回和田。从巴楚到喀什噶尔和莎车的路很顺畅，考虑到以后5天的新疆旅行不会再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我花了2天时间，才说服了自己离开巴楚。我盼望能再次见到麦卡特尼夫妇，感谢他们在这两年里为我提供的帮助，虽然我们相隔很远。我知道，麦卡特尼夫人马上就要启程回英国了，她还要随身带着孩子，可以想象她要多么细心地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

同样，我也花不起兜圈子到喀什噶尔的时间，因此，我选择了回莎车最直接的路线。由于要用平板仪做测量，我不得不在烈日下穿行，在长达130英里的旅途中，我们分5次快速行军走完了全程，身体倒也没有少遭罪。通过细致的观测，我取得了不少成果，它使我了解了影响沿莎车河地区灌溉的自然条件，这也是这些绿洲中

⑩木工在制作装古物的箱子，在纳尔巴格（Nar-bagh）院子里



耕种地区外部条件不稳定的原因。我有这样的感受：同塔里木盆地的其他地区一样，只要这儿有一个像旁遮普或埃及那样的灌溉系统，这里就会流出一股金水。

在莎车，我极其荣幸地再次见到了瑞典医疗队（Swedish Medical Mission）的罗杰特（Raquette）夫妇，于是，我不得不在莎车多停留几天，但最主要目的是卖掉从于田带来的骆驼。在这两年的沙漠探险中，这些忠实的同伴与我们朝夕相处，现在要和骆驼分手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但是，我们不能骑骆驼来穿越山脉，返回印度，而莎车恰好是南北贸易的聚集之地，在这儿卖能卖个好价钱。自从我们在冬天成功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后，这些骆驼的好名声传遍了商旅队沿线，人们都知道我这些骆驼在沙漠里所经历的艰难险阻，知道它们即使一连几个星期无粮无水，骆驼也可继续前进。

因此，当我要卖骆驼的消息一传开，商人们就为得到它们而四处打听。虽然它们的毛在春天的时候被哈桑阿訇剪短了，另外离开阿克苏的旅程让它们多处脱毛，骨瘦如柴，原来威壮的神采全都消失了，但它们的状态仍然良好。随着去往印度和俄罗斯交通繁忙季节的临近，深信我并不急于出售骆驼的商人们在开了个低价以后，都开始一气往上抬价了。

最终，当出价大大高出我的预算之后，我怀着隐隐的心痛，把我忠实的伙伴卖给了一个阿富汗商人。他付给我 51 两白银，每头骆驼大约合 130 卢比，这比原价高出了 70%，这下印度政府可要感谢我了。在最后几天，我的骆驼一直享受着一捆捆又香又干的紫花苜蓿以及我所住的其尼巴格（Chini-bagh）花园周围树木的嫩叶。现在，在离别的盛宴中，它们获得了我亲自喂给它们的一大条面包，而它们吃面包时的渴望之态，就和我在沙漠中喂它们时一样。在离开我后，它们可有希望再回到它们主人的身边——就如我常常希望和它们再次旅行一样？



第九十一章

和田的准备工作

从莎车经过一次短暂的行程之后，我们在 6 月 9 日到了和田。为了避开酷热，我们主要在晚上行进。途中，刮起一阵阵接连的沙暴，不过让人觉得挺有意思的。半路上，在皮亚勒玛（Pialma），我偶然遇到了萨提普阿勒迪伯克（Satip-aldi Beg），强壮的克尔克孜（Kirghiz）部落的首领，这个部落位于喀拉喀什河上游。我还和他详细商谈了 9 月从喀喇昆仑到拉达克（Ladak）这一路所需的运输问题。

在和田，我在纳尔巴格（Nar-bagh）家安顿了下来，这里是我最喜欢的花园。不过，与上次相比，这回倒没费什么周折就住了下来，因为大毛拉——这房子的所有者——在我 1906 年住在这里之后，就去世了，那些巨大的郊区别墅和它们的附属设施也被几个继承人给瓜分了。那高耸的中央塔楼堪称夏日里的理想住所，也落到了一个可怕的寡妇手上。我可怜的阿富汗阿克萨喀勒（Ak-sakal，即长老）和忠实的听差——巴德鲁丁汗，也不得不在忍受她那尖酸刻薄的口齿之后，才能进去清理那间蚕室，从前尼亚孜哈克木伯克（Niaz Hakim Beg，阿古柏手下著名的酋长）曾在这间房子居住。可那寡妇却以为那儿适合养蚕！老阿訇伯克（Akhun Beg）再次见到我们，非常热情。可他的房子，即便我已经事先让他腾出家里所有的空间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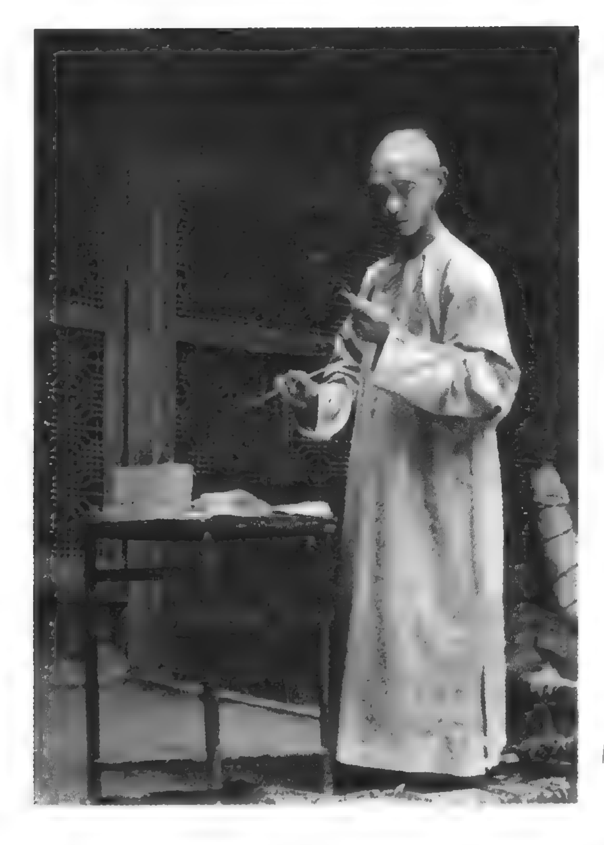


⑩从和田来的邮差吐尔地（Turdi）

也还不够我完成接下来工作所需的空间。

放在泉水中不计其数的箱子很快就和用马车从喀什噶尔运来的古物放在了一起。从1906年7月以后，这些古物一直由马继业先生照看着。随着这些古物一起运来的，还有很多锡片，用来包装，找遍了新疆所有的市场，马继业先生才为我买到了这么多锡片。接下来就是6个星期的辛苦工作，整日埋头于分类，包装我这次考古所得到的古物。

在这段时间，冒着炎热，我就在我住的院子里，整理和包装这些古物。不过，有些乌斯塔（Usta，师傅、工匠——译者）悠闲地干着手中的活计，几十个劳工锯开干木，然后做成用来放方瓶的木箱。但是，把古物放进用锡片包好的箱子中的工



⑩蒋师爷在解读中文简牍，在纳尔巴格

作全部都得由我亲手来做。把粘成条状的棉花作为隔板，来加固从米兰及其他一些地方运来的壁画，然后，用芦苇层再把这些壁画进一步加固，这一下就耗费了我几周的时间。所幸，我的劳累没有白费，这些古物，包括由易碎材料制成的古物，在以后长达8000英里的路途上，曾经被骆驼、牦牛或是马驮着翻山越岭，而后又用马车，火车或是蒸汽船装运，最终安全地运到了英国。不过，在这酷热的季节，日复一日、不分昼夜辛苦地工作，令人非常疲倦。只有在黄昏，我才能沿着村子北向的道路，或是骑着马，或者步行，来稍微让自己放松一下。

在3月底，我委派刚从策勒回来的奈克·拉姆·辛格去执行一项额外的任务，主

M. Aurel Stein

要是在米兰拍几张照片。我到和田很长时间以后，他才结束了东面漫长的考察，回到和田，可他的双眼失明了。自从分开以后，我便一直没有关于他的消息。让人吃惊的是，他确实回来了，但那个强壮结实的能工巧匠这时却已经变得既可怜又无助——他的眼睛失明了。他走的时候还好好的，但他和我最有效率、且最有经验的突厥人随从依不拉音伯克（Ibrahim Beg）去了一趟若羌后，却害上了要命的头疼病。以前，根本没什么迹象显示他会失去视力。不过，即使是实践经验丰富的医生，也难以发现这种病的前期症状。

凭着过人的固执和毅力——这也是他们的民族特点之一，奈克·拉姆·辛格还是坚持着工作。离开了营地后，他又去了沙漠中的米兰——一个叫人痛苦难堪的地方。正当他在那里依照依不拉音伯克的指引，清理更大的寺庙，以便为展开摄影工作作准备时，他的另一个眼睛也瞎掉了，这一可怕的灾难并没有让他泄气。相反，他坚持着在米兰小溪旁一直等待了好几天，盼着能取得一点工作上的进展，或是找到一个新的工作机会，可失明在这些天里一点也没有好转。又过了一星期后，在若羌，他最后还是决定返回和我会合。在接下来的从车尔臣沿着相对较为凉爽的山路去克里雅河的一路上，依不拉音伯克在他身后，一直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照顾他。

或许，我应该重点提一下奈克·拉姆·辛格作为锡克族一个重要特点：尽管他双目失明，他仍然坚持要求自己独立做饭，以免触犯了身份制度的规定，即使在做饭的时候，总是着火或是有其他的麻烦事发生。

这是个值得同情的故事，每每想到这可怜的人所承受的痛苦，我也不免感到心疼。他总是以莫大的勇气，忍受着痛苦，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完全康复。而每次当我为他做哪怕是一点点安慰他的事，他总免不了表达他那无尽的感激之情。我无法了解他害的到底是什么病，但我更希望他能早日得到专业检查治疗。所以，在忙完了对第一个在和田定居的印度人——一个以厨师为幌子的高利贷者的有关

调查之后，我马上把奈克·拉姆·辛格用中式马车送到了莎车，沿途也尽可能让他舒服一点，为此我还专门请了人来照顾他。在莎车，瑞典医疗队的拉奎特(Raquette)牧师先生确诊这种病无法医治，只可能减轻拉姆的头疼程度。3周后，当我收到拉奎特确诊他对奈克·拉姆·辛格的病情无能为力的消息时，我真的心痛极了。还好，拉奎特先生答应给我有关这种病症的特点和病原的资料，这还是让我感到了一丝安慰。

但就算是奈克·拉姆·辛格没有进行这次考察，他的情况也不见得会比现在好些。除非及时做手术，否则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挽救他的视力。但前提是，必须有人有机会发现这种病的征兆，而这种病的征兆就算是高明的医生也极其容易忽视。

(319)和田的印度长老巴德鲁丁汗及其儿子、仆人



M. Aurel Stein



⑩胡大白勒迪（Khuda-berdi，百户长）与和田的种田人

这段经历剩下的部分在此简单说一下。在拉奎特先生的建议和帮助下——他在整件事情中都非常热心——我安排把这可怜的病人送到拉达克去，只要喀喇昆仑的山路一通行，就送他回印度。一切沿途所需，包括让他们安全舒适的用品都准备得非常充分。我们还委派了非常可靠的杜得伯克（Daud Beg）——奈克·拉姆·辛格所熟识并喜欢的一个和田小官吏随行。此外，还安排了两个印度商人，到了莎车后，杜得伯克会委托他们照顾病人。幸亏这一路的周密安排，不幸的奈克·拉姆·辛格一路上平安无事。在好好休整了一下后，D.G.奥列弗（Oliver）上尉——英国联席特派员（the British Joint Commissioner）——把他安全地送到了克什米尔。

我在斯利那加教会医院（Srinagar Mission Hospital）的老朋友 A.内弗（Ne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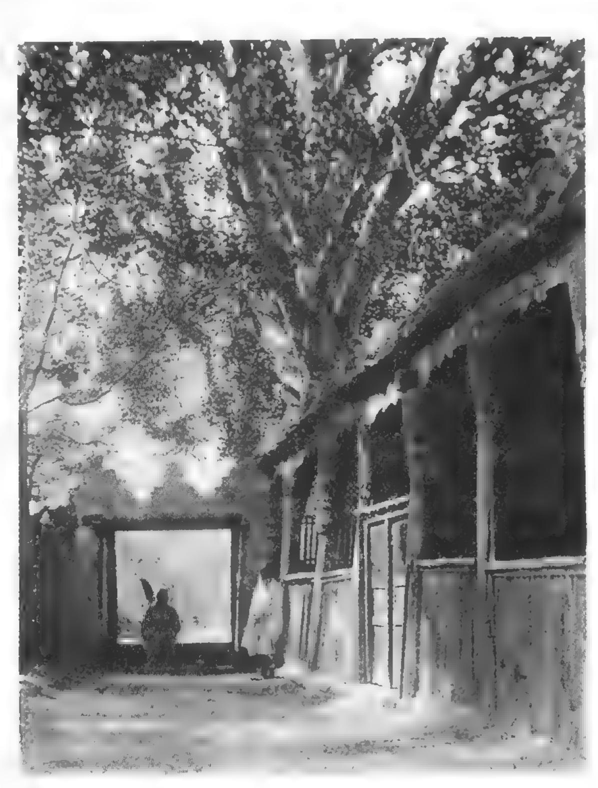
㉛去往乌什路上阿克亚尔村清真寺

医生，最终还是证实了在莎车所做的诊断。作为外科医生,内弗（Neve）医生的名声早已传遍了整个西北喜马拉雅地区。可怜的奈克·拉姆·辛格只好被他的兄弟带到了旁遮普当地一个靠近费罗普(Firozpur)的村庄。直到12月,当我路过拉合尔（Lahore）的时候，他才来见了我一面。我注意到他那严重的精神萎靡的征兆，这让整个见面也变得更加悲伤。奈克·拉姆·辛格的较为丰裕的积蓄——他的工作报酬以他日常工作的5倍计算——也由我转交给了军团高层加以保存。访问加尔各答（Calcutta）期间，我四处奔走，要求有关当局对我这位忠实的伙伴予以特殊考虑。几个月后，终于传来了让我感到如释重负的好消息：印度政府慷慨地拨发一笔足以满足他和他

M. Aurel Stein

家人所需的特殊救济金。可惜他没有从中享受多少，就于1909年末去世了。不过，这倒也让他摆脱了困扰他甚久的痛苦——不管是生理的，还是心理上的。然而，即使在他死了之后，这笔政府颁发的救济金仍然作为对他遗孀和独子的抚恤金保留了下来，这真是一个值得称道的高尚举动。

可以想象，在和田艰苦的工作以及为此付出的焦虑和努力，让我有多么疲惫紧张。没人分担我的重负。不过，有蒋师爷在我身边，和我分担照顾可怜的奈克·拉姆·辛格，分担悲伤、同情，也够让人感到欣慰的了。他自己也为他学术上的工作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即准备编撰一份“藏经洞”部分中文手稿目录，对发现的古汉文文书进行阐释，并把它们摹写下来。



⑶⑿约特干如克奴丁麻扎清真寺

除了这些包装的活儿之外，我还必须花上大量的精力，去准备前往玉龙喀什河源头的探险，为此我已经准备了很久了。我先前在喀让古塔格山脉（Karanghu-tagh）的探险已经让我相信，要到达玉龙喀什河河源不能借道走那条狭隘而又深远的峡谷，因为河水一到峡谷，就转向西流，道路根本无法通过。所以，对于这次新的尝试，我早已决定从东面出发，还从来没有探险家去那里考察过，与西藏高原的西北端相连。因此，我计划沿着昆仑山脉那部分没有勘察的山坡，前往喀拉喀什峡谷的最高处，正是昆仑山的冰川水养育了玉伦喀什河。在那片荒凉地区，恶劣的天气和极其贫瘠的土地成为旅途最主要的障碍。所以，为这最后一次的探险活动所作的准备中，运输与补给需要特别重视。

仅仅是运输问题就已经让人困苦不堪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探险无法在40天内完成，这其中包括从普鲁（Polur）出发到达喀拉喀什峡谷的最高处这段行程，前者是昆仑山脚下最后人类居住地，在喀拉喀什峡谷最高处，克尔克孜人萨提普阿勒迪伯克（Satip-aldi Beg）可能会为我们准备一个补给点，以备我们的到来。路上，不可能仅仅依靠我们携带的给养来维持人畜之用，也不能依赖放牧来养活负重的牲口，包括马和驴，这两样动物是在高山探险我们可以使用的动物，可是，在这样的山区，它们不可能背负它们40天所需的草料。所以，除了那7匹我们的坐骑和10匹运输货物所用的马匹以外，我们还需要相同数量的牲口用于运送粮草，以作补充。而那些运送粮草的牲畜们也得用其他牲畜身上背着的草料来养活，如此如此。这样计算下去，有关数据也就不断膨胀变大，直到它们像噩梦一样压迫在头上，我方才罢休。

唯一的解决办法看来也就只有安排一个计划，以便让那些身上物资已经用尽了的牲口分批放生，以期它们能够在没有粮草的条件下，自己找到回家的路。在这样恶劣的山区里探险，我们必将面对巨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吃苦耐劳的毛驴就

显得更加适合这种旅程，只不过需要一定数量的人来看护它们。所以，我决定用驴运送主要的货物。这里，有不少和田的“克拉喀什（Kirakash）人，他们通常以出租马匹和毛驴给商人为生，可他们也害怕进入陌生的山区。尽管有来自衙门的压力，以及连我都觉得太高的租金，要买到够多强壮的毛驴还真不是笔好做的生意。我非常关心如何保证牲口的安全，因为只有它们才能保证行程能顺利进行，然而在拿到了几乎高出牲畜本身价格的租金之后，毛驴的主人竟然对它们的生死漠不关心——只要他们能把这些牲畜甩给我们的话。

这种安排运输的工作极其地繁琐，几乎让我夜不能寐，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激我的老朋友巴德鲁丁汗——阿富汗长老——以他毕生的从商经验所给予我的帮助。一连几个星期，他和他的儿子以及随从们，为了我用它们时随叫随到，一直就待在纳尔巴格（Nar-bagh）的住所里。他是如何照看自己的生意的，又是如何让他年仅13岁的儿子来负责他的账务和通信（在这个家庭中只有他认字），这对我来说倒是一个谜。确实，过去通过他的儿子，他给我发送了长长的信件，让我了解到这位阅历丰富的毛拉，在从敦煌到莎车一路上，也是辛苦不已。同样，他关于为我处理的支出账务，也让我从这次探险一开始就头痛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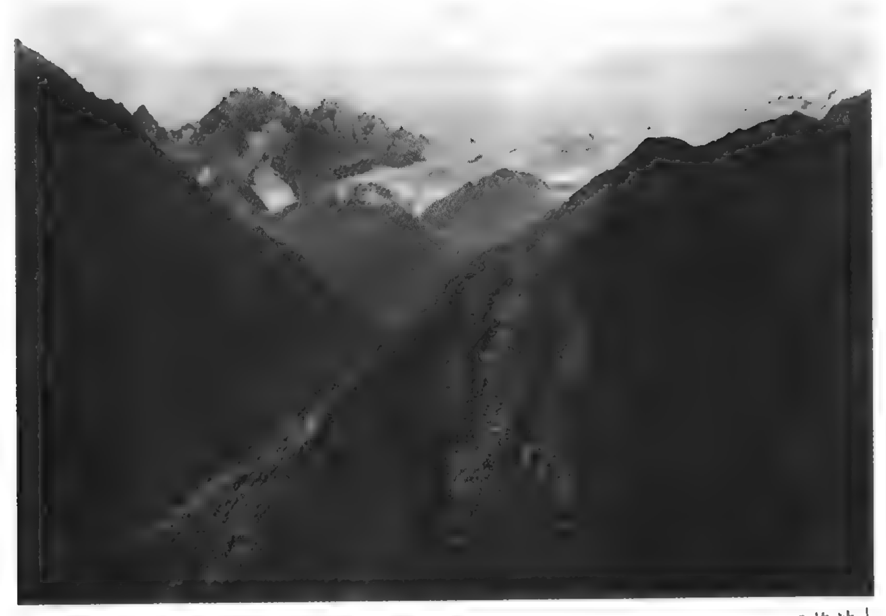
各种事情逼得都快发狂了，只有7月22日这天，我那精力充沛的测量员拉尔·辛格来到这里，才真正让我感到了一丝欣慰。终于在分开了将近3个月后，我们俩会合了。经纬仪损坏了一条水平线，看来无法在短时期内修复，我本来在从阿克苏到喀什噶尔途中进行三角测量。不过，拉尔·辛格运用平板测量仪，成功完成了沿着天山山脉北上、直到喀什噶尔分水岭的勘察。后来，他又沿着一条路去了皮山。在勘察的同时，他还对喀拉喀什峡谷和祁连山之间的昆仑山北坡最后一块无名无姓的处女地绘制了一幅地图。自从离开阿克苏以来，我们在路上就只穿越了一块绿洲，也就是在莎车以北的阿巴德那个地方。但让我困惑的是，尽管我们俩起点一致，而

且我所走过的路程加起来也已经超过了350英里，但我的平板测量仪所显示的阿巴德的位置和拉尔·辛格用平板测量仪所显示的位置东西相差了差不多有1英里，南北也有2英里的误差。正当这时，我在莎车时的随从穆罕默德因为从阿博达尔没有能够回到家，也来到了那儿。不过，他倒是时刻准备着再次凭着他那对普鲁和喀拉喀什峡谷的深刻了解，为我提供服务。

一个星期后，包装工作最终完成了，我真正可以挤出一天相对平静的时间，去和古和田的首府——约特干（Yotkan）告别。一年一度对埋藏在肥沃冲击层下的"文化地层"的淘金活动又开始了。我去了百户长（Yuzi-bashi）家，虽然天气炎热，可我又从当地村民手中获得了一批奇特的赤土陶器以及其他1906年以后才出土的文物。除此之外，我还获得了典型的和田头像。这里的大片土地已经变成了农

⑬把行李从艇中卸到玉龙喀什河的右岸





⑭自普鲁峡谷中的喀尔亚格迪（Kar-yagdi）向东瞭望

田，古物也几近被寻宝人挖净。现在，我要和这充满着乡村魅力的和田告别，和果园中农家刚出壳的幼雏们告别，和巨大古树影中幽雅的清真寺告别。

8月1日，我终于可以护送我那50多只骆驼所驮负的沉重古物去桑株（Sanju）。在那里，在提拉巴依和一个备受巴德鲁丁汗信赖的商人的看护下，我们所需要做的就只是等待夏天洪水退去，以便能够安全渡河，前往喀拉喀什峡谷高处的苏盖提(Suget)，我希望能在9月底到达那里，然后穿越喀拉库拉木（Kara-Koram）。

又忙了2天后，我前往东南方向山区的时候到了，蒋师爷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而巴德鲁丁汗坚持要陪我走完第一段路程，其他的和田朋友在玉龙喀什河岸上为我们送行。此时，夏日的洪水仍未退去，要渡过最宽的两处河段，只有坐船才办得到。

就算人和牲口由经验丰富技术娴熟的苏其（Su Chis，即“水手”）引导，要带着行李过河也不是一点风险都没有。我亲爱的老阿訇伯克（Khhun Beg）与我依依不舍地惜别，他一直留在身后为我们的安全做着祈祷，当颠簸的渡船送我们渡过主河床的时候，我还看见他站在河岸上那笔直的身影。花了几个小时，才把3船行李和牲畜运到合适的岸边。

穿过玉龙喀什河与山普拉村之间肥沃的土地，我们来到阔塔孜兰干（Kotaz Langar），那里的夜晚总在铺满光滑鹅卵石的萨依的边缘流逝。第二天一早，送往山区的行李和卸下了牲畜的车子早早地先行了，我留下来与巴德鲁丁汗商谈最终的账目，并与我忠实的秘书和助手蒋师爷道别。这真是一次伤心的离别，蒋师爷在其他场合总是显得快活健谈，这回他和我一样悲伤不已。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在马继业的热心帮助下，我帮他获得了一次升迁的机会，让他当上了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中国“门士”（Munshi，音译，是一种中国雇员从事的工作——译者），但仅此就足以满足这忠诚而又能干的蒋师爷的愿望吗？况且，这是蒋师爷本应该得到的。连小“达什”（Dash）也感觉到了此刻的感动，以异乎寻常的感情与他的中国朋友拥抱在一起。老实的巴德鲁丁汗也一样，在我们离开时，他满眼含着泪水。然后，我们骑着马离开了。沙漠里闪烁的强光和热浪，像闪闪发光的窗帘一样降落下来，把我和我所钟爱的新疆就这样分开了。

M. Aurel St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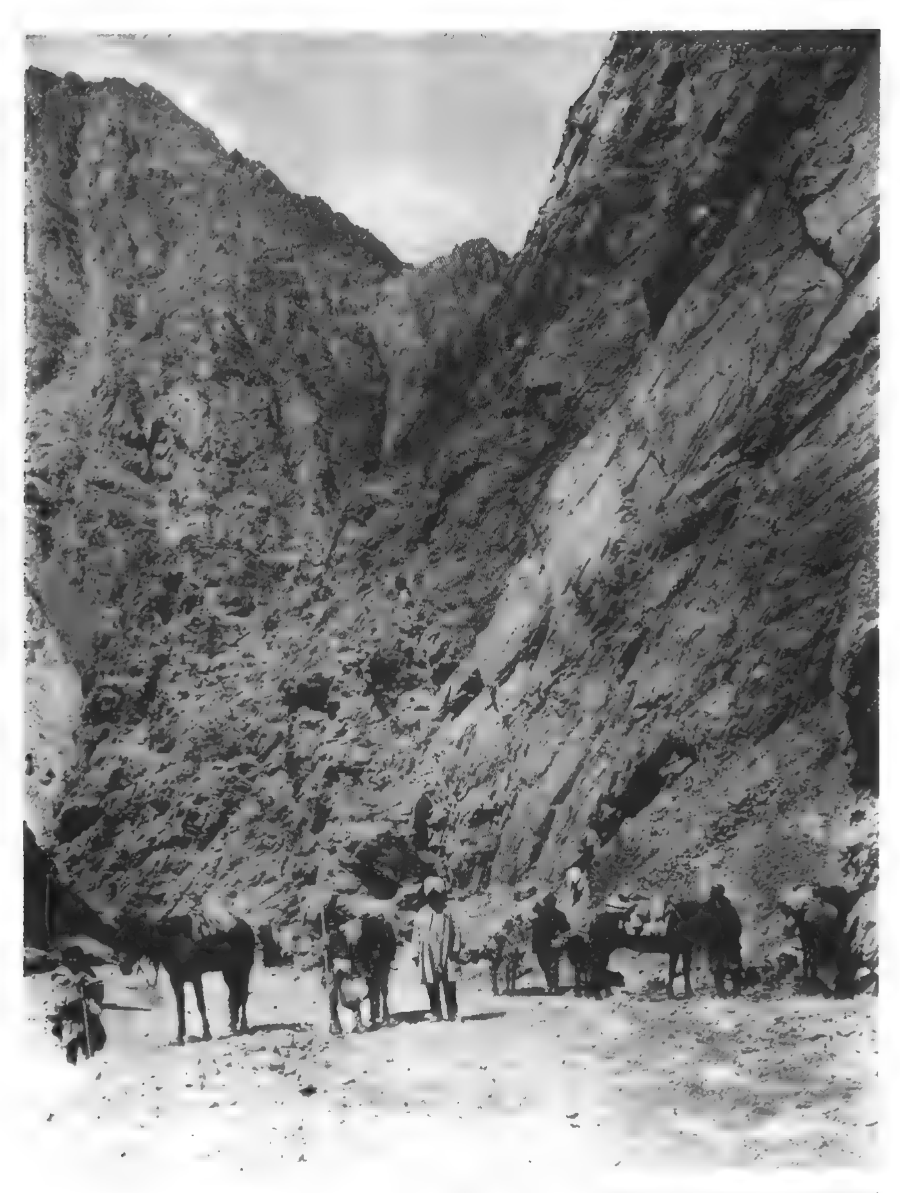
第九十二章

普鲁峡谷和扎依里克（Zailik）峡谷

经过5次艰难的长途跋涉，我远离了沙漠绿洲——和田，到了一个名叫普鲁的山村，这是从西藏到外面世界最西边的一条路径。此刻，我们正沿一条斜线，顺着从昆仑主脉北侧延伸下来的斜坡向上攀登。经过一天的攀登，晚上的气温变得越来越凉爽，倍感舒适。

8月5日，我们到达了第一个山麓绿洲——阿萨（Hasha），它虽然狭窄，但延伸很长，冰川给水的河流就在这个绿洲流出山口。阿萨和恰哈（Chakar）及奴日（Nura）一样，都没能充分地利用可以利用的水源。穆罕默德·玉素普伯克（Muhammad Yusuf Beg）是1906年从尼亚转来这里任职的，他说，自从1878年中国恢复在这里的统治后，根据官方所做的统计，本地的人口已经翻了9倍。在奴日之下、阿萨附近陡峭的河床之间一个叫亚尔霍托(Yar-khoto)的地方,我发现了一个小城废墟,具体时间无法确定,但肯定是本地佛教盛行时期建造的,早期可耕地的变化从中可见一斑。在废墟旁边是一处悬崖,站在这里可以一览南边雪山壮丽的景观。

在这些被称作依玛木拉尔（Imamlar）的绿洲里，我参观了一座掩映在绿阴中的清真寺，这座朝圣之地在整个塔里木盆地都很有名，信徒们都认为4位传说中的依



|315先头部队走出普鲁峡谷，到达汗兰干附近|

玛木（Ismam，即早期的伊斯兰教勇敢的先知，在和田地区深为人们所敬仰）就在这里为伊斯兰教扩张而死去，我在想我们是否应该去追溯佛教圣地的起源。现在，我们正在海拔7300英尺、最低气温华氏37度的地方，头上是一片晴空，让人心旷神怡，精神百倍。翻过高高的颇麻孜（Pomaz）山嘴、饱览了一番美景后，我们到达了普鲁，在山谷深处安营扎寨。

在3月的时候，我就已经向于田按办提出请求，想要得到他的支持。在按办大人的关照下，穆罕默德·玉素普伯克作了充分的安排，使这个大村子成了我们最好的给养供应基地。面粉、草料和12只羊的羊肉都已准备好，运送这些储备到西藏高原的交通工具也已收集好。我很清楚一登上普鲁，我们将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我希望尽可能减轻运输的负担。我唯一的遗憾是，我一心想获取的牦牛还不习惯运送这些行李，通过了一条狭长的乡间小道之后，牦牛驮运的行李就转由毛驴来驮运了，这成了我唯一的遗憾。后来，我发现由于缺乏牧草，牦牛似乎没有什么用处。

所有这些安排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劳力，处理了复杂的账目，经由和田发送出最后一个邮包，对塔格里克人（Taghliks）进行了人类学测量（这些塔格里克人与平原地带的人非常不同）等等，这一切之后，我们在8月12日早上才出发。所有普鲁人都集合在一起，来欢送我们。自从富赛斯使团（Forsyth Mission）的博物学家们1873年第一次横越之后，已经有许多欧洲探险家经由这条路到达西藏，但这条路线仍充满了新奇，我承认，跟诚实的邮差吐尔地分别的场面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他要最后一次再为我把邮包送往和田。我想起，在圣诞前夜，他在罗布泊大沙漠深处找到了我，还回忆起我在南山脚给他送行，以后几个月他都在奔波劳累，为我传送邮包。不管什么时候，他的脸上都没有一丝埋怨的神情，而是任劳任怨，兢兢业业。

当穿越普鲁之上的狭窄峡谷，向昆仑主脉北侧的高原进发时，困难就出现了。经过3天艰苦的行程，到达汗兰干（Khan Langar）之前，它的海拔超过13 000英

尺，从冰雪覆盖的山顶流下来的普鲁河流经此地。从普鲁村到这里，途中小道弯弯曲曲，大部分地方都是狭窄山谷中的巨砾和壁架，路程总计长达21英里。对人来说，行程已经十分困难，运输给养和行李变得更加不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穿越灰白色水流湍急的河流，这给毛驴造成了不少困难，在下午的早些时候，峡谷源头的冰川融化，这时毛驴举步维艰，根本无法涉水而过。

前面的路越来越糟糕，路上不是盘踞在光滑巨砾中的小道，就是陡峭的岩石坡，人和动物根本无法通过峡谷谷底。多亏按办大人的关照，普鲁的首领们已领人把最难走的地方整修了一下，并得到了20个山里人的帮助，来照看运送行李的牲畜。陡峭的页岩山坡上突出的柱状山石，经过这里时，所有的货物都得卸下来，换由人把货物搬过这个危险地带。根据普鲁人所讲，在1898年，戴斯上尉（Captain Deasy）经过这里时，死了不少马匹，装银子的骡子皮箱子掉进了山谷里，甚至还有人员的伤亡，虽然我们翻越这里时，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毕竟安全地过去了，与戴斯上尉相比，我是该舒一口气了。

8月15日，我们沿着宽大贫瘠的山谷攀登，两边是板岩和砂岩构成的峭壁，与先前经过的峡谷截然不同。然后，经过一条小道，穿过分水岭，爬上了海拔16 500英尺的开阔高地。我和拉尔·辛格登上 ·座陡峭的山峰，站在这里，美丽的景色尽收眼底，身后是高耸的群山，玉龙喀什河两侧是壮丽的雪山，这是一幅多么宏伟壮观的景色啊。但是，我却无法把它照下来，因为从北面吹来夹着雪的强风已使手指麻木。毫无疑问，这肯定是从沙漠里吹来的冷风，但因高达21 000英尺山脉做屏障，狂风卷起来的沙尘没能到达这里，所有这里的景色仍非常清晰。

沿着砾石斜坡走了约10英里，到了一个小湖群，湖水清澈见底，我们在这里安顿了下来，但冰雪的寒风依旧刮个不停。从周围的地貌来看，可以断定这里是一个湖泊干涸的湖底，这个湖泊原来应比东面现在的赛格孜库勒（Seghiz-Kol）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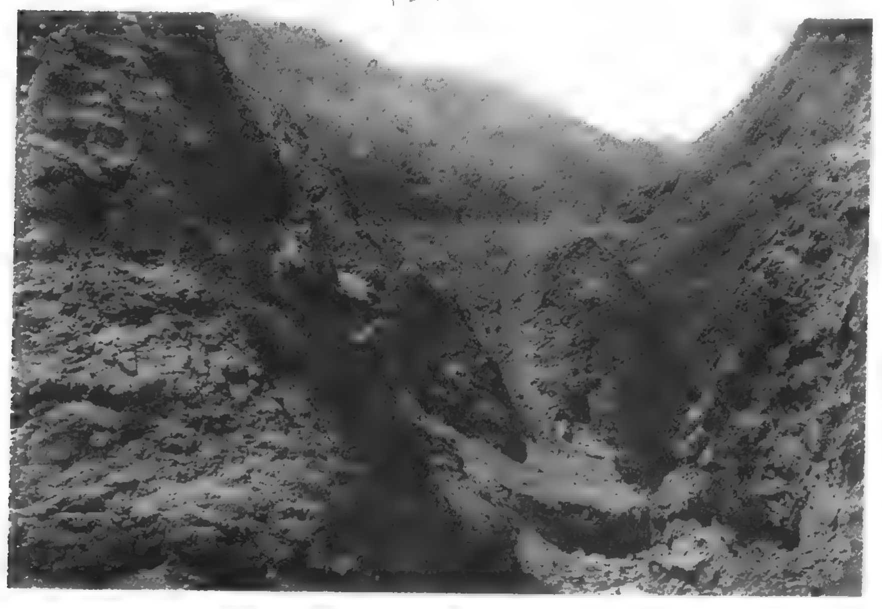
还要大许多。与疏勒河终端典型的地貌特征一样，我在这里也发现风蚀的黏土山脊和岸堤，但这里的山脊和岸堤高度很低，大都不超过10英尺，风蚀岸堤基本呈东西走向，其海拔接近15 000英尺。

那天晚上，毛驴大都没有跟上我们，最低温度降到零下20度时。第二天清晨，艳阳高照，风已经停下，令我倍感高兴。湖边长着微黄色的稗草，大概就是克里雅猎人所说萨日克奥特（Sarigh-ot，这些猎人常独来独往，来这里打猎）。午前，累得筋疲力尽的毛驴三三两两地赶上了我们，它们或是在草地上悠闲地吃着草，或是躺在地上，伸伸腿，这时正午的温度已达华氏130度。这不愧是个动物短暂休息的好地方，也可作为我们在玉龙喀什海拔最高峡谷里探险的基地。

1897年，戴斯上尉在这里（普鲁至拉达克路线的一部分）做了认真的三角法测



⑯萨日克库拉木（Sarik-koram）附近普鲁峡谷中的通道



量，根据他的测量结果，玉龙喀什源头的最东边应在赛格孜库勒正南。正因为这个原因，8月16日，一向积极主动的拉尔·辛格动身沿着这个方向去勘探，参阅戴斯上尉所测量过的地方，他开始对那里进行一次新的三角法测量。根据我在1900年和1906年在喀让古塔格勘测的经验，我不知道我们能否真的翻越陡峭险峻的大峡谷。考虑到给养和运输工具的状况，现在若是一步走错，那将是满盘皆输，导致整个探险计划的失败。

幸运再次降临到我身上，就在这时，我们找到了一个人，他愿意充当我们的向导；其实，在沉默寡言和狡猾的普鲁山民中，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向导，但始终都没能如愿。拉尔·辛格在勘探时，恰巧碰到了几个克里雅人正在打猎，我迅速派出了尼亚孜阿訇（Niaz Akhun，精力充沛的达罗噶，从和田出发一直跟着我们），让他到他们在赛格孜库勒附近的营地，把他们领过来。第二天早上，尼亚孜阿訇回来了，把那些猎人全都带来，包括帕萨（Pasa）和他4个衣衫褴褛的同伴。帕萨经验丰富，足智多谋，看上去有点像藏族人。经过一番盘问，帕萨说，在玉龙喀什一个叫扎依里克（Zailik）的侧面山谷里，有几个小金矿，至今仍有一些克里雅人在那里淘金，距离此地有2站地的路程。我告诉他，我不想走赛格孜库勒南面的那条路，而想走另一条路线去玉龙喀什源头的最东端，他说他知道一条路线，途中可以环绕整个玉龙喀什源头。

以前，顽固的普鲁人假装不知道有这些金矿，不久以后，帕萨也受到了这些人的感染，学会撒谎，以至当我们在普鲁高处的峡谷中找到了废弃的金矿时，这些顽固的普鲁人仍然否认这个地区有依然在开工之中的金矿。但是，那已经太晚了，尤其是因为帕萨说谎一点儿也不在行，在丰厚回报的诱惑之下，他也不想撒谎了。经过我耐心地劝说，他终于指出了一条从西北通向玉龙喀什峡谷最高处的路线。我解散了大部分普鲁人和毛驴，把眼下不需要的给养以及大部分毛驴留了下来，作为补



给站。布拉赫木伯克（Brahim Beg）和那些搬运工，将把留下来的东西运到乌鲁克库勒（Ulugh-Kol）湖，那里正好处在去拉达克的路上，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西南一站地的路程，还能找到牧草。然后，他们将在那里等着我们归来。

8月18日，在帕萨的引导下，带着经过精简的行李，我们开始西行。爬上西北部一个宽阔荒凉的盆地，穿过一个海拔16 200英尺、相对容易攀登的山口，终于在第二天晚上到达了陡峭的扎依里克峡谷，所有的普鲁人对这个峡谷都讳莫如深。片麻岩河床之上是悬崖峭壁，就在这些悬崖峭壁之上，我们发现了大量的金矿，很显然，人们在这里已经淘金很多年了。现在，仍有大约50个淘金工在这里淘金，对他们来说，我们的到来成了十分传奇的事件。对我们来说，这个岩石环绕的狭长峡谷也是一个绝佳之地，这里海拔14 500英尺，俯瞰山谷，在人几乎无法到达的地

⑱扎依里克（Zailik）峡谷砾岩峭壁上废弃的淘金坑



M. Aurel Stein



⑲我们在扎依里克矿场雇的搬运工

方，蜂巢一般的淘金坑遍地都是。

这里气候极其寒冷，人们的生活就像奴隶一样，真无法想象这种艰辛的工作可以追溯到多久以前。在扎依里克山谷到玉龙喀什山谷十二三英里的地面上，几乎每一块小平地上都有坟墓，从满眼都是废弃的金矿坑可以看出有多少人死在了这里。在旧中国法令（old Khitai rule）和阿古柏（Yakub Beg）时代，当劳动力被迫去采金时，正是气候最恶劣的时候，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和不幸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在世界上所有开金矿的地区，这个位于昆仑山脉北部的山谷的自然条件最为恶劣，给人一种里德·海加德（Rider Haggard）的氛围。

发现这个幽暗的峡谷对我们有重大价值。我们在现在仍在使用的淘金矿的中心地带附近的一块草地上扎下营地，这里海拔有13 600英尺。离开营地，沿着凶险

的路径，我和拉尔·辛格向卡龙（Caon）似的玉龙喀什峡谷前进。随后几天，我们攀上了一个又一个昆仑山脉北面的山嘴。我们建立了观测点，可以一览山脉的轮廓，这里平均海拔在20 000多英尺。我们用了经纬仪、平板仪和照相机，对周围地区进行观察和测量，观测到了东面还未曾勘测过的玉龙喀什河源头的大部分地方，那里山区的环境极端恶劣。在南边60英里以外，我们山谷两侧是皑皑的雪峰，海拔超过23 000英尺，比我在昆仑山脉其他地方看到的冰川都更为壮观。

幸运的是，在西南方向的山峰中，我们认出一些山峰，早在40多年以前，在Ladak北面的西藏高原曾经对这些山峰进行了三角法测量，所以，现在我能确定所在的位置。更加庆幸的是，一阵雪下过之后，西面慕士塔格（Muz-tagh）峰仍然被云层笼罩，那座山峰为我们这次喀让古塔格考察提供了一个地界标。

沿着山脊，我们爬上了扎伊里克，眼前是一片特别开阔的景象，它给我留下的印象比我以前见到的任何景色留给我的印象都要深刻。极目远望，看见了昆仑两大山系之间壮丽的雪峰和险峻的峡谷，玉龙喀什河就流经那里，一个振奋人心的念头掠过脑海，眼前这辽阔的山区都还是未开发的土地！还从没有过谁像我这样享受这里的美景，在猎人和矿工中有谁能够爬上如此高、寒风终年不停、寸草不生的高峰？这是一片广阔的田地，要把这如此广阔、如此险恶的地区勘测完需要多少个月，甚至多少年！我们在各个测量点做了长时间的测量工作，使用了经纬仪、平面测量仪和相机等测量工具，凛冽的寒风吹个不停，把我们握测量工具的手都给冻麻木了。

我雇用可怜的矿工，来帮我们拿仪器。在拍照时，我需一个人蹲伏在相机架的下面，握住相机，以免晃动，但由于寒风吹个不停，即使在晌晴白日，这个人必须每10分钟左右和人轮换一次，让他那冻僵的手暖和暖和。但是，我给他们的报酬很丰厚，对这些矿工来说，这些费用远比在黑黑的洞穴里可怜地劳动要强得多。最后，我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获取了有关下面山地之上金矿的信息，他们还说出了一条艰



㉜眺望玉龙喀什（Yurung-kash）河峡谷

难的路线，通过这条路线可以从甘株（Genju）河源头穿过主脉而到达玉龙喀什，我一直以来都猜测有这么一条路线。然而，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给养往山谷下面走，况且山下仍旧洪水泛滥，根本无法通过。

只有在夏季，人才可以到达扎伊里克的金矿，这些金矿现在大部分已经闲置，按办委托的承包人费尽周折，每年收集起来的金子总计300盎司。矿工与承包人签字画押，矿工实质上沦为承包人的奴隶，承包人供给他们吃、穿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幸运的是，我们从这些矿工中雇得八九个挑夫，如果没有他们，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根本无法搬运这些必需的行李和仪器。我们的向导帕萨也是一位牦牛猎手，他说，我们前往玉龙喀什源头冰川途中所走的路只有人和驴行得通。所以，我把行李减到了最小量，把十只驴无法驮运的东西用马匹驮回乌鲁克库勒补给站。



第九十三章

前往玉龙喀什冰川源头

8月25日，沿着两边危岩矗立的山谷，我们向南出发，从17 700英尺高的山口处穿过了在扎依里克（Zailik）和玉龙喀什之间的大峡谷，前往显然曾是古代冰床的崎岖隘口。在帕萨所说的夏勒干（shalgan）达坂上面的山脊上，我又一次得以欣赏一片美妙的全景。在这里以及上方的狭窄山谷中，被侵蚀的岩石非常的引人注目。在山口下1000英尺的地方，我们露了营。第二天，我们在一条冰川作用形成、布满巨石的峡谷中，爬过了最艰难的一段下坡路。在稍宽了一些的峡谷较低处，我注意到了古代冰碛，尽管上面山脊上的雪床已所剩无几了。在快到峡谷与玉龙喀什山间小路交会的地方，我们惊奇地发现有一处地方铺满了折断的树枝，这暗示着扎依里克的矿工们为了烧木炭曾修整过这里。

在海拔略高于13 000英尺处，看玉龙喀什峡谷，它所呈现出的地貌给人异常荒凉的感觉。灰白色的冰川融水在百码宽的河床上流淌着，两岸是光秃秃的红、黄沙石悬崖，下面还有碎石斜坡。我们模糊的足迹在这片死寂的碎石斜坡一带绵延了约2英里长，而后不得不落入河床中，以绕开一堵巨大的突出来的岩石墙。在它的后面，我们忽然发现自己是在帕萨说的曼达尔库勒（Mandar–Kol）的源头。

我们在那儿露营过夜，前面的大峡谷有一道大弯，几乎无法通行。第二天，我们只得爬到东边一座很高的隘口顶上。山口大约有 17 000 英尺高，而运气这回又光顾了我们。帕萨所说的路线恰好经过一座荒凉的山峰，作为一个观察点真算是完美了。因此，在 8 月 28 日，离开了古冰川脚下布满苔藓的小山谷中的营地，我们登上了顶峰，我们的工夫算是没有白费，看见了一片绚烂的景色，后来通过三角测量，得出它的实际高度是 18 612 英尺。有一两个小时，浓云笼罩着南边积雪覆盖的山脊，但到中午时，雾终于消散了，随后，一片真正壮丽的景观展现在眼前。

一片冰雪覆盖的群山，也就是玉龙喀什最东部的源头，在东南方完全显露出来了。不过，南面和西南面大量美丽的冰川才是更壮观的，而且不是那么遥不可及，在这个不错的位于塔尔库勒（Tar-kol）上方的观察点上，我竭尽所能地用相机和大量的笔记记录下了许多有趣的山岳特征，但这里不是讨论它们的地方。不过，有一个惊人的自然现象值得一提，在我们后边，朝南大山嘴的斜坡上，雪线明明是在

㉜自夏勒干达坂（Shalgan Davan，海拔 17 000 英尺）之上的山脉瞭望





㉜俯瞰玉龙喀什河峡谷

19 500英尺，而在我们前面北边的斜坡上，雪线下降到了大约17 500英尺。

在8月29日的旅途中，我们翻过了一列连绵的低矮支脉。在它们的斜坡上，遍布着牦牛的足迹，这足迹在天黑时把我们带进了图格塔什（Tuge-tash）小山谷。在那个海拔15 000英尺的地方，我们度过了雨雪交加的一夜。所幸，第二天，终于如愿以偿，到了帕萨山口中可进一步前进的玉龙喀什大峡谷。在图格塔什河两岸，是由板岩构成、侵蚀严重的岩面墙，我们最后到达的玉龙喀什河右岸直耸上2000英尺多的高处。

现在，我们距离那列绵延至西藏高原巨大分水岭北麓的大冰川已经不远了。但是，我们在海拔大约14 000英尺的高度，连上方海拔15 000 英尺陡峭山脊的拱壁间突出来的一角也看不见。在图格塔什河源头往上约2英里，碎石遍布的宽阔河床提供了易行的捷径，这也是历经艰苦攀爬的毛驴求之不得的。后来，碰到一个崎岖



㉓在塔尔库勒（Tar-kol）山口之下的营地眺望昆仑主脉（位于玉龙喀什河之南）

的山岬，迫使我们涉水到了河的右岸。幸运的是，河现在分成了两支，宽分别是40和20码，再加上越发阴冷的天气阻碍了冰川融化，水深不超过2英尺。过了河，我们就沿着河边在冰川融水汇成的河流冲积而成的斜坡上，向上继续前进了几英里。在一个地方，我观察到了一扇横跨半里的古代冰碛，亚格里克萨依（yaghelik-sai）冰川一定曾经坐落在这里。

一天当中，对这些吃苦耐劳的毛驴来说，相对悠闲的时刻真是太好了，这趟旅途中最困难的工作还在前面呢。这一夜又时有雨雪侵袭，起床之后，我们出发，向上走了不到一里半，就到了河水突然转向东北方的转折点，这里有一条冰川河、河水来自我们在图尔库勒顶峰曾清楚地见过的3座冰川，水量略逊于东边来的主流。河水穿过巨石，波浪大得很。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在漩涡与瀑布中徒劳地寻找一处

地点，以期安全过河。然而，那天的冰融还没开始呢！最后，分派了人手到对岸方便的巨石旁，再加上绳子，我们终于把驴安全渡过了30码宽、三四英尺深汹涌的冰河，大部分行李尽管由人来背，还是浸了水，所幸仪器没有受到任何损坏。

在一阵暴雪的短短间歇中，被冻得快麻木的人和牲畜得以取一会儿暖。这时，我们不得不开始登一个又窄又陡的岬角，它的峭壁在两条峡谷间突耸了出来。我从没搞懂那些毛驴自己那么轻，又驮了行李，它们是怎么爬上这500英尺的。而后我们发现自己是在一条以45度角延伸到河流主干的峡谷顶上。像阶梯似的板岩岩礁，虽说它很光滑，更适合我们人下去，但对牲口来说太窄，弯曲度也太大了；所以，它们只能被用绳顺下去，到达填着碎石的峡谷中心，碎岩片也随着它们像雪崩一样滚了下来，几头可怜的驴失去平衡，摔了几个跟头，可它们竟然没严重受伤，这真是奇迹。

下来之后，我们还有最困难的路要面对。河上游的水汹涌奔来，在这儿穿过曲折的底部不过60~80码宽的河床，颜色变成了浅绿。河流石岸的岩石墙一般无法通过，一条路线可走是由以前的牦牛们探出的。事实上，除了像帕萨这样训练过的人偶尔跟着，从曼达库勒开始，这些牦牛的足迹就起了为人们带路的作用。这条路宽不足1英尺，在心惊胆战的毛驴通过以前，我们必须在岩面上清理这条路线。险峻的斜坡铺满了大石块，看上去像是从上边山脊上因地震或山崩滚下来的，相当危险。我们花了足足6个小时，方才整理出这条大狭谷前方2英里路。

在经过一条小瀑布后，道路虽然还是十分陡峭，但已不那么危险了。与我们所在的小峡谷相对，有一连串墙壁一样的山嘴和深深的陷坑，我们前面是碎石堆积而成的山脊。爬上山脊时，上万的褶皱山嘴呈现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形状，像塔、城墙等等。风化作用在天山同样为乌什（Uch-Turfan）山崖上的唐王城创造出了惊人的悬饰，我把酷似阔纳沙尔（kone-shahr）的风化山岩指给扎依里克人看，可他们立

刻想到我们是来寻宝的。他们怎么能这样，怀疑我来到这片禁忌山区真的是为了寻宝呢?

终于，我们爬到了碎石坡上，从营地到此四英里半的路程让我们辛苦了9个小时。很快，我就确认我们正在穿越的就是巨大的冰碛末端。它曾是从一个1000英尺高的大山嘴上滑下来的一大块冰，现在埋在碎石下。之后，我们又经过了位于大冰碛一侧不到1英里、依然尚存的冰川末端，非常庆幸，这片浸湿了的地面很好通过。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海拔约15 000英尺的地方，空气显著地更加稀薄了。

在沉沉的乌云下，雨雪一整天下个不停，终于挨到天黑了。不过，这倒使如画般的壮观景色更动人了。积雪掠过的平缓斜坡，而南边的山峰和冰川也在银装素裹中突出了出来。在暮色中，玉龙喀什冰川穿凿出的峡谷隐隐地探出了险峻的山岩。大概我们已经把那扇阴暗的迷宫般的深谷出口处抛在后面了，而后又进入了为冰覆盖的绵绵山脊中的贫瘠低地，那是西藏的边缘。最后，在一条切过冰川斜面的狭窄山谷中，我们找到了一个栖息的地方，在篝火旁，让我们疲劳冰凉的四肢休息一下，心里甚感愉快。

第二天清晨，也就是9月1日，天空晴朗，我们继续向东北方前进。走了不到4里，我们就欣喜地发现驮着帐篷和急需供给物资的马匹按照先前的安排，已从乌鲁克库勒补给站安全到达了，它们在一位帕萨同伴的带领下，在河左岸的草坡上吃草呢。我们在那个海拔15 600英尺的地方停下来，让人和毛驴在阳光下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们现在已从圆形剧场似的冰峰中走了出来，下行到玉龙喀什河主干交汇的高海拔盆地。从地理学和山岳学角度看，这是个很有趣的地方。有大量证据表明，在距今相对较近的一段时期，冰川曾占据了这座现在为冰土覆盖的高原和散布冰盖的巨石区，并向下扩展过很大一部分。这使我想起那些沙漠中的古代遗迹，这些冰川扩张与衰退一定影响了它们的命运。

9月2日，我轻松地爬上一条被命名为拉尔·辛格（Lal Singh）的山脊，向西北方向出发。在山顶约海拔17 400英尺处，被大地板块再造出的全景呈现了出来，景色清晰而广阔，可以看到西南和南边一系列连绵的雪峰在远方绵延了60多英里。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了在先前观察点见到的旧友们。一尘不染的三角形雪峰直耸上23 000英尺，还不知道那些冰川叫什么名字，这更让我兴奋。南面覆盖着冰块的山嘴真是壮观极了，近处可见的冰川给向南方最上游延伸的盆地镶了一圈亮边，那些冰川应该处于20英里远的巨大冰川上，这河水从最深处流出积雪山丘以后，只是偶尔才钻出云雾，露一露面。

要描述昆仑山深处这片壮丽景象简直是不可能的，连照片也无法完整地表现。但是，我应该提一提那些我所看到的，隔开我们和乌拉库勒低地东北方光秃秃的山脊上挺拔耸立的尖针似的山峰。它们组成了昆仑山主脉的北部，克里雅河和尼雅河流经那里。在那些山谷之间，透过淡黄的薄雾，我望见了干燥的山间盆地。

真不忍离开这绵绵群山，更不忍就此停下勘察玉龙喀什源头的进一步努力。不过，我现在已成功找到了河流的源头，也大致搞清了为什么不竭的冰源可以提供给和田河夏日汹涌的洪水，以及几个月不断地穿越干旱沙漠的水流。从依伯拉音伯克那里传来供给站仍有足够给养的消息，一切都证明从出发探寻河源开始，我们没有浪费一天。

9月3日，我们向乌鲁克库勒进发。穿过满是旧冰川遗迹的砾石高地，渡过年轻的玉龙喀什河，它的河床在这里急转向南而去，而后轻松地穿过四分五裂的古格如格（Gugruge）冰川最末端的碎石床，到达了一片海拔不到16 000英尺绿草覆盖的鞍状山脊，这时我们还没意识到玉龙喀什河早就被抛在后边了。那天晚上，我们到达乌鲁克库勒最南边的补给站，又一次在典型的西藏高原上露营。在我们走过崎岖的雪山世界后，这里显得平坦而温顺。

M. Aurel St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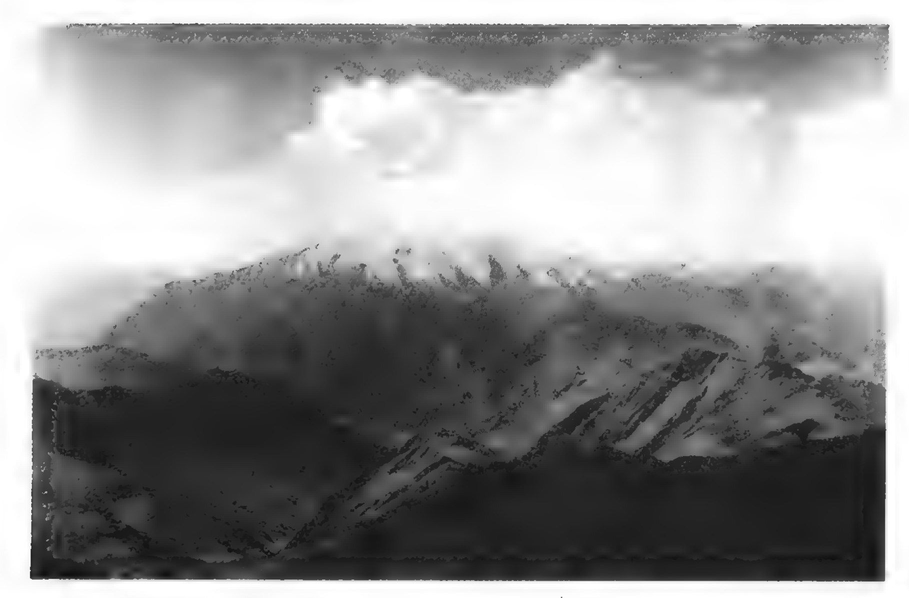
第九十四章

穿越青藏高原

在乌鲁克库勒的整个晚上和白天，我都在选择最合适的毛驴，准备干粮和行李。这些毛驴和我们一起，经历了重重困难，表现非常优秀，看到这一切，我对随后的探险活动充满了信心。看上去不太健壮的毛驴被送回了普鲁，因为20头驴就足以驮运我们的给养。为了照看这些毛驴和给养，我们雇用了5个强壮的克拉喀什人(Kirakash)。那些给了我们许多帮助在扎依里克（Zailik）雇的矿工将返回扎依里克，我发给他们丰厚的报酬，让他们带上足够的干粮，只留下了帕萨和他的一个猎人伙伴同行。我从一个归来的马夫身上买了一件很好的皮衣，作为礼物，送给了帕萨。

9月4日，那些逃过劫难的劳工为我们送行，我们出发了，我知道前面还有各种艰险等着我们。我的目标是：先沿着东南方和南方玉龙喀什上游南侧的雪山向前行进，到达喀拉喀什河最高的河谷，继而完成对已经确认的昆仑山主脉的勘察（现在已经证实那里就是昆仑山脉的主脉）。为此，我们必须首先沿着普鲁——拉达克路线行进，到达海拔17 000英尺的盆地，即克里雅河的发源处。

沿着这条路线，经过5次行程，我们到达了迪斯上尉（Captain Deasy）勘察过



㉔昆仑主脉，自喀尔库勒山口之上三角测量点瞭望

的地方。所以，我的有关叙述将很简略。第一天，我们绕过一座山嘴，向西绕过一个弯，走上了上面所提到的那条路线，领略了玉龙喀什河上游的部分景色。当晚，我们遭遇了一场大雪，趁着下雪，狡猾的帕萨带着他的同伴悄悄溜走了。在这些山区考察中，作为一个猎手和“向导”，他显得很有经验，足智多谋，尽管他一再申明从来没有到过比克里雅河最高点更远的地方。不等拿薪水，他就匆匆地不辞而别，充分证明了他深怀着因半原始的生存状态和流浪生活而形成的对昆仑山原始地带的恐惧，他不想继续跟我在荒凉、严酷的昆仑山腹地考察下去。但我仍然感谢他曾经作为向导给予我们的帮助，后来，我不念他当时擅离职守的过失，通过巴德鲁丁汗把一笔丰厚的报酬送到他在于田附近的家中。

拉尔·辛格和贾斯旺·辛格都曾走过这条路线，所以，除不时的雪花外，我们并

没有多大的困难，就找到了通向海拔 17 600 英尺的巴巴·哈蒂姆山口（Baba Hatim Pass）的道路，从那里可以进入克里雅河。但从山口下来，却遇到了我们未曾料想到的困难。之前几天的雨雪足以将陡峭的峡谷变为巨砾和泥沙混杂的深壑，要不然，越过峡谷并不困难。花了几个小时，才把马匹牵下去，可怜的毛驴更是等到深夜才被赶过来。即使如此，一半的行李也被留在了峡谷那一面，只有等到第二天再把它们搬运过来。

从这个荒凉萧瑟的地方向南，在海拔 17 200 英尺的盆地行进（两站地的路程），克里亚河就发源于那里大冰川的脚下。冰川所在的山脉与玉龙喀什河源头东端周围的雪山看上去完全一致。在去克里亚河河源的途中，以及以后几天的时间，恶劣的天气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行程。暴风雪频频袭击着高地和峡谷，留下了满地的雪泥。尽管每次雪下得不大，但很快碎岩斜坡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沼泽，马匹和毛驴很难通过这些沼泽般的斜坡，尤其当它们不仅遭受着高海拔、严寒所带来的痛苦，而且还几乎吃不到任何草料。

在这样的条件下，9 月 7 日，沿着克里雅河源头宽广的盆地继续前行，尽管大多数路段是平地，但走起来非常艰难。每当暴风雪停下来阳光普照大地的时候，我总能看到西边色彩绚丽的冰川，它阴影中那醉人的淡蓝色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享受。这里，可以观测到许多有趣的地貌特征，比如克里雅河源头那不可逾越的峡谷（玉龙喀什河源头也是如此）。然而，无论景色如何诱人，都无法让我忘记那晚扎营时的痛苦。牲口精疲力竭，我们不得不在一个长潟湖的岸边停了下来。平地太湿，我们只好在河边狭窄的山脊上扎营。整个夜晚，冰冷的暴风刮个不停，不时地夹杂着雪花。除了有限的燕麦，牲畜其实已经没什么可以吃的了。第二天早上，悲惨的事情发生了，一匹马成了这次考察的第一个牺牲品，它已经无法动弹，我只好用一颗卡宾枪子弹，了却了它的痛苦。



㉕赛格孜布扬(Saghiz-buyan)之下的扎依里克峡谷

第二天，我们还是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用来解救那些疲乏的牲畜，以免它们在泥泞中跌倒；同时，还必须在不可逾越的沼泽地周围寻找出路。承受了这么多折磨，到后来，爬上海拔将近18 000英尺山嘴时的短暂逗留，也几乎成了一种暂时解脱痛苦的方式，这个山嘴正好横亘在我们的行进路线上。奇怪的是，我们已经翻越的克里雅河和莱顿湖（Lake Lighten）之间的分水岭，现在已经看不见了。走过山嘴，来到了一个宽广的大峡谷，谷底非常平坦，以至于经验丰富的拉尔·辛格开始也弄错了它往哪个方向倾斜。

最终，泥泞旷野上的河床与另一条轮廓分明的河谷相汇，一块沙质高地出现在



㉖毛驴自玉龙喀什河源头的山嘴沿岩石通道下行

眼前，我们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这里还有野驴吃剩下的一点点可怜的“黄草”(yellow grass)。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地扎了营。对筋疲力尽的牲畜来说，这儿不啻于天堂。倒霉的是，这晚天气极端寒冷，气温降到了华氏17度。虽然吃了草，这严寒仍使得牲畜痛苦难耐。人相对好一点，我们有“卜尔刺”（Burtze，西藏人这样称呼它）的根，点上篝火，来取暖。

9月9日一大早，我们从这里离开前往拉达克的路线，转往西南方，前去莱顿湖。从莱顿湖，我们开始对其西边大片的土地进行勘察，在一般的地图中，那个地区被称作“阿克赛钦荒漠”（Ak-sai-chin desert），但印度勘探局（Survey of

India）最新发表的国界地图却显示它还是一块未经勘测的空白地域。我们接下来所走的峡谷是一块未名的土地，不过，在过了一整天长途跋涉后，我发现它也正如我当初预想的那样，最终接入了一个湖泊。

天空晴朗无云，行进也容易多了，只是土地一片荒凉。4天了，牲畜们几乎没吃过什么青草，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所幸，走了20英里后，我们遇上了一些零星的"黄草"，就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见了波光粼粼的湖面。燃料已经耗尽，做饭又成了问题。不过，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向北我们望见了通向玉龙喀什河源头分水岭那白雪皑皑的高大雪峰，西北方还有一座更高的雪山。看着那些雪峰，我暂且忘记了吃不上饭这回事。向远方伸展的湖面，高耸的雪山，组成一幅奇特的画卷，给人以壮丽而又荒凉的感觉。

由于人们先前只从南岸的一角观测过这个湖，所以我决定绕道，去湖的北面。首先，我们穿过一个宽阔的碎石三角洲，这个铺满由峰顶雪水冲击下来的碎石而形成的三角洲如今已经是完全干涸了；接着，穿越地势较低的高地，正是这片高地形成了主脉坡度平缓的山嘴的山脚。主湖泊中，淤积的沙子形成了半岛，几乎把以前的湖岸和礁湖分隔开，表明礁湖正在收缩。然而，在这长度超过20英里、平均宽度约为4~5英里的空间里，风景倒也很迷人。从浅绿色到紫色，各种颜色绚丽多彩，湖南岸山脉绵延，虽然不高，但是十分陡峭，满山覆盖着刚下过的白雪，这样的景色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背景图案。测量数据显示，山脉高出湖面约16 100英尺。

接近中午时，我们在一个山谷里路过古老的冰碛，山谷从一个小山嘴延伸而下，虽然有雪，但山嘴清晰可辨。一连串巨大的冰碛表明，湖中半岛中最大的一个也是由这些古老冰碛延伸而来的。所以，在地质历史某个时期，冰川一定曾把它的尖岬延伸到了湖内。湖泊以它灿烂的色彩以及无数的水湾吸引着目光，让人看了以后，不由得想要畅游一番，不过宽广的水域和湖滨却是一片凄凉。

经过了13英里的行程，到了一块宽阔的高地。站在高地之上，北方和西北方展现给我们一片壮丽的美景。在玉龙喀什和克里亚河源头，巨大的雪峰林立，虽然相隔遥远，但个个看上去都极为壮观。山嘴从雪山延伸下来，湖泊与山嘴相隔12~15英里距离，看上去坡度很平缓。宽阔的山谷在山嘴间伸展，这与弯曲幽深的山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把从北面同一座山脉向玉龙喀什延伸下来的山嘴分离开来。较高的斜坡上都覆盖着白雪，但看不到任何的冰川。总之，从这一侧攀登分水岭并对其进行详细的考察，遇到的自然障碍将会少得多。然而，我们的给养已经所剩不多，牲口业已没力气了，我必须抓紧时间进行勘察。

现在，我们必须很快通过喀拉喀什河流域。站在上面提到的高地之上，我们看见了湖泊的西端，在湖泊之外，有一片洼地，我们所盼望的西行路线可能就在那里，这再一次给我们增强了信心。下坡来到了一块宽广的山谷，里边有大片大片原生的野草，一群一群的牦牛和野驴在更高的地方吃草。扎营的时候，明亮的阳光让这片风景变得更加鲜艳夺目。在落日温暖的余晖中，看着精疲力竭的牲口在草地上纵情享受，我心中顿时也觉得松快了许多。但是，阳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夜幕降临的时候，一阵暴风雪又从山上袭来，横扫了我们的营地。

9月11日，灰色的天空布满了积雪云，我们也开始向西进发，前往湖泊西端。很快，一个陡峭的岩岬在湖岸边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不得不沿着山谷向上爬，希望可以找到一条能让牲口攀越的通道。我在山谷西面见到的景象，诱使我们向那里而行，到达湖泊西端，从那里可能抄“捷径”，进入湖泊西边的洼地。在下午早些时候，虽然下着雨雪，大雪覆盖着大地，我们也没费多大的劲，来到先前看见的那座鞍状山脊，海拔约有17 700英尺高，要是现在行李也运了上来，那就更好了。可那些赶马匹和毛驴的山民胆怯懦弱，害怕攀越山口，宁愿在后边拖拖拉拉地磨蹭，还编造谎言，欺骗依布拉音伯克。待到我们回去取行李的时候，天色已晚，已无法



㉗俯瞰玉龙喀什河源头的山谷，自海拔 15 000 英尺望

穿越山口，不得不又返回山谷，在那里扎营，这就意味着白白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晚上，狂风刮了一整夜，我们的士气更加低落。

第二天一早，我们找出了一条通道，可以让负重的牲口翻过湖岸的山脉，那些山脉虽然很低，但却很险峻。爬下坡，走了6英里后，我们来到一条矮小的山嘴，从这里可以俯视湖泊最西端的一个水湾。一小群一小群的野驴吃着草，它们也很审慎小心，这倒帮它们免受我们来复枪的袭击。刚一走过山嘴，就发现眼前的景色和先前的有很大不同。我们到了一片宽阔的洼地，南侧是红色小山丘连成的低矮山脉，这些小山丘明显是砂岩，这条山脉向西延伸到远方；洼地北面连着大雪山的山脚，雪山背后就是玉龙喀什河河谷。到此，我终于可以确信，我们走的正是预期的路线。没有被频繁光顾的暴风雪和冰冷的寒风所吓倒，队伍在易行的大地上继续前行，来


㉜遥望昆仑山脉的冰川





⑳玉龙喀什河右岸之上的板岩峭壁，位于图格塔什（Tuge-tash）河入口附近

到一个冲积扇，一条条小水沟给碎石冲积扇画上了条条纹理，不过水沟都已经干涸，一片凄凉景象。

这是侧面大山谷的谷口，山谷源头有许多冰川，明显是由玉龙喀什河分水岭永久冰雪形成的。又走了20英里路之后，我们在一个小土丘旁边停了下来，在这广阔的碎岩三角洲上，土丘就像是海面上升起的小岛。夜晚月朗星稀，北面雄伟的山脉光彩耀人。在大山谷之上，屹立着一座雄伟的雪山，约有23 490英尺高。根据它的双峰和方位，这座雪山就是我们在塔尔库勒（Tar-kol）上面的观测点观测到的那座雪山。从主脉延伸而下的所有山谷里，大冰川林立。从小土丘上看到的壮观景色给人以一种“准北极”的味道，而四周的荒凉和寂静更让我产生了一种辽远的感觉。

但是，我们不能在此进行三角测量，哪怕是耽误一天的行程呢，我和拉尔·辛格都为此痛惜不已。

9月30日早上，温度计显示气温最低达到了华氏零下17度，天空阴霾，能见度降低了不少。一路上，不断受到狂风和暴风雪的袭击，我们遇到了一座几乎无法辨认的分水岭，分水岭北部是另一个巨大的河床。阳光时断时续，我们有机会再一次从另一边领略已经做过三角测量的几座雪山。行走在赤裸裸的碎石地上，我思量着什么时候阳光可以让这稀薄的空气产生费特摩尔加纳幻影（Fata Morgana），让我们看看幻影中蓝色的湖水以及悬浮在空中的土丘。不过，就算这土地能长什么东西，那也只不过是些更加让人沮丧的东西罢了。最后，走过20英里之后，我们来到了一块又有溪流、又有生长着茁壮草皮的地方，溪流岸边非常适合扎营。驮行李的牲口


㉝远望玉龙喀什河源头的冰川





⑬克里雅河河源盆地的冰川

总是姗姗来迟，这似乎预兆着什么。果然，经过一晚上更加痛苦的折磨后，又有两头毛驴因为无法站起而在我们出发时被射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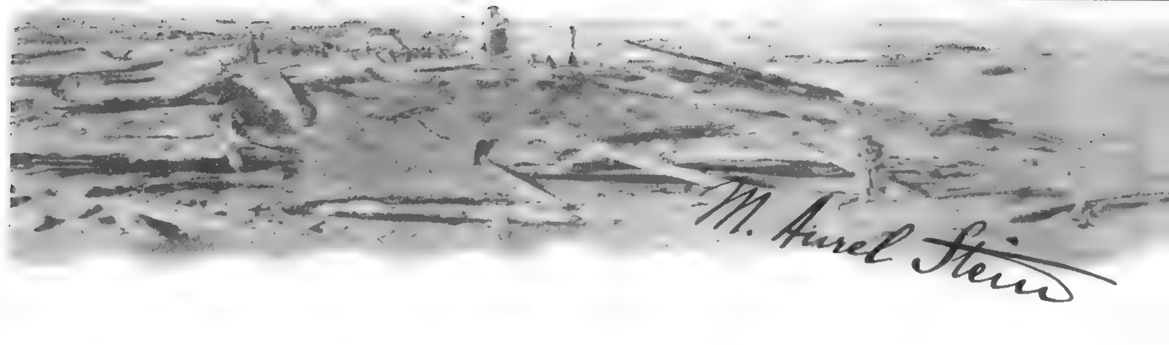
那天，我们一直在这宽阔洼地的上游向西行，几近干涸的溪流看上去也在洼地上向下伸展。我们绕着从北面延伸而来低矮山嘴的山脚前行，但由于白雪皑皑的主脉向西北方向来了个大转弯，山峰就消失在视野中。这里和抚育了生命的冰雪之间的距离在扩大，从而解释了三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一、土壤的绝对贫瘠——甚至在河道附近也是如此；二、土壤的含水量不断减少；三、动物数量的剧减。西面的景色非常开阔，让人兴奋不已，但我却看不到任何大盐湖的踪迹。18 世纪 60 年代早期，印度三角勘测局（India Trigonometrical Survey）所进行的勘测，粗略地确定了这个盐水湖在本地区的位置。我觉得，经过过去不懈的努力，它一定就在附近。

顶着灼热的阳光，穿越一个大冲积扇，我们找到了已经完全干涸的河道，这给我们增加了新的困难。在这里，根本没有找到水的可能，尽管枯死的“卜尔刺”的根表明这里曾经非常靠近水源。于是，我转而走向西北，朝着一条低矮的小山脉前进。在那里，我们碰到了努拉赫河（Nullah）浅浅的河道，可惜也早就已经干涸了。不过，在河床里却发现了几块长着绿草的地皮，就像塔克拉玛干那样，我们立即选定一个潮湿的地方打井，大约挖到3英尺深的时候，泉水冒了出来。终于，在海拔15500英尺高地上，走了20英里后，人和动物至少都有水喝了。寒风猛烈地吹个不停，可燃料又不够，使得夜晚非常之艰苦，可我们的牲口连个避风的地方都没有。第二天一早，又一匹马一动不动地在我帐篷后站了整整一晚上之后，无奈地死掉了。

9月15日，离开营地约4英里，正当我们穿过一个低矮的鞍状山脊的时候，看到了满地闪着光的盐霜，一直向远方伸出好远，我这才舒了一口气。其实，那就是大盐湖的湖床，总长度超过了16英里，大部分已经干涸，直到走进了它西边的一部分，我们才发现沿着湖南岸的一个分支里头还有些水。接下来，我们不得不绕着极度萎缩了的湖床，向西北出发，路面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糟糕得多，下斜坡地面非常软，双脚陷下去很深。沿着干涸了的湖泊岸边，地面被“肖尔”（shor）分割得支离破碎。除了一只跟着我们已经很长时间的兀鹰，看不到其他生命的迹象，很明显，兀鹰跟踪我们也无非就是为了那点死掉牲口的肉罢了。我想着那些无声的伙伴们，它们中的哪一个会成为兀鹰的下一个目标呢?

到了夜晚，在翻越了一个小山脉之后，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宽广山谷的东边，山谷从主脉雪峰上陡然而下。云层散开了一会儿，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上次在喀让古塔格（Karanghu-tagh）上看到的“覆冰的金字塔”。但是，眼前我们需要在山谷的碎石地上，找到有水流的地方，以便扎营。可惜没找到，前途也因此变得黯淡了许

多。抢在行进缓慢的行李队之前，我带着拉尔·辛格先穿过了碎石地，终于碰到了一片长着些许“黄草”的土地。一到那里，我就让那些意志消沉的马夫们动手打井。幸运的是，才挖了4英尺，就有水涌了出来。虽然浑浊了点，但也还可以喝。在西藏高原上，一次次重温到那些熟悉的沙漠场景，真叫人觉得奇怪！我放开一些马、驴，让它们去湖边附近一个视距之内的礁湖去喝几口水。不过，水太咸，它们连碰都没碰一下，晚上就又被带回来了。



第九十五章

一条古老的山道

我们在9月15日所环绕而行的那个盐湖在有关约翰逊（Johnson）探险的草图中也有明确显示，虽然轮廓很不一样。（1865年，约翰逊由拉达克启程，经喀让古塔格山，到了和田)。这个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我原来的行进计划，即向西北方而行，穿越喀拉喀什山谷最高处，直到找到当初约翰逊走过的路线。我们目前处境艰难，牲畜大都筋疲力尽，粮草也几乎耗尽，考察活动还面临着各种危险，我把这种处境告诉了拉尔·辛格。那幅草图是约翰逊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绘制完成的，根据以前的经验，那幅草图的很多细节也是不可靠的，即使我们找到了约翰逊走过的路线(大约还有2站地的路程)，但毕竟当初约翰逊是用牦牛走过去的，那么我们那些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的马匹和毛驴能吃得消吗？不管怎样，命运的骰子已经掷出去了。

9月16日，攀行了8英里后，登上了西北面一座低矮山脉的鞍状山脊，海拔约16 800英尺，但我们怎么也兴奋不起来。面前是一个巨大盆地，极其贫瘠和荒凉，上面是一个挨一个马蹄铁形的礁湖，礁湖已经干涸，覆盖了一层盐质。盆地的面积不会少于400平方英里。在这片像西藏高原那样荒凉的盆地里，我们上哪儿去找植被呢？又去哪儿找饮用水呢？盆地之中弥漫着死亡一样的呆滞之感，这里根本没有

生命的迹象，连动物尸体或植物生长的任何痕迹都找不到。我突然有种预感，在遥远的将来，当所有水源都已耗尽，山川在极度严酷的气候下崩塌，那时地球表面莫非就像这个盆地一样？那就如同月球的表面，没有了生命，没有了希望。

沿着平缓的碎岩坡，穿过完全干涸的河床（河床出口处整整宽4英里），我们朝着盆地中心方向攀行。傍晚，带雪的狂风迎面吹来，盐碱地面上根本找不到水，因为在这样的土层上挖井是没有用的，这令大家非常恐惧。趁着天还没黑，我到西边看了看，竟然发现了一个干涸的河床，河床很醒目，更令我惊异的是还发现了一条小河，流着可以饮用的水，虽然没有植被，哪怕是枯死的植物也好，但毕竟有了水，我不禁松了口气，示意把营地扎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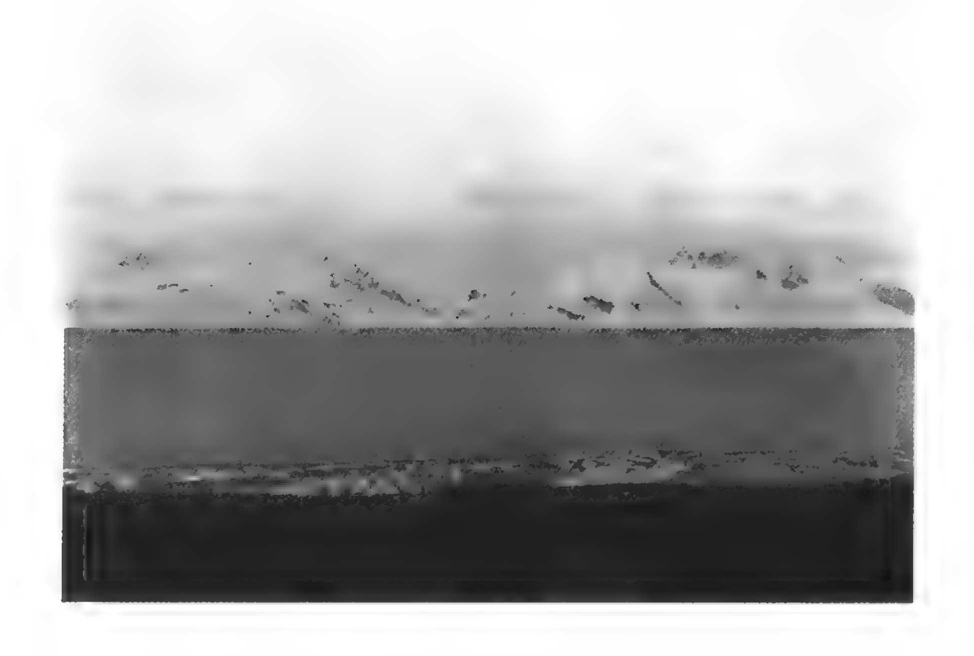
在这个凄凉之地，最让我伤心的是失去了我那匹巴达赫商马（Badakhshi）。从我进入新疆以来，除了我在沙漠中考古期间，这匹马一直伴我左右，从来没有丝毫的抱怨之情，即使横穿塔克拉玛干严重缺水的时候。它总能胜任最艰苦的工作，在无东西可吃的情况下，它竟欣然嚼食着古代的朽木。仅仅是那天早上，它才显出生病的征兆，队里所有的人都绞尽了脑汁，但仍一筹莫展。当它被牵进帐篷里的时候，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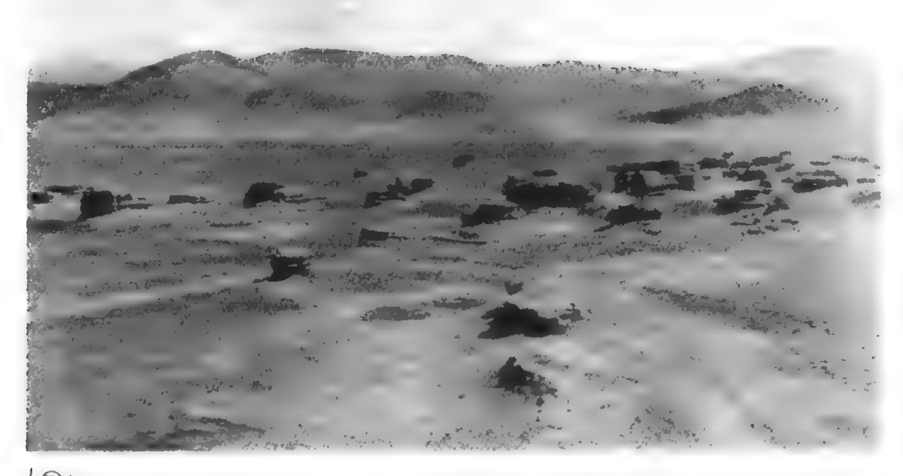
我这位忠实的同伴已经陪我度过了27个月，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晚上，我竭尽所能，让它更舒服一点，把所能拿来的毛毡和毛毯都给它盖上，把一整瓶波特一世（Port I，这是我准备在紧急状况用的）酒和热水掺和在一起，让它喝下。从上一个营地里，我们带来了一些布尔刺（Burtze）根，但仅仅能用来烧茶做饭。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夜里，队员轮换着来照看它，黎明前我去看它的时候，可怜的它正浑身抽搐。当我抚摩着它的时候，它仍然认出了我；我把燕麦递到它嘴边的时候，它挣扎着，还想站立起来。然后，死亡悄然而至。失去了心爱的同伴，我痛心不已。在长期的旅程中，我们相依相伴，患难与共，它匀称的头形如同阿拉伯人的头形，

它热爱在野外活动，我是那样地喜欢它。我时常回忆起我们在一起时的幸福时光，如果它还活着，在克什米尔草地（Kashmir Marg），我就可以让它品尝一下真正的鲜草和阿尔卑斯野花的滋味。但是，天不遂人愿，离目的地近在咫尺之际，它却死在这凄凉的地方。

9月17日早上，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我们启程了。经过仔细分配，每匹马每天分得4~5磅燕麦，每头毛驴则是这个数量的一半。对牲畜来说，从9月12日以后，路上再也没遇上什么牧草，现在即使每头牲畜吃原来定额的一半，剩下的草料也仅够半日之需。但是，只有等到达喀拉喀什山谷时，我们才有希望找到植被。现在，仅仅依靠约翰逊的草图，无法来确定我们的方位，所以我们现在距离喀拉喀什山谷有多远也还无从知晓。队员士气低落，牲畜也筋疲力尽，就连我也感到靠人

(332)大湖的西南端





㊸1908年9月16日营地附近干涸风蚀湖床的“见证物”

力对抗大自然的压力确实很难。

首先，我们向西北而行，在柔软的地面上行进，间或碰上干涸的礁湖，直到沼泽地越来越多，阻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被迫取道向北。然后，我们遇到了一个正在遭受风蚀的干涸河床，这条河床挺奇怪，在某种程度上，上面相互独立的黏土阶地与疏勒河终端盆地典型的地貌特点相似。这些阶地只有6~10英尺高，清晰展现了湖泊的沉积层理特征，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里的风是从西向东刮。就在西部雅丹旁边，有一些碱化水质的大湖泊。

沿着这些沼泽北边绕行的时候，我们遇见了蜿蜒的河床，以前我们就曾经在这样的河床边扎过营，但这条河床里的水几乎不再流动，河水也太咸，无法饮用。接

着，我们沿着满是红色碎岩屑的横岭底部向前行进。到达高出沼泽地80~100英尺的高度，古老的湖岸线轮廓清晰可辨；在某些地段，还可以辨认其中的八九个湖泊。当湖水高涨的时候，它极有可能连通了西边的盆地，这个盆地在现存盐碱沼泽地边缘断断续续的山脉以西，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在这些碎石阶地上行进，我们感到非常忧郁和无聊。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我不禁想起了童年时期所读的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小说中描述的一个大型地下湖。前天，在盆地西北角，我曾看见一个山谷，我原来满心喜悦地期待着能通过那个山谷到达喀拉喀什河流域，而现在它却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

最终，离开营地10英里后，到达了一个冲积扇，就在雪峰林立的小奴拉合（Nullah）之下，这时正北方向上出现一个开阔的大山谷。从它宽1.5英里的入口，我们看到了几座雪峰，也许那是一个离主脉很近的山嘴吧。眼前的景象令人鼓舞，我想那也许已经接近了约翰逊草图所标记的黑大爷达坂山口（Kitai diwan Pass，朝向西北），越过那个山口，可以抵达喀拉喀什河的源头之一。但是，约翰逊草图上的某些特征与本地的实际情况不符，日后证实草图中存在诸多的错误。然而，在靠近山谷的入口，出乎意料之外，我发现了两个小石堆掩埋在粗糙的沙粒和碎石之中，这是离开巴巴哈提木山口（Baba Hatim Pass）后我们所见到第一个人类活动的遗迹，充分证明有一条路延伸过来。

半英里以外，在悬崖峭壁的脚下，一行行摆在一大块平整沙地上的石头映入我的眼帘。后来证实，这些石头是一个穆斯林祈祷用的长方形诵经台的一部分，它们也许是用来象征安息之地吧。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踏上了被遗忘了近40年的那条老路。通过这条路线，在最近一次穆斯林起义之初，和田的首领哈吉·哈比布拉赫（Haji Habibullah）曾试图打通与拉达克以及印度的直接联系，虽然当时喀拉库拉木（Kara-koram）路线在阿古柏的控制中。就在这条路上，1865年，这个倒霉统治者

的特使带领约翰逊到达和田。哈吉·哈比布拉赫可能曾下令在这条艰难路线沿途修建防风避寒的住所，正如我在喀让古塔格附近的兰干所见的那样，他的手下仅仅把粗糙的板坯扔在荒山野岭，就溜之大吉了。

他们把这个象征性的兰干之地选在如此荒凉的地方，说明附近应该有水。因此，经过半英里行程，我们发现了一条浅浅的小河消失于远方宽阔的碎石地，我并不为此感到惊讶。河边的土壤非常松软，若不是有一行马的头骨引导我们前进，我们将很难跨过这块沼泽。找到了一条前人所走过的道路，所有人都为之感到欢欣鼓舞。但是，如我们身后盐碱覆盖的盆地一样，这个山谷依然非常贫瘠，我不得不为晚上宿营的问题而担心。最后，离开堆石 4 英里，我们看到了第一片死布尔刺。再往上 2 英里，发现了侥幸活下来的布尔刺，考虑到马匹和毛驴，我们就在这海拔 17 500 多英尺的地方安营扎寨。再往远处侦察，我发觉我们离第一个侧面山谷的谷口只有 1 英里之遥，谷口那里有石堆，很明显，从那里可以到达约翰逊所说黑大爷达坂。

整个晚上，西风一直吼叫个不停，寒冷刺骨，快把帐篷给掀翻了。幸运的是，我们有足够的燃料，只是可怜了牲畜，虽然有厚厚的皮毛，但它们仍然难以忍受这样的严寒，第二天早上，我被迫又用枪子儿结束了两头毛驴的性命。然后，我们继续前行，进入了西北方的侧面山谷。在谷口处的石堆旁，发现了大量布尔刺根，虽然时间已经太久，但是仍然可以用。

与约翰逊草图所标记的相比，前方这个山口与我们的实际距离更近，海拔更低，大约 16 500英尺。沿着标记清晰的小道，牲畜不怎么困难就翻越了山口。到了顶上，发现了一个精心修建、保存完好的大圆锥形石堆，这让队里的和田人大为高兴，他们现在确信我们就在帕迪夏赫（Padshah，帝王—— 译者）大路，只要顺着这条道，就一定能见到人烟。在这样高的地方，石堆、做燃料用的布尔刺根以及其他遗迹，如马蹄铁，那大约是在 1864—1866 年间，在这条路还在使用的时候遗留在这

儿的，充分证明这里的气候很干燥。

尽管40多年来，无人涉足这条道路，但现在路的标记仍然十分清楚，走在宽阔的碎石斜坡上，往下走令人非常愉快。有人不辞辛劳，每隔几百码，就用一堆碎石做记号。是有人多管闲事，还是胆怯在作祟？离开山口约6英里，我们停在了成行的大型板岩旁，像是为西藏敖包（Obo）作标记一样，石堆里有一些曾在里面栖息的小鸟，它们是在去南方过冬途中，在这里被冻死的吗？

往下走约3英里，这个山谷与一个更开阔的山谷相连，坡度平缓地向南延伸，那里有大量野草，那个山谷很可能与我们先前行进过程中所看见的西边那个未被勘察过的盆地连在一起。但是，更让我感兴趣的是，又发现了我们早先在对面山头看见的那个隘口，我希望通过那个隘口，进入喀拉喀什河流域，结果它不是一个山口，而是一座海拔约16 000英尺宽阔平坦的鞍状山脊。越过了隘口，我们继续北行，越过一个隐约可见的分水岭后，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两座平行的山谷，山谷之间被一条陡峭的山脊隔开，山脊向西延伸。在那两座山谷之上，高耸着一座雪山，显然雪山就是昆仑主脉分水岭的一部分，其后是喀让古塔格，通过我们眼前的山谷就可以到达喀拉喀什河。因此，这段路程不再折磨本已疲惫不堪的牲畜，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沿着较近的一座山谷下行，约1英里的路程就像到了一个狭窄的平底盆地。在布满碎石松软的谷底，我们发现横七竖八的野牦牛和野驴蹄印。突然，两个人新近留下的足印映入了我的眼帘，这些克尔克孜人是来这儿狩猎的？还是来找寻我们的呢？再往下，山谷渐渐变窄，山谷中心是个陡峭的沟壑，沟壑右边是大冰碛的遗迹。花岗岩巨砾高度超过了100英尺，赤裸裸地暴露在空气中。

顺着用石堆标记的小道绕着这些巨砾蜿蜒曲折，我们到达了这个山谷与第二个山谷的连接处，那里有一条雪水汇成水流很快的小河，河边长着少量的植被。就

在两座山谷的连接处之下，四周悬崖环绕的地方，我们发现了用石头堆积起来的简陋小屋，这只能是克尔克孜伯克、老萨提普·阿勒迪（Satip-aldi）曾提到过的根据哈吉·哈比布拉赫穿越喀拉喀什山谷时下的命令而建造的哈吉兰干（Haji Langar）。

历尽磨难之后，正当草料用尽之时，我们安全抵达了这次探险征程的目的地。但是，当我看着身边的马匹贪婪地享受牧草的时候，虽然牧草很有限，我心中顿生酸楚，因为我勇敢的巴达赫商马已经长眠在高原险恶的盐碱地下。很自然，我们在这儿停留了一夜，所有人都不必再受寒风之苦，心里在为修建兰干来庇护路人的哈吉帕迪夏赫（Haji Padshah）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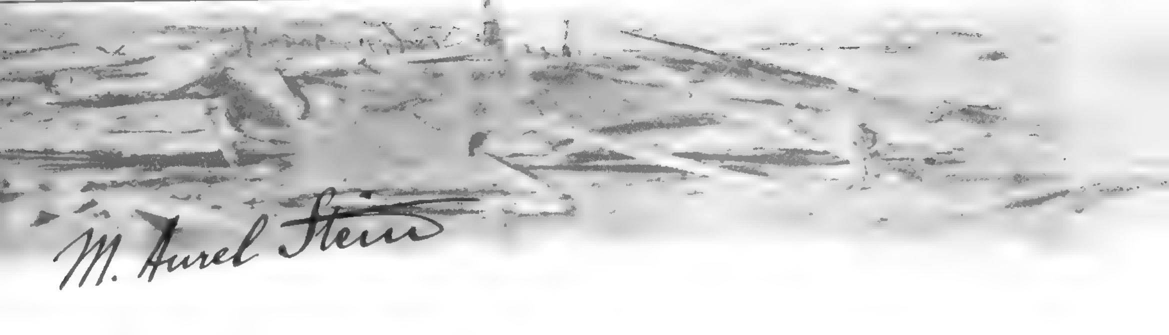
同样，我也对叛军的首领心怀感激。他运用他那短暂的权力，煞费苦心，修建了通向昆仑山主脉的这条我曾在喀让古塔格尽力搜寻的通道。毫无疑问，16世纪初的暴君阿巴·巴克尔（Aba Bakr）也是通过这条通道，成功逃到拉达克的。几个世纪以来，这条通道被狡猾的山地人用以应付危机，被逃亡者用作通向平安的通路。但是，在哈吉·哈比布拉赫之前，没有一个和田首领试图把它变成与印度通商的路线，这种试图和努力就如同哈吉·哈比布拉赫使用和田最后一次独立所拥有的权力那样短暂，令我感兴趣的是，和田的历史与冰雪覆盖的昆仑山脉有着什么联系。

9月19日上午，我们沿着山谷下行，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到达阿布都拉贾法尔塔木（Abdul-Ghafur-tam）——喀拉喀什山谷的最高点，那儿有充足的牧草，没准萨提普·阿勒迪伯克（Satip-aldi Beg）带着野犁牛和给养，正在那里等着我呢。用石堆标出的老路在荒芜的冲击高地绵延很远，沿着这条老路，走了1英里多，到了这条路与水流湍急的宽阔河流（流向侧面山谷）交汇的地方，我注意到有人曾修整过这条道路。一行直直的石堆标记穿过一个巨大的冲击扇，向西北方延伸，朝着一个从主脉上延伸而下山谷的谷口。据此，可知约翰逊所述横跨喀让古塔格高峻山脉的英达坂就在那个山谷谷口附近的某个地方，也就是为了找到这个地方我们历

经艰险。

继续沿着河岸向下行进，河床逐渐变宽，河床里所有的水都已经消失在碎石之中。最终，经过9英里的跋涉，我们来到河床与喀拉喀什河干流汇合点的对面。在这里，喀拉喀什河穿过了从南面延伸而来的山脉，宽阔的河床足足有整整1英里宽，分成几支浅浅的小河，我心里不禁舒了口气。离开哈吉兰干以来，一直没有遇到任何植被，马匹和毛驴也累了，显得很疲惫。往下走了约5英里，河流两边山地的山脚下出现了草地。我们被迫停止前进，很晚的时候，行李队才赶上我们。

傍晚，我派穆罕默德·朱骑上最强健的马匹，沿山谷而下，把我们到来的消息带给在距此不远的阿布都拉贾法尔塔木（Abdul-Ghafur-tam）的克尔克孜人。然后，再走80英里，前往苏盖提喀热勒（Suget Karaul），看看提拉巴依率领的护送出土文物的队伍是否已经到达那里。3小时后，营中一阵骚动，萨提普·阿勒迪伯克亲临，令人惊喜。这个守信的老克尔克孜人，带着牦牛和手下，已经等了我们将近半个月。为我们数月前就已筹划、即将开始的穿越喀拉克兰所做的筹备也都按时完成了。同时，他告诉我说，提拉巴依已经安全抵达苏盖提喀热勒。他还给我带来了奥里沃（Oliver）上尉写给我的信，信是在8月初写的，上尉表示他会全力帮助我在拉达克这边的考察工作。就在当天晚上，老伯克携带我给奥里沃上尉的一封信骑着马离开了，前去通知奥里沃上尉我将要考察喀拉库拉木的大概日期，以及让他为我们准备好牦牛。过去这些天好像漫长的几个月，现在我终于可以放心休息一下了。



第九十六章

寻找英达坂

9月20日早上，来了5名健壮的克尔克孜人，他们赶着牦牛和少量的骆驼，运来了我们的牲畜所需的草料和人所需的面粉、黄油和羊肉。这天过得很平静，这使我们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同时也使我和拉尔·辛格得到了一次安静地写作和放松的机会，我也能够对业已进行的研究工作作个安排。这一次，我们将沿着哈吉·哈比布拉赫选择的路线，到喀让古塔格上面穿越昆仑山主脉的地方。与此同时，我打算再次考察英达坂，虽然我在1900—1906年考察过这个地方。小雪飘了一夜，但第二天早上，阳光明媚，我们留下了牲畜和多余的行李，只带了牦牛和2头轻装的骆驼，开始重返哈吉·哈比布拉赫路线。牦牛行进得很快，中午我们到了先前曾看到过通向山间狭路的一个山谷。气压表显示这里的高度是海平面14 700英尺以上，与在哈吉兰干测量的结果几乎一样。

大约5英里后，山谷上面的道路伸向沿宽阔、干燥的河床右岸一个充满碎石的高地。仿佛建于昨天的小石标标明了路线，它穿过从西面延伸过来的一个深峡谷，这里有用坚硬的石头砌成的规则墙壁，为人们行走在陡峭的“之”字形路上提供方便。我并没有发现斜坡被侵蚀破坏的痕迹，但这条被人长期遗忘的道路上竟然有一

段如此的小路，实在令人吃惊，它究竟有多长？再远些，从北面山脉延伸下来充满山石的峡谷底部，小路曲折而上。走了大约1英里路，在石壁下面，一块小石堆挡住了去路。在石堆的前面，我们发现了一大堆腐烂的布尔刺的根，它们恰恰是40年前，最后一批探险者所留下的。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个地区特别干旱。

从山谷出口走大约6.5英里，经过一个石堆标记（事后证明是最后一个石标），石堆在相当狭窄的峡谷底部，被一个看上去像片麻岩的巨大峭壁给围住。前方不远处，道路变得越来越陡峭，也就在那里，两条峡谷相会，一条向北延伸来自于1.5英里外像猪嘴状的冰川；另一条向东延伸来自于被冰雪覆盖的山谷一侧。后者的山脊上没有凹地，看上去似乎上升到20 000 英尺。沿着北面的峡谷继续走，我们很快到了一个稍稍宽阔的地方，从西北和东北来的支流在这里相会。我们在一片充满碎石、岩石和积雪的荒地里扎了营，这里海拔近16 700 英尺。

两位克尔克孜人告诉我们，早在16天前，在他们奉萨提普·阿勒迪伯克之命寻找我们时，凭他们先前寻找英达坂的经验，他们已经很接近这个冰川了。从这个冰川，自西沿着陡峭的山翼向上攀，他们发现了覆盖着积雪、坡度相对缓和、可以通行的冰面，很明显，这有可能是到达分水岭的道路，但是由于天气原因，他们没有到达那里。

克尔克孜人的描述坦然而又真实，让人喜欢他们的为人。他们认为看到了的凹地实际上就是所要寻找的通道。除了要解决这一必须的问题外，一些其他的因素也使我渴望到达这一分水岭，这是我澄清一系列有趣难题的唯一机会，比如，被积雪覆盖的山脉从喀让古塔格南面和西南面一直延伸至此，但约翰逊旅行路线所描绘的一些特征与实际情况不符，似乎根本没有希望把我们近期的考察与先前从北面攀登考察时所绘的地图相拼合。为了准确确定我们所在地三角测量点的位置，我知道应该找两个接近我们所处峡谷的地点。

所以，我决定如果天公作美的话，第二天我们继续攀登。除了穆萨这位坚定的跟随者外，还有4位克尔克孜人同意与我和拉尔·辛格一同前往。克尔克孜人习惯于在冰天雪地的峡谷中驱赶牦牛，他们认为我所指示他们使用绳索是对付冰河裂谷的一种预防手段。晚上，从西面来的刺骨寒风带来了一阵雨雪。但是，当我们凌晨4点前起床时，天空完全放晴了。由于疼痛难忍，我一夜未眠，这时我身体状况欠佳，但我不愿意错过这次机会来进行考察工作。是继续攀登，还是放弃到达分水岭？这是我做出最后选择的唯一机会了。因为我们几乎没有草料供牦牛吃了，而且2~3天的快速行程后，如果克尔克孜人帮我们运送仪器，那么牦牛在雪山上将不能给我们提供帮助了。5点后，我们都骑着牦牛出发了。

在一堆堆乱石中，爬了不到1英里，我们便到了冰川呈猪嘴状的地方，西面横亘着一块巨大的冰碛，挡住了冰石。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了，一薄层冻雪使冰碛表面变得很光滑，因而我宁愿徒步走。在我们右边，一大块冰墙很奇怪地裂开，耸立入云，垂直高度大约有150英尺；我们的左边，是一堆几乎不能通行的乱石，我们在两者之间躲躲闪闪。上午8点，到达了克尔克孜人先前到达的海拔约18 000英尺的地方。那里冰河变宽，有半英里，坚硬的冰面平坦地延伸到对面，因此我们能够在冰上继续前进。留下供急需时使用的燃料，所有的牦牛由克尔克孜人照看，我们则沿着冰河继续攀登。冰河表面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只要这些积雪足够坚硬，那么我们的牦牛可以走在前面拉,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绳索了。然而,晴朗的天空中太阳穿过稀薄的空气,照射着积雪,积雪反应强烈,牦牛就不能在松软的积雪上行走了。

为了预防雪崩，我们用绳索连在一起，引路人陷入几乎深及肩膀的雪坑中，这一次次提醒我目前面临的困境，但我们依然跋涉前行。向远处看去，积雪覆盖的山坡都较整齐，坡度相对缓和些。但是，现在，我们在它上面依然痛苦地行进着，看起来很平坦，但走起来还是非常吃力，花了数小时的时间。每一次，我们都满怀希

M. Aurel Stein

望，相信到达前面积雪覆盖的山脊，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水岭，但是每次我们的希望都破灭了。现在，积雪变得如此松软，以至于引路人每走一步，都要踏入到大腿深的积雪深处。在他们后面的人，不得不从一个雪坑挣扎着走到另一个雪坑。我们这次攀登比1906年5月在达尔阔特（Darkot）的攀登还要艰难；因为那里的积雪很坚硬，海拔也没有这里高，也就没有呼吸方面的困难。但是，克尔克孜人与帕米尔人不同，他们坚忍、充满毅力，并拥护我登上山顶的决定，不过，我也许诺给他们一笔不菲的报酬。

我意识到，在像这样的冰上，长期的攀登不可能到达山口。但是，下午1点后，到达了一个较长而且容易爬的斜坡上，这表明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冰原地带，可能接近分水岭了。因此，我决定继续前进，进而利用这次机会进行考察，尽管英达坂在另一个地方。拉尔·辛格似乎有很强烈的高原反应，但只要他继续活着，坚定的信念就不会破灭。每隔10~15步，他就要休息一会儿，这耽搁了我们的时间。既然雪崩的危险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我决定让3个克尔克孜人在前面带路，我和穆萨用绳索连在一起，走在拉尔·辛格前面，并且拖着他走。幸运的是，由于冰原地带顶部宽阔，巨大的积雪覆盖的山脊还在我们上面很远处，我们并没有遇到雪崩的危险。在我们前面，意志坚定的克尔克孜人继续平稳地行进。终于，他们发出了到达山顶的欢呼声。很快，我们也来到他们身边。时间已经是下午3点，从我们开始踏上冰河到达顶部，路程不足4英里，可足足花费了7个小时。

由于担心从数百英尺高的地方滑到大峡谷北面的冰原地带，克尔克孜人已经停止走近积雪覆盖的绝壁边缘。为了解雪檐，我爬上了一块积雪覆盖的小山，此地比悬崖边缘更靠后些。此时，呈现在我面前的景色漂亮极了。向北望去，冰川覆盖的山谷被一个轮廓清晰的支脉所包围，支脉上覆盖着积雪。在支脉的右边，我看到一座锯齿般的山峦，这使我立刻想起了两年前在尼萨山谷（Nissa Valley）中看到的群

峰。在远处，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光秃山脉，上面并没有雪。毫无疑问，在这些风蚀的荒凉山峦之下，就是喀拉喀什河源头。周围是长年不化的积雪，头顶上是淇蓝的天空，但这也不能抹掉北面远处地平线微黄的色彩。显然，那是和田沙漠上空布满沙尘的薄雾，也就是映入我眼帘的塔克拉玛干上空的雾霭。

只要我们能用水银海拔计检测，我们的气压表还是相当准确的，它显示我们目前的位置大约接近 20 000 英尺，测高仪所显示的数字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欣赏着西边和西南边积雪覆盖的山峰和山脊的美景，但从数字中，我意识到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非常高，尽管有许多面向南的斜坡，但到处仍是长年不化的积雪，这就是一幅阿尔卑斯式的图画，我在昆仑山脉其他地方还从来没有见过。左边数英里的地方，主峰的山顶突然转向北，这大大增加了我们从目前位置所能看到积雪覆盖的山峰数目。向西 1 英里高耸着一座美丽的积雪圆顶，有 21 000英尺高，但它的高度却在我们所在隘口延伸出的巨大山峰和从东面来的冰川之下。要想看清楚更高部分的全景，只有进一步增加镜头的倍数，它看上去比西部的圆山顶更远了。

我们不能够看清楚这一山系的北部山峰，也无法确认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山顶究竟是不是它的最高峰。随后，有关地形的思考，使我确信目前我们所处的位置低于西部顶峰的山脊，这一山脊突起于尼萨河流域最大冰河的源头。在 1900 年所测量到的 3 个顶点中，最高的 1 个山峰高度是 23 071英尺。

东南面相关的巨大山脊所形成的山坡，像是一幅设计精美的冰雪覆盖的金字塔。通过观测点的观察，可以认出山峰 K1，很久以前，它曾经是拉达克方向的 3 个测量顶点之一，海拔是 21 750英尺。现在，我很清楚，去英达坂的道路就在这几个狭窄的山谷中。站在我们所在的山口，看不到最低的部分，最低的部分向上成了坐落于K1北面的分水岭的一部分，它正好隐藏在巨大山脊的后面，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这也和约翰逊草图中位于山口和K1之间的相对位置相符。同时，根据我们的测量结果，对地

图的修正将有助于我们解释分水岭北面实际情况与约翰逊草图不同所带来的问题。

最吸引我的景色是山脉向南面延伸的地区。那儿，我们的视野可以穿过哈吉兰干流域到大盆地，还可以看到光秃秃山脉以远无边无际的远景。在一系列山脉上，山顶高度似乎很少超过我们所处位置的海拔高度，山脉向南更远的地方是印度的给水区。站在这里，世界看起来好似缩小了，好像把塔克拉玛干和印度洋相比一样。这是一个结束这次长途旅行最合适的地点；在这最后一次攀登过程中，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到达了山口，我为此而感到高兴。

甚至到现在，当经过了一段相当长时间和痛苦经历后再回首时，我能够理解当时胜利完成任务时的愉快心情，忘记了我所遭受到的身体上的伤害，这胜利意味着我们在筋疲力尽后的放松和恢复。但是，我们还有相当多的工作需要做。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把观测平台建了起来。通过对先前看到的主峰南部和印度三角测量局地图中所提供的三角顶点的仔细的鉴定，我们能肯定地确定和测量我们所处的位置了。而后我们对向北延伸的支脉和山谷进行了仔细测量，以便能够准确确定它们同先前所考察过的山脉之间的关系。

至此，取得的数据使我最终确信，我们脚下的冰河是帕纳孜达里雅（Panaz Darya）的一条支流，也是拉姆·辛格1906年穿越喀拉喀什河时经过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支流。拉尔·辛格观测工作的特殊需要耽误了我自己的摄影工作。对拉尔·辛格来说，昆仑山北面的斜坡是完全陌生的。由于酷寒和厚雪，又花费了大量时间艰难地寻找到一个供拍摄全景用的平稳和有正确水平高度的地方。

大约下午4点30分，勘测工作才完成，虽然有阳光照射，气温还是只有华氏零下16度。在克尔克孜人要求下山之前，我几乎没有时间吃东西。无疑，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担心在冰河上过夜。他们突然要出发回去，使我失去了更换角轮的机会，我本来指望它能发挥作用。在登山途中，我的登山靴已经湿透了。在温度急速下降

的情况下，长时间待在这个隘口，脚一定会冻僵的。但是，我并没有感到脚上有什么不适，这大概是由于我把和拉尔·辛格还有穆萨继续我们艰难行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归因于先前的疲劳和为安全起见行走于厚雪上的深坑中的缘故吧。

下山非常慢，我们艰难地走到冰河边的岩石平地时，天已经黑了，克尔克孜人和牦牛正等着我们。由于害怕在冰河上过夜，我们不可能停留，不牢固的冰碛斜坡上是成堆的乱石和薄雪，骑着牦牛要比步行安全，所以，我也学克尔克孜人，骑上了牦牛。哎！但是，我却忘记了我的脚没有任何保护，而他们的鹿皮靴是能保持干燥的。

牦牛的脚仍与从前一样正常，但行进却很慢，这段路程在黑夜中似乎无边无际。我试着让脚活动起来，但由于太疲倦了，以至于没有一点感觉。当到了牦牛载人难于通过有乱石的地方，我只有下来步行，我感觉到我的脚非常不舒服，需要按摩，但我却错误地认为由于光滑的地面才导致行走不便，而没有意识到这是冻僵的症状。最后，到达宿营地易于行走的地面时，我仍然感觉到行走困难。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脚部血液循环不畅所带来的危险。当牦牛把我拖到带来温暖和舒适的篝火旁时，我迅速从它身上下来，蹒跚地走进我的小帐篷，立刻脱下靴子和双层袜子。我的脚趾像冰一样凉，迅速的检查后，发现它们已经被严重冻伤了。

我立即用硬雪屑进行恢复血液循环的治疗，穆萨和艾则孜，即我的拉达克仆人，也尽力帮助我。根据医疗手册快速指南，我知道这是最安全的治疗方法，必须坚持。在这些得力的治疗之下，左脚脚趾有了一丝暖意，尽管我们发现脚部某些部位的皮肉已经受到严重伤害，但右脚脚趾的最后关节却始终没有感觉。最终，我不得不在床上寻找温暖和休息，从用废报纸做的药箱里，找来用来减轻疼痛的药物，包扎在受伤的脚上。

至此，取得艰难胜利的一天终于在痛苦中结束了。运气实在是糟透了，但同时，我仍然感到很高兴，因为勘测任务终于完成了，并且所有的队员也都安全归来。



第九十七章

从昆仑山到伦敦

第二天，即9月23日早上，我脚部的疼痛更加严重了，几乎已经不能走动了。这是遭受冻伤事故的严重后果，急需进行治疗。从冻伤症状，我自己不能判断这冻伤究竟是仅仅影响到皮肉，还是已经影响到了骨头，至少是右脚脚趾部位。我的登山手册里面有一部分谈到这一问题，但只是简单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坏疽，并建议立即寻找有经验的医生，及时进行治疗。

建议很好，但却难以实现，在没有任何医疗设备的山里，到哪里寻找这种帮助呢？同时，我想或许坏疽不会继续扩散。所以，我所有的精力和想法都集中于如何尽快返回拉达克。我在石头堆砌成的宿营地里待了一天，以积蓄力量，同时派拉尔·辛格向东通过东边的峡谷，那里有可以通向英达坂的道路。但是，在走了不远后，他发现冰雪堵住了道路，因而不得不返回。很明显，沿着冰河前进的所有过去旧的道路都被毁掉了。

第二天当我们开始返回主营地时，我脚部的疼痛更加厉害，骑在牦牛身上，由于脚部位于较低的位置，所以脚钻心地疼痛。世世代代生活在恶劣环境下的克尔克孜人，身上也有了冻伤，坚决拒绝用一副担架抬我走的要求，这并不是他们不习惯

于负重，而是在如此高的海拔地带，这无疑是一件艰难无比的事情。所以，我能做的事就是把自己捆绑在骆驼鞍部的垫子上，使骆驼在如此的重负下，安全通过峡谷地带。不断的颠簸和摇晃使我疼痛难忍，我想我是不会轻易忘记那天遭遇的。

在阿布杜拉贾法尔塔木（Abdul–Ghafur–tam），我发现了依布拉音伯克和我们的毛驴，我设法将马约尔·伊里特（Major Ellit）式样的椅子改造成一个可以休息的担架，通过两根竿子将其固定在前后两匹马上，但从帐篷中的短竹竿里找到两根足够长的大竿子绝非容易。每隔大约 1 英里路，这些捆绑在一起的东西就会变松或从马鞍上滑落，随时有把我掀翻到地上的危险，但是至少我能将脚高高地放在毛毡和毛毯上，从而使脚得到休息。幸运的是，我们轻松地穿过了宽阔的喀拉喀什流域。

已经不需要用语言详细描述路途中的艰辛和烦恼。不管每天出多少差错，我总是对我临时的担架感到欣慰。在行程的最后，我为自己能站立在地面上而感到激动。在返回波尔塔什（Portash）的途中，在波尔塔什我先前指示提拉巴依带着沉重的行李加入我的行列。现在，我遇到了穆罕默德·朱带着重重的邮包从拉达克穿过喀拉库拉木而来，朋友们的许多来信都急切希望我现在返回印度和欧洲，尽管我的脚被冻伤，但熟悉拉达克路线的忠实朋友的出现，他们给予我真正的同情，这使我很兴奋。拉尔·辛格、贾斯旺·辛格和穆罕默德·朱都力所能及地给了我许多帮助，来减轻我的痛苦。终于，我们在 9 月 27 日到了波尔塔什。在那里，我很满意又看到了装着珍贵古代文物的拖车已经安全穿过桑株山口（Sanju Pass），到达了目的地。尽管旅途中历经坎坷，并在峡谷中遇到了罕见的洪水，但我们并没有经受大的麻烦。

两天来，我躺在帐篷里，忙着写关于萨提普·阿勒迪（Satip–aldi）与和田的克拉喀什（Kirakash）的汇报。后者，尽管在马匹和毛驴方面遭受损失，但与最初的条件相比，他们的报酬增加了，这是作为他们和我们共同经历风险的奖励。同时作为奖励，我们也增加了他们牲畜饲料的供应量。因此，他们的牲畜体力也很快得到

了恢复。同时，对进一步运送我的珍贵出土文物也做了必要的安排。它们将由骆驼载着，穿过喀喇昆仑，在接近和穿过萨瑟冰川（Sasser Glacier）这段艰难行程时，运送古物的任务转移到拉达克雇来的牦牛身上。珍贵的文物由50头骆驼来驮，沿着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路线运走，我把这个重大任务交给了拉伊·拉尔·辛格，他谨慎、仔细、永不疲倦、甘愿奉献，值得我的信任。早在1周前，萨提普·阿勒迪（Satip-aldi）手下一个能干的克尔克孜人就将我到来的消息带到了拉达克的第一个村庄，即帕尼米赫（Panimikh），并确保我们安全穿越萨瑟冰川所需的人力和牦牛，另一个不知疲倦的信使跟随着他，报告了我的伤情；如果可能的话，从驻列城的莫拉维亚（Moravian）代表团里寻求医疗帮助。

9月30日，我和我的几个私人随从带着轻装的马匹，从喀拉喀什山谷出发了，鉴于喀喇昆仑道路之艰难，为了尽快到达列城，翻越海拔18 000英尺的山隘和穿过充满险情的萨瑟冰川是可行的路线。我同我忠实能干的从于田来的依布拉音伯克道别，他设法从克尔克孜人毛毡帐篷里寻找棍棒，用来加固我那在两匹马之间所搭起的临时担架。经过两段行程，我赶到了萨日克奥特达尔瓦孜（Sarigh-ot-darwaza），这是一个十分寒冷的高地，在那里，我们发现了喀喇昆仑的商队道路，然后，我们沿路前行。途中，我们看到许多动物骨骼和一些遇难者的尸体，这是萧瑟高原上险恶的自然条件下悲惨事故的证明，运输的牲畜都难以适应这里酷寒的气候。10月3日，我们终于穿过了位于中印边境、海拔18 687英尺高的喀喇阔拉穆山口。

这次长途跋涉对于无助的我来说，虽然漫长而又劳累，但实际上除了海拔太高，牲畜缺少草料等问题外，我们并没有多少自然障碍。但是，第二天到达布尔刺（Burtze）营地后，在乱石堆积的慕尔格（Murghe）山口，我们遇到了麻烦，慕尔格和山口的岩石使放置我的担架的马匹根本无法继续前进了，我们几乎陷入了绝境，

直到遇到了一些强壮的藏族苦力，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拉勒·乌托·达斯（Lala Udho Das），一位能干、热情的尼泊尔塔西勒达尔（Tahsildar）人，带领我们穿过了萨瑟。如果没有拉达克的英国联合地方长官D.G.奥里沃（D.G.Oliver）上尉（印度政治部和英国驻拉达克的高级委员）及时提供帮助，我是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穿越前面艰难的地面，以及可怕的萨瑟冰川的。我不愿去想固定在马鞍上的担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10月7日，我被抬着穿过了冰河山坡和布满冰碛的萨瑟山口，耐心、善良的拉达克苦力尽他们所能减少我的痛苦。但是，回想起数周前我还能够欣赏到这座山的壮观景色和享受攀登的喜悦，不禁使人沮丧。对于悲惨现状和我脚的病情，我有些忧虑。现在我只能依靠阅读来转移我的这些想法，我从手头一本小册子《伊拉斯默斯选集》（Selections from Erasmus）中得到享受，这本书是我的挚友艾伦（P.S. Allen）先生送给我的。他是牛津大学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通讯》的编辑，这本书是他一部巨著的油印本。

10月8日晚间，当我们走向努布拉（Nubra）河最高的拉达克村庄，即帕尼米赫（Panimikh），我们遇到了S.施密特(Rev.S.Schmitt)，他是莫拉维亚（Moravian）代表团驻列城医院的负责人，这下我终于解脱了，尽管施密特本人也承受着一种严重疾病的困扰，但是凭着最仁慈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仍迅速穿越高大的喀尔墩(Khardong）山口赶来给我治疗。施密特在伦敦列维斯顿（Livingstone）学院这一优秀的科研机构接受培训，成为了一位医学传教士，来到列城，通过精湛的医术和努力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第一次检查中，他便认为我的右脚趾开始溃烂了，将要废掉。这个消息糟糕透了，但还是让我从可怕的担心中感到一些欣慰。要是像先前确认的那样坏疽不扩散该有多好啊！左脚趾所受的冻伤没有那么严重，不会导致永久性的损失。

由于我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很大程度归于事故发生前昆仑山中艰辛的工作，因此我容易被感染。施密特不得不推迟给我的右脚做手术，直到我们到达了列城。在他们友善的照顾和陪伴下,四段行程的疲劳大大减轻了。10月12日,我到达了列城。从我在英达坂山脚下结束我的考察工作到现在,我们几乎走了将近300英里的行程。

两天后，施密特成功地为我的右脚做了手术，他不得不将我右脚的全部脚趾或部分脚趾上部关节切除。他友好、无私的照顾和传教士特有的关怀，使我倍感舒适。我住在代表处装备优良的舒适病房里。伴着和煦的阳光，我看到了如画的牛群和美丽的列城，秋日的阳光在贫瘠的群峰之间闪烁。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而美丽的世界，它是西藏西部美丽的一角。我非常遗憾我视野所及的范围如此的有限。

切除手术后的伤口很痛，而且恢复很慢。在去克什米尔的路上，对卓吉拉(Zoji-la）的探险被大雪阻止了，如果我要想在来年春天前到达印度，就必须及早从列城出发。当我的体力恢复到能应付去斯里那加（Srinagar）连续2周的颠簸时，已经过去3周了。我还是很满意,因为我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去处理那些棘手的文字事务,包括将我所收获的文物资料好好整理一下,以便于路上安全地携带。那些动物在拉尔·辛格的照看下,前往克什米尔,然后再经长途旅行通过马车、铁路和邮船到达伦敦。

11月1日，我终于告别S.施密特和他工作站的其他同事。在那里，为了减轻我的痛苦，鼓励我同恶劣气候和其他困难作斗争，他们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关心。由于不能坐起来骑马，我只能坐担架前行；旅程的大部分主要在大风肆虐的荒谷中行走，所以漫长的行程令我很累。11月10日，当我安全穿过卓吉拉时，我很欣慰。这个关口虽然海拔只有11 000英尺左右高，但却很难行进，特别是当隘路上发生了雪崩。当又看到克什米尔美丽的景色时，我兴奋极了。我必须休息一下，我很高兴，因为我被带着从高高的高山草地（Alpine Marg）脚下通过，对我来说，在长长

的令人愉快的夏日，那是一幅醉人的美景。

11 月 13 日，我终于到达了斯里那加。根据我的一位登山老朋友尼夫博士（Dr.Arthur Neve）的建议，我在此停留了很长时间。他确信尽管我的脚趾被切掉了，但只要被切割后的伤口能很好愈合，我行走和攀登的能力实际上是不会受到损害的。按照A.尼夫博士的意思,在斯里那加较长时间的停留是为了利用当地便利的医疗设施,使我尽快恢复。在我的朋友D.G.奥里沃上尉和当地的另一位助手马克费逊(Macpherson)上尉的关心和照顾下,我的病情恢复得很快。温暖舒适的居室,克什米尔秋天壮丽的美景,使得我建立营地和准备最后报告的工作都变得轻松多了。

但是，尽管是在优秀专家的治疗下，我的伤口仍然愈合得很慢。在我住院的 17 天里，最令我振奋的是我收到了总督方面传来的消息，总督一直通过他的私人秘书，也是我的老朋友詹姆斯·敦洛普·史密斯（James Dunlop Smith）了解我的情况。洛尔德·明托（Lord Minto）继续了我的探险，虽然他们的成果不大，但仍然引起我的极大兴趣。现在，总督很高兴通过史密斯转达了我所急于知道的一些消息，这些消息是对我一年前从敦煌发给印度政府的信所提到的问题的回应，信里提到的问题大都是关于我考古科研方面的，印度政府 H.M秘书同意我带着收集到的资料，回英国继续我的专门研究。

11 月底，我终于可以拄着拐杖，尝试着走路了。12 月 1 日，我启程回印度，我的伤口仍然增加了不少的麻烦。因此，在拉合尔我的旁遮普老朋友爱德华·马可拉干（Mr. E. D.Maclagan）先生家里进行治疗和休息。在那里，我忙于整理印度财政部审计员所作的最后报告等事务。前往卡勒库塔（Calcutta）途中，有许多官方会见，还有印度议院的邀请，我还匆匆访问了德拉敦（Dehra Dun），在那儿，得益于布拉德（Burrard）上校（现在是悉尼爵士），后来印度三角测量局的主管的友善帮助，保证了我能够为出版包含我们调查结果的三角测量图作充分的安排。

穆罕默德·朱和穆萨,我最后的维吾尔人追随者,在旁遮普离开了我,以便于能在第二年春天返回莎车的家里,由于他们忠实的服务,他们获得了大量的报酬。在德拉敦,我又欣慰地看到了我的两位能干的印度同伴,拉伊·拉尔·辛格和奈克·拉姆·辛格,他们在忠诚的拉吉普特(Rajput)、贾斯旺·辛格(Mian Jasvant Singh)的帮助下,看起来身体都很好。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这使我感到真正的舒心。

在卡勒库塔停留的几天里，洛尔德·明托向我表明了跟随我探险的助手的个人利益，和他对我印度助手的仁慈想法。非常感谢洛尔德·明托的提示，使我离开印度首府前满足他们的心愿。在旁遮普看到无助的奈克·拉姆·辛格时，我被他的景况深深打动了，在我的要求下，可怜的他很快获得了一笔远远超过他职位和工作报酬的专门抚恤金。

拉伊·拉尔·辛格在异常艰苦条件下表现出的工作热忱和能力，是我在其他任何印度人身上未曾见到的。他得到了官方的高度赞扬，被授予拉伊·巴哈度（Rai Bahadur）头衔，名列 1909 年新年荣誉名单，并获得了部门的提升。对于测量员拉依·拉姆·辛格，皇家地理学会不久给了他一笔可观的奖金，认可了他在几次考察中的突出表现。通过印度外务部尊敬的哈考特·布特（Hon. Mr. H. Butler）爵士的友好帮助，我那优秀的中文秘书蒋师爷得到了一块昂贵的金表，作为印度政府对他表示感谢的特殊纪念品。

1908 年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我终于从孟买乘上了开往欧洲的轮船。这天早上，我被迫和我最后的忠实探险伙伴达什——最心爱的猎狗（可能在我心里它是最亲近的伙伴）分开了，因为 P.和 O.邮轮不能人货同运。它单独在另外一只汽船上，也是相当安全的。最后，在英国自由口岸交了 4 个月的滞纳金后，它又回到了它的主人手中。当时，我是住在牛津的艾伦先生家里。回家的航程给了我一个短暂但很迫切的休息机会。舒适的海风和必要的调养使我在卡勒库塔还深受其痛的脚伤竟然痊愈

了。在船到马可·波罗城时，我已经能站立一会儿了。1月中旬后，当到达伦敦时，我已经能够毫无疼痛地行走了，同时感到我要再爬山时，也不会有任何不适的疼痛感了。令我倍感高兴的是，我的文物箱将马上要安全到达这里了。

像我这样的人，我知道从漫长的旅途中归来并不意味着休息，而是某种程度上继续一些更重要的工作，对我来说，这些工作比野外工作更艰苦。我们所到各地的那些基于当时物质条件下进行仔细考察、发掘的废墟、还有同时发现的那些数以千计的古代文物和手稿，如果得不到我认真的整理，那就不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条件，那么我探险所得到的成果中那些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也会因此失去。

我们在地形方面的调查和测绘，是另外一项等待进行整理的重要工作任务。现在，印度三角测绘局正在出版详细的地形图，要出版94张，它们的比例是4英里比1英寸，每一张都需要我反复仔细地进行审定，那些似乎像囚禁在大英博物馆地下室里的大量考古出土文物，仅仅将它们取出进行初步的整理就花费了近6个月的时间。文物数量大约有14 000件，关于出土文物中那些各种文字古代写本的释读、研究和出版，则需要一批熟悉东方语言、文化的学者专家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挑选和组织这些专家，并使他们在不同的方面精诚合作，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而又责任重大的工作。这些工作在没有经过我对各种事实、数据等材料进行筛选和恰当处理前，不能仅靠热情而去开展工作。

面临着这么多的任务和使命，因此当我获得印度政府特别批准我在英国停留2年3个月以完成此项工作时，我非常感激。由于这些考虑，我在大英博物馆和牛津大学继续我的工作，在沃登学院（Warden College）和默顿学院所提供的我所期望的宁静学术环境中，我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我确信，我有机会完成这次探险活动带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对我年轻时就向往的领域和那些至今还没有涉猎的领域进行研究呢？

M. Aurel Stein

插图目录

⑰ 马斯图吉村民：汗萨合普·皮尔·巴合斯和库尔班，以及布尼

⑱ 马斯图吉统治者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汗萨合普·皮尔·巴合斯和马斯图吉侍从

⑲ 欧拜杜拉和他的儿子以及村民，在米拉格拉木

⑳ 欧拜杜拉家的大厅，在米拉格拉木

㉑ 雅尔浑山谷达尔班德隘路，以及烽火台废墟

㉒ 自德尔果德山口顶部西北眺望德尔果德冰川（朝向印度河—阿姆河分水岭）

㉓ 自巴罗吉尔鞍状山脊眺望阿姆河谷地

㉔ 巴罗吉尔鞍状山脊西南方向的风景

㉕ 拱拜孜奥得克的吉尔吉斯人在迁移毛毡帐篷

㉖ 阿富汗护卫队装好行李，准备穿越巴哈拉克河

㉗ 小帕米尔哈克马克丁湖，向阿克塔什延伸

㉘ 在阿富汗属帕米尔吉尔吉斯人首领穆罕默德·伊萨毛毡帐篷里

㉙ 阿姆河源头的冰川，自瓦罕吉尔山谷谷口远望

㉚ 瓦罕首领和搬运工，摄于科克吐鲁克

㉛ 阿布伊潘加山谷源头，远处为瓦罕吉尔和阿姆河源头

㉜ 明铁盖山口脚下的驿站，图中是萨里库勒人

㉝ 罕萨邮差（左）和萨里库勒边防线上的士兵，摄于明铁盖喀热勒

㉞ 在河左岸远望塔什库尔干中国城堡

㉟ 克孜库尔干残墙和城堡

㊱ 牦牛和马匹队穿越喀什卡苏达坂

㊲ 毛毡帐篷前的吉尔吉斯首领和侍从，摄于托依勒布隆

㊳ 负责照看骆驼的哈桑阿訇

M. Aurel Stein

㊴ 蒋师爷，我的中文秘书和助手

㊵ 阿图什河右岸的哈坎弄沙尔戍堡遗址

㊶ 前往喀什噶尔途中见到的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墓地

㊷ 比吉尔（Bigil，位于莎车）的印度商人为我举行的欢迎仪式

㊸ 叶城渠边的巴扎

㊹ 测量员拉姆·辛格和贾斯旺从科克亚出发

㊺ 在科克亚做人体测量的帕赫普山民

㊻ 在库木拉巴特帕德夏辛清真寺给圣鸽喂食

㊼ 和田伯拉其的清真寺和林阴道

㊽ 进入和田绿洲的伯拉其巴扎

㊾ 和田军事按办唐大人，及其孩子和侍从

㊿ 和田的印度和阿富汗商人的长老巴德鲁丁汗

51 阿合买提·伊斯汗（安集延长老）和阿布杜拉汗（阿富汗商人），摄于和田

52 我在和田的主人哈吉阿訇伯克

53 在纳尔巴格的池塘试验皮制划艇

54 约特干如克奴丁麻扎附近的池塘和藤架

55 和田镇西门附近的池塘和清真寺

56 乌鲁噶特（Ulughat）山口以南的托普查（Topcha）峡谷

57 自塔木乌格勒遥望尼萨山谷的源头

58 喀什库勒冰川的源头及其冰原地带

59 奥特鲁胡勒冰川

60 奥特鲁胡勒冰川

61 穿越玉龙喀什河（喀让古塔格以上段）的“桥”

⑥② 流放在喀让古塔格库什拉什兰干的和田塔格里克人罪犯

⑥③ 布萨特山谷碎石覆盖的冰川岩岬

⑥④ 布萨特山谷里从喀让古塔格来的塔格里克人家

⑥⑤ 库什拉什兰干附近峡谷里穿越玉龙喀什河的桥

⑥⑥ 自喀拉吉尔山嘴眺望玉龙喀什峡谷

⑥⑦ 自喀拉吉尔山嘴眺望玉龙喀什河峡谷

⑥⑧ 穿越提凯里克塔格路线上的克孜尔吉勒尕峡谷（位于塔里木克什拉克之下）

⑥⑨ 依玛木·贾法尔·萨迪克寺庙摆放祭品的大门

⑦⑩ 坐在通往我在纳尔巴格小亭子平地上的按办邀请来的客人

⑦① 和田按办车大人和当地的伯克

⑦② 肉孜阿訇率领的和田寻宝人

⑦③ 热瓦克佛塔

⑦④ 阔纳托克马克（Kine-tokmak）的寺庙遗迹

⑦⑤ 进入策勒依玛木·贾法尔·塔依让（Ismam Ja'far Tairan）清真寺的大门

⑦⑥ 在和田附近佛教废墟墙壁上发现的灰泥浮雕

⑦⑦ 哈达里克佛教寺庙壁画，壁画上为模板千佛

⑦⑧ 哈达里克佛教寺庙主庙附近一小住房的内部

⑦⑨ 哈达里克佛教寺庙主庙附近发掘出土的柱子，雕刻有女性图案和花边

⑧⑩ 穿着冬衣的7头骆驼，从于田购得

⑧① 尼雅挖掘工在安迪尔河附近的灌木丛里

⑧② 从依玛木·贾法尔·萨迪克清真寺归来的和田朝觐者

⑧③ 尼雅遗址废墟附近古果园里枯死的桑树

⑧④ 尼雅遗址废墟中北部的房屋（挖掘以后）

M. Aurel Stein

⑧⑤ 从尼雅遗址废墟出土的家具和家庭用品（公元3世纪）

⑧⑥ 尼雅遗址中出土的木制食橱

⑧⑦ 尼雅遗址北端沙土掩埋下的废墟

⑧⑧ 尼雅遗址废墟中的房屋（发掘中）

⑧⑨ 尼雅遗址沙土掩埋下的大房间（发掘中）

⑨⓪ 尼雅遗址中古代居住遗迹

⑨① 尼雅遗址沙土掩盖下的废墟，门上装饰有木刻

⑨② 装饰木刻，主要来自尼雅遗址

⑨③ 尼雅遗址居住点废墟的中厅和办公的地方（发掘之后）

⑨④ 在隐藏的档案室出土的长方形佉卢文木简

⑨⑤ 尼雅遗址佉卢文木简封泥上的凹雕印戳印记

⑨⑥ 从尼雅遗址废墟出土的佉卢文木简

⑨⑦ 从尼雅遗址出土的长方形的佉卢文木简

⑨⑧ 尼雅遗址居住点中发掘出的房间，木制双托架

⑨⑨ 尼雅遗址居民点废墟，建在黏土阶地之上

⑩⓪ 尼雅遗址南端古居民点废墟（发掘中）

⑩① 古池塘周围死树的树干

⑩② 比勒尔孔汗村庄废墟的内部

⑩③ 安迪尔城堡废墟内部

⑩④ 安迪尔遗址中受风蚀作用的古墙

⑩⑤ 安迪尔遗址中的废弃塔和受风蚀作用的居民点遗迹

⑩⑥ 安迪尔遗址红柳沙丘附近古哨所废墟

⑩⑦ 去车尔臣沙漠路线上为我们举行的达斯提汗（Dastarkhan）

⑩⑧ 米兰遗址西废弃佛塔和寺庙群

⑩⑨ 若羌地方长官廖大老爷

⑪⓪ 米兰遗址废弃哨所的南侧面和中心的棱堡

⑪① 芦苇屋前的罗布渔民，摄于阿不旦

⑪② 罗布泊遗址的佛塔废墟

⑪③ 从罗布泊遗址佛塔废墟向东南远望，地面受到了风蚀作用

⑪④ 从罗布泊遗址佛塔废墟向南远望，地面受到了风蚀作用

⑪⑤ 罗布泊居民点遗迹和佛塔废墟

⑪⑥ 从罗布泊遗址出土的古代织物

⑪⑦ 在罗布泊遗址风蚀地面上发现的小古物，大部分用铁制成

⑪⑧ 罗布泊遗址古哨所中心的大垃圾堆（发掘中）

⑪⑨ 从尼雅遗址、罗布泊遗址以及敦煌古长城废墟中发现的中文木简

⑫⓪ 罗布泊遗址佛教寺庙废墟（发掘前）

⑫① 罗布泊遗址寺庙附近的小佛塔废墟，建在正在遭风蚀作用的雅丹之上

⑫② 从罗布泊遗址佛教寺庙废墟出土的装饰木刻，为犍陀罗风格

⑫③ 罗布泊遗址部分废墟（发掘前）

⑫④ 罗布泊遗址房屋的大厅和旋转柱子（发掘后）

⑫⑤ 从罗布泊遗址废墟中出土的装饰木刻，部分为古典风格花纹

⑫⑥ 整装待发，准备从罗布泊遗址出发的骆驼

⑫⑦ 罗布泊沙漠中沙丘之间的黏土阶地（即雅丹）

⑫⑧ 罗布泊沙漠中的达坂，高约50英尺

⑫⑨ 在罗布泊沙漠中穿越达坂的骆驼，时值1907年元旦

⑬⓪ 穿越罗布泊沙漠后，骆驼在第一块草地处吃草

M. Aurel Stein

⑬1 麦尔德克沙尔小城堡的环形路，长满芦苇

⑬2 从若羌来的阿不旦民工

⑬3 扎在夏赫托合塔库勒的帐篷，位于车尔臣河边

⑬4 米兰城堡内部的东南角（发掘中）

⑬5 扎在米兰废堡墙下的营地

⑬6 从米兰城堡废墟中出土的古藏语文书（木简和纸文书）

⑬7 经米兰遗址前往敦煌的商旅队

⑬8 从米兰吐蕃城堡出土的鳞片盔甲和古物

⑬9 米兰遗址佛教寺庙的地基

⑭0 在米兰遗址废庙的东北通道里发现的端坐的巨大佛像

⑭1 米兰遗址废庙里塑像基座之间巨大佛像的头部，为灰泥制作

⑭2 米兰遗址圆顶佛教寺庙废墟，佛塔被围在中间

⑭3 米兰遗址佛教寺庙废墟中楣上的壁画

⑭4 米兰遗址佛教寺庙废墟所在的土墩（发掘前）

⑭5 米兰遗址佛教寺庙废墟中圆形大厅和佛塔的内部（发掘后）

⑭6 米兰遗址佛教寺庙废墟中圆形大厅东南墙墙裙和中楣上的壁画（片段）

⑭7 米兰遗址佛教寺庙废墟中圆形大厅南墙墙裙和中楣上的壁画（片段）

⑭8 米兰遗址佛教寺庙废墟中圆形大厅南墙墙裙的壁画（片段）和中楣较低部分壁画（片段）

⑭9 洛瓦寨泉和古代湖床岸边的冰面，以及盐碱覆盖的罗布泊湖床

⑮0 运送古物的队伍从阿不旦向喀什噶尔出发

⑮1 去敦煌途中，在拜什托格拉克扎营

⑮2 疏勒河终端盆地西边缘附近的风蚀黏土阶地

⑮③ 敦煌长城西段尽头的烽火台

⑮④ 中国古代戍堡，即玉门关故址

⑮⑤ 南山沙果林纳穆吉木（Shagolin-Namjil）山脉和疏勒河源头的盆地

⑮⑥ 敦煌古长城中国仓库的遗迹

⑮⑦ 千佛洞山谷东边贫瘠的山区

⑮⑧ 千佛洞的中间组群和南面组群的开始处

⑮⑨ 千佛洞南面组群中间部分附近的石窟

⑯⓪ 千佛洞一个石窟的内部墙壁和顶部的壁画装饰

⑯① 千佛洞石窟中的塑像群，代表着佛陀、门徒、菩萨和门神

⑯② 敦煌绿洲北面的瞭望台遗迹，蒋师爷在瞭望台脚下

⑯③ 敦煌古长城上瞭望台附近的古边防城墙表面，可看出城墙由夯土层和芦苇束层交替筑成

⑯④ 敦煌古长城上瞭望台遗迹，图的右边显示出这座瞭望台以一处天然的黏土台地为地基，图前面为奈克·拉姆·辛格

⑯⑤ 烽火台以东、低矮沙丘间的古长城遗迹

⑯⑥ 南湖以北甘州废弃的民居，大约在60年前废弃

⑯⑦ 南湖里的村庄寺庙，右边是学校教室

⑯⑧ 南湖北部沙漠里面上个世纪废弃的农庄

⑯⑨ 敦煌西北古长城线上的烽火台废墟

⑰⓪ 敦煌西北古长城线上的另一座烽火台废墟

⑰① 敦煌古长城的哨所，连接烽火台废墟（发掘后）

⑰② 从敦煌古长城烽火台里出土的古代陶器和工具

⑰③ 古代用具和物品，主要源自敦煌早期边防线上的烽火台废墟

M. Aurel Stein

⑰④ 古代用具和物品，主要源自敦煌早期边防线上的烽火台废墟

⑰⑤ 敦煌古长城烽火台附近的城墙，用芦苇层和黏土层砌成

⑰⑥ 敦煌古长城烽火台附近的城墙遗迹，与盐碱沼泽相连

⑰⑦ 敦煌古长城烽火台废墟，以及与之相连的营房和梯子

⑰⑧ 敦煌古长城烽火台废墟，俯瞰哈拉淖尔（Khara-nor）西边的湖泊

⑰⑨ 敦煌古长城烽火台附近的小丘，以及标志着古代玉门关的遗迹

⑱⓪ 敦煌古长城西侧烽火台废墟

⑱① 敦煌古长城西侧烽火台废墟

⑱② 敦煌古长城烽火台废墟和营房（发掘前）

⑱③ 烽火台废墟之下的垃圾坡（发掘中）

⑱④ 一座烽火台的平面图

⑱⑤ 敦煌“月牙泉”旁的寺庙院落

⑱⑥ 悬崖峭壁和千佛洞主石窟群

⑱⑦ 敦煌千佛洞的王道士

⑱⑧ 敦煌千佛洞王道士居住的石窟寺庙内堂和门廊

⑱⑨ 王道士居住的石窟寺前廊现代人绘制的壁画，描述玄奘西天取经的情形

⑲⓪ 千佛洞王道士居住寺庙前廊里的藏族和尚

⑲① 千佛洞藏经洞里的中文手稿和木版印刷

⑲② 千佛洞藏经洞里的梵文，中亚婆罗谜字体、粟特文、突厥摩尼教、突厥如尼文、回鹘文、吐蕃文（古藏文）文书

⑲③ 千佛洞藏经洞里的巨幅书卷，上有梵文经文和婆罗谜字体的“未知语言”经文

⑲④ 千佛洞藏经洞里的古代书卷，主要用中文写成，盖有原始封套

⑲⑤ 千佛洞藏经洞里唐朝着色丝绸幡画，上有菩萨（Bodhisattvas）像

⑲⑥ 千佛洞石窟寺庙里现代人绘制的中国风格的灰泥像，把玄奘描绘成阿罗汉(Arhat)，旁边为侍从

⑲⑦ 千佛洞藏经洞里古代坐垫表面的丝绸刺绣

⑲⑧ 千佛洞王道士居住寺庙附近的佛教洞室遗迹

⑲⑨ 千佛洞南边的佛教石窟群

⑳⓪ 千佛洞一小寺庙里的佛像及其信徒和菩萨灰泥画像

⑳① 千佛洞佛教石窟寺庙的凹室，内有现代人绘制的佛像及信徒、菩萨、世俗人物灰泥画像

⑳② 千佛洞石窟寺庙墙上的壁画（片段），描述佛教天国的场景

⑳③ 千佛洞石窟寺庙西北角的壁画

⑳④ 千佛洞石窟寺庙门廊南墙上的大壁画（片段），佛坐在车上

⑳⑤ 千佛洞石窟寺庙西墙上的壁画（片段），描述佛教故事

⑳⑥ 千佛洞石窟寺庙西南角的壁画（片段）

⑳⑦ 千佛洞石窟寺庙西北角的壁画（片段）

⑳⑧ 安西小镇废墟东北角的风蚀墙

⑳⑨ 敦煌地方长官汪大老爷及其夫人和母亲

㉑⓪ 桥子镇废墟东部碎石坡下的风蚀地面

㉑① 桥子村古寺庙大门的亭子

㉑② 桥子旧城的佛塔废墟

㉑③ 石堡城河左岸万佛峡石窟寺

㉑④ 石堡城河右岸万佛峡石窟寺

㉑⑤ 万佛峡遗址一石窟寺门厅的壁画

M. Aurel Stein

㉖ 大粪岔山谷东侧的蒙古人营地

217 哈桑阿訇在苏其泉给骆驼装行李

218 自昌马村向西南眺望大雪山

219 建有城墙的昌马村子内部

220 自土达坂向西南远望，见到陶勒山的一部分

221 昌马绿洲设防的村庄

222 南山脚下大韩庄现在哨所的烽火台

223 肃州北部部分古边界城墙

224 长城的嘉峪关

225 嘉峪关西内门之上的亭子和环行路

226 壕山沟（Hao-shan-kou）峡谷，城墙废墟原为把守通道而建

227 嘉峪关东城门内的观音庙

228 肃州酒泉寺庙入口的亭子和柱廊

229 肃州酒泉的花园和寺庙院落

230 金佛寺镇的北墙，后为走廊南山山脉的山脚

231 观看我的帐篷的金佛寺村民

232 自壕子（Hou-tzu）山口观察干涸的湖底

233 马索（Ma-so）河左岸清水卡子(ching-shui-k'a-tzu）营地

234 来自西宁的淘金工

235 自达坂沟（海拔 14 000英尺）之上山地向西南远望，见到陶勒山的一部分

236 自朱龙关（chu-lung-kuan）山口向东南远望，见到陶勒山的一部分

237 站在后宁头（huo-ning-to）山口顶部向西北远望北大河山谷

238 俯瞰河左岸的北大河山谷

㉓⑨ 陶勒南山山脉对面山谷东面山谷源头的雪地

㉔⓪ 自陶勒南山山脉对面山谷向东眺望雪峰

㉔① 自疏勒河左岸向东眺望

㉔② 疏勒河源头盆地沼泽地的大沙丘

㉔③ 自疏勒河—北大河分水岭向西眺望沙果林那穆吉木（Shagolin-Namjil）山峰

㉔④ 自疏勒河—北大河分水岭向西南眺望

㉔⑤ 自神灵子（Shen-ling-tze）山口眺望甘州河（流向陶勒山）

㉔⑥ 阿尔卑斯式山谷源头的营地，位于神灵子山口东北

㉔⑦ 汉族马夫安全回到平原地带

㉔⑧ 在哈赞（Khazan）山谷遇到的第一个蒙古人营地

㉔⑨ 折起哈赞果勒（Khazan-gol）左岸的营地，准备出发

㉕⓪ 自位于哈赞果勒（Khazan-gol）之上第一块森林覆盖的山地向南眺望

㉕① 自风达坂向南眺望走廊南山山脉和哈赞果勒（Khazan-gol）山谷

㉕② 老头沟（Lao-t'u-kou）牧场附近的蒙古人首领

㉕③ 去甘州路上设防的沙井子村和寺庙大门

㉕④ 甘州的主街道和中门塔楼

㉕⑤ 甘州西门外的纪念入口，大约建于公元1825年

㉕⑥ 甘州军事首长衙门前的装饰入口

㉕⑦ 安西—哈密路线上星星峡驿站的寺庙

㉕⑧ 吐鲁番—焉耆路线上苏巴什之上的峡谷

㉕⑨ 庙儿沟"哈密王"果园里山脊上的佛寺遗迹

㉖⓪ 吐鲁番大阿萨西墙附近的拱顶和房屋废墟

㉖① 吐鲁番小阿萨的寺庙和佛塔废墟

M. Aurel Stein

㉖② 吐鲁番吐峪沟峡谷西侧神殿和石窟寺庙废墟

263 吐鲁番交河古城遗址的中心大道

264 自交河古城南端望遗址（部分）

265 焉耆7个星附近明屋遗址的营地

266 焉耆明屋遗址佛寺废墟的内堂

267 焉耆明屋佛教遗址

268 焉耆明屋遗址中心的佛寺

269 焉耆明屋遗址佛寺里灰泥浮雕，菩萨

270 焉耆明屋遗址佛寺里灰泥头像，从中可以看出希腊风格佛教艺术的影响

271 焉耆明屋遗址佛教神殿废墟浮雕装饰的部分灰泥头像和半身像

272 焉耆明屋遗址神殿废墟大浮雕的灰泥头像，可能是菩萨

273 在敦煌古长城、千佛洞、霍拉和明屋遗址发现的各种木刻和灰泥浮雕

274 从焉耆明屋遗址佛寺废墟出土的赤土浮雕瓦片和微型盾牌

275 从霍拉和明屋遗址的神殿废墟出土的浮雕和装饰木刻

276 霍拉佛教寺庙废墟

277 库尔勒的塔合尔伯克（Tahir Beg）和阿合买提（Ahmad），百户长（Yuz-bashi）

278 沙漠的巴克尔（Bakir，热瓦普演奏者）

279 恰尔恰克（Charchak Darya）干涸河床附近的沙丘

280 来自库尔勒的穆萨哈吉（居中者）和两个猎人

281 探险队在塔里木河南边的塔克拉玛干高沙丘上行进

282 探险队在古克里雅河三角洲终端干涸河床附近行进

283 穿越古克里雅河三角洲死灌木丛和沙丘时作停留

㉘④ 在古克里雅河三角洲终端干涸河床左岸死灌木丛里逗留

㉘⑤ 到达克里雅河后，骆驼等着这些天来第一次喝水

㉘⑥ 到达克里雅河终端的冰面后，沙雅民工在喝水

㉘⑦ 到达克里雅河终端后的第一个营地中我的帐篷

㉘⑧ 即将干涸的克里雅河的新河床

㉘⑨ 喀拉墩遗址的古四角形院落，部分掩埋在沙丘之下

㉙⓪ 喀拉墩遗址南端附近的古居民点（发掘之前）

㉙① 喀拉墩遗址南端附近的古居民点（发掘中）

㉙② 和田寻宝人普拉特·穆拉赫和依布拉音

㉙③ 克里雅河布尔哈奴丁（Burhanuddin）沙漠寺院的化缘僧人，即迪瓦纳(Diwana)

㉙④ 法哈德伯克亚依拉克（Farhad-Beg-yailaki）遗址红柳沙丘中的佛寺（发掘中）

㉙⑤ 达玛沟附近喀拉羊塔克佛寺废墟

㉙⑥ 我和队员在策勒北部沙漠中的乌鲁克麻扎

㉙⑦ 麻扎塔格山上的古戍堡和烽火台

㉙⑧ 在麻扎塔格古戍堡下垃圾层中发掘古代文书

㉙⑨ 我在阿克苏伯克果园中的营地

㉚⓪ 阿克苏巴扎中的人群

㉚① 我的老朋友和赞助人阿克苏道台潘大人

㉚② 曼古斯（Mangush）伯克的毛毡帐篷前的克尔克孜人

㉚③ 乌什牧场来的克尔克孜人

㉚④ 柯平北部库拉木博古孜（Korum-boguz）河谷口

M. Aurel Stein

㉟305 告别我在克里雅雇来的骆驼

306 木工在制作装古物的箱子，在纳尔巴格（Nar-bagh）院子里

307 从和田来的邮差吐尔地（Turdi）

308 蒋师爷在解读中文简牍，在纳尔巴格

309 和田的印度长老巴德鲁丁汗及其儿子、仆人

310 胡大白勒迪（Khuda-berdi，百户长）与和田的种田人

311 去往乌什路上阿克亚尔村清真寺

312 约特干如克奴丁麻扎清真寺

313 把行李从艇中卸到玉龙喀什河的右岸

314 自普鲁峡谷中的喀尔亚格迪（Kar-yagdi）向东瞭望

315 先头部队走出普鲁峡谷，到达汗兰干附近

316 萨日克库拉木（Sarik-koram）附近普鲁峡谷中的通道

317 克里雅（Keriya）河上游帕萨（Pasa）的野牦牛猎人和向导

318 扎依里克（Zailik）峡谷砾岩峭壁上废弃的淘金坑

319 我们在扎依里克矿场雇的搬运工

320 眺望玉龙喀什（Yurung-kash）河峡谷

321 自夏勒干达坂（Shalgan Davan，海拔 17 000 英尺）之上的山脉瞭望

322 俯瞰玉龙喀什河峡谷

323 在塔尔库勒（Tar-kol）山口之下的营地眺望昆仑主脉（位于玉龙喀什河之南）

324 昆仑主脉，自喀尔库勒山口之上三角测量点瞭望

325 赛格孜布扬（Saghiz-buyan）之下的扎依里克峡谷

326 毛驴自玉龙喀什河源头的山嘴沿岩石通道下行

㉗ 俯瞰玉龙喀什河源头的山谷，自海拔15 000英尺望

㉘ 遥望昆仑山脉的冰川

㉙ 玉龙喀什河右岸之上的板岩峭壁，位于图格塔什（Tuge-tash）河入口附近

㉚ 远望玉龙喀什河源头的冰川

㉛ 克里雅河河源盆地的冰川

㉜ 大湖的西南端

㉝ 1908年9月16日营地附近干涸风蚀湖床的“见证物”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　卷4
作者=（英）奥里尔·斯坦因著　巫新华　伏霄汉译
页数=1068
SS号=11567827
DX号=
出版日期=2004年06月第1版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